

顯微眼

（國際特警故事）馬雲・新著

眼睛像顯微鏡，眼底下的食物佈滿了細菌。這個天生怪疾的人，成爲各方面均要爭取的人，令到他充滿了驚險而又煩惱！

$3.00

1022

編者話

春回大地，萬象向榮，己未欣臨，去舊迎新。本刋同人等謹祝各位讀者新年行好運，萬事更如意，身心愉快，龍馬精神！

我們在這個春節期間裡，早於月前已積極地爲讀者們安排大批巨著新作推出，題材風格，趣味雋永，全部均以迎合讀者之愛好，務求各位在春節假日暢度之餘，得到最佳消閑閱讀之享受。

**　　**　　**

今期巨型小說我們特選一部由馬雲撰作的國際特警故事「顯微眼」。是篇故事地方背景，相信各位也定必耳熟稔詳，但其中過程有許多曲折離奇的傳聞，令你匪夷所思，本文有詳盡撰述，不宜錯過

**　　**　　**

柳殘陽君之新穎中篇故事「血痕」，今期開始刋出，書中人物超凡入聖，無可捉摸，身世離奇。使你閱讀中，有撲朔迷離之感，請參閱內文59頁。

下期裡，我們除了刋出東方英之「特巨」小說「糊塗公子」外，還有睽別很久的凌波先生新作「未名劍客」，更有余破浪之超穎新著「大殺三方」。顧名思義，這是一部充滿爆炸性氣氛的動作小說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特警故事

顯微眼

馬雲・文
子成・圖



生理有缺陷　賭桌逞威風

「我不吃了。」

「爲什麼？」

「我吃不下咽。」

對方偉仁來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許多認識他的親友們，都難免感到奇怪，爲什麼他會這樣？許多時好端端的，他却會突然之間變得沒有了胃口。

於是有人問他：「你生病了？」

「不！沒有事的，放心吧！」方偉仁有時會這樣安慰他的親友。

有時他又會說：「對不起，我有些不適，還是你自己吃吧。」

「很可口的！」親友們當吃得津津有味時，都會勸他吃。

然而他總是搖頭。

到底他爲什麼會這樣。

方偉仁並非一開始就失去了胃口，而且每當他有意無意之間閉上了右眼之後，他的神態便開始有異。

他只有二十餘歲，還沒有結婚。家中有父母，尤其是他母親，非常疼愛他。可惜由於吃方面有了問題，令到他的身體非常瘦弱。

他的父母開始担心，這樣子下去，他極可能因缺乏營養而弄得百病叢生。

父母帶他去見醫生，連醫生也找不出答案來。因爲他的身體根本就沒有事。

方偉仁有個女朋友岑美芝。她也非常之關心他的健康狀況。

美芝許多時都跟方偉仁到外面吃飯，但往往所叫的食物由侍役手中送上來時，他就會胃口頓失，根本吃不下咽。

「爲什麼？爲什麼你老是這樣子？」美芝有時會急得想哭。

方偉仁有時會說：「這些東西不清潔，有太多可怕的細菌。」

美芝於是以爲他自小養成一種「潔癖」。所以當她和方母談起方偉仁的時候，就難免會提出來討論一下。

但是，美芝的假設遭方母否認了。

方母反而說道：「過去他從不偏食，也沒有提及過什麼細菌。可能是電視播映的片集害苦了他。」

「什麼片集？」

美芝因爲太過愛方偉仁，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生物片集啊！」方母回憶着說，「我發覺他最近以來，對此等片集份外感到有興趣似的。」

電視台的確經常有一些生物世界之類的配音片集播映。

美芝沒有留意到那些片集的內容，於是趁住方偉仁還沒有回來，悄悄溜進了他的臥室。

方母自然沒有干涉，因爲在老人家的心目中，他們已是「一家人」了。

美芝到了方偉仁的臥室之後，發覺床頭的書櫃上放了好一些新書。

這是有關細菌和傳染病的學術性書籍。以前她從未見過。

美芝將那些書本翻閱，她也奇怪，爲什麼她的男朋友忽然之間會喜歡閱讀這一類醫學書籍？

書本之內，對細菌的描寫，有甚於洪水猛獸，怪不得方偉仁對那細菌產生敏感了。

美芝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人出其不意地，在她背後拍了一下。

美芝吃驚地回過頭來。站在他背後的並非別人，正是方偉仁。

美芝忙道歉：「對不起，我未得你同意，便闖進來看你的書。」

「不要緊。」方偉仁面無慍色：「反正這不是什麼禁書。」

「你參加中大校外課程嗎？」

「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這些書——」美芝示意着，將那書本揚了揚，「彷彿表示你想攻讀醫學士似的。」

方偉仁苦笑一下：「別轉彎抹角了，你其實想知道我的毛病何在。」

「你知道就最好不過。」

「其實，我根本沒有什麼毛病，除了眼睛之外。」方偉仁說，「你們都有兩隻眼睛，然而我只有一隻。」

「你說什麼？」美芝無限驚奇地，瞪住了她的愛人。「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不！美芝，我所講的，全是眞話。」方偉仁一本正經地說，「我爲了自己的視覺問題，先後接觸過不少醫生，也不知做過了多少的試驗。」

美芝一直很愛方偉仁，所以這時候她的心情萬二分焦急，她追問道：「醫生怎麼說？」

他於是慢慢地，將會見醫生的經過，對她說了出來。

這是方偉仁最近在一次會見醫生的情形：——

「請你坐到這裏來吧，方先生。」醫生指指一把很特別的椅子。

那椅子前後左右盡是儀器。看上去很像眼鏡店的驗眼配鏡的椅子。

方偉仁坐了下去，醫生立即將一些儀器移到他的面前來。

情形果然就像驗眼配鏡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手續似乎更加繁雜得多了。

這不是第一次，這個醫生也不是方偉仁第一個光顧的醫生。

但是，所得的結論却是所差無幾，也就是說，醫生們對方偉仁的視覺問題，都有着同一的見解：方偉仁的眼球結構不正常。

這是罕見的病例，醫生們都提議方偉仁到一些專科醫院去接受檢驗，但是方偉仁不肯。

他並非諱疾忌醫，只是不想張揚，自然更不希望變成新聞人物。

根據醫生的分析，他的右眼完全正常，只是左眼眼球很奇怪，結構竟然有如顯微鏡一樣，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岑美芝聽了他的話之後也吃了一驚！

她想了想，恍然大悟地說：「你不敢吃某些食物，可能與你的眼睛有關。」

方偉仁毫不隱瞞：「是的，我不怕告訴你，某些食物在我眼底之下，盡是佈滿了細菌的。你叫我如何吃得下咽？」

美芝又驚又喜地說：「那就易辦了，最少關鍵性的問題，我們已經找出了。」

「怎麼？你以爲我有得救麼？」

「是的，眼科醫生是應該有辦法。」

「你錯了，美芝。」方偉仁呻了一口氣，「除非我把一隻眼睛割掉。」

「你的意思是——」美芝怔怔地說：「這種眼睛不能醫治？」

「是的。」

「沒有理由的。」

「怎會沒有理由？」方偉仁苦笑聳肩，「這世界上沒有理由的事太多了。例如有人的心臟位於相反的方向。又例如有人部份的皮膚是透明的，內臟彷彿陳列在玻璃橱窗裏一樣。這些雖然是列入『極之罕見的病例』，但是畢竟也成爲事實，出現過在我們的人類社會裏。只是看誰是不幸者而已。目前我就是不幸者之一。」

「偉仁。」美芝從椅子上站直了身體，「眼科醫生一定有辦法的，例如配鏡——眼鏡也許對你會有些幫助。」

「沒有用的，我已問過許多專家，除非用一塊不透明的鏡頭，把其中一隻眼睛遮掩起來。」方偉仁道：「否則，只有把左眼割掉。」

美芝難免想像到站在她眼前的愛人如此英俊，萬一變了「獨眼龍」，那樣子是多麼的古怪。

她於是說：「辦法一定有的，這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別灰心，我們慢慢的想辦法好了。」

× × ×

偶然的機會。

某次參加朋友的宴會之後，方偉仁帶

住幾分的醉意，參加了一個朋友邀約的賭局。

這是被公認最刺激的一種賭法——沙蟹。

最初幾局方偉仁都輸了。直至到他感到右眼有些疲倦，掏出手帕來抹了一下，他的神情立刻開始呆滯起來。

又是常見的情景，每當他右眼的視綫感到疲弱，或被遮掩時，左眼便出現極度放大的奇異現象；亦即所謂顯微作用。

不錯，當他以手帕掩住右眼時，左眼底下就像顯微鏡似的。

那些鈔票之上佈滿了細菌。那些樸克牌之上也是細菌。

若在平時，他可能立即就要離開這賭局，然而現在他却不，因爲他輸了。

他覺得他極之需要一筆錢去治理自己的眼睛，所以他十分希望贏到大筆的金錢，想不到却輸了，而且爲數不少。

因此，他的酒意也開始消退了。

他只要把手帕在右眼拿開，那眼底下的鈔票又變得花花綠綠，十分可愛！

左右兩隻眼睛同時看東西的分別很大。當兩隻眼睛一齊睹物時，一切並無異樣，但是，當右眼偶然閉上了，或者是稍爲顯得疲弱之時，那麼左眼就會發生「顯微作用」。

那時候，在左眼眼底下出現的，就是令人反胃的細菌。

對細菌知得不多倒還可以，知得太多就感到非常可怖。

方偉仁對細菌算是知得太多的人。

然而現在，他腦海中似乎忘記了一切可怕的事情；他只想着那些樸克和鈔票。

眼底下的樸克牌和鈔票，表面看來並無什麼不對的地方。然而在他的「顯微眼」之下，他却找到了其中「奧妙」。

他立刻精神爲之一振！

他開始運用他的耐性和記憶，因爲這是他剛發現的「發財捷徑」。

賭沙蟹，當然要不斷「跟進」然後才可以贏到大錢。

但是，方偉仁開始用自己的耐性去「觀察」那些樸克紙牌的背面。

樸克紙牌的背面看來都是一樣的圖案花紋，但在方偉仁的「顯微眼」底下，却大有分別；例如有些紙牌的背面多了一些指甲留下的痕跡，以及肉眼無法看得見的小汚點等等。

現在方偉仁就須要運用自己的耐性和記憶，悄悄用他獨有的「顯微眼」去觀察，每一張紙牌背後的「特徵」。

因此，他除了不斷「棄牌」之外，還要不斷地悄悄將右眼閉上。

因爲只有把右眼閉上了，他才可以令到左眼發生「顯微作用」。

樸克紙牌背後的圖案花紋，表面看上去是同一樣的印刷。但是，這一類印刷却不同鈔票的印刷，即使在放大鏡底下，亦有或多或少的分別。在方偉仁的「顯微眼」底下分別就更大了。

方偉仁的記憶力本來就不錯，在不斷「棄牌」的過程中，他又記下了不少樸克牌的特徵。

於是，他開始反攻了。

懂得賭沙蟹的人一定明白，勝負之間，往往繫於一張牌的身上。

尤其是對方的底牌，如果你知道了，對自己肯定是有利的。

對方萬一「偷鷄」，你不但不會被嚇跑，還可以「反大」。

如果對方「眞材實料」，你更可以知道如何「趨吉避凶」。

現在就有一舖這樣格局的牌：——

方偉仁手上的牌一開始已是「陰陽3」，即底牌是「3」，第一張明牌也是「3」。

懂得賭沙蟹的人一定明白，這些小數目的「對子」，往往會令自己輸得莫名其妙。所以方偉仁「忍」着不加注。

直至到派出了第四張牌之後，只淨下三家：方偉仁手上的牌是：「37Q」，底牌是：「3」。

上家的牌面是：「10KA」，底牌是什麼？暫時還不知道。

下家的牌面是「4A9」。底牌是什麼？旁觀者自難知道，但方偉仁却知道了。那正是由於他的顯微眼發生了威力。

方偉仁憑着他的顯微眼和記憶，知道下家的底牌是：「9」。也就是說，下家已是「9」一對了。

上家究竟有沒有對子？方偉仁暫時看不清楚。因爲他的上家非常小心，即使看底牌的時候，也用兩隻手掌掩得十分周到。不過無論如何，他的牌面却是大得很。

在這種情形底下，方偉仁應該棄牌才對，最少他已輸給下家「9」一對了。

但是，在他的顯微眼之下，却發現了那疊未派出的樸克牌之中，有一張「3」——這張牌就在那疊未派出的牌之中的第一張。

他肯定那一定就是「3」，因爲他曾經不只一次地試驗過自己的記憶力。

然而，第一張牌未必派到他這裏來。

若照目前牌面的「大」與「小」分先後，第一張牌應該先派給他的上家。因爲他的上家是「A」。

上家正在考慮出錢。

因爲下一張牌便是最後一張，所以上家顯得十分小心。

方偉仁也正担心，萬一他的底牌是「10KA」任何一種，都足以湊成一對。任何對子也總比方偉仁這一對「3」爲大。

可能對方也眞是有了對子，也可能是基於桌面有太多的錢，更可能是基於上述的心理（牌面是他最大）。

於是，他發威了！他出五百元。

方偉仁也果眞吃了一驚！

五百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他整個月的月薪才不足三千元。

然而這是賭博！

對於一個賭徒來說，在賭桌面前，鈔票根本不當一回事。

再數桌上的錢，只有二三千元之數。

方偉艮再計算一下他自己，至今爲止，這一手牌已令他付了四百多元出去。

也就是說，假如他棄牌的話，這一手牌已令他輸定了那四百多了。

跟下去麼？第一張牌未必派給他，否則，他手上三條「3」幾乎是贏定了。

若然個個「跟進」，他是應該得第二張牌。他根本不知道第二張牌是什麼。因爲他只可以看見第一張牌的背面。

現在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嚇跑了上家，那麼這第一張牌便是他的了。

於是，他咬實了牙齦，將一疊鈔票推了出去：「五百之外，再反大九百元。」

對方兩家固然呆了一呆，就是其他已棄了牌的人，也怔了一怔！

毫無疑問，人家都以爲方偉仁來了「Q」之後，有了「Q」一對，所以才會反大。

方偉仁極力讓自己表現得很鎭定、冷靜。他也澈底的想過了，要就棄牌，絕不可能跟進！因爲跟進之後第一張牌不會落入他的手上。

另一方面他也充份運用了心理戰術，他還有錢在桌面，爲什麼他只「反大」九百元，却不「反大」人家一千元的整數？

這種「有限度」的反大，果然令到他的兩個對手猶疑起來。

首先是他的上家，竟然不祇一次的去翻看自己的底牌。這正好給方偉仁更多的機會——他不斷運用他的顯微眼去看對方那張底牌的特徵。

當然，他必須裝成有意無意之間去觀察對方，絲毫不能表現出過份緊張。因爲這時候幾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到他的身上。

盡管如此，他還是偷窺了那張底牌的背面圖案。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嚇呆了。

原來那張底牌竟然是「10」。也就是說，他上家至今爲止，已擁有「10」一對了。

試想想，上家「10」一對，下家「9」一對，而方偉仁只有「3」一對。試問方偉仁又焉能不大大地吃了一驚？

無論他內心怎麼想，表面也得鎭定，絕對不能露出半點破綻，否則桌上這一堆錢，就會落入人家的口袋裏去。

另一方面，下家也十分注意他上家的反應。

毫無疑問，方偉仁這一次多少也有一些冒險。然而賭沙蟹往往就是這麼樣的，假如次次循規蹈矩，有根有據的話，就會變得毫無刺激可言。

沙蟹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虛虛實實難以忖測，疑幻疑眞無從捉摸。

方偉仁上家經過再三考慮之後，竟然棄牌！

這的確令方偉仁和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

方偉仁終於舒了一口氣。

老實說吧，如果他上家只消跟進，方偉仁也肯定輸定了。

爲什麼他的上家竟然忍下去？

道理十分簡單，因爲他手上這「10」一對沒有必勝的把握。除了方偉仁可能是「Q」一對之外，還有另外一家有「A」見面，隨時會是「A」一對。所以他惟有抱住輸少當贏的心理，棄牌算了。

其實，他這一手牌一開始便是陰陽「10」，只不過他借「A」發惡罷了。

他當然感到有點不值，如果早些發難，桌面上的錢可能盡歸他所有。但是假如早些發難的話，錢也一定沒有這麼多。

賭沙蟹往往就是這麼矛盾的，你忍下去，可能令別人上當，也可能令你贏許多錢。但也有可能令你功虧一簣。

毫無疑問，上家棄牌之後，方偉仁是贏定了，除非他的記憶力出了毛病，即將派出的牌不是「3」，又當別論。

另一個可能令方偉仁輸的情况就是：下家最後派來的牌是「9」。因爲目前下家已擁有「9」一對了，再來一張「9」，便湊成三條「9」。

因此，方偉仁原則上也眞希望下家棄牌。那麼，他是贏定了。

可是，下家竟然跟進了。方偉仁在心理上反而感到患得患失。

還好下家沒有反大，否則，方偉仁反而要仔細考慮一下。萬一下家眞的三條「9」，他豈非輸定了？

當然，那種情況是很少的，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終於派出了最後的一張牌。

方偉仁並不緊張自己這最後的一張牌，只急於看看唯一的對手究竟來了一張什麼牌。因爲自己這一張必然是「3」。

現在他最担心對方那一張是「9」。

「嘩！」圍觀的人哄然！

原來對方湊成了一對對子，難怪在場的人爲之哄動起來！

然而這一來也令到方偉仁爲之大吃一驚！

他以爲他最担心的可能性出現了，那種可能性自然是對方來了一張「9」。

因此，他急忙放眼望過去！

還好，那只是一張「A」。也就是說，表面上對方已擁有「A」一對了。他的底牌是「9」，那就是說，目前他只「A」與「9」各一對。

方偉仁表面也只有「3」一對。在聲勢方面自然無法與對方比擬。他故意洩氣似的，將面孔拉得長長的！

難怪有人說：賭沙蟹除了運氣之外，還要講究「演技」。

方偉仁的演技令到在場的旁觀者都替他担心不已。

即使身爲對手的，也以爲他這一回必然棄牌了。所以他隨隨便便的，扔了一百元出去，他以爲方偉仁連考慮也省回。

可是，方偉仁居然沒有棄牌，所有人自然又是一個意外。

他再看一次自己手上的底牌，因爲他担心記錯了。

當方偉仁肯定那底牌是「3」之後，他還偷眼望了對方底牌一眼，因爲他可能看走了眼，萬一對方的底牌是「A」不是「9」，那豈非變成了「3」三條輸給「A」三條？

對方很大方，也可以說很不小心，竟然沒有用一張明牌蓋住他的底牌。因此方偉仁可以再一次「復核」那張底牌，看看是否「A」，抑或是「9」。

由於方偉仁已成衆人關注的對象，所以他運用自己的顯微眼時，必須利用他的手帕，佯作抹汗的樣子，乘機掩住自己的右眼——因爲只有掩閉右眼，左邊的顯微眼才會產生作用。

豈料這一來，在場的人都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爲他過份緊張，由心驚到出面，

否則又何必抹一大把冷汗呢？

就是他的唯一對手也這樣想，認爲方偉仁剛才反大人家九百元只是「偷鷄」，他甚至還慶幸自己沒有被嚇至棄牌。現在方偉仁一定是後悔自己剛才太過魯奔，所以才會「偷鷄不成，蝕了一把米」。同時也嚇得冷汗直冒！

那唯一的對手看見方偉仁一邊「抹汗」，一邊托腮沉思，也感到有些不耐煩。於是他好整以閒地，抽起香烟來。

形勢似乎對方偉仁不利，難怪他這麼愁眉苦臉了。還好在場的人都很有修養，否則，一定有人揚聲叫他棄牌，不要阻時間了。

十個在場觀看的人之中，最少有九個都猜方偉仁棄牌。

唯一心中有數的，就是方偉仁自己。

他是故意作成十分「爲難」狀；想了很久，他才取起了面前一疊鈔票。

剛才各人還在竊竊私議，現在看見方偉仁取起那疊屬於他自己的鈔票之後，都爲之鴉雀無聲地注視着他。

方偉仁不似做作，竟然跟了一百元之外，反大對方一千元。

的確令到各人十分意外。

到底方偉仁憑什麼「反大」？

毫無疑問，他只可能是「3」三條。否則，即使「Q」、「3」各一對，還是輸定了。

然而人們難免會想：假如方偉仁到第四張牌時只得「3」一對，他怎麼會立刻反大，這豈非太過冒險麼？

反視他的對手，人家肯跟進，分明是最少也有一對對子在手，現在又多了一對，最少也有兩對了，而其中一對還是見了面的「A」呢。

因此，任何人都會想：方偉仁除了三條「3」之外，絕不可能贏他的對手。

方偉仁那千一元放了出去之後，登時把他的對手嚇呆了。

他的對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接連吸了幾口烟。

終於，他把手中的香烟放下，擱在烟灰缸之上。

在場的人都可以意會得到，好戲快要上演了！

冷眼旁觀者都在心裏責罵方偉仁是個大傻瓜，因爲他最大的可能是「偷鷄」。

「偷鷄」不要緊，偏偏偷着一個「本錢充足」的大贏家，他不是傻瓜是什麼？

果然，對手發難了。

他除了跟進一千元之外，還再反大二千元。

可是，方偉仁手上只有七百多元，無法湊足二千元。

「好吧！」他的對手洋洋自得地說：「就大盡你這七百元，其他的，留回給你搭車好了。」

此語一出，旁觀者爲之哄然！

此等旁觀者並非站在一旁圍觀的人，而是早已棄了牌的入局者。

這是非常輕視對方的戲言，方偉仁面上紅了一陣，却沒有收回那數十元。

他反而說：「你不必爲我的車費担心，如果你准我開支票的話，我可以跟足你二千元的注碼。」

人們正在替方偉仁焦急，不值，想不到這傻瓜居然「賭上身」。

這是一個私人牌局。因此入局者縱然不是直接認識，也是間接朋友。

現在方偉仁這對手是姓陳的，方偉仁並不直接認識他。

他只知道對方姓陳，是他一位同事小丁的朋友。似乎是在一家財務公司工作的，但却不曉得他是什麼職位。

總之當晚他是大贏家，面前堆滿了各種面額的鈔票。

小丁是方偉仁的同事，他看見方偉仁頭筋也現了出來。他担心他失去了理智。

小丁正想出面勸諭雙方不要賭得太過火，最好還是不要賭上身，只限於賭桌面上的現鈔好了。

「賭上身」的意思是：除了桌面的現金之外，還可以開支票，或寫欠單之類。

但是，小丁還未開口，那姓陳的已經欣然接受了方偉仁的條件。

也就是說，小丁的朋友老陳接受方偉仁一張一千三百元的支票。

方偉仁還笑道：「你不後悔吧？」

老陳重新吸烟，氣定神閒的吐出了一口烟霧：「後悔的恐怕是你。」

「那麼，我要感謝你如此信任我。」方偉仁一邊把一張面額一千三百元的支票扔出去，一邊又說：「看在你這麼大方的份上，我才不反大你，假如換上了別人，這次我最少要你加注五千元才讓你看看我的底牌是什麼。」

此語一出，幾乎所有人都明白，方偉仁已是勝券在握。

不錯，方偉仁把底牌翻開，衆人皆嘩然！

那是一隻紅心「3」。果然是三條「3」。

老陳的面色也由紅變青，由青變白。

老陳沒有把自己的底牌翻開，便含怒離去。

在場的人都感到愕然，但却沒有人阻止老陳，連小丁在內。

方偉仁收拾桌上那一堆鈔票，單是現金也足有八九千元。

× × ×

方偉仁第一次對自己這一隻不正常的眼睛感到有「好感」。

他伸手摸觸一下口袋裏這一大疊鈔票，心裏有說不出的喜悅之情。

錢本來對他並不太重要，但爲了這隻不正常的眼睛，自然就變得十分重要了。

他知道要令到左眼變得正常，必須很多錢，但有了今晚的經驗之後，他已經很有把握可以去賺取更多更多的錢。

他正在胡思亂想，一輛街車已駛到了他的身邊停下來。

他坐了上去。

但是黑暗中他發覺車廂之內早已坐了另外一個人，於是他想退出來。

「你最好不要動，否則，你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車內的人彷彿用手槍指住了他。

那人坐在後廂，前面的司機似乎並不理會這一切過程。

車門已經拉開，方偉仁一隻脚也踏了上去。

車子裏雖然沒有燈光，他也可以隱約見到那是一個男人，和一支手槍。

手槍的槍管正對準他，在這種情況底下，他當然沒有選擇的餘地。

假如他强行退後，那人一定開槍。

假如那人開槍，在這種距離下，他肯定中槍，也必然死去。

因此，他惟有乖乖的上車去。

車子立刻開走。

那人側着半邊身子跟他說話，手槍的槍管一直抵住他的腰間。

「你是誰？」方偉仁吶吶地問。

「猜猜吧！」持着手槍的人氣定神閒，半點也不緊張。

「打刦？」方偉仁第一件事想起了現在他的口袋中有太多的錢。

「不！」出乎意外地，那人回答道：「我絕不稀罕你的錢。」

「那麼，你想怎樣。」

「給點耐性吧，等一會兒你總會明白的。」

街車不斷地行進。

司機顯然也聽到了，但是，他一直沒有回過頭來、專心開車、毫無疑問，他已事先知道了目的地，他可能是持槍者的同黨。

街車在沉默中停了下來。

方偉仁被人押進一間屋子裏去，那是近郊一幢陳舊的建築物。

他放眼四望，看不出什麼端倪。

屋子裏沒有人，客廳裏的傢俱也十分簡單。

方偉仁仍在手槍的指嚇下，現在他可以看得清楚，那是一支實彈手槍，那人的手指，正扳穩了手槍的機掣。

在燈光底下，方偉仁也可以看得清楚，那人的年紀很輕，頂多不會超過了三十歲。

最令方偉仁感到驚奇的，就是此人似曾相識，只是一時之間他想不起究竟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請坐吧！」那人將大門關上了之後，突然又變得很友善。

他將手槍收回，在方偉仁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認得我嗎？」他忽然又問方偉仁，「你應該認得的。」

「不，我一點也不認得。」方偉仁心裏想：他對此人雖然似曾相識，但他却不敢提及這一點，因爲他還弄不清楚對方的意圖。

過去曾經試過有一位富翁，他被人綁架，其中一名綁匪他是認識的，但他却一直佯作不識，結果他安然脫險了。

假如當時他表示認得其中一名綁匪的話，他未必有此幸運。

道理很簡單，因爲人家在放他之前，必然會想到後果問題。

現在，方偉仁的心理也是一樣，在他未弄清楚對方的企圖之前，他不想節外生枝。

然而對方却說道：「你如果好記性的話，你應該認得我的。」

「對不起，我是眞的不認得啊。」方偉仁還出奇地向對方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你還記得費醫生嗎？」那人笑了笑：「你曾到費醫生處檢驗你的眼睛，而且不止一次，對嗎？」

方偉仁終於想起了，此人正是那位眼科醫生的助手。不過他還是不動聲色，苦笑搖頭：「坦白告訴你，我光顧過不少眼科醫生。」

「我知道，因爲我一直跟踪你，所以，我不但知道你光顧過許多醫生，還知道你今天晚上贏了許多錢。」

「哦！原來你看中了我的錢，錢財本來只是身外物，只不過我這些錢，實在另有用途，你可否放我一馬？」

「你攪錯了，我並不稀罕你身上的錢。」那人神秘地笑了笑。

「然則，你想怎樣。」

「如果你聽我擺佈，好好的與我合作的話，我保證你今後還可以有許多許多的錢。」

方偉仁開始明白了。

眼前這個人，目的已非常明顯，不過想利用他而已。而不是志在他的錢。

他還有什麼可以供別人利用，除了那雙眼睛之外。

「你應該記得我的。」那人又說：「我是費醫生的助手，我叫童桐。」

方偉仁開門見山地說：「童先生，你想怎麼樣？」

「你想不想醫好你這隻不正常的眼睛？」童桐問。

「當然想。」

「那須要很多很多的錢。」

「我也知道。」

「所以，單憑你目前口袋裏所擁有的錢，就不足够、現在我有個方法，可以令我們致富，有了許多錢之後，你的眼睛即可回復正常。」

「你的意思是——」方偉仁心裏已經十分明白對方的意思，「要我跟你合作，去做非法的事麼？」

那人笑了笑：「說到犯法，目前你已經犯了法，只不過除了我之外，別人還未知道而已。」

「像今天晚上這種事，正是可一而不可再。」

「對了，這種機緣也不是常有的，而且，如果你與朋友們玩牌，次次是你贏，人家也會疑心，所以，我和你合作的對象，不會是這些人，太過小兒科了。」

方偉仁心裏想：如果爲了求財，對方又有更安全的辦法，倒不妨聽聽。

於是他問：「然則，你的對象又是什麼人。」

「賭場，」童桐很爽快地說：「那兒有太多太多的錢，你贏更多，人家也不會懷疑你。」

「賭場？」方偉仁想了想，就忍不住笑起來，「你以爲我是神仙麼？今晚的情形，你完全不明白。賭場那些錢，我不可能贏得到。」

「我怎會不明白？自從你到過我們醫務所之後，我已開始注意你，坦白說，我一直跟踪你，注意你的每一步行動。」

「既然你知道我贏錢的過程，正是最好不過，我們到賭場去，那些樸克牌根本不可能接觸我們，試問我們又用什麼方法

去贏錢：」

「我當然想通想透，有我的辦法，我才找你。」童桐又說：「現在你只要答應我，其他的事，讓我來安排好了。」

「如果我答應你，我們之間的利益如何分攤？」方偉仁問。

「四六分賬。」

「你四我六？」

「不，你四我六。」

「太不公平了。」

「聽起來的確不公平，」童桐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那四成賺得非常容易，而我呢，做的工作太多了，假如我把全部過程向你解釋，你會認爲值得。」

「如果數目够大，我又安全的話，我會小心加以考慮的。」

「你沒有考慮的餘地，事到如今，我們是非合作不可的。」

「嗯——」方偉仁想到了對方擁有一支手槍，自然不敢怠慢。

「你不必支吾了。」童桐又自口袋中摸出了一本小冊子來，「你的一切，我這裏都已查得一清二楚，例如你的家境，你的愛人……等等。」

方偉仁由於角度關係，看不清楚那册子上到底寫了一些什麼，但肯定是與自己有關。

果然，童桐說出了他的家庭狀況，以及他女友的名字，還有，他平日的生活情狀等等。毫無疑問，童桐若非經過一番調查，決不會如此瞭如指掌。

童桐又補充說：「我存心要做這件事，所以做了許多準備工作，我並非存心恐嚇你，如果你破壞我的計劃，我會對付你，以及你的家人，還有你的女朋友，現在，我想我應該談談計劃的詳情了。」

方偉仁想不到對方會來得這麼坦白。這樣也好，方偉仁最少不必諸多猜疑了。

童桐開始講述他認爲十分周詳的「發財大計」。

他們的目的是賭場。童桐說得對了，只有賭場才有許多錢，他甚至走進房間之內，取出了一副樸克牌來。

假如方偉仁要走，這正是他逃走的大好機會。但是，他沒有逃走的意思。

也許較早時他想過逃走，但現在反而不想了。

他並非怕童桐，而是童桐的計劃，的確吸引着他。

童桐告訴他：這是由賭場弄出來的一副舊樸克牌，但表面看上去絕對不舊。

賭場的樸克紙牌，習慣上只玩一次，就不要了，因此他們須要很多很多的樸克牌，也有許多舊的樸克牌悄悄地賣到外面去。

由於只玩過一次的緣故，所以此等紙牌看上去十分新。

同時亦由於他們須要許多樸克牌，所以必須長期與一間樸克紙牌製造商訂立長期供應合約。由該製造商源源不絕地供應，因此，賭場中所用的樸克紙牌，都是同一樣版的。

童桐把方偉仁引入一間房內。

這裏面的傢俱也非常簡單，亮了燈光之後，出現眼前的，是一間睡房的佈置。

窗簾落下了。

靠近窗口那邊，有一張寫字枱。

枱上有些東西十分吸引方偉仁。那是一座顯微鏡。

這些東西方偉仁只在中學時代，在實驗室裏面見過一次。

此外，枱上還有一個放大鏡。

童桐引領方偉仁到桌邊，再拉來另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來。

童桐又開了枱燈。

在燈光之下，那副樸克牌在童桐的手中，被揀出了一張。

方偉仁不知道童桐的用意，更不知道那張樸克牌是什麼。因爲童桐只讓紙牌的背面讓他見到。

童桐說：「紙牌的背面原則上都是一樣的，但是，儘管製版技術日益進步，其中必有不同的地方，只不過這些分別的地方十分十分之細微而已。」

說着，他又將放大鏡交到了方偉仁手中。

「你先看看這紙牌後面的圖案。」童桐對方偉仁道。

當方偉仁接過了放大鏡之後，童桐又給他另外一張紙牌。

方偉仁也十分認眞地，用放大鏡在燈光下分辨手上二張紙牌背後的圖案。

他儘管已經很細心地分析，仍看不出什麼端倪來。所以他對童桐說：「沒有什麼分別。」

童桐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他笑了笑，將那座顯微鏡移了過來：「現在請你再利用這個分析一下。」

方偉仁於是分別將二張樸克紙牌，放到顯微鏡底下，小心地一看再看。

在顯微鏡之下，那些圖案花紋果然大有分別之處。

方偉仁是以正常的右眼湊近顯微鏡之上的。

他試把右眼閉上了，張開左邊的「顯微眼」，效果竟然相差無幾。

也就是說：那二張樸克牌在顯微鏡底下，與在方偉仁的「顯微眼」之下，也可以同樣分辨得出其中不同之處。

那些不同的地方，十分細微，例如一些小圖案中的框格之內，有些極之細小的微粒，那絕非一般肉眼所能見到。

但是，在方偉仁的顯微眼底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又例如一些綫條之上，出現了十分十分微小的缺口，但並非每一張樸克牌的背面都有這些缺口。

童桐陸續讓方偉仁利用他的顯微眼去鑑辨其他樸克牌。

方偉仁非常明白他的用意，所以不斷將一些「與別不同」的樸克紙牌一一揀了出來，集中放在枱上一角。

到了最後，他一一將此等紙牌的正面翻開，竟然發覺都是「公仔」——即「K、J、Q」等。

童桐會心一笑，道：「現在你可明白了我的意思？」

方偉仁搖搖頭：「我不明白。」

「你賭過二十一點嗎？」童桐說：「我是指賭場中的二十一點。」

「當然賭過。」方偉仁忽然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要和我到隣埠賭場。」

「是的。你不難想像得到，當你預知下一張牌是否公仔之後，你多佔便宜，例如你手上兩張牌的點數總和只有十三點或十四點左右，你在理論上當然還要博一張牌，是不？」

「是的，但閒家可以不要牌。」

「不錯，庄家有規限，閒家即使十二點也有權不再要牌，因此，當你發覺即將派出的牌是公仔之後，你當然不要牌了，這種便宜往往就足以令你贏錢。因爲庄家可能是『爆煲』——即超出了二十一點以上。他便輸了。」

「嗯！的確妙極。」方偉仁也感到非常興奮。

他們會心一笑，互相伸出手來，深切地握了一下。

× × ×

方偉仁的心情頓覺開朗。

連他的女朋友也感到有些意外。

他的女朋友岑美芝爲了他那隻不正常的怪眼感到不安。然而現在他本人反而變得若無其事，看來眞有些奇怪。

關鍵已找到了，應該找個眼科醫生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動手術才對。

但是，他一些兒也不緊張。

爲什麼忽然之間有這麼大的轉變，美芝也想不通。

唯一的解釋，也許是那副眼鏡。

最近方偉仁配上了一副很特別的眼鏡，那是左眼不透視的，右眼則是「平光」的。

這副眼鏡在外表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只有方偉仁自己才知道，左邊的鏡片根本什麼也看不見。

右眼是正常的，所以只用平光已經够了。

這副眼鏡在方偉仁看來，反而變得正常。

自此之後，他吃東西時，胃口變得大開，不再像以前那樣。

方偉仁的雙親也以爲兒子從此之後，一切都變得正常了。

岑美芝的心裏却有另外一種想法，就是她這位男朋友不但胃口大開，手段也變得闊綽起來，甚至連人生觀也改變了。

以前不用上班時，他都會留在家裏，有時也會陪美芝去吃點東西，逛公司或者去看一場電影，但現在呢？

現在他很少留在家中。

他的交際應酬好像多了。

因此，岑美芝很不高興，却又無法可以宣諸於口，他們畢竟只是朋友啊！

本來她很想把這問題跟方母商量一下，找出其中奧妙。

但是，老人家難得自己的兒子心情變得開朗，又怎會責怪他，相反，還可能責怪自己太過自私呢！

每當想到這裏，岑美芝就惟有啞忍。

× × ×

隣埠賭場之內。

當時的「二十一點」，與現在似乎並無分別。其實分別極大。

因爲當時只用一副樸克牌。

現在呢？

現在已發展至四副，聽說即將加至六副牌呢。

表面看來，一副與四副牌並無多大的分別，其實差別極大。

一副牌只有十二張「公仔」，閒家很易計算，但四副牌的「公仔」有多少？雖然一樣可以計算得出眞實數目，却難以控制。

到過賭場的人一定見過，「二十一點」賭桌有六關閒家。

假如這六關閒家同是「同路人」——即一帮人，那麼，他們只要普遍地看看牌面，很易就可以加以控制。

例如「公仔」與「10」從未出現過的話，六關閒家可能一齊「不要牌」。目的自然是迫庄家「爆煲」。

當然，假如庄家出現「A」面，那又當別論。不過，上述情形只是限於一副牌的時代，幾乎每一種牌出過多少隻都有數得計，自然也較易記憶和控制。但是現在，賭場方面學精了，竟然用四副樸克牌混在一起，吃虧的自然是閒家了。

可惜隣埠的賭場不但沒有法律，也沒有什麼永遠的硬性賭例，他們喜歡怎樣改，隨時可以一改再改，改到令他們佔到上風爲止。

因此說到最後一句，賭仔永遠是吃虧的。開賭的，永遠佔上風。（當然，若非如此，一年納上數以千萬計的賭餉，還有大把人爭住去競投專利權麼。）

回頭再說方偉仁和童桐二人到隣埠賭場去的時候，那時候的「二十一點」賭桌，仍用舊制——即一副樸克紙牌。

這也算得是改變了隣埠賭場歷史的一個晚上。

賭場的一切似乎並無二樣，人們還是那麼熱心，埋首着各式賭博之間。

方偉仁和童桐二人，併肩作戰——他們分別坐在同一張「二十一點」賭桌之上，每人佔了其中一關。

本來一桌總共有六關閒家，但他們事前有了默契，只要其中一關比較有利，即放棄另一關。因爲賭博屬於邪門之一；他們有點迷信。

方偉仁盤據最後一關，即第六關。

一般人未入座參加賭局之前，先要看看第六關是什麼人「把守」。

因爲這最後一關的人如果賭得精明的話，影响大局甚大。

例如有時不該再博牌，但他却偏偏博了，結果庄家明明「爆煲」，却不必爆。如此一來，自然影响了其他五關閒家。

然而今晚這一桌「二十一點」，却逐漸引來了大批賭徒。

有些人想入局，但六關早已滿座；加注搭單嗎，也都搭滿了。

尤其是第六關和第五關，方偉仁和童桐二人的注碼早已加到了最高限額——每關二千元。

賭場之內的「二十一點」賭桌有許多枱，爲什麼就只有這一枱如此吸引?

原來這一枱「二十一點」十分利閒家，庄家幾乎次次賠錢。

而且，幾乎每一次都賠通庄；也就是說庄家差不多次次「爆煲」。

爲什麼會這樣?

凡撈偏門的人都信手風，因此監場的

總管，也先後換了好幾個派牌女郎。

然而庄家還是無法擺脫「爆煲」的厄運。

閒家自然是笑逐顏開。

因此，跟風的賭徒越來越多，六關閒家，關關都搭到滿額為止。

迷信的人都說這一枱的庄家撞了邪。

但有經驗的賭徒們，冷眼旁觀，都可以看得出，關鍵在第六關的「持牌人」身上。

第六關那個精靈的賭徒並非別人，正是方偉仁。

在旁人眼中的方偉仁，的確有些洋相；他顯得十分緊張似的。不斷掏出手帕來，額上明明沒有什麼汗漬，却也要抹上了一把！

更細心的人却注意到方偉仁的一些小動作——他不歇地閉上左眼。

然而，從來就沒有人懷疑到這「決定性」的重要關鍵。

就像「眨眼」，「咬手指」和「搖脚」一樣，許多人都有一些習慣性的動作，尤其是在緊張時，往往不知不覺地表現出來。

現在注意到方偉仁動靜的人，也以爲這是他的小動作而已。絕未想到其中原來另有古怪。

只有方偉仁自己，以及他身旁的拍檔才知道其中奧妙。

那拍檔當然是指童桐。

方偉仁「制勝的秘訣」，全在他的顯微眼。

他每當發現庄家形勢不利時，便注意即將派出的一張牌。

假如那是「公仔」，他便決定不要牌，目的是要庄家「爆煲」。

在他的顯微眼之下，那些「公仔」是十分容易認得出的。

當時的「二十一點」賭例，不但只用一副牌，還每人先派兩張牌，包括六關閒家和一關庄家在內。

同時亦規定庄家十六點一定要牌，十七點就不准要了。

但是現在又怎樣？

現在的賭例一改再改，完全是因爲那一晚庄家輸了大錢；所以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個晚上。不過，這已經是後話了。

且說方偉仁如有神助似的，不斷令到庄家「爆煲」，也同樣令到其他「戰友」——閒家喝采！

人們也逐漸知道他是關鍵性的人物，因爲他是最後一關；許多時明明他手上的牌只有十二三點，却不要牌。

就憑他「賭得高明」，亦往往令到庄家「爆到七彩」。

其實只有他自己和童桐二人的心裏才明白是否賭得高明。

所謂「高明」，說穿了還不是全憑方偉仁那一隻眼睛麼？

× × ×

逐漸，那一桌「二十一點」有了改變。不知是否其他五關的賭徒賭得不精明，還是昏了頭腦，他們的手風開始變壞！

除了方偉仁仍然是大贏家之外，其他五關都輸多贏少。

童楓本來獨自盤據第五關，現在也放棄了。

最「旺」一家自然是方偉仁的第六關，可惜他的注碼一直是每注二千元——這正是賭場規定的最高限額。

因此，其他在旁參觀，想跟風的賭徒們，都無法分肥。

可能是贏順了氣，也可能是方偉仁的運氣眞的到了。

他幾乎是由頭贏到尾，輸的次數少之又少。

結果，賭到凌晨時份，他已贏了三十多萬元。

消息早已傳到了賭場高層領導人的耳中，他們也認爲是奇蹟。於是其中一名高層人員親自來看個明白。

在賭場中混的人當然不簡單，他們除了精明賭術之外，還對一切欺騙的手法熟悉。因此，想在這裏出老千簡直不可能。

何況現在這種方式的賭博，撲克牌根本從未讓閒家接觸；派牌另有其人，又如何能出千？

監場的人也曾想到「看穿底」這疑點之上。但是，方偉仁從未戴眼鏡，自無可疑之處。

他們曾想到：有一種眼鏡可能看穿低牌。不過，也僅限於傳說而已，事實未必有此可能，現在方偉仁既不戴任何眼鏡，自無可疑之處。

方偉仁既然賭得如此規規矩矩，那名賭場高級負責人也認爲是他運氣好而已。

派牌女郎已先後更換了十個八個之多，方偉仁還是照贏如儀。

他顯得有些疲態。

然而他却表現得有點過於迷信似的，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那一枱賭桌，甚至連晚飯和宵夜，也在原位吃。

即使被迫非去洗手間不可，也只交由他的拍檔童桐代看一兩次而已。

當然，他並非眞的如此迷信，只是裝成了十分迷信的樣子，也惟有如此，才可以掩飾他擁有顯微眼的內幕。

賭場的高層人員覺得：運氣不可能永遠追隨住他的。只要他肯賭，他總會輸下去。

賭徒們最怕「沉迷」。

不管輸贏，沉迷的結果，只有益了庄家而已，所以「長賭必輸」，的確是賭徒們的金石良言。

廣東俗語有所謂「磨穿蓆」，賭場方面就是最喜歡這一類「依依不捨」的賭徒，因爲只要你肯繼續不斷的下注，遲早他們也會以不變應萬變的，贏回你口袋裏的錢。

那個賭場高層領導人，袖手旁觀了一陣，心裏若有所思。

突然間，方偉仁的運氣似乎變壞了，輸了好幾手，立即縮小了注碼。

人的心理就是這樣，尤其是賭徒們，更加喜歡跟紅頂白，當方偉仁次次贏的時候，許多人想搭注，但他本身已落足了二千元限額，自然旁觀者就無法再加注。

但是現在，方偉仁的運氣稍爲差時，他將二千元一次的注碼縮爲五百元至一千元時，外人照計可以搭注，直至湊足二千元爲止。

但是，却沒有人肯跟他輸。

方偉仁連輸好幾手，想走。

那高層人員却走過來，這令到方偉仁也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那高層人員因爲一直注意着方偉仁，方偉仁也十分留心這個人。

即使在旁的童桐，也明知這個是賭場裏的高級人員，更看得出他爲什麼會親自前來觀察。

他們都十分担心被人窺出了破綻，那時就有可能走不出這間賭場了。

因此，方偉仁才故意一連輸了幾手，乘機把注碼減少，最後還要走。

現在那高層人員過來很有禮貌的對他說：「閣下今夜的運氣可眞不錯。」

「是的。」方偉仁說，「我贏了一點點。」

「聽說閣下贏了很多錢，我想問你要不要換上一張畫綫支票?這兒治安不好，我只是爲閣下着想。」

「好極了。」

方偉仁想了也是道理，袋了三十多萬元在身上，的確隨時會被刼。

但童桐却担心被人帶入經理室之後，有事情發生。

童桐向方偉打眼色。

然而方偉仁却無法收回成命，而且對方所提及的也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他臨時又變卦，豈非無私顯見私？

那高層人員一邊行，一邊却又對方偉仁道：「閣下玩够了麼?還是嫌我們的注碼太小?如果嫌限額太少，我們可以額外容許你加注。總之到我們這裏玩，總要盡興而回！」

當時童桐正與方偉仁交換眼色，他聽了這番說話之後，立即示意方偉仁，叫他接受下來！

方偉仁本來已經十分心足了。三十多萬元兩個人分攤，每人也可以分得十多萬，很不錯了。

但童桐似乎還不心足似的。

方偉仁正想拒絕，童桐却慫恿着說：「波士，時間還早，返酒店恐怕也睡不着，不如就再玩一陣，希望再贏一些。」

那負責人也說：「是的，你贏多多，我們一樣可以給你畫綫支票。請過來！」

方偉仁勢成騎虎，惟有硬住頭皮，再次入局。

但是，他內心却是暗自吃驚，因爲他不知道對方是何居心，說不定人家已窺出了破綻，現在要再進一步找證據而已。

贏得滿袋錢　生命陷險境

賭場方面特別將最高二千元下注的限額，提高至五千元。

毫無疑問，他們的目的是要贏回方偉仁那三十多萬元。

方偉仁也心裏明白，但另一方面却爲了自己本身的安全，不得不小心翼翼。因爲他贏錢的秘密萬一給對方知道的話，後果難以想像。

而童桐却焦急地等待坐地分肥；他希望可以一個人最少也分它三五十萬元。

方偉仁自然也明白他這位拍檔的心理，但他却不能不爲自己的安全設想一下。

他首先輸了幾手，每次五千，幾乎就是三幾萬元。

童桐眼看那筆到了手的錢少了幾萬，自然萬二分焦急。他以爲方偉仁的顯微眼失靈了。

方偉仁却沒有理會他。

由於這是特別獲准加注的賭局，吸引了不少賭徒參觀。同時賭場方面亦以特別爲理由，調來一些年紀較大的派牌女郎，小心翼翼地從事。

輸了幾次之後，方偉仁也變得焦急萬分似的，不斷抹汗。

那位高層領導人見此情形，心裏也感到自己的看法不錯，幸運之神不可能永遠跟隨一個人的；現在他——方偉仁終於運氣轉壞了。

豈料他連想也未曾想得完，方偉仁又開始贏了；而且一口氣的贏下去。

原來方偉仁那隻顯微眼並非失靈，只是他爲避免對方懷疑，才會先敗後勝。

同時他也故意表現得十分迷信，一定要坐回第六關那位置。

其實這絕對與迷信無關，只有他盤據第六關，才可以控制庄家的勝負。結果，他一贏再贏，增加了十多萬元的進賬。

約略計算一下，數目已總共超過了五十萬元之多。

他突然搖搖欲墮。

童楓以爲他故意如此，目的是爲了打響「退堂鼓」。

但是，只有方偉仁心裏才最明白，他是用神過度，再也無法可以支持下去。

他終於昏倒了。

賭場裏的人忙作一團，那位高層人員也十分担心弄出了命案來。

童桐却忙於收拾那大筆賭欵。賭場中人一直以爲他是方偉仁的跟班，所以沒有阻止他。

× × ×

賭場中轉眼又回復了平靜。

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事，實際上高層策劃人員，正舉行一次臨時召集的非正式會議。

他們研究方偉仁贏大錢的主要原因。

由於那名高層負責人曾親臨監視，自始至終無法看出破綻。幾經討論，他們歸究撲克牌的張數太少。一副撲克牌有五十二張，每一種牌有多少，很易計算得到。

因此，只須入局的人頭腦冷靜，記憶力好，就不難贏到大錢。

於是有人提議改用兩副撲克紙牌一齊混合派出。更有人提議四副混在一起。後來甚至有人提議六副牌混合，而不是次次「洗牌」，一直派完爲止。

此外還有人提議派牌的方式改變一下，主要是爲了防止庄家的底牌讓人窺破。

可能就是由於方偉仁不斷閉上了右眼，也有人想到窺破底牌的可能性。

於是，負責人決定以後不但將幾副撲克牌混合。同時派牌的方式也澈底改變。

新的派法是：庄家先派一隻明牌，底牌則留待最後才派。

所謂最後，是等閒家要完了所有的牌之後，庄家才派底牌。

這方法自然對庄家絕對有利，最少也杜絕了窺破底牌的可能性，因爲六關閒家均已補完了牌，這時即使庄家翻開底牌，

也不會有所影响。

開賭的永遠是佔盡了便宜的，萬一佔不到便宜，他們也可以隨時改例，改到對他們有利為止。

奇怪在賭徒們任你怎樣改，他們還是如此「熱烈捧場」。

無論如此，隣埠賭場的「二十一點」賭例，自此之後，已是「面目一新」。

這是歷史性「創舉」，人們只知道那一晚賭場輸了大錢，甚至翌日報紙也有刋登這則哄動的消息。傳說有個人賭「二十一點」贏了數十萬元。

但是又有誰會知道，令賭場改例的竟是方偉仁呢？

× × ×

方偉仁正躺在醫院裏。

醫生經過一番急救之後，終於將他救醒了。

方偉仁甦醒過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他的拍檔。

但是，童桐並未留在他身邊。

「我那些錢呢？」方偉仁焦急地向他身邊的護士問。

「先生，我們的責任只負責挽救你的生命，根本不知道什麼錢的問題。」護士又問：「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方偉仁不作聲，只是想得整個人也呆了。

他心裏已明白：他上當了。

童桐已將那五十萬元帶走，不會再理會他了！

× × ×

「你可以出院了。」一名護士進來對方偉仁說道。「本來你可以多休養一兩天，但你朋友說，你須要回家休養，醫生也批准了。」

「朋友？」方偉仁立刻想到童桐，主要還是為了那五十萬元。

方偉仁把視綫帶到房門口，問道：「他呢？」

「他在外面替你辦理出院手續。」護士說：「現在你先起來更衣吧。」

護士首先離開了那間病房。

這是一間收費的私人病房。方偉仁一直在奇怪誰替他付錢。

當然，第一個他會自然而然的想到童桐的身上去。

童桐為什麼會離他而去之後，又回來照顧他？他百思不得其解。

也許是良心發現吧！

方偉仁最初的想法是：童桐帶走了那五十多萬元，良心過不去，所以佯作他的親人，將他轉入私家病房來。

但是現在，他聽說有「朋友」親自來接他出院，他的想法又不同了。

他以為童桐在此之前不敢露面，是担心一些什麼；但一切已成過去，也許童桐明知安全了，才再出現。

方偉仁一邊更衣，一邊胡思亂想之際，病房的門已被人推開了。

推門而入的果然是個男人，但是，他絕對不是童桐。

方偉仁當然不會不認得童桐，恐怕今生今世他也不會不認得他那副樣相。

可能是找錯了房間吧？

方偉仁正在想，那人已把房門掩上，朝住他走了過來。

「你好，方先生。」那人很溫文有禮，絕不似有什麼惡意。

「你是誰？」方偉仁記憶中，從未有過此人的形象。

「我姓陳。」那人說：「我來接你出院，你可以走了吧？」

「我並不認識你。」

「但是，你一定認識童先生。」

「童桐？」

「不錯，就是童桐。」

「他在那裏？」

「正在外面等你。」那自稱姓陳的人又說：「你也知道，他有所顧忌。」

方偉仁不難理解得到：童桐可能怕賭場追究，那時那五十多萬元即化為烏有。

為什麼童桐會怕？

因為方偉仁被送入院，假如院方的醫生為他作全身檢驗的話，可能發現他左眼的顯微作用，那時痳煩就來了。

為了保存那辛苦贏來的五十多萬元，童桐似乎做得十分聰明。

說得好聽的才是「贏」來，其實，知道內幕的，已近乎「騙」了。所以，也怪不得童桐要避一避風頭。

方偉仁既然想通了，也就跟隨那姓陳的男子出去。

醫院門外有一輛黑色房車已在等待着他們。

房車之內，有幾個人影，這令到方偉仁開始有些戒心。

他想後退，但陳姓男子已用利刀抵住他的腰間，將他推上車去。

方偉仁全無反抗的餘地。

車門還未關好，車子已匆匆開走了。

× × ×

這房車之內，除了開車的司機，和押方偉仁登車的陳姓男子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戴上金絲眼鏡的中年人，以及一名彪形大漢。現在方偉仁就被夾在他們中間。

方偉仁發覺這班人的態度十分嚴肅，他內心已感覺得到事不尋常。

一路上這班人都默不作聲。

方偉仁儘管不止一次地發問，問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但是，車內的人却充耳不聞，沒有人回答他。

方偉仁越來越担心，顯微眼的秘密，可能已被識破了。

那麼，他可能蒙上了「行騙」的罪名，被人痛毆一頓。

假如他這種想法是對的，那麼，童桐亦毫無疑問，已落在他們手中。

那中年人終於說話了。

「你很本事！別以為你的秘密我們不知道，我們什麼都知道。」中年人說：「假如我們將你的秘密告知當局，你猜猜有什麼後果？」

方偉仁這一刹那間，彷彿意味到這班人的眞正身份。

他們不會是警探。

因為警探可以光明正大的，在醫院內將他加以拘捕。

最有可能是賭場裏的人。

那麼，這班人意欲何為？

極有可能是迫他們把那五十萬元交出來，補償賭場的損失。

思想間，那中年人又說：「如果當局知道你的秘密，你和你朋友都會坐牢，而賭場方面，更不會放過你。」

方偉仁聽到這裏，又有了另外一個想法，因為聽這中年人的語氣，絕不似是賭場中人，如果他也是賭場中人，他不會說出剛才那一番說話。

方偉仁終於忍不住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的新合夥人。」中年人開門見山的說，「除非你答應和我們合作，否則，你和你朋友，便不可能離開本埠。」

「我朋友呢？」

「我們待得他好好。」

方偉仁眞想不到，原來童桐並未出賣他，反而有難。

那麼，那五十多萬元，毫無疑問，亦已落入這班人的手中。

方偉仁心裏想：這班人如何知道他的秘密？是童桐告訴他們呢？抑或是醫院方面可能已驗出了顯微眼的秘密？

方偉仁自從在賭場昏倒了之後，他也不知道在醫院裏耽了多少時候，以及如何被人救醒。

在他昏迷過程中，他可能被人驗出了左眼的秘密，否則就是這班人從童桐的口中，查悉了一切有關秘密。

方偉仁道：「我想先見見我的朋友，然後才可以再談其他。」

「那當然可以。」中年人答得十分爽快。「不久之後，你便可以見到他。」

車子朝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開去。

這兒馬路中央種了一列大樹，環境看來是不錯的。但是方偉仁却不知是什麼街道。

車子開進一間古老大屋去。停車的地方，長滿了野草。

方偉仁被押下車，進入一間十分陳舊的建築物，穿過一處天井，進入房間之內。房門口有個男子把守着。

那中年人向他打了一個眼色之後，他才把房門推開。

童桐果然就在裏面。他看見方偉仁來了，顯得有些意外的喜悅。

「你們只可以會見三分鐘。」中年人看看腕錶，又對方偉仁道，「三分鐘之後，你要到另外一間房來見我吧！」

說完，中年人走了。

房間之內，只留下方偉仁和童桐二個人。

房門關上了。從門縫中，可以見到外面最少有二名大漢把守。

「你怎麼了？」童桐十分關心地問候方偉仁，「你怎麼會昏倒？」

「可能是用神過度吧。」方偉仁說，「但現在沒有事了。」

「那好極了，我只担心你的健康。」

「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們遇上了賊阿爸。」童桐深深地嘆了一口大氣。

「他們是甚麼人？」

「我也不大清楚，但可以想像得到，絕對不會好人。」

「那些錢呢？」這才是方偉仁心裏一直最關心的東西。

「他們拿去了。」

童桐抱歉地瞪住方偉仁，說出他在賭場中的情形：——

他當時換好那五十多萬元籌碼之後，匆匆追了出去，目的是跟隨昏倒的方偉仁先到醫院去。

但是，當他衝出賭場門口之後，十字車已經絕塵而去。

這時候有人招呼他進入另一輛私家車之內，他以為那是賭場中人。因為方偉仁是在賭博進行中昏倒，賭場方面當然有責任。所以他以為賭場派人到醫院交代。

豈料上了車之後，他才感到不妙。

最初那私家車還是尾隨十字車而行，但到了一處十字路口之後，私家車改變了方向。車內的三名大漢，也露出了猙獰面目。

後來，那私家車就送他到這兒來。

事後他才知道，後面還有另一輛大房車尾隨而來，車內坐着的，正是剛才那個戴上了金絲眼鏡的中年人。

童桐敍述至此，又對方偉仁低聲道：「你當時一直跟他們賭，我已悄悄地在計算，那筆錢的數目，約在五十萬至到五十三萬多元之間。總之不是少過五十萬元。」

「可惜現在我們前功盡廢，一無所有。」方偉仁看看腕表，差不多三分鐘了，他担心立即就會被人帶走。

他一邊安慰童桐，一邊對他說：「你最好能趁機會逃出去，否則，我們可能永無翻身之日。這班人一看就知道他們不是好人。」

「是的，他們可能是本地的黑社會。」童桐猜測着說，「他們一定要利用你繼續……」

話未說完，門又開了。

二名大漢之中有一個人走了入來，示意方偉仁跟他走。

童桐惟有目送方偉仁離去。

× × ×

戴金絲眼鏡的中年人又出現在方偉仁的面前。

他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辦公桌前面則放了一把椅子。此外房間之內，又有二名大漢。

那張辦公桌之上，放了一個帆布袋。

方偉仁不知道裏面是一些什麼。

中年人示意方偉仁在前面那把椅子上坐下來。

一名大漢，還給他倒來一杯茶。

中年人道：「我手上有你的詳細資料，也看過了你的表演。」

中年人說到這裏，又將帆布袋拉過來然後把拉鍊扯開了。

裏面是一叠叠花花綠綠的鈔票。

「這本來就是你們的。」中年人拍拍那帆布袋，「這裏有五十三萬二千多元。有了這數目，你滿足了麼？」

方偉仁苦笑一下：「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我有辦法可以令你擁有一百萬元的財富。」中年人道，「也就是說：比這裏多了一半。但是，我有個條件。」

方偉仁幾乎不等他說完就說：「可一不可再，你可知道我這些錢贏來不易？」

「我當然知道。有關你的一切，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

「那就好極了，我們如果再向賭場下手，只有坐牢而已。」

「哈哈……」中年人大笑一陣，然後才說：「傻瓜，我怎麼會叫你再向賭場方面動腦筋呢？在車上的時候，也是我提醒你可能坐牢的。」

「那麼，你想我怎樣？」

「我們的合作，比起你這種手法，簡直無法可以比擬。因爲我可以令你獲得過百萬的酬勞，我的收入當然也不俗。」

「向地下賭場進軍？」

「不！那更加危險。地下賭場多數由黑社會人物控制，他們如果輸上數十萬，一定不會輕易將你放過。」

聽到這裏，方偉仁又呆了一陣。

當初他以爲這中年人是黑人物，但從剛才一番話中，可以聽出他不會是黑人物。否則，他決不會說出這一番話。

「這裏有些東西給你看看。」中年人忽然又拉開了抽屜。

他取出了兩張鈔票 遞給方偉仁。

那兩張鈔票放在一個大信封之內，顯得十分珍貴似的。

方偉仁接過了之後，看清楚才知道那是兩張美鈔。面額則是一百元的。

「這是什麼意思？」方偉仁怔怔地問道。

中年人開了一盞枱燈，讓光綫集中到方偉仁的面前。

他又說：「你小心分析一下，看看那一張是眞，那一張是假。」

方偉仁閉上了右眼，讓他左邊的顯微眼發生作用。他很快就把二張美鈔的眞僞分辨出來，遂一告訴了中年人。

中年人笑道：「你果然很厲害。現在相信你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吧？」

方偉仁的確是開始有點明白了，只是他還佯作不知，苦笑搖頭。

中年人道：「你不似是這麼愚蠢的人，你想想你過去做過一些什麼職業，又再想想現在，以及你生理上的特點，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方偉仁其實早已想到了，他過去做過鐘錶修理，也學過雕刻。

他生理上的特徵，就是那隻顯微眼。

毫無疑問中年人要他製一個印刷僞美鈔的銅模。

中年人這時候又彎腰拉開了更低的一個抽屜！

當他抬頭時，又給方偉仁遞上兩個銅模：「請你先看看這兩件電版。」

方偉仁發覺，那正是印百元大鈔的銅模。

中年人道：「這是剛才那張僞美鈔的原版，是否太舊式了？」

「是的，以現代的印刷技術而言，的確太舊式了。現在流行柯式印刷，銅模太落後了。」方偉仁又說，「不過，說句坦白話，這東西的製作，也實在夠精細。」

「但是，我們手上的大批貨，無法脫手。」中年人又說，「於是我才會想到你的身上。」

「我不是這方面的人才。」

「但你必然明白其中原理，我希望利用你的顯微眼的威力，爲我改進原版中的瑕疵。你也可以想像得到，修理鐘錶的人，是否須要戴上一個放大鏡？那是很辛苦的，但你却無須這些設備的帮助，而且效果更非一般放大鏡可以比擬，這就是我所以找你的原因了。」

方偉仁道：「現代柯式印刷技術如此先進，爲什麼你不用影印的方式，重新製作？那必然是可以亂眞的。」

「告訴你，我們這一個版印出來的僞美鈔，亦足以亂眞。問題却是其中瑕疵非經人工修葺不可，即使重新製作，也是必有瑕疵，一樣要用人手去仔細地修補其中漏洞。但是，人類的肉眼，根本無法令這種修補工作順利進行。除非像你這樣，具有天生的生理特徵。」

是的，中年人可能說對了，如此精細的工作，比起修理鐘錶更爲痲煩。但是，方偉仁的顯微眼，加上他過去的工作和經驗，要做好這件事，最少比任何人更爲理想。

可能給中年人提醒了他。

他在想，這隻顯微眼，會不會是以前的工作形成的？

他過去的工作不但要用眼睛，也非常費神。尤其是在做學徒的一段時間。

方偉仁做過修理鐘錶的學徒。在那一段時間之內，他的左眼正是要不斷戴上一個小圓筒的——那是修理鐘錶所用的放大鏡。

後來他覺得那種工作沒有什麼出息，於是放棄了。之後他曾做過柯式印刷的技工，可惜仍然不會長久。

他再學雕刻，那又是一門十分費神的工作，同樣須要良好的眼力。

因此，他這一隻顯微眼越想越有可能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形成的。

中年人看見他不作聲，還以爲他心理上可能有些矛盾。

他對方偉仁道：「只要你肯爲我工作，我除了給你一百萬元酬勞之外，還可以爲你弄一張到美國去的假護照，讓你到那邊去醫治好你的眼睛。」

方偉仁覺得中年人所提及的最後一點才是最重要的。也最能引起他的興趣。

他實在不知道自己這隻眼睛怎麼會變成了這副樣子，若說是過去他的工作太過費神，他應該患上大近視才對。

唯一比較合理的解釋，可能是長輩們介紹他不斷服食各種與眼睛有關的藥物影響。

他記得他曾患眼疾，長輩們認爲可能由於他的工作影響。

因此，他除了服食一些醫生處方的西藥之外，還吃過不少「眼科聖藥」。

此等藥物又包括了西式成藥，中式成藥以及民間處方的山草藥等等。

有時母親又會聽信親友的介紹，保一些「補眼」的東西給他吃。

總之藥石亂投，無非因爲當時那隻左眼實在很痲煩。

究竟是那種藥物比較好？很難說。總之左眼在不知不覺中停止了流淚，也不再痕了。

對一個病人來說，當然以爲這已經「好」了。想不到後來竟然會變成了畸型的

顯微眼。

方偉仁也不知是禍還是福，只知道目前的確有些痲煩。

他對那中年人道：「我留下來帮你，要多少時間？」

「看你工作的進度吧！」中年人說，「當我們新的製成品符合理想之後，你的任務亦告完成，你取得那一百萬元和假護照之後，就可以走。」

方偉仁計過算過，有了一百萬元之後，他也許不必要那假護照了。

他可以留下一半給他的父母，然後帶同他的女朋友循正常手續到美國去求醫。

但是，目前如何向他父母和女友交代呢？

家人只以爲他來此耍樂，如果再久一些不返家，一定會引起猜疑。

因此他對那中年人說：「看來我必須打個長途電話回家。否則，他們以爲我出了事，反爲不妙。」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我自會爲你安排的。」中年人說。

方偉仁又問：「我的朋友呢，如何安排？」

「我可以將他放走，但是，你如何保證他不破壞我們的計劃？」

「他知道你的計劃嗎？」

「不知道。」

「那就易辦了，你只要把這裏的錢，分一半給他，就可以將他送去。」

「不過，如果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可能同意我的做法。」

「什麼事？」

「外面有人正在找他。」

「誰？」

「我不告訴你，你也應該知道是誰。據我所知，有人懷疑你們兩個串同出老千，因此除了派人在醫院監視你之外，還派人在碼頭等你那位朋友。要不是我們提早設法把你接出來，你和你的朋友都可能有痲煩呢。」

「嗯——」方偉仁想了想道：「這是正正當當的賭場，照計他們輸得起的。」

「人家也並非要求你交回那筆錢，只是查查你和你朋友是什麼來頭而已。你的底子倒還過得去，但是你那位朋友就不同了。」

「他只是個眼醫助手。」

「你大概不會比我更清楚。」中年人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他爲什麼不幹那份工作，你可知道嗎？」

「我不清楚。」

「他身爲黑人物，前些時跟人合作做過一宗刼案，但至今仍未被警方發覺。不過據我們所知，他的同黨經常做案，我怕遲早也會落入警方的手中，那時候他也不會好過。因此，如果現在放了他出去，可能影响到你的安全。」

「那麼，你的意思是——」

「事過情遷之後才放他。」中年人又說，「同時我希望在我們合作成功了之後，你最好早日離開這裏到美國去。」

「我會的。」方偉仁又担心地說，「如朱我朋友一直欵在這裏，會不會有問題呢？」

「不會的，他根本就沒有親人。他的處境與你不同。」

「那麼，我幾時開始工作？」

「立刻就可以開始。」

「就在這裏？」

「不！另外一個地方。」

「我幾時可以跟家人通長途電話？」

「我們安排好之後，自會通知你。」

「最好不要太久，太久他們會生疑。」

方偉仁又說，「這些鈔票如何處置？」

「我們會爲你好好地保管。」

「好吧，希望我們合作愉快。」

方偉仁於是被人帶離那間屋。

× × ×

方偉仁在賭場贏大錢的消息，有些報紙只以「一名港客贏了五十萬元」爲題，文中的賭徒據說「只有二十餘歲」。

但有些報紙却刊出了「方偉仁」這名字，因爲他曾昏倒，被送院救治。所以報紙刊登他的眞實姓名是有理由的。

首先發現這段新聞的是岑美芝。

美芝匆匆忙忙趕到方家，將這消息告訴了方偉仁的父母。

方母愛子情切，想偕同美芝一齊趕往隣埠。但是她們平時很少出門，這時才發覺沒有證件，然後才匆匆去申請。

但是香港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是有目共睹的，還差五分鐘才到法定的下班時間，而「官員」們已將「休息」的牌子掛出了。

因此，當方母與美芝到達隣埠時，已是新聞刊出的第三天。

當初方母和美芝同一心理，以爲方偉仁只因爲視覺不正常，心裏感到苦悶，所以到隣埠去消遣一下。想不到現在却出了事。

即使如此，她們仍然相信報紙上的報導。

報紙說，方偉仁曾在賭場同一張賭桌旁坐了將近十小時，可能是過度疲勞，所以才會暈倒過去。

當她們到達醫院時，院方却說方偉仁早已出院了。

美芝仍然不知道事態嚴重，只以爲方偉仁既然只不過「疲勞過度，偶然昏倒」，自然是無須長期住院。

所以他「早已出院」的消息，只有令這兩個女人放心。

但是，方偉仁出院之後，又住到何處去了？

院方曾告訴她們，方偉仁是由「他的朋友」接他出院的。

美芝也知道他是與一位「朋友」同來，就是不知這位「朋友」是誰。因爲方偉仁一直沒有告訴過她是什麼朋友。

既是與朋友同來，現在又是由「朋友」接他出院，情理上當然是同一位朋友吧？美芝當時也這樣想。

後來她們找遍了幾間大酒店，都說沒有「方偉仁」其人。

至此，她們開始焦急了。

賭城很小，酒店也不多。稱得上「第一流」的更加少了。

照正常情況推測，方偉仁既然贏了大錢，自然住的是第一流大酒店。

但是現在找遍了各大酒店也沒有他們的影子，究竟他們去了那裏？

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美芝覺得惟有報警。

但是，方母却說道：「報警太過大陣仗了，到時報紙一定當作大新聞，他父親看了會不高興的。不如先撥個長途電話回去。說不定我們來時，偉仁正在返港途中呢。」

美芝想想也是道理。

於是她們撥了一個長途電話返港。

接聽電話的，正是方偉仁的父親。他說，不久之前才接到方偉仁的電話。

方偉仁沒有說出他在何處，只說他確實贏了一筆大錢，不久之後就會申請到美國去治理他那隻顯微眼。

目前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待辦，辦妥後才可返家，叫方父不要掛心。

方偉仁一口氣的在電話中搶曰，彷彿演講一樣，方父根本沒有機會講話。

等到方父想告訴方偉仁，仰母親與女友巳赴賭城找他時，電話巳經掛斷了。

方父的確十分之意外。

這次的電話固然來得突然，就是掛斷得這麼快，也似乎不合情理。因爲這兒與賭城之間相距不遠，即使電話費再貴，方偉仁既然贏了這麼多的「意外財」也決不會斤斤計較。

當然，方父根本不知道他兒子正在人家的監視底下，與他通話。

方父與方母通過了這一次長途電話之後，方母與美芝似乎可以舒了一口氣了。

但是，美芝却感到事態不妙。

她覺得，假如不是方偉仁贏了那麼多錢，反而可以放心。現在方偉仁身邊有五十多萬元，行踪又如此神秘，她就不能不担心了。

同時美芝在追查方偉仁的行踪時，亦巳得到了賭場方面的證實，方偉仁的確在賭場贏了五十三萬二千多元。

× × ×

美芝和方母二人東奔西跑，巳有些筋疲力倦。她們走進賭場旁邊一間較高尚的餐室，想找些東西吃。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有人招呼美芝。

美芝怔了一怔。

她循聲望過去，內心不由得暗自吃了一驚。

什麼事情什麼人足以令到美芝吃驚？

這是光天化日之下，餐室之內也擠滿了人，所以她見到的也不可能是鬼魂。

現在出現在她眼前的，是一位年青英俊的男仕，也是她曾經相識過的男友。

令她感到不安的，並非因爲他是個男人，而是由於此人的咀巴從不饒人，偏偏她的身畔又有個頭腦保守的方母在着。

她和方偉仁雖然還未結爲正式夫婦，但二人的關係，最少也是未婚夫妻。那麼，她和方母之間，也應該是「準婆媳」的了。

究竟這英俊男仕又是誰？

他並非她的前度劉郎，却是她過去一位男友。

本來這是二十世紀，社交公開，男女之間巳無分彼此。問題却是眼前這男子的身份頗爲特殊。

他是誰？

他就是著名的浪子畢基。

在社交場合中，許多女人都以認識畢基而引以爲榮。

但從另一角度看，却又由於畢基爲人浪漫，一般思想較爲保守的人，往往都認爲與畢基結交的女人一定「很不正派」。

就憑這一點，便足以令美芝在方母的面前顯得忐忑不安。

畢基是個浪子，對女人熱情也是人所共知的了。

像這個有時口花花，被他奉承的女人也不知道那一句是眞，那一句是假。總之他有辦法令到一個與他相處的女人都感到內心喜悅，這都是事實。

假如在以前，或者未結識偉仁之前，美芝對眼前這情景，正是求之不得；但自從認識了方偉仁之後，美芝巳決定修心養性。除了方偉仁之外，任何男人她也不會放在眼中。

畢基只有一個人坐在卡位之上。他招呼過美芝之後巳站了起來。

美芝在禮貌上不可以不理會畢基的。尤其是在方母的面前，她更加不可表現得如此無禮貌，因爲方母並不知道畢基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美芝對此人的觀感是如何。

其實，浪子畢基爲人雖然放蕩不羈，但對朋友却是最重情義。也許這正是女人對他傾心的原因之一。

美芝只對畢基點頭微笑。她挽着方母的手臂就想行。

這時候，一位侍役領班巳走了過來：「請問是否兩位？」

「是的。」美芝正慶幸來了一個救星，因爲她正在担心畢基會過來招呼她過去同座。

豈料侍役領班却說：「暫時沒有空座，先搭位好嗎？有空位我們立刻替你搬過去！」

美芝還不置可否，方母巳說道：「我實在又倦又餓，那就搭在你那位朋友坐一會兒吧。」

侍役領班於是把她們帶到畢基的卡座這邊來。

畢基很有禮貌地站了起來，招呼她們。美芝也只好硬住頭皮，替方母介紹。

美芝很聰明，她爲了防止畢基這口花花的花花公子，介紹他們認識時，故意說道：「這是我未婚夫的媽媽方老太。」

畢基聽了這介紹之後，也確實怔了一怔；但很快他又露出了動人的笑容。

畢基面上這笑容，也不知道迷倒多少女性。

「手風順麼？」畢基以爲美芝他們是爲了要樂而來。

美芝苦笑道：「我們不是來此賭博，而是爲了找人。」

「找人？」畢基又是一怔，「你要找誰？」

「就是我的未婚夫，方老太的兒子。」其實美芝與方偉仁還未有訂婚，只是爲了讓眼前這浪子死了那條心，美芝惟有這樣提醒對方。

畢基爲人十分精明，在這剎那間，他彷彿想起了什麼。

「我想起了，你的未婚夫就是前兩天報紙提過的幸運兒方偉仁？」畢基問。

「正是啊！」美芝很佩服他的想像力以及反應的速度。

畢基的笑容頓然消失了，道：「出了事嗎？」

「可能是的。」美芝忽然想起眼前這浪子除了對女性溫柔體貼之外，還有着一副俠義心腸。

畢基過去有很多帮助別人解困扶危的紀錄，美芝當然也聽過。

想到那五十多萬元的橫財，再看見美芝和方母二人的沉重面色，畢基就忍不住追問下去。

美芝於是從頭說起……

× × ×

國際特警阿生正感到萬二分焦急，因爲他約好了浪子畢基在賭場餐室相會。

阿生這次到賭場來，並非爲了博彩，而是爲了公事。

他是奉了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之命而來的，任務就是爲了調查僞美鈔。

根據巴黎總部所得的情報，在這兒賭場發現的僞美鈔最多，所以阿生才決定由這裏開始。但是阿生巳很久沒有回到這兒來，一切都感到有些陌生，爲了方便偵查工作的進行，阿生必須找一個熟悉港澳二地的人做助手。

於是他看中了浪子畢基。

他們一度是同事，現在始終是要好的朋友。

阿生所以焦急，是因爲前面路口居然發生交通阻塞。

用到「居然」二字，只因爲這兒不是香港；這兒車不太多，馬路儘管不多也不闊，妙在更狹窄的馬路也可以通車。

阿生忍不住問那名街車司機：「前面是否發生什麼事？」

「我怎麼知道？」司機的態度極不友善。

阿生看看前，又回頭望望後面，都給不同的車子塞死了。

他估計一下，這兒距離賭場巳經不遠，倒不如落車走路吧。因爲這樣子塞下去，眞的不知道塞到什麼時候。

於是他對司機道：「算了，我就在這兒下車吧。多少錢？」

豈料那司機瞪他一眼：「十元。」

阿生的銀包巳拿在手中，再一看計程錶上，上面表示的銀碼只是三元二角。

他不服氣地說：「爲什麼要十元？明明是三元二角。」

司機怒氣地說：「是你要下車的，又不是我要趕你。」

「這有什麼關係？總之這裏打出來的銀碼不是十元啊！」

「這裏不是十元，但是如果剛才不是我倒霉載着你，我可能不祗賺十元啊！」

司機的聲音越來越大了。

阿生一直沉着氣，不想發作。

但到了這時候，他竟然無法再忍了：「本來連小賬在內，我打算給你四元的；但是現在除了三元二角之外，老子如果再給多你五分錢也是四隻脚一條尾巴的烏龜！」

阿生說完，放下了三元二角，隨即推開車門落車。

豈料那街車司機也迅速由前面落了車，還揚聲喝住了阿生：「你不要走啊！小子！」

阿生站定了：「怎麼樣？要不要找個警察來理論一下？」

「不用了！先讓老子敎訓你一頓，然後再找警察也未遲。」

街車司機話猶未完，拳頭巳到！

只見阿生身子一矮，橫拳打出，司機巳痛得沉聲叫苦！

可惜他還不知厲害，更不知阿生的來頭，竟然苦苦追迫。

別的事情阿生可能失陪，偏偏就是打架他最有興趣。

雖然這時候恨不得飛到賭場餐室，因爲他怕畢基在那兒等得不耐煩了。但是反眼看看這司機的無理取鬧，叫他如何咽得下這一口烏氣？

街道上只見二人拳來脚往，打得難解難分！

突然間，四方八面却湧出了幾名彪形大漢。他們都是街車司機。

他們都以爲同業被人欺侮，又以爲被刧，紛紛包圍過來。

阿生眼見勢色不對，附近又見不到一個警察，心裏萬分焦急。

就在這時，那個與他交手的司機竟然叫出了一聲：「打刧！不要放過他！」

阿生又驚又急，心裏想：眞是豈有此理！

可惜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巳先後中了幾拳。

阿生被迫還手，只要他使出幾成眞功夫，這班人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眼前他必須自己想辦法衝出重圍，否則，對方可能還有「援手」趕來助陣！

阿生憑着他的渾身武功，要闖出重圍，當然並不困難。只要他肯忍心出手傷人就可以了。然而眼前的形勢如此險惡，又不到阿生不出手傷人，因爲他不但沒有解釋的機會，也逐漸感到孤掌難鳴。

只見阿生的動作加快了，也只有與他交手的人才能體驗得到，阿生的拳脚的力度比前加强了許多之外，招式也狠！

狠與勁的程度，是以令到他的對手們根本無法抵禦，於是有人中招倒地，有人叫苦連天！

阿生正趁勢要走！

突然晴天霹靂似的有人呼喝一聲：「不要動！舉手，站住！」

是一名警員。

剛才阿生可能打得頭昏腦脹，也看不清楚這警員從何處來！

警員握住一支手槍，一邊朝阿生走過來，一邊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還未答話，那名司機巳經「惡人先告狀」，連聲指責阿生是刧匪。

阿生喊寃地說：「不，我絕對不是刧匪，他只是嫌錢少，不肯放過我……」

警員不等阿生說完，便喝令他把雙手高舉，爬在一輛街車旁邊，當街檢查，看看他有沒有携帶任何武器。

阿生在手槍之下，自然無從反抗。

他趁住警員走近他的時候，低聲地說道：「我是國際特警，目前正有急事待辦，請行個方便，回頭我自會向你的上司交代……」

豈料阿生還未說完，那警員已惡氣十足地說：「我不知道什麼國際特警，他媽的，快給我把兩腿分開站着！」

說話之間，已一皮靴往阿生的脚眼踢過來！

阿生痛得淚水直冒，若非對方手中有槍，他眞會一拳打過去！

即使對方有槍，如果他不是警員，阿生也會認眞對付他。

但是現在，他只好乖乖地的，接受了一次當街檢查，讓途人也以爲他是賊。

幾名街車司機正在議論紛紛，也有一堆途人站在較遠圍觀。

阿生眞想不到那司機如此野蠻不講理，更想不到這警員是如此混賬胡塗。

他覺得這一次眞的是有冤無路訴，面子還是其次，阻碍了他赴約會的時間，以後眞不知道應該如何向畢基交代才好。

香港的警察在最貪污腐化的時候，相信也沒有這麼橫蠻。（這裏說香港警察貪污腐化，絕非個人意見，有英國祖家拍攝的電視片集爲證。）

但是，香港警察更離題萬丈，相信也無法與澳門的相提並論：穿制服當街抽烟巳經屬於「小兒科」。

記得有一次澳門舉行大賽車，無綫電視作實地轉播。

就當數以百萬計的觀衆面對電視機之際，一名評述員不知爲了什麼事，與大賽人員發生了一些糾紛。

一名身裁健碩的警員，竟然用廣東三字經罵那名評述員。還拉拉扯扯的，充份表露出法西斯主義的暴力主義。

穿上了警察制服，明知道這是「現場直播」，自然也明知有數以萬計的眼睛盯住畫面，還竟然以粗言俗語罵人，這是難得一見的奇景，也充份說明了澳門的警政肯定比香港落後了不知多少年。

香港警察無論怎樣貪污、低能，最低限度也不會如此橫蠻，無理與粗俗。也怪不得最近消息傳來：賭場的治安巳壞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了。

回頭再說阿生當時的處境，他不敢亂來，否則那警員極有可能乘機開槍。

阿生當時的情形就像罪犯一樣，雙手爬在車頂上，雙足分開。

他連頭也不敢回。

他只聽到那名司機正在向警員投訴，可憐阿生却無反駁的餘地。

那名蠻不講理的街車司機，硬指阿生打劫，阿生只感到啼笑皆非。

突然一陣警車聲傳來。

一輛警車在那邊停了下來，車上跳出一個葡萄牙籍警官，還有二名穿制服的警員。

那名警官竟然會講本地話，可能是一名土生葡國人。

持槍的警員向他報告。

他走到阿生身邊，阿生乘機說道：「警官先生，我可以跟你說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警官說。

阿生說道：「你的下屬辦事能力太低了，我絕不可能是個劫匪。這司機跡近勒索，我有足够的證據證明我所講的話是眞的。」

那街車司機插咀爭辯，被警官喝住。

那名警員也只好站在一旁，不敢作聲。

警官在衆警員的戒備下，叫阿生轉過身來，將實情說出。

阿生當面指責那司機勒索。他還說出巳將三元二角放在司機位一旁，但司機嫌少。

這警官倒也精明，將街車車門拉開。

這時候街道上的交通巳回復正常了。原來剛才前面只是撞車；當失事車輛推過一旁之後，各車即可貫通而去，只留下幾輛街車。其中一輛是阿生光顧的，其他都是「仗義聲援」的街車。

那輛街車的馬達仍在開動。

警官將車門拉開，前面司機位旁邊，確實有三元二角的硬幣散發在那裏。

警官探首車內，再看那個自動計程收費錶，却是三元六角。因爲車子停下來時，收費器仍然是不斷跳動的。

警官心裏有數，回頭對各警員道：「將他們連人帶車一齊押回去！」

阿生忙向警官表明特警的身份。

他有點無可奈何，因爲他的身份一直保密。現在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聽到和見到。總之，阿生知道眼前這位警官相當高級，所以索性把國際特警的證件拿出來讓他查驗。

那警官果然對阿生另眼相看。

「好吧！既然閣下有要事待辦，那你就先去辦妥了再說。」警官又說：「我先帶這傢伙回去落案，回頭請閣下爲我們作個證。」

阿生對剛才那街車司機深痛惡絕，所以也一再聲明：如果當地警方不嚴懲此人，他也會以個人名義控告他。

這位高級警官當然知道國際特警的存在。事實上阿生和他的拍檔到了當地之後，也曾到當地警方拜會過警方的首長。

葡萄牙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阿生的拜會絕非例行性質，而是在必要時，他們需要當地警方的鼎力相助。

有了這種種原因，那位警官當然不敢怠慢，甚至還下令將其他數名盲目「相助」的司機，也一併帶了回去查究。

阿生這才匆匆趕往賭場。

一看時間，巳超過了原定的約會時間差不多有一小時了。

× × ×

賭場一間餐室之內。

這裏擠滿了人，賭輸的、賭贏的，都一樣要吃、要喝。所以，在賭徒「食而不知其味」的情況下，飲料與食物到底是好是壞，巳經不太重要了；最重要的還是快快的送來。因爲賭徒吃完了之後，還要趕注呢！

浪子畢基不是賭徒，亦非爲了賭博而來。本來他約了阿生，結果在等候阿生的時候，却等到了他以前一位女友岑美芝。

美芝當時正與方老太一起到這兒來找東西吃，因爲滿座沒有位，畢基招呼他們坐在一起。這時畢基才知道美芝爲了找尋未婚夫而來。

畢基在道義上答允助她們一臂之力，但因爲阿生正爲公事而來，所以畢基先了解美芝那位未婚夫方偉仁的失踪過程，然後勸她們先返香港，等候進一步的消息。

由於方老太十分疲倦，美芝在吃過東西後，也將老人家送回酒店房間中休息。

畢基雖然是著名的浪子，但爲人倒有道義，在方老太面前，他絕不敢過份。何况美芝剛坐下就對他暗示，她巳是名花有主了。

美芝和方老太走後，畢基咖啡也喝了一杯又一杯，但仍未見阿生的影子。

畢基正在納悶之際，隣座却傳來一陣陣男女嬉笑之聲。

那邊有一男三女，目無旁人的表現得十分的親熱。

這裏是公衆場所，既不是舞廳，也不是酒吧，而且光綫也相當充足，這四名男女放蕩形骸，難免令人爲之側目。

畢基的視綫也被吸引過去。

他發覺那是一個四十未到的男子。至於另外三個女人，却相當年輕，大約二十至三十歲之間。一看打扮，就知道不是什麼正派的女性。

最正常的推測，就是那男子很有錢——不管是贏了錢，抑或是暴發戶。總之從外形看，就不似一個正當商人。

那三個女人可能是歡場中的女性。

他們正喝着啤酒，而且卡座之內，烟霧瀰漫。

畢基爲人放蕩不羈，但却從不會這樣令人看得目定口呆；除非他另有目的。

本來這些亦與他無關，旁人爲之側目，也是別人的事。

不過，最令畢基感到興趣的，却是那男人手上的東西。

可能爲了討好那三個歡場女性，也可能爲了炫耀財富，他手中竟揮動着一大叠鈔票。

他不斷的向那三個女人調戲，也不斷揮動那一叠鈔票。

問題却是因爲那並非葡幣或港紙，而是美金。

畢基立刻敏感地想到阿生的「公事」方面去。

他仍然不動聲色。也不再注視那卡座中的放蕩男女。

他只用一雙耳朵去聽。

那男子借着一點酒意和手中的「武器」（鈔票），在三個女人的身上佔盡了便宜。

直至有人提議離去，那男人才召來侍役結賬。

那男子從手上一叠美鈔之中，抽出了一張放到銀光閃閃的托盆之上。

畢基一直用眼尾監視着侍役的一舉一動。

不久，侍役手中的托盆之上，放了一大叠各種面鈔的港幣。

因爲畢基沒有回過頭來正面注視那四個人，所以剛才侍役所收的美鈔究竟是什麼面額的，畢基根本不知道。

但是，現在一看托盆中的大堆港元，就不難想得到，那必然是百元大鈔。

目前美金的市價是「四七四」左右。

那托盆上面放了四張一百元面額的港幣，以及二張十元的，其餘是硬幣。

畢基只聽到背後那侍役連聲「多謝」，回頭一看，小賬竟多達二十多元。

那傢伙一搖三擺的，擁住三個女人離去。

畢基瞥了他背影一眼。

就在這時，畢基感到眼前一亮，阿生正匆匆由門外闖進！

畢基揮動着手，以免阿生找他找得太過辛苦。

阿生在他對面的座位坐了下來，正談正題，便先行解釋剛才發生的意外事件，以免畢基怪責他遲到。豈料阿生未講得兩句，便見畢基揮手召來侍役結賬。

阿生以爲他生氣了。

雖然阿生知道畢基不是那麼小器的人，但事實自己是過鐘過得太多了。

畢基一邊結賬，一邊低聲問道：「剛才你進來時，有沒有見到那男人？」

「什麼男人？」阿生被問得一頭霧水，「我只担心你等得不耐煩，那有心情再看什麼男人女人？」

畢基匆匆結了賬，然後帶着阿生離開了餐室，一邊又向他解釋自己剛才目睹的，以及他那敏感的想法。

阿生聽了也忍不住笑道：「並非凡是擁有美鈔的人都有可疑之處，你的確太過敏感了。」

畢基道：「你不知道那傢伙的態度多麼令人注目。整叠的百元大額美鈔，簡直就是不可一世，搖呀搖的，十足一個暴發戶。」

「什麼？百元大額美鈔？」阿生這麼一來，也感到吃驚地，睜大了雙眼，問道：「你肯定那是百元大鈔？」

「他們就坐在隣座，我回過頭來就可以輕易見到他們和手中的美鈔。」

他們說着，一邊巳經走到了賭場這邊來。

畢基放眼四望，目的無非想再次見到剛才那個男人和三個女人。

可惜他們並未注意到：他們的背後正有着另外一帮人。

這帮人一直小心監視着他們，亦步亦趨的，與畢基和阿生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小城查僞鈔　陋巷設陷阱

就當畢基發現了那個「富有」男仕和那三個妖冶女郎之際，監視着他和阿生的人，也向住他們展開了包圍之勢。

可惜，阿生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畢基還說道：「爲了證明我的看法不錯，讓我取一張過來看看好嗎？」

阿生知道畢基的意思，他不過想向那男人施展空空妙手而已。

阿生想制止他，但畢基巳走了過去。

畢基佯作喝醉了，向那三個妖冶女人招呼，那男人自然不高興。

那男人問三個女人道：「你們認識他嗎？」

那三個女人答道：「不！我們不認識他。」

那男人含怒地要將畢基推開。

但是，畢基是什麼人？

只見他輕輕一閃，順勢抓住那男子的手臂一拖，狠狠地讓他摔了一跤。

畢基在這過程中，巳做了手脚，那男子却一點兒也不知道。

阿生也知道畢基是個高手，他可以在

對方的口袋中爲所欲爲。而且快捷無比，簡直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般扒手最多只能在不知不覺中，把人家口袋中的鈔票整叠取去。

但是畢基却可以隨意地從整叠之中，取去一張而已。

現在他就只取去了一張而已。

他的動作快捷無倫，但仍逃不過一些人的眼睛；那些人就是一直監視着他的。

畢基很不好意思地，回轉身來，說一聲：「對不起」，就想伸手將絆倒地上的男子拉起來！

但是，冷眼旁觀的幾名大漢已經包圍過來；他們正是賭場中的糾察人員。

阿生也看得出勢色不對，當然也知道畢基的「手術」已被人看出了。這時候欲想加以解釋，也來不及了。

畢基這時剛將那「富有」男子拉起來，拉到中途。

他眼看那幾名大漢聲勢洶洶，心裏也感十分不妙。

只見他趁勢一扯，一推。

那男子本來以爲他一片好心，想不到冷不提防有此一着。

剎那間，他就有如斷綫風箏似的，被畢基推得衝向那幾名糾察的身上。

阿生一聲暗號，人已率先由大門狂衝而出。

有人揚聲叫道：「截住他！」

守住門口的一名大漢立即採取行動。

但是阿生早已有了準備，將掛在手臂的外衣一揚，騙過那大漢，隨即一脚，踢得他朝天仰倒。

那班人正啣尾追來。

畢基突然彎腰抱起一盆室內植物，直扔過去。

那班人顧得閃避時，又再讓畢基逃得更加遠了一點。

畢基和阿生走出賭場門外，搶上一輛街車之上。

司機正在猶疑。

畢基已推開車門，將司機推落車去。

當幾名大漢追出來時，車子亦已開走了。

× × ×

大漢們抄下街車車牌，報警。

警方立即下令各巡邏車，追截一輛街車以及二名可疑男子。

賭場之內還是那麼鬧哄哄的，許多人甚至不知道曾發生過什麼事。

× × ×

一名賭場糾察過來，對那名滿身美鈔的男子說：「先生，你沒有事吧？」

「還好，只是受了驚！」那男子又笑對身邊三名女郎道：「你們太美麗，怪不得人家都說紅顏多禍水呢。哈哈……」

「先生，你貴姓？」糾察又問。

「什麼？我姓什麼有何干係？難道來此賭博也要報上名來麼？」

「不！不！你千萬不可誤會。我們只是怕你有損失。」

「沒有沒有。」

「你口袋裏的錢——」

那男子似乎給他提醒了，取了一叠百元面額的美鈔出來。

圍觀的賭客頗多，各人見狀，無不嘩然。

三名女郎也是被這些美鈔吸引而來，這時反而有些不好意思。

那男子看看大叠美鈔沒有失去，即使少了三幾張，相信他也未必知道。

因此他肯定地說沒有損失，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人家既然說沒有損失，那糾察自然也無可奈何，反正那「扒手」又已經逃之夭夭。

× × ×

畢基開着那輛强行奪得的街車，橫衝直撞的，逃了一程。

阿生道：「快些把車子開往警局。」

「爲什麼？」畢基問。

「你瘋了嗎？」阿生說，「這小城有多大？任我們插翼也難飛！而且剛才我在街上也出了事，答應過回頭與他們取得連絡。」

畢基想了想，道：「好吧！」就將車子改變了方向。

畢基一邊開車，一邊將那張百元面額的美鈔，交給阿生：「你看看是眞的還是假的？」

「你眞有一手。」阿生笑了笑，將那張百元大鈔接在手中。

阿生在許多方面都具「半個專家」的資格。尤其是分辨僞鈔，更有心得。

他知道許多眞假美鈔最具關鍵性的地方，例如圖案、紙質、印刷等等。

所以美鈔到了阿生的手之後，他很快已經知道了這是假的。

突然之間，車子的速度加快了。

阿生也意味到有事發生。

他回頭望望，那是一輛神秘汽車，正苦苦追來，速度奇快；畢基顯然也知道了。所以他才把車子開得飛快。

阿生道：「會不會是警探？」

「不會的。」畢基道，「我一度見到車窗有隻手伸出，有人想向我們開槍。」

「會不會是賭場中的糾察。」

「相信不會。賭場中的糾察亦無須如此對待我們。」

阿生再次回過頭來，發覺那車子越迫越近；畢基已盡了可能，無奈這街車的性能不及人家的，開足馬力也無法再快。

那車子之內，最少也有二個人。

畢基越急，街車似乎越慢。

阿生眼見後面的房車已追近，車窗又有人手伸出。那人手上有一支手槍，槍管口上還加了一個滅聲器。

他已意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忙叫道：「快伏下來！」

話未完，後面一輛汽車已如箭超前，當二車平排前進時，子彈先後自車窗飛了過來，「嘩啦」連聲。

畢基僅伏在舦盤之上。子彈由他的後腦穿過。

阿生則伏得較低。

當畢基將街車剎停了之後，阿生立即推開車門，竄了出去。

就地翻滾之後，阿生已蹲在行人道上的一條柱躉的後面。

追殺他們的汽車果然一如阿生所料，在前面不遠處停了下來。

畢基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明知對方

存心置他們於死地，决不會就這樣放過他和阿生；下一步大概是由前面亂槍掃射。

因爲畢基突然之間把車子刹停，所以追殺他們的汽車來不及停下來，煞掣時，車子已衝了一程，停在前面數丈以外。

畢基沒有下車，阿生自然焦急萬分。

前面那車子上面跳下了兩個人，分別持手槍走過來。

由於剛才他們先後向畢基的車子開了多槍，現在又看見畢基的街車停住了，還以爲車上的人已中槍受傷。

畢基故意伏在舦盤之上，其實他的眼睛一直注視住前面。

直至那二名槍手迫近時，畢基才突然將車子開動，狂衝向前。

那二名槍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分左右兩旁翻滾跳開。

畢基撲了一個空，車子差些兒就撞着了對方汽車的尾部。

畢基急忙扭舦，然後將車子煞停。

他知道阿生還在路邊行人道之上，他不可能留下阿生一個人在那裏。因爲他知道阿生這時手上並無武器。

畢基發覺那車子裏面還有着另外一個人，此時那人正將車子倒後。

畢基爲了阿生的安全，也匆匆將車子繞了一個圈，準備朝相反的方向開去。

那二名槍手避過了畢基的街車狂衝之後，却沒有再去理會畢基和那輛街車。

原來他們已見到了阿生竄出車外的情形，現在他們就朝行人道那邊搜索過去。

這是一列舊式的建築物，所以行人道之上有許多一支一支的柱子。

然而二名槍手迅速圍搜過之後，並未見到阿生的影子。

他們突然停在一處梯間的前面，那兒有一滴一滴的血漬。

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一聲不响就朝那處梯間衝上去。

阿生是眞的受了傷，那些血正是他手臂傷口流出的。可能是由於過份緊張，他一些兒也沒有發覺，也不痛。

阿生因爲手無寸鐵，縱然有渾身武功，也難抵擋得住兩支實彈手槍。

所以，他必須找地方躲一陣。

如果對方只是一個人，倒還應付得來，因爲行人道上有一條一條的柱子，他可以用捉迷藏的方法令對方難以找到他。

但對方却是兩個人。

阿生最後决定躲到那處梯間去。

他不知道畢基怎麼樣了，萬一畢基或死或傷，後果更難想像，所以他不能不暫避一下。

豈料他還未找到出路，就聽到下面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步履之聲。

那是一條木樓梯，所以二名槍手衝上去時，步聲更易聽到。

阿生担心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那時就只有死路一條。

他望望梯間轉角處有一堆雜物，可能是街頭流浪漢留下的。於是靈機一觸，將那堆雜物朝梯間推了下去。

阿生這樣做的用意有兩：一是阻止二名槍手的來勢。二是引起這裏居民的注意。當然最好能有人因此而報警。

一堆堆的雜物自高處滾下，果然把其中一名槍手擊中，冷不提防的倒在梯間；另一名想繼續衝上去，但又被堆積梯間的雜物所阻。

儘管如此，他還是死心不息。他開了一槍——那是滅聲手槍。所以昏暗之中，阿生只可以感覺得到，却聽不到槍聲。

槍手的目的是要制止阿生再把梯間的雜物扔下來。然後才覓路衝上去對付他。

但是，就在這時候，街上却傳來了一陣陣警車聲。

槍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回頭挽住跌傷的同伴退回街中。

第三名大漢已將車子開到那兒路邊等着他們。

畢基因爲要把汽車掉過頭來，自然阻了一點時間。

當他發覺二名槍手登車時，立即想到一個非常冒險的方法，希望阻止對方逃脫。因爲畢基這時也聽到了陣陣警車聲。

畢基的方法就是把他駕駛的街車，强行撞上去。

當然，這是萬二分危險的做法。

但是，也是唯一可以制止對方逃脫的最好一個方法。

爲了避免自己身受重傷或者因車子爆炸而燒死，畢基必須準備跳車。

一切决定都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因爲那三名大漢的車子已告開動了。

畢基踏盡油門，讓街車狂衝過去。

突然之間，畢基又將汽車煞停。

一陣急劇的停車聲，街車整輛橫在路心。

原來畢基在千鈞一髮之際，覺得這個辦法似乎更好。因爲只要街車橫梗在路上，自然可以阻止對方逃走了。

但是，由於對方急於逃走，萬一二車相撞，危險性還是很大的。

所以，街車停下了之後，畢基立即伏下來，希望盡量減少受傷的機會；即使無可避免地受傷，也希望不要傷得太重。

正是由於他急忙伏下頭來，所以街道上的情形，他根本見不到。

奇怪！怎麼聽不到有車子撞上來的聲音？

抬頭一看，反而見到一輛車子停在不遠處；那是一輛警車。

警車跳下了幾名武裝警員，紛紛將畢基包圍起來。

畢基再放眼四望，剛才那輛載住來歷不明槍手的神秘汽車，剛好在那邊路口拐彎，駛入另一條街道去。

毫無疑問，開着神秘汽車的司機，駕駛技術十分之高超；他竟能及時閃避畢基的狂衝！幾乎沿住行人道掠過。

阿生由路邊走過來。

二名警員走過來分別爲二人加上了手鐐。

× × ×

賭場之內。

那三女一男正圍住一桌「百家樂」賭得興高彩烈之際。

突然有個人出現在那男子身旁，低聲對他道：「不要再獃下去了，已有人從你身上取去一張美鈔，你太糊塗了。」

那男子輸了一點錢，却得到三名冶艷女郎的歡心，他認爲還是十分值得的。

然而剛才的警告，却有如一枚無聲炸彈在他身畔爆開了一樣。

他立刻將部份籌碼交給三名女郎，對她們佯稱肚子痛，非到洗手間不可。

他們不久之前才在餐室吃過了東西，肚子痛一些也不出奇。

同時又由於三名女郎賭得昏天黑地的，沒有留意到有個神秘人物跑來低聲警告他；再一看他交下的籌碼都是百元面額的，足有二三十個之多。雖然這只不過是他手上所有籌碼中的小部份，最低限度也沒有懷疑他要擺脫她們。

那男子離開三名女郎之後，匆匆跑到另外一張賭桌去，用籌碼換回現金。

由於數目頗爲龐大，他又不想太過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他分開幾張不同角度的賭桌去換取現金。

就在這時候，他發覺那邊闖進了幾個人——一名葡國人和幾名本地人之外，還有二個似曾相識的人。他們並非別人，正是阿生、畢基和數名警務人員。

原來阿生和畢基二人落入警方手中之後，他們立即向一名警官解釋。

可惜那名警官並不相信他們，反而相信較早時接到的報告：有二名可疑男子，在賭場中扒了人家的錢，擊倒糾察人員，衝到街上去奪取了一輛街車匆匆逃去……

後來那輛街車上的人核對過那街車的編號之後，更相信了他們就是在賭場裏搗亂的人，又怎會再信他們？

因此，他們立刻被警方人員扣留。

阿生萬二分焦急，因爲他知道那個正在賭場中的可疑男子，身上懷有巨額美鈔既然都是假的，一定就是他要找的人。

假如他立即折返賭場的話，也該還來得及拘捕那可疑人物。

但是，當時警方人員不但不相信他們，還將他們加上了手鐐。

警方人員也沒有將他們帶返警局，這才令阿生萬二分焦急。

幸好就在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包括了警察局長沙加度在內，正聞訊紛紛趕到現場來。

沙加度是數名知道阿生身份的高級警務人員之一。

阿生有得救了。

× × ×

沙加度聽了阿生的報告之後，立即帶同他們，匆匆趕到賭場來。

他們立即分頭向衆多的賭客，找尋那名使用僞美鈔的可疑男子。

賭場方面也知道出了事，否則沙加度局長怎會親自出馬？

數名糾察認得阿生和畢基他們，正待動手來對付他們，却被賭場的高級人員喝止。

沙加度局長一邊向賭場負責人解釋阿生他們的身份和任務，一邊還要求賭場方面合作，將收到的美鈔收集起來，以定眞僞。

各人在分頭搜索下，只可以找到那三名冶艷女郎，却找不到那可疑男子。

三名女郎果然是歡場中人，她們只是被一名「郝先生」花錢由舞廳裏帶出來的。此外，什麼來龍去脈，都一概不知。

由於賭場中人客衆多，生意正非常旺盛，賭場負責人自然不想騷擾賭客，所以，警探和糾察們，加上阿生和畢基等人，只可以從人頭湧湧中搜尋那可疑人物——「郝先生」。

然而人海茫茫，那裏有他的影子？

阿生等人從三名冶艷女郎口中，已知道那傢伙借故遁去，因爲照顧洗手間的管理員，並未見到有類似「郝先生」的男子到洗手間裏面去。無論衣着、身型都沒有。由此證明他對三個女人說謊而已。

阿生和畢基雖然明知來遲了一步，但經過今天的驚險場面之後，也總算得是一種意外的收獲。最少他們已知道那行使僞美鈔的人是怎麼樣的。

此外，經過了街頭一場險死還生的追殺之後，也說明對方不止一個人混在賭場中活動；最少有數名以上的同黨。

還有就是賭場賬房和餐室方面收集起來的百元面額的美鈔，竟然十之八九都是假的。

此等美鈔的亂眞程度極高，若非阿生逐一指出其中關鍵，即使是使慣了美鈔的人，也很難分辨出其眞僞。

約略一算，單是賭場發現的百元大額僞美鈔，已有三千多元。

賭場裏管錢的都不是等閒之輩，可是他們仍然看不出那是假的。

由此可見，僞鈔的製作水準十分高。

三名舞小姐和舞廳方面，都收到這一種大面額的美鈔。自然都是那位「郝先生」使出的。各方面的損失自然不少。

擾攘一番，雖無結果，但却知道僞鈔黨的人，正在賭城各消費場所大量推出百元面額的僞美鈔。

若非經過今天的事，各方面甚至不知道那是僞鈔呢。

另一方面，也發覺僞鈔黨利用同一手法，套取大量港幣和葡幣。

這手法似乎十分高明，那是將百元大鈔送給舞小姐，以示闊綽。

結賬時亦用百元美鈔，找回來的却是港元；即使吃數十元東西，也用百元大額美鈔。

其實，頭腦冷靜，一定會問：爲什麼這傢伙有這許多百元美鈔？

既然這人慣用美鈔，即使他是剛剛由美國回來的，也該有較小面額的，不可能張張是大額的百元美鈔。

如果收錢的人都有這種想法，一定沒有這麼多人上當。

可惜，人們大都見錢眼開，尤其是大疊美鈔拿出來亮相的人，人們對他的來頭總不敢低估。豈料偏偏就此上當。

警方立即下令通緝那位「郝先生」。同時透過傳播媒介，將僞美鈔的特點，介紹給市民知道，以免上當。

經此一役，許多人才從噩夢中驚醒。原來包括銀行界在內，先後已不知有多少人上當。

× × ×

回到酒店房間的時候，已經是午夜時份。

阿生對畢基道：「總算不枉此行，僞鈔黨的總部，果然在這裏。」

畢基一邊更衣，一邊問道：「你怎麼知道？」

「經歷過今天的事，不難想像得到。他們的爪牙一定散佈在賭場一帶，否則，他們如何知道我們正在偵查他們？他們一定是知道你扒了一張僞美鈔，心感不妙，故此才要置我們於死地。」

「嗯！你的判斷甚有道理。」

「最不幸的是：他們已知道了你我二人的尊容，這對我們以後的偵查行動，多少有妨碍。」

「因此，最好讓我退出，然後致電香港方面，調來你的同事。」

「你說什麼？」阿生呆了一呆。

阿生知道畢基不是個臨陣退縮的人，所以難免奇怪。

畢基苦笑一下，聳聳肩：「希望你不要誤會，我並非不想帮你，只是有些事情，可能比這件事更加重要。」

「什麼事？」

「尋人？」

「你瘋了，尋人？你要找誰？」

「女朋友！」

「哈哈，」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難怪人家說你是個花花公子，你的女友多如天上星，何必要你去尋？」

「你還沒有聽完，我只是說，女友的未婚夫，他神秘失了踪。」

「這與你何干？」

「她向我求助。」

「幾時？我從未聽你提及。」

「就是今天在餐室等你的時候，就遇見了她，以及她未婚夫的媽媽，她們由香港過來，她未婚夫剛贏了一大筆錢，這才教人担心。」

「又是與錢有關？」阿生道：「爲什麼她們不去報警？」

「報警相信亦未必有用，不過，我相信她們一定已經報了警。」

「你有什麼辦法帮助她？」

「我在這裏認識一些黑道中人，明天先爲她打聽一下。」

「嗯——」阿生想了想，又說：「那麼，我更加不能讓你走。」

「爲什麼？」

「我找你協助，正是爲了你熟悉各方面的人物，包括黑人物在內。」

「但是——」

「你不必多說了，你帮我我帮你，我們大可以兩件事一併進行。」

「唉，好吧！」畢基開玩笑地，深深嘆了一口氣，「我眞後悔答應你。」

× × ×

方偉仁正在埋頭苦幹。

他利用那隻顯微眼，必須澈底整理僞美鈔上的破綻。

他不知道那中年人是誰，只聽到許多人都叫他「宗先生。」或者「宗大哥」。

「宗先生」對他很好，無論吃的，住的，甚至居處還有七彩電視機。

唯一就是沒有行動上的自由。

他想見見他的拍檔童桐，但是也不獲准。

從一次電視新聞中，他知道警方已開始發現了僞美鈔。

然而這一切似乎早已在「宗先生」的意料之中，所以才會找來方偉仁改善其中的漏洞。

方偉仁有些担心，萬一有一天警方找到這裏來，他又蒙上了何種罪名？

但想深一層，他眞恨不得警方快些來救他們出去。

他可以解釋，自己是被迫的。

方偉仁同時也覺悟到：他可能永遠無法出去，除非警方找到這裏來。

因爲從電視新聞報導中，僞鈔黨被描述得十分殘暴。

替一班如此心狠手辣的人工作，後果如何，總不難想像。

方偉仁私心底下，不得不策劃一下，如何才能逃出生天？

他澈夜沉思，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來了。

他充份利用自己的顯微眼，在幾張僞美鈔之上，描繪了一些字。

他工作和起居的房間之中，有許多這種百元面額的僞美鈔。

他知道「宗先生」準備將此等僞鈔整批賣給一名港客。

他希望整批僞鈔到了香港之後，立刻被人分散使用，迅速流入銀行。

銀行的出納一定學乖了，只要他們發覺是假的必然報警。

警方化驗室自然會用放大鏡等儀器，仔細分析，於是那些細微到肉眼看不見的小字，就會被發覺。

小字的大意是：告訴警方，他的正確位置，向警方求救。

放在工作桌上的僞美鈔，最少有兩大疊之多，每疊百張，每張百元，一疊已是萬元，兩疊就是二萬大元了。

方偉仁又担心警方難以發覺其中秘密

，所以先後以同一求救字句，繪成「微型」字體，分別寫在幾張鈔票之上。

此等「微型」字體，相信亦只有方偉仁的顯微眼才可以見到，才可以寫成。

當然，這二疊僞鈔只供方偉仁製造版時作參考之用，如何運出去？

原來方偉仁內心另有盤算。

他對「宗先生」說：手上這些僞鈔，在他的顯微眼下，有些參差，因此，他想換過另一批，看看是否一樣，以便參考，改善云。

方偉仁自然也知道，對方有另一批僞鈔待沽。同時對方正須要倚靠他之際，相信這建議一定獲得接納。

主意拿定，他立刻開始進行這別開生面的求救工作。

從「宗先生」不肯放走童桐這一點忖測，僞鈔黨的人大有可能在事成後殺人滅口，因此方偉仁不得不早作準備。

同時爲了讓警方有充份時間找到這裏來，他決定把工作的步伐拖慢。

他相信，一天他的工作未弄好，僞鈔黨也一天不會將他和童桐殺害。

那個可能是僞鈔黨負責人的「宗先生」，每天都來。

方偉仁佯作十分專心工作，也非常忠心，因此「宗先生」似乎對方偉仁也言聽計從。

事實上亦不難想像得到，方偉仁那隻顯微眼根本沒有人可以代替。

因此，除非僞鈔黨無意改善，否則就一定要依靠方偉仁。

另一方面，方偉仁也獲得「宗先生」的准許，多次會見他的拍檔童桐。

童桐也感到處境微妙，那並非爲了殺人滅口，主要還是殺了他二人之後，對方還可以獲得那五十多萬元。

因此，童桐一直也想着如何逃走。

可惜對方的防範十分嚴密，他根本無計可施。

現在，看來也只有依靠方偉仁的辦法了。

× × ×

翌日，阿生和畢基又再出動。

畢基要先找一個人——黑社會中人。

那人姓伍，綽號「千刀伍」，顧名思義，又是一個嗜殺成性的兇殘人物。

當然，這並非說他曾被人斬過一千刀，只是由於他是黑社會中的打手，常常與人厮殺，送院縫針也不知有多少次，正是傷痕纍纍，所以才被人加上了「千刀伍」這綽號。

「千刀伍」來自香港，畢基跟他認識，也自香港開始。

香港這些年來開始整頓社會風氣，對黑人物絕難容忍。

雖然香港至今爲止仍有許多不合理的事情存在，但比起從前，無可否認，的確是「乾淨」了許多，最少警方與黑人物串同收規的情形，就不敢公然進行。

千刀伍也是有見及此，才跑到這小城來發展。

就憑他的死纏爛打，總算在這兒闖出了一個名堂來。

畢基和阿生來到一處巷口，那兒站立了幾個年青人。

畢基和阿生既是專心來這裏找人，難免對他多望了兩眼，想不到因此而觸怒了他們。

畢基他們還沒有通過那巷口，已被一陣粗言俗語罵得狗血淋頭。

阿生對畢基說道：「看來我們是注定要讓拳頭受苦的。」

畢基自然也明白阿生的意思，兩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當作聽不到那些粗言俗語，若無其事地，朝巷口走過。

站立在那兒的青年流氓有四五個之多，個個生得賊眉賊眼，渾身俗氣，其中一人竟想出其不意地，伸出一條腿來，企圖絆倒阿生。

阿生是什麼人？他既然早已有了心理準備，又怎麼會輕易上當？」

因此，當那年青人伸出條腿來的時候，阿生不但未上當，反而狠狠的在小腿之上踢了一脚，痛得那傢伙殺豬般叫。

其他青年見狀，立刻包圍過來。

畢基早已看在眼裏，算在心裏，也不等各人迫近，已是飛脚連踢帶蹴，沉肘揚拳，與阿生配合得天衣無縫，打得那班年青阿飛七顛八倒。

平時這班年青人可以稱得上「雄霸一方」，坊衆們視他們如鬼魅，路人也繞道規避，從來沒有人敢多望他們一眼。

也正是由于他們平時惡慣了，所以才會跟阿生他們發生衝突。

生活在別的地方的人，或者以爲「望一眼」也會變成爲「導火綫」，似乎跡近誇張，只有香港人不但深信不疑，還有不少人親身體驗過。

不知是否由於生活緊張，抑或是黑道中的阿飛輩太過囂張，總之因多望一眼而大打出手的新聞，不時發生。

回頭再說那五個阿飛青年，滿以爲「以五敵一」大可以佔盡上風，却想不到刹那之間，被阿生和畢基打得擇路竄遁！

畢基殺得性起，還想抓住其中一個，要他跪地道歉，但被阿生阻止。

阿生說道：「算了吧，我們來此只不過爲了找人，何必跟他們斤斤計較？」

「他媽的！」畢基狠狠地說：「老子很久沒有這麼過癮！眞恨不得他們再湧上來，跟我再玩一會兒！」

這位浿子平時爲人斯文，在許多女性心目中，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也是夢中大情人，但發起狠勁來，比起黑道中人更加粗野。

阿生的經歷到底比畢基多，急忙拖住他往巷子裏走。

阿生一邊走一邊說：「剛才那一班人決非善男信女，回頭他們可能會捲土重來，但再來的時候就不止這幾個人了，說不定還有刀棒，我們還是趁早離去吧！」

「嘿，刀棒又怎麼樣？我不怕，想不到你却怕起他們來了。」

「我並非怕，只是不想節外生枝，阻礙了正經事啊。」

豈料話猶未完，背後已經有人聲傳過來。

阿生和畢基回頭一看，爲首數人正是剛才戰敗的阿飛青年，後面還跟了一大班人，手上都持有武器。

阿生這一驚眞的是非同小可，因爲他

和畢基都手無寸鐵。

阿生揚聲道：「朋友，剛才的事純屬誤會，請接受我們的道歉好嗎？」

「他媽的，別放屁了！」爲首一名年青人揮動着木棒，叫囂着：「今天是你們的死期到了！」

其他人有如未開化的野蠻人，一呼百應的，湧了上來！

阿生和畢基都明知雙拳難敵刀棒，何況對方還有着這許多人呢？

因此，他們急忙朝巷子裏逃去。

飛羣自後追逐，他們喊殺連天！

阿生知道這樣子也不是辦法，遲早也會被他們追上。

他靈機一觸，對畢基道：「快些跳上屋頂上面去吧！」

原來，這巷子裏全是單層的矮小木屋，屋頂離地只不過七八呎而已，以阿生和畢基二人的身手，要一躍而上，做得到有餘。

畢基也覺得，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否則跟這班人正面交手，絕無僥倖可言。

阿生首先離地飛起，躍登了一列木屋之上，畢基亦尾隨而來。

後面一班如狼似虎的阿飛輩，也想跟住跳上去，可惜他們有心無力。

儘管如此，他們最後還是有一批人爬了上去，因爲附近一列木屋門前，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攀擋之類的東西，供他們踏足上去。

阿生和畢基也明知躍登木屋屋頂之上，亦非最佳辦法，但在「蟻多咬死象」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見一步行一步，希望可以發現一條路綫可以逃出重圍。

但是，那班阿飛青年這時已手持刀棒，紛紛殺到了。

阿生和畢基突然止步彎腰，從木屋屋頂上執起了一些東西，那是一些用來壓住屋頂的扁鐵枝。大概是爲了防止颱風將屋頂吹開，現在剛好給阿生他們用作武器。

扁型鐵枝到了手之後，阿生和畢基二人有如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剛才他們因爲手無寸鐵，才會處處迴避，但現在情形可不同了。

二人有如出柙猛虎，鐵枝如旋風似的，所到之處，無人可以抵擋得住，飛羣縱然有刀棒在手，但功力與阿生他們比較起來，畢竟還是有一大段的距離。

因此，對方雖然人多，但有了鐵枝之後的阿生和畢基，比起來絕未吃虧。

雙方正在那一列木屋屋頂殺得難分難解之際，突如其來地，有一條人影飛躍而上。

那人不但身形輕巧，聲也雄壯，只是見他雙足未踏穩木屋屋頂之上，洪鐘似的聲音已經吆喝着，傳到了各人的耳朶裏。

「住手住手，不准再動手。」

彷彿由擴音器傳出一樣，竟然令到飛羣們像着了魔似，紛紛呆住了。

阿生看見對方停止進攻，他也沒有趁勢欺人，倒是畢基却脫口叫了出來。

「伍老兄，怎麼會是你？」

畢基儘管沒有直接告訴阿生，阿生再蠢也知道這個突如其來的人是誰。

此人並非別人，正是千刀伍。

原來眼前這一班阿飛輩，縱然不是千刀伍的手下，也知道千刀伍絕不好惹。

在這一帶，只要「伍哥」肯出頭，幾乎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解決的，所以現在儘管千刀伍只不過赤手空拳，居然也沒有人敢再動手。

千刀伍迎着畢基走過來：「花花公子，是你要找我麼？」

「你怎麼知道？」畢基也含笑走過來，以驚奇的目光瞪住他。

屋頂之上，包括阿生在內，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畢基和千刀伍二人的身上。

千刀伍道：「剛有人告訴我，說有二個香港客在路口問路要找我，我還道是遠道的仇家找上門來了！哈哈！」

千刀伍果然是個老江湖，不但爲人小心，也有許多幾眼。

一場緊張總算過去了。

千刀伍喝退了衆飛羣，帶着阿生和畢基他們由屋頂跳下來，回到了他的居處去了。

× × ×

畢基並未說出阿生的身份，因爲他知道千刀伍的爲人，如果千刀伍知道阿生是一個國際特警，只怕他不會講眞話。

畢基只暗示阿生是個撈偏門的人，來自星馬，此行目的想購買一些假美鈔，希望千刀伍能爲他找門路。

另一方面，畢基又向他問及方偉仁的下落。

千刀伍道：「你說在賭場中贏了大錢的人麼？我是聽過的，但從未見過，怎麼？他失了踪？」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畢基其實不認識方偉仁，但是，如果若非如此，千刀伍又憑什麼帮他？他又說：「由於那一筆鉅欵，我担心他被人挾持。當然，最壞的想法，就是他可能已經遇害，無論如何，希望你帮個忙。」

「好吧！」千刀伍道：「讓我叫人四處打聽一下。有消息如何通知你？」

「目前我和朋友住在賭場大酒店。」畢基於是說出了他們的房間號碼，「兩件事都拜託你了，回頭我會好好酬報你和弟兄們。」

「做朋友，不要處處講錢好不好？」

千刀伍拍拍畢基的肩膊。

阿生看見他這神氣，也覺得他是個很有江湖義氣的人。

然而究竟要到何時何日才有消息？眞的是天曉得了。

× × ×

酒店房間的電話响了起來。

畢基剛拿起聽筒，就認得那是千刀伍的聲音，他立刻感到興奮。

千刀伍果然在電話中說：「你吩咐下來的事情，總算有了結果。」

「你指那一件？」

「美鈔。」

「好極了，價錢如何？」

「我只負責介紹，價錢方面你們見面談好不好？」千刀伍道。

畢基問：「我們約好在何處見面？」

「就在那天你們來過的巷子裏，你們先來找我，我帶你去。」

「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如何？」

「爲什麼要約在晚上？」

「這是對方的主意，你也知道，這種生意不可能公開的。」

「是不是貨也一齊帶來？」

「相信第一次見面，還是先看貨辦，談妥價錢，再決定有多少交易。」

「好吧！」畢基只怕夜長夢多，忙問：「你講個時間，我依時來找你。」

「晚上八點如何？」

「那就一言爲定，」千刀伍最後在電話中說：「今晚見。」

「今晚見。」畢基把電話掛斷了。」

阿生自始至終，默默地在一旁，默默無言。

畢基問他：「你聽到了嗎？我們有了好消息。」

「我知道，」阿生沉吟道：「我正在想，我們如何去見他們？」

「嗯——」畢基彷彿想起了什麼，道：「是的，僞鈔黨的人可能認得我們。」

「所以，我們最後稍爲掩飾一下，希望騙得過他們雙眼。」

「戴一頂帽，或者加一副眼鏡，假如徹底化裝的話，只怕千刀伍認不出是我和你。」

「這還不够，讓我再想一個較佳的安全辦法。」阿生說着又問：「千刀伍的爲人如何？」

「你也知道，他是黑道中人。」

「黑道中人也分好幾種，有些輕財重義，有些唯利是圖。」

畢基道：「我只知道他很能帮助朋友，義氣當然是有的，至於是否唯利是圖，我就不知道了。」

阿生輕輕一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 × ×

晚上，那條橫巷之內，一片昏暗。

阿生和畢基都在小心翼翼之中，進入巷內。

他們當然有許多顧忌，却又不能够不來。

現在畢基只能信千刀伍一個人，但阿生却帶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如履薄冰地跑到這裏來。

巷子裏很靜，靜到連人影也沒有一個，這更加令阿生担心。

記得那一晚，他們最少也見到幾個阿飛輩青年在走動，但現在却靜得可以。

阿生和畢基都感到有點不尋常。

這時他們已走到了巷口的中段，依舊一個人影也見不到。

他們感到勢成騎虎，只好硬住頭皮，繼續往前走進去。

前面不遠處就是千刀伍的住所，阿生和畢基都來過了，然而離遠望過去，那兒門外却顯得份外昏暗。

阿生的記憶力十分强，他知道千刀伍的木屋外面並無路燈，但千刀伍自己在門外亮起了一盞電燈，將附近一帶照得十分明亮。

然而今晚，那盞燈顯然熄滅了。

阿生向畢基暗示着說：「你的朋友可能不在家。」

畢基也會意地，將脚步放慢：「今夜的月色似乎不錯。」

與此同時，他們的視綫也朝木屋屋頂上面望了上去。

就在這刹那間，巷子那邊彎角處，突然之間閃出了幾條人影。

那幾個人，手中都持有武器，最少有四五個，橫立路中央，阻止二人的去路。

阿生和畢基回頭一看，後面不遠處也出現了同樣的情形。

毫無疑問，他們已被人有計劃地包圍了。

阿生停止了前進，也沒有後退，呆立在那裏，對畢基道：「我倒沒有猜錯，你的朋友竟然出賣了我們，我們中計了。」

「那怎麼辦？」畢基顯得有些手忙脚亂起來，「我們不如跳上屋頂吧，像上次一樣。」

「嘿，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屋頂上面同樣有人埋伏。」

前後那十多人已逐漸迫近他們了。

阿生和畢基此時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他們沒有任何行動，只是呆呆地站立在那裏。

突然之間，有一支强光手電筒投射到他們的臉上來。

「是不是他們？」有人問道。

也有人答道：「很似。」

又有人道：「不，不只似，簡直就是這二個傢伙，我認得他們。」

阿生和畢基二人的眼睛給光綫照射得無法可以張開。

他們儘管不知道對方是誰，但從剛才一番對話中却可以聽得出·其中必有人認得他們，可能就是由賭場內追殺到街上的神秘殺手們。

電筒光熄滅了。

「你們想購買僞美鈔，是不？」有人從前面一堆人中問道。

「是的。」阿生說：「你們習慣了用這方式接見買家麼？」

「哈哈哈……」那人一陣大笑，「你們不是什麼買家，只不過是香港派來的警探。」

畢基也忍不住笑道：「像你們這麼多疑，又豈能做大買賣？我的身份最少有千刀伍可證明，我從未做過什麼警察。我這朋友來自菲律賓，你們一直攪錯了。」

「攪錯。」那人哼了一聲，「你們在賭場內的行動，逃不過我雙眼，那又如何解釋？」

「我們扒去那濶客一張僞鈔，目的不過想證明是否我們希望買到的那一種，然後設法跟他接頭，想不到却給賭場的糾察破壞了我們的計劃。」阿生迫得爲自己辯護。

「好藉口，」那人顯然不相信，「後來你們逃過追殺，再折返賭場，帶同警方人員一齊來，又有什麼更佳的分辯。」

「我們大難不死，心裏覺得不平，警方既然出面了，我們也樂得借艇割禾。」阿生說。

「什麼借艇割禾？」那人問。

阿生道：「我們先讓警方爲我們找到那濶客，然後設法保釋他出來，相信一定可以獲得他的信任。」

畢基也知道了阿生有備而來，他說：「是的，你們竟然當街開槍殺人，警方又

要追查原因，我們怎麼可以逃避？倒不如順水推舟。」

「信你們那個一定是呆子。」那人又說：「今晚是你們自己送上門來，死了相信也怨不得誰。」

阿生態度冷靜，道：「你們喜歡怎樣猜，我不勉强，不過，如果你們稍有頭腦的，也不該懷疑我們是警方派來的人。」

畢基乘機也說：「是的，你們會平白走失了一個大買家，我和千刀伍是好朋友，他定會告訴你們，我也是江湖中人。」

「嗯——」那人竟然頓了頓，他顯然在重新估計阿生和畢基二人的身份，他說：「既然如此，我想先檢查你們一下。」

「隨便好了。」阿生說：「假如你們喜歡的話，還可以到我酒店的房間去檢查，唯一條件就是生意要有得做。」

當光綫習慣下來之後，阿生和畢基都可以看得清楚，跟他們說話的，是個中年人，但在記憶中，他們並未見過此人，即使在賭場中。

對方之所以認識他們，相信只是一直在賭場內暗中窺伺之故。

那中年人示意一名年青人過來，先後將阿生和畢基二人搜身。

他們身上並沒有任何武器。

再搜衣袋，其中一本菲律賓護照中，却夾了一張百元面額的僞美鈔。

護照也是假的，但他們根本看不出，上面貼着阿生的照片。

至此，那個像是首領的人，示意各人把阿生和畢基帶到一間木屋之內。

阿生他們絕不反抗，也表現得很有誠意。

有人拉了兩把椅子過來，讓他們分別坐下來，那中年人則坐在另一邊，他們圍繞着的，是一張陳舊的方桌。

桌子之上，放了一個籐筴，大約相當於呎半乘一呎，厚半呎左右。

其他大漢則分別包圍住他們，虎視眈眈的，分佈於屋子內外。

畢基放眼四望，也見不到千刀伍。

可能是首領的中年人說：「千刀伍說：你們想買僞美鈔，是不？」

「是的，」阿生道：「聽說這裏有一種足以亂眞的僞美鈔，但我要先看貨。」

「你們不是扒到了一張麼？應該足以證明你們聽到的消息不假。」中年人道。

阿生笑了笑，說道：「這世界有錢賺的事就有人做，誰可以保證沒有人混水摸魚？」

「你可以看看是否對辦再說。」中年人順手將桌子上的籐箱蓋子揭開。

裏面果然是一大箱僞美鈔。

阿生心裏道：「果然找對了門路，這些絕不可能是眞的。」

全是百元面額的美鈔，假如是眞的，這班人大概也無須再去冒險了。

阿生和畢基分別伸手過去，取起了一疊，仔細地分析。

畢基已從阿生這「半個專家」處學到了分辨眞僞的方法。

他們都站了起來，主要是讓燈光能接近手中的鈔票。

細看之下，果然是同一版本的百元僞美鈔。

阿生道：「什麼價錢？」

「三千美元一萬。」中年人的意思是：三千眞的換一萬假的。

阿生失笑道：「別開玩笑了，貴忒這樣子，除非買家是儍瓜。」

「價錢一點不貴，」中年人說：「我們的皮費也十分龐大。」

「我知道。」阿生說：「不怕開罪你，你們一點也不內行，第一，你們不該印這麼大額的，大額的最易引起找換店的注意，自然也難以脫手，第二，你們派出的推銷員在賭場出了事之後，這版本的貨辦，已落入警方之手，亦勢必落入國際刑警之手，除了我這儍瓜之外，沒有人敢再領敎，莫說三千換一萬，一千換一萬，怕也難找買家，信不信由你。」

「你這麼說，只不過是趁機壓價而已，」中年人說：「你到底想買多少貨？」

「越多越好，只要價錢適合。」阿生擺出「大客」，「大買家」的格局，「我們如果合作滿意，甚至可以簽長期合作的合約。」

那中年人呆了一呆！

他用萬分疑惑的眼光瞪住阿生；「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畢基內心吃驚非常，因爲他認爲阿生表現得太過闊氣，這樣似乎更易引起對方的注意和懷疑。

但是，阿生却氣定神閒：「我幹什麼的，我暫時不會告訴你。不過，做你們這種生意的，相信在非律賓方面一定有連絡人，那邊才有你們須要的大市場。你大可以抄下我護照上的姓名和住址，打電報過去叫他們查一查，看看我是否警探，然後我們再交易也未遲。」

「這太麻煩了。」中年人說。

阿生道：「做生意怎可以怕麻煩，除非你們面臨結束，志在清貨，但剛才你要的價錢，却又不似賣平貨。」

「唔——」中年人小心地考慮。「這裏附近可以借到電話麼？」他又回頭問身旁一名大漢。

那大漢道：「可以，我帶你去！」

中年人於是對阿生道：「你在這裏等我幾分鐘。」

說完，他隨着那大漢離開了那一間木屋。

阿生和畢基都心裏明白，這個中年人不是僞美鈔黨首領，只是一個頭目而已，否則，他早就可以作主，又何必請示？

× × ×

中年人又再度返回木屋之內。

剛才他曾用電話向他的老闆請示，他的老闆正是「宗先生」。

「宗先生」在電話中問及那本護照上登記的姓名與編號，他說他有辦法可以證明阿生這位「大買家」的身份。

於是，中年人就在電話中把抄下的護照號碼和姓名都讀出，讓「宗先生」抄了下來。

中年人回到了木屋之後對阿生說：「我的老闆說：價錢可以減一些，但你一定要購下我們全部的存貨。」

「這點絕不成問題，」阿生答得十分爽快，「老實說，經歷過最近賭場一役之後，你們也該停止再出版這種版本，否則

，遲早總會上一次當。」

然後阿生又問：「你們到底有多少存貨。」

「有兩倍這麼多，」中年人拍拍桌上那個籐箱，「這全是存貨，正如你所說，我們以後也不會再出這個版的僞鈔。」

「坦白告訴你吧，我們做的是國際性買賣，多多也不成問題，只要價廉物美，」阿生又說：「如果以後繼續交易的話，我們應該有個默契，最好還是由我們出主意。」

「先談妥這一單，再談以後的好嗎？」中年人說道：「老闆說，減實二千換一萬。」

「還是太貴，」阿生道：「假如不是最近發生的事，警方已把資料頒佈全世界，二三千換一萬，倒是個合理的價錢，但經此一役之後，坦白說一句，你們的存貨再難找到買家了，再不賣給我，就會變垃圾。」

「你趁機壓價。」中年人又問：「你可以在此逗留多久？」

「幹什麼？」阿生反問：「還要等你們加印不成？」

「不！」中年人道：「那個版已毀了，又怎會再印。」

「老實對你說，我這批貨，要偷運入境。」阿生道：「貨期是規定的，我不會等得太久，最多再等兩天。」

「好吧！你先回酒店等我消息，」中年人把籐箱蓋覆上，「最好你還我一個合理的價錢，讓我回去向老闆請示一下。」

「一千元眞的，換一萬元假的，」阿生肯定地說：「有人可以出比我更高的價錢，你不妨賣給他好了。」

中年人示意二名大漢，將木屋大門拉開，然後陪着阿生他們走了出去。

至此，畢基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假局買僞鈔　炸藥對眞槍

「宗先生」接到了來自香港的一個長途電話，那是一名使館人員回覆他的。

那人在電話中回覆「宗先生」一件他急於要查清楚的事情。

「宗先生」要查一個叫「陳德生」的青年人。據說此人不久之前自非來港，「宗先生」要查他是否眞有其人，以及簽證紀錄。

現在那人回覆「宗先生」，據說，不久之前，的確有個「陳德生」由馬尼拉來港。此人是當地一名華僑，身份頗特殊。

初步消息指出：陳德生是馬尼拉市唐人街的土生華僑。

在當地警方紀錄中，此人有犯法的案底，而且還有使用僞鈔的紀錄。不過近年來似乎改邪歸正，有着正當職業，儼然一名富商，經常來往東南亞及世界各大城市之間。來港後，報住一間第一流的豪華酒店。

但是，當那人致電該酒店時，却獲得接綫生回答說：陳先生已有數天未返。也沒有說明正確的行踪。

不過根據使館的紀錄，陳德生並未赴賭城云。

至此「宗先生」開始感到有些迷惑。

在表面上，這位「大買家」的確值得重視，最少他的身份和行踪的神秘，與阿生口中所講的，十分脗合。

但是，爲什麼他沒有正式的來賭場的紀錄？

至於賭場中發生過的事，阿生的解釋也令「宗先生」滿意。

道理很簡單，當街被人開槍射擊，警方自然要追究。

那麼，阿生他們爲了自衞，自然要帶警方返回賭場，找那個曾與他們發生過衝突的人。

無論如何，宗先生也希望找到一個長期買家，所以也十分希望這宗生意可以做成。

於是，在他的助手安排下，他決定利用一種別開生面的方法會晤阿生他們。

事前他們完全沒有給阿生他們電話，只派人在阿生他們居住的酒店外面窺伺。

當負責監視的人發現阿生他們由酒店裏面出來的時候，立即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知宗先生他們。

× × ×

阿生和畢基二人正在酒店的房間裏。

他們默默無言地，相對而坐。

他們一直等待着，但電話却一直沒有響。

畢基終於忍不住說：「我看，他們可能已知道你的身份，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要冒充別人？對方能令千刀伍臣服，依足他的吩咐去引我們上當，自不簡單。」

阿生苦笑道：「我這樣做，自然有我的苦衷。若非如此，我怕你我二人未必可以離開那絕境。」

「絕境？」畢基道：「你不是說，你早已有了充份準備麼？」

「是的，多少年以來積聚的經驗教精了我，凡事必須有充份的準備，這才可保萬全，尤其是這裏對我來說，人生地不熟，萬一那晚眞的被他們動手圍毆，你以爲會發生什麼後果？」

「嗯！我朋友千刀伍那傢伙太沒出息，事前我未想到他會被人收買，萬一動起手來，吃虧的肯定是我們。」

「所以，我們絕不能太過相信運氣。」阿生又說：「至於千刀伍這種人，早就肯定不會是什麼眞正的江湖兒女，只因爲他是你的朋友，我不想開罪你而已，經此一役，你大概也該明白了，如果千刀伍是個有道義的黑道中人，也許他根本不必跑到這兒來，在香港下層社會裏一樣可以立足。」

畢基道：「我眞想知道，你除了巧言善辯之外，還想到一些什麼方法去應變，萬一那晚人家眞的動起手來，憑我你二人赤手空拳，又如何應付他們這許多人？」

阿生笑了笑：「想不到他們被我騙過了，你也會上當。」

「上當？」

「是的，你再想想，我平時的生活習慣以及身上的用品，很易找出答案來。」

「嗯——」

阿生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他又說：「別想過去的事了，先抽一口提提神再說！」

阿生把一包香烟遞了過去！

就在這一煞那之間，畢基恍然大悟：「香烟？嗯，對了，你一向不抽烟的，而且，也不慣用烟盒。難道你——」

阿生又是一陣大笑。

這時候畢基已伸手過去，將香烟試拔了一支出來。

他原來以爲這只是掩飾而已，根本沒有可以供人吸食的香烟。

但是，他居然可以將一支香烟拔了出來，再細看一番，却與一般流行牌子的香烟沒　大的分別。於是阿生又笑了。

阿生道：「你不必諸多猜疑了，總之，像你這種人，決不會輕易上了別人的當，未出發之前我向你多方查詢千刀伍的爲人，到底爲了什麼？就是担心中計。」

「是的，對不起！」畢基雖然與阿生是好朋友，也感到很抱歉。

「算了，事情已經過去，總之小心使得萬年船，幹我們這一行業的，不小心就惟有賠上自己的性命。」阿生說。

畢基道：「不！事情還未完全過去，而且還可以說只是開始而已，因爲，他們的電話還沒有來，我眞的担心他們不會上當。」

「放心吧！他們如果未搜查過我你二人，倒還可以，既然搜出我的菲國護照，還抄下姓名，護照編號等等，我猜，好戲還在後頭呢……」

話猶未完，電話就在這時響了起來。

畢基急忙接聽。

阿生也十分留意他的神態。

但是，畢基只聽了一聲，態度就變得鬆輕起來，因爲那是岑美芝。

美芝在電話中說：「我只想告訴你，我們要回香港去了。」

畢基道：「你已經有了你未婚夫的消息麼？」

「沒有，」美芝又說：「看來只有拜託你了。」

「不要客氣，我一定盡力而爲，但是，目前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待辦。」畢基又說：「你們先返香港也好，如果有消息，我會立刻用長途電話通知你。」

「謝謝你。」美芝說。

「再見。」畢基也在電話中說。

電話掛斷了之後，阿生開玩笑地說：「大情人，又被女人追情債，是不？」

「別開玩笑了，人家已是名花有主。」畢基又說：「追債是事實，但只是人情債，不是什麼情債。」

阿生這才一派正經地說：「你爲了幫我，却幫不了你的女朋友，反而令我過意不去呢！」

「這也是沒有辦法，誰叫我答應你在先。」

畢基還想說下去，電話却在這時候響了起來，「喂！誰？」畢基再次執起聽筒，問道。

對方是個男人。

那個人第一句便問道：「你可是畢老兄？」

畢基很快就認出他是誰。

那並非別人，正是千刀伍。

畢基多時以來一直想找他臭罵一頓，想不到現在他竟然會送上門來：「原來是你，千刀伍，你眞有種……」

千刀伍不等畢基講完，就說：「請別生氣，我也知道對你不起，但我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因爲這是人家勢力範圍，我不得不聽從人家的擺佈，不過，在我答允與他們有默契之前，也說過不准他們傷害你。然後我才讓對方的人在我的地盤之內埋伏。不過，事情已告一段落了，爲了你是我的朋友，我們來個有條件的諒解好不好？」

「什麼條件？」

「我將功贖罪。」

「這是什麼意思？」

「你不是叫我爲你辦兩件事麼？」

「是的，我是拜託你兩件事，另一件是……」

「尋人，對嗎？」

「不錯。難道你有他的消息。」

「我想是的，」千刀伍道：「我有個弟子是在一間飯店送外賣的，你可知道什麼是送外賣？」

「我怎會不知道？例如有人致電飯店，要一點食飯，飯店就按址派人送上，你的弟子就是做那種工作的人，對不？」

「不錯，送外賣的，還得負責在稍後時間，再去收碗收碟這一類工作，你猜他發現了什麼？」千刀伍故意向他賣了一個關子。

「什麼？」畢基在電話中也給他弄得心情爲之緊張起來。

千刀伍道：「一張求救字條。」

「字條？寫些什麼？」

「請即代致電報警，我被綁架，」千刀伍又說：「我那送外賣的弟子在收回的碗碟中發現了字條之後，作不了主，跑來找我，我覺得這件事十分可疑，那求救的人極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畢基經過上次敎訓之後，担心又是另外一個騙局！

於是問道：「那張字條呢？」

「在我這裏。」

「你現在那裏？」

「我留在家中等你。」千刀伍又說：「我讓你先認一認字條上的字是否你朋友的，然後再作決定吧！」

畢基心裏想，方偉仁那裏是他什麼朋友，只是女朋友的未婚夫。

而且，他從未見過方偉仁的樣子是怎麼樣的，自然更認不得他的字蹟。

但是，這一切如果他坦然告訴千刀伍的話，更容易令到自己上當。

所以，他在電話中告訴千刀伍：「好吧，我立刻就來，你等我。」

「我一定等你。」千刀伍顯得十分有誠意。

畢基又問：「這件事，你可有對別人提及？」

「沒有，除了我那個送外賣的弟子之外，沒有人知道。」

「好極了，那麼，等一會兒見吧！」

畢基掛了綫之後，立刻又叫酒店裏的電話接綫生，替他接通掛美芝酒店房間的電話。

他希望岑美芝和方太還未離開酒店房間。否則，他惟有趕到碼頭去截住她們。

因爲畢基從未見過方偉仁，只要美芝才認得他的筆跡。

在此之前他一直沒有方偉仁的消息，自然沒有理由把美芝留下來，但現在既然有了一點可能性，他希望帶美芝一齊去找千刀伍。如果美芝認得出那是她未婚夫的字蹟，事情就會明朗化。

畢基給美芝的電話終於接通了。

美芝還差一分鐘就離開酒店房間，想不到在最後關頭接到這意想不到的消息。

她不但答應留下來，還答應與畢基一齊看看千刀伍手上的字條。

於是畢基立刻把聽筒掛上。約好幾分鐘之後在酒店門口見。

阿生也替他們高興。

阿生說：「我留卜來等他們的電話，你去辦你女朋友的事吧！」

× × ×

宗先生接到他手下用無綫電對講機的緊急通知。

於是他忽忽坐上他的座駕車，趕到酒店附近去。

那時候，畢基巳和美芝登上了一輛計程街車去了。

負責監視的人，担心失去了他們的踪跡，屆時便難以交代，所以，他一邊跟踪畢基他們的街車，一邊與宗先生的座駕車沿途取得連絡。

宗先生的司機也按照無綫電對講機中所述的行車路綫，趕往會合。

× × ×

宗先生在兩車會合之後，坐到他手卜的汽車裏去。這時候佈才知道，前面那輛被跟踪的汽車裏面，只有一個畢基和一個女人。至於宗先生心目中認爲最重要的「陳德生」，却在酒店裏，還沒有出來。

宗先生當時很生氣，但却又不能怪佈的手卜，因爲佈事前他並未吩咐清楚。

至此，他惟有令手卜們折返酒店去。

× × ×

他手下的方法本來是以「守株待兎」的方式，等到阿生由酒店出來，然後用車子迫他上車，在車子行進中談判。

但是現在，宗先生既然出來了，又怕阿生不知是否仍在酒店的房間裏，決定將他手下那別開生面的辦法改變一下。

他急不及待地致電酒店房間。阿生果然還未出去。

於是他說：「我是姓宗的，可以直接跟你談判這宗生意。如果你有意思的，請立刻出來一次吧！」

「你手卜教精了我。」阿生說，「我不會再上當的了。」

「放心，我姓宗的說一不會二，上次是一場誤會。」宗先生說，「事情交回到我手上之後，自然又不同做法。」

「那麼，先在電話中講妥價錢，免得大家浪費時間。」阿生煞有介事地說，「你也知道，我們在各方面必須配合。例如：船期，我的行程表等等，稍一不愼，我們這方面也會功虧一簣，而你們收了錢之後，自然不會有事。」

「好吧！就依你的意思好了。」

「一千換一萬？」

「是的，不過，有一項附帶條件。」

「什麼條件？」

「出來談好嗎？信我吧！我是有誠意和你交這個朋友的。」

「嗯——」阿生想了想，終於說：「好吧，我立刻出來，你在何處等我？」

「酒店對面。」宗先生說。

「然而，我你從未見過面。」

「我手卜認得你。」

阿生於是把電話掛斷了。

在宗先生的豪華大房車內，阿生巳留意到後面還有另一輛車子載了幾名大漢。他們分明是宗先生的手下。

然而阿生佯作不見。

「我手卜上次對你太無禮，我僅在此表示歉意。」宗先生道，「現在我只想跟你談談以後合作的問題。」

「以後你想繼續與我交易？」

「是的。這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巳。希望以後還有交易。」

「但是，我却有個提議。」阿生故意說得十分內行似的，「最好是印多一些二十元面額的，小面額的美鈔較易脫手。」

「但是，目前我們只有百元面額的電版。」

「嗯——你的手下不是說，你們巳將那樣版毀了麼？」

「是的，不過，並非毀了，而是加以改善。」宗先生道，「舊版有破綻，新的經改善後，保證天衣無縫。」

「無論如何，我們也必須先看看樣本。破綻太多，送給我我也不要。」

「我也知道，閣下在這方面是個專家，讓我先帶你看看我們的新版貨。」

阿生怔了怔，道：「這麼快就有新版貨出？」

「是的，本來還要等一個時期。但爲了讓你對我們留卜印象，決定提前些，先印一批出來看看。保證以後越出越好。」

阿生心裏暗喜。因爲如此一來，他最少也可以知道對方更多的秘密。

但是，阿生想深一層，對方爲什麼忽然之間這麼相信他？

而且，首次的交易還未完成，難道這又是另一項詭計？

阿生於是試探地問：「你手下所講的舊貨尾，到底有多少？」

「大約有二百多萬元。」

「那就是說：我最少也要付給你二十多萬美元的眞鈔。」

「不錯，如果我答應以一千換一萬的話，二百多萬，亦即二十多萬眞鈔。」

「難道你又在後悔？」

「不！這一批算了，以後可不能這麼便宜。」宗先生說。

「以後的以後再說吧！」阿生道，「目前我們怎樣交手。」

「你先看貨，然後一手交一手。兩不拖欠，這才公道。」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完成交易？你也明白，我得先把這批貨偷運回香港，再轉落開赴菲島的貨輪。單是運輸，我們就得花費一番功夫。」阿生道。

「你放心，只要你有眞的美鈔在手，我們今天之內必可完成交易。」

「你也放心，我不會做無本生意的，當然有足够的資金。」

阿生很聰明，他故意這麼說。他要試探出對方的虛實來。

假如對方沒有誠意，這次的談話，已可以看出了端倪。那時阿生自然就要提高了警惕。

但是，現在阿生覺得對方顯得十分有誠意。因此他也放心跟他去！

× × ×

方偉仁本來有點担心，因爲宗先生催促他及早完成「改版」的工作。

只要這項工作完成，他的利用價值也就等於完了。

那麼，下一步，可能就是，他和童桐都被人毀屍滅跡。

但是，宗先生又有了一項新任務交落給他，那就是再重新製另一種新版——二十元面額的僞美鈔版。

他當然願意接受。事實上，他也沒有抉擇的餘地，除了答應之外。

其實，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爲了那五十多萬現金，爲了讓印僞美鈔的秘密不外洩，最後他必被殺，幾乎是肯定的。

爲此，方偉仁也在獲得會晤童桐時，示意他千方百計，也得設法逃出去，否則，他們就唯有死路一條而巳。因爲他在僞鈔上的求救字句，未必會有人發現。

童桐自然也明白到他們的處境，同時也明知他之獲得「拖延死期」，只在方偉仁還要被人利用。

因此，童桐無時無刻不在想：如何才能逃出去呢？

要逃出去，的確不易。因爲外面經常有兩三名彪形大漢看守住。

但是，如果要把訊息傳出去的話，倒還有一綫希望。

首先是每日三餐的供應。

童桐發覺這兒沒有廚子，早午晚三餐，全是由外面飯店叫回來的外賣。

每次致電外面的餐室飯店之前，那些大漢必先問童桐喜歡吃一些什麼。然後才一併用電話把吃的喝的叫回來。

童桐於是靈機一觸，決定冒險一次。

他把一張事先寫好的求救字條，放在一個飯碗的底部。

碗放在碟子上，所以那張字條應該被隱藏得很好。

如果外面那幾名大漢不發覺，字條肯定可以傳遞出去。

就憑過去所見，那班大漢也沒有檢查那些碗碗碟碟。

每次，他們給童桐送來一杯奶茶，或者一件多士，一碗飯和一碟小菜。

當童桐吃完喝光之後，就會把茶杯和碗碟放到房門外，等大漢們拿過一角，再讓飯店餐室那些送外賣的人，將這些東西收回。

這種過程，即使童桐見不到，也不難想像得到的。

然而，即使一切就如他想象一樣。甚至連房門外的大漢也沒有發覺。仍須碰碰運氣，要收碗碟或負責洗碗碟的人發覺。假如他們根本不發覺，那一切都是假的。

爲此，童桐想出了一個「很吸引人」，也很「保險」的方法。

這方法就是：把求救的字句，寫在一張鈔票的上面。

只要房門外的大漢不把碗碟翻開或弄倒，那麼，遲早會有人發覺。

童桐的辦法果然收效。

那名在飯店專送外賣的年青人，終於發現了那張鈔票。

鈔票面額是一張港幣五十元的，數目可不算小。

於是發現鈔票的人不禁也會想：到底是眞還是假的？怎會有這麼便宜的事？

再一看之下，又發現了那些字——求救的字句。頓然令他進退維谷。

因此，那名年青人惟有悄悄去找他的「大哥」——千刀伍。

× × ×

千刀伍現在就把那張寫上求救字句的五十元鈔票，向畢基和美芝二人出示。

豈料美芝看過了上面的字跡之後，就感到有些失望地搖頭苦笑。

那不是她未婚夫的字跡。

畢基想了想，道：「會不會他還有另一位朋友一齊被幽禁？這可能是他朋友寫的。」

千刀伍也同意畢基的假想。

那個送外賣的青年叫伍順才，他與千刀伍本是同宗，他加入千刀伍的黑社會組織，一直當千刀伍是他的叔父，什麼事都找千刀伍商量。

這一次自無例外。

這時候，伍順才仍在着。

於是千刀伍問他：「阿才，你送外賣入去，有見過那被綁架的人麼？」

「沒有。」伍順才說，「坦白說吧，我一直不知道那間屋住了一些什麼人，更不知有人被困禁，只是有單就照送。每次送三個或五個人吃的，總不一定，那幾個男人，每次都有小賬給我。」

「這樣好嗎？」畢基插咀道，「下次你有機會再送外賣到那兒去，設法給我查看清楚。」

說着，又把一張百元大鈔塞到伍順才的手中：「這是請你喝茶的，事成後，另有重賞。」

伍順才不敢要那些錢，但千刀伍叫他收下了。

× × ×

看來此行一無所獲，也難怪美芝感到有點兒失望。

她被畢基用街車送返酒店去。

畢基勸她和方老太多住一兩天，相信也快有綫索了。

美芝只是將實情回去對方老太說，不知老人家的最後決定。

這也難怪的，因爲酒店房間也退了。船票亦已訂好。

但畢基說：「你們此來的目的，不過是希望找到一些綫索和消息，現在總算有了眉目。相信今晚或明日早上，一定會較爲明朗化。」

美芝不置可否，因爲決定權不在她，而在方老太那裏。

畢基也無可奈何，惟有將自己的做法，對美芝說了。

畢基道：「我不會眞的倚靠那送外賣的伍順才。在千刀伍的面前，只是故意做作而巳，因爲我對千刀伍巳失了信心。」

美芝會意地說道：「難道你親自進去了？」

「是的，我會親自去找答案。」畢基說，「所以，無論如何，你也得等多一天

。最多明天我就有答案給你。」

「好吧！我會盡我所能，說服方老太。」美芝終於也相信了畢基。

× × ×

畢基原本要回到酒店去找阿生。阿生相信是他唯一最信任的好拍檔。

但是，當他回到酒店房間的時候，却見不到阿生。

畢基無可奈何，祇有靠他自己了。

他向酒店方面租了一輛自用汽車，然後開到了一家飯店門外。

這是伍順才工作的飯店，那是伍順才在千刀伍那兒對他提及過的，所以畢基知道伍順才就在這兒負責送外賣。

畢基將車子停在外面，靜心等待着。

不久，他果然又見到了伍順才，而且手上還挽住了一個鐵皮製的手挽提籃。

他沒有使用門外停放好的單車，而是忽忽沿住行人道走。也許這一次叫外賣的食家，住得離此不太遠之故。

畢基見狀，忽忽下了車，急步飛奔而上！

伍順才起初怔了怔！

但是，當他發現原來是畢基的時候，立即露出了笑容來。

他們不久之前才在千刀伍家中見過面。尤其是那一張百元的鈔票，最令伍順才印象深刻，他又怎會記不起畢基？

畢基與他併肩前行，一邊又說道：「有沒有那地址的外賣？」

「他們還沒有打電話來叫食物。」伍順才又說，「不過，時間差不多了，如無意外，電話一定會打來的。問題只是：未必由我送往該處。」

「爲什麼？」

「因爲我們有兩個送外賣的人。」

畢基想想，也是道理。如果不是由他送，怎辦？

於是畢基從伍順才口中，先查出了該處可疑地點的地址，然後，獨自前往。

× × ×

方偉仁利用他獨有的顯微眼，在一些僞美鈔之上寫上一些「微型」字體。

那是一些求救的字句。

那些字，只有用放大鏡然後才可以見得到，肉眼是看不見的。

最初，他担心這疊僞美鈔未必能送到外面去，但是，不久之後，他知道他的担心是十分多餘的。

因爲連日以來，傳說來了一位大買家，要替他們「清貨」。所有僞美鈔，將集中起來，賣給那位「大買家」。

然而，當方偉仁想深一層，却又不見得如何高興。因爲這許多僞鈔，幾時方可以輾轉落入警方之手。

也惟有落入警方之手上，偵探們才會用放大鏡分辨其眞僞。

但是，那麼一大疊僞鈔，却又未必張張被人用放大鏡小心觀察，也就是說，他那些寫了求救字句的僞鈔，也未必爲人發覺。

也許，當人家發現的時候，爲時已晚。他們屆時可能已將自己碎屍萬段，死得不明不白亦未可料。

想到這裏，方偉仁就覺得自己十分愚蠢！

在絕望中，他才知道他的拍檔童桐，原來已發出了求救的「鈔票字條」。那方法的靈感，可能來自方偉仁，因爲方偉仁在一次探望童桐時，曾經向童桐說過。

但是，方偉仁心裏却十分明白：童桐的方法一定比他的「微型字體求救方式」，更快見效。至於有沒有人肯爲他報警，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惜他們是分別在二處不同的地方被人軟禁。也就是說：萬一警方安然地把童桐救了出來，也未必可以找到方偉仁之所在。

一想到這裏，方偉仁的心又冷了一大截。

× × ×

畢基坐在那輛租來的汽車之內，很有耐性的，等待着。

那地址他已找着了。

伍順才沒有說錯，這間古老大屋，看上去的確有些陰森。

畢基已將汽車停在馬路中央的大樹之間。

在此之前，他曾開車四下裏觀察過了。這兒沒有後門。

要獨自闖入去，惟有由前門。

前門是一度漆油脫落的鐵閘。

圍牆很高。

牆頭之上，鑲有碎玻璃，還加上幾呎高的鐵蒺藜。

畢基把車子停得較遠，以免被屋內人發現時，反而提高了警覺。

一輛送外賣的單車，正由路口那邊，慢慢地駛了過來。

單車後面放了那個送外賣的鐵皮提籃，踏着單車的人，充份表現了他的技巧。因爲一個不小心，車子一側，後面的提籃也會翻倒下來，那時裏面的食物就會七翻八倒。

畢基認得，那正是伍順才。

附近的住宅不多，畢基想像到這一次外賣多數是送到這間古老大屋來的。

於是他趁住伍順才未駛近目標地區，急忙將車子開了過去！

當車子攔截住單車時，伍順才差些兒車翻人倒，他也衝動得想破口大罵。

但是，當他定一定神，發覺那正是他心目中的「財神」時，他就迅速改變了態度。

他不會忘記那一百元。

他更加不會忘記畢基講過的話：事成之後，重重有賞。

畢基示意他停車道邊，將載住食物的提籃，放入他的汽車廂內。

伍順才當然也不大明白畢基的意思，當畢基向他解釋之後，他才明白，原來畢基想冒充送外賣的，混入那間古老大屋之內。

畢基沒有猜錯，這正是送入古老大屋去的外賣飯菜。

畢基所以要伍順才先進入汽車之內，無非担心被屋內人見到。另一方面，就是要伍順才把身上的衣服換給他。

因爲他身上的衣着太光鮮，這會影响人家的印象，萬一人家懷疑他不是送外賣的，那時就會前功盡廢了。

此外，畢基還要了解一下那屋內的情

形。

伍順才看錢份上，自然表現得十分合作。

一切妥當，畢基先令伍順才離去。

然後，他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包粉末，撒在那些飯菜裏面。

那是一種無色無味的蒙汗藥。

畢基試過上次的教訓之後，既然不敢過份信任千刀伍，自然也不想讓伍順才知道太多。同時這份飯菜原是由伍順才送出的，如果他目見畢基落藥，心裏的負担也重。

其實那只是會令人暫時失去了知覺的一種迷藥而已。當然不會令人死去。

到此，畢基挽了那些飯菜，落車步向那間古老大屋。

× × ×

按過了門鈴。

門眼有人問出來：「找誰？」

「送外賣的。」畢基說。

門內人道：「怎麼不是阿才？」

「噢，伍順才麼？我的同事，剛好送到別處去了，你喜歡他，下次我會叫他來。」畢基很乖巧地說。

門終於開了。

畢基一邊往內走，一邊四面張望，目的是要看看「囚室」之所在。

但是，一名大漢突然喝道：「喂！你去那裏？站住！」

畢基心裏暗自吃了一驚！

「對不起，我是新來的。」畢基急忙站住了，又問那些大漢：「這些飯菜應該放在那裏？」

一名大漢道：「你瞎了嗎？桌子在這兒啊？怎麼你隨處亂跑？」

畢基打躬作揖地苦笑！

他一邊把飯菜放在一張桌子之上，一邊暗自想：不久之後，這班惡氣十足的傢伙就會動也不動的倒在地上，那時相信他惡也惡不出什麼樣子來了。

放下了飯菜，畢基只好匆匆離去，以免令對方生疑。

不過，他在走出大門的一刹那，曾用手扶了那度閘門一把。

× × ×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畢基看了看腕錶，估計藥力已經開始發作了！於是他也開始離開那輛租來的汽車。

他再次步向那幢古老大屋。

他先站住了脚，左右張望，附近連人影也找不到一個。

然後，他用一條鐵綫，將那度閘門的門鎖弄開了。

這兒本來有一個加配上去的保險掣，但畢基早已看得明白，因此剛才當他離去時，將那小機關扳起了。

他離去時手部摸觸了閘門一下，目的亦不過在此一扳而已。

現在他果然可以輕易地進入那間古老大屋。

透過一條短短的通道，便可以抵達主要建築物的入口處。

通道兩旁，本來是一個小花圃，但現在只是野草叢生，顯然是乏人照料之故。

屋內果然一片沉寂。

入口處的地上，有人倒臥一旁，那邊椅子上也歪歪斜斜的一個。

這原是畢基意料中的事，自然沒有再去理會那些昏倒的人。

畢基沿住走廊入內。

又見一名大漢倒臥地上——那是一間房門口附近的地上。

畢基走過去看清楚，那間房由外面反鎖着房門。他心裏立即明白，他要找的人就在那間房裏面。

他蹲了下來，從那人口袋中，希望可以找到這房門的鎖匙，當然，即使找不到，也仍然可以有辦法將這門鎖開啓。但是，能够找得到的話，那就可以省回許多工夫。

豈料就當他蹲下去的剎那間，突然背後出現了一條人影。

他彷彿聽到一陣細碎步聲。

然而他還來不及回顧，後腦已被人用硬物重重地轟了一下。

畢基迅速昏倒過去。

他是眞的失去了知覺，較早時他見到那三個「中年」的人，現在都紛紛出現在他的四周。可惜他一點也不知道。

原來眞正「中計」的是他自己。

屋內三名大漢首先生疑的就是由於他是個陌生人。

假如畢基不是爲了親身入來觀察一下，他最佳的做法應該是：只將迷藥放入飯菜中，仍然讓伍順才送入來。

可惜現在畢基功虧一簣。

三名大漢只讓囚在房內的童桐先吃那些飯菜，然後冷眼旁觀，靜待其變。

不久之後，童桐竟然昏倒過去。

於是三名大漢，立即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一邊將其餘飯菜倒去，一邊等着畢基送上門來。

結果，一切正如他們所料。

× × ×

宗先生果然十分大方，把阿生帶到一處地方，參觀他的「新版」僞鈔。

爲了表示新與舊的不同，宗先生又讓阿生參觀那些經千方百計才弄到手的專用鈔票紙——這是一種特別的洋紙，只用於印鈔票。

有人遞過一個放大鏡，讓阿生小心鑑別一下剛剛試印成功的新僞鈔。

在放大鏡底下，阿生發現那些新僞鈔果然比前又跨進了一步。

阿生心裏想：這傢伙眞有辦法。

若要找出瑕疵，當然也有。但破綻之少，則屬少之又少。

阿生故意說：「早知你有這些出品，我就不要那一批舊貨。」

「哈哈……」宗先生得意洋洋地說，「你可知道新舊貨的價錢相差多遠？」

阿生記起他最早開出的價錢，道：「即使三千換一萬，還是值得。」

豈料宗先生却搖頭道：「不！是四千眞的換一萬假的。」

「嗯——」阿生心裏想，這傢伙很容易就會變成全世界首富了。

宗先生只讓阿生帶走二張新鈔。

這兒是地下室，最少也有四名持槍大漢，把守着各處。

此外，還有一名老成持重的男子，從旁虎視眈眈的，監視着那幾個印刷工人。

單單從這兒的設備看，就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僞鈔集團，規模極之龐大。

阿生總算「大開眼界」。

他心裏想，的確是不枉此行。

宗先生又對阿生道：「那批貨，你也想看看嗎？」

阿生的目的，是希望知得更多，自然看多一些比較好。

宗先生於是帶他到「貨倉」去。

這是另外一個「地車」，有如保險庫一樣，車門深鎖。

宗先生道：「我單是花在設備方面的錢，也够你瞧了！所以這一次，閣下是找對了合作的對象！」

至此，阿生總算明白了，宗先生爲什麼這樣信任他？

很簡單，他顯然已查過了「陳德生」此人的來龍去脈。

否則，宗先生的態度決不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阿生心裏難免亦會想：這傢伙的確稱得上神通廣大！這麼快就可以查到一個「非籍華僑」的底子，可見絕不簡單。

阿生說道：「我想今天晚上出貨，可以嗎？」

宗先生笑笑說：「只要現銀交易，隨時隨地都可以。」

「你似乎不信我。」阿生半開玩笑地說，「我決不會開空頭支票的。」

「我也不收支票，現銀交易。」

「我只是譬如而已，當然現金交易。」阿生又問：「待我約好了船家之後，你可否在碼頭交貨？屆時我那二十五萬眞美金，也在碼頭交到你手。」

「嗯！這個我必須考慮一下。」

「爲什麼？」

「碼頭交送不成問題，但你交給我的美金，我要查明眞僞。」

阿生不禁失笑：「怎麼你會以爲我以僞換僞？這豈非夫子廟門前賣文章？何況，我們以後還有交易，這只不過是小試牛刀而已。」

「對不起，請恕我坦白。交易方式應該如此，我可以到你酒店房間去收錢，然後派人送貨到碼頭。」

「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會隨船偸渡回香港，因爲，我是以同一方式來此地。像我們這種人，不能明來明往的。明白嗎？」

「我怎會不明白？」宗先生道，「我連你在菲國有過販賣僞鈔的紀錄也查得一清二楚，試問你還有什麼可以瞞騙我？」

「嗯——」阿生故作驚奇，呆呆地瞪住了宗先生。

阿生心裏想：可惜自己不是眞正的「陳德生」，也僥倖自己有備而來，否則，後果也眞難想像。

思想間，有人闖入了保險庫。

那人與宗先生耳語，阿生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

但從二人的凝重神態看，肯定是突發性的大件事。

果然，宗先生道：「對不起，我那邊有些緊要事，我們必須暫時離去。」

阿生故作吃驚地問：「發生了什麼事？可不是警方……」

「不！不！」宗先生安慰着阿生：「在這裏警方不會麻煩我們的，放心！」

阿生終於被宗先生帶離那間地下室。

× × ×

阿生滿以爲宗先生和他的手下趕返他們的地下總部時，會令阿生先行離去。

但是，宗先生竟然非常大方，把阿生也一併帶到他的總部去。

所謂「狡兔有三窟」，看起來宗先生這僞鈔黨組織，最少也有好幾個不同的巢穴。

阿生正慶幸自己如此獲得對方的信任，車子已直接開入一幢建築物去。

這兒十足一個富有人家的住宅，花園，車房齊全。

阿生一直被數名大漢監視住，他也絕不會感到意外。

因爲宗先生信任是一件事，到了這種地方，他的行動當然亦不可能有自由可言的。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被人帶入一幢華麗別墅式住宅之內。

宗先生一入來就問屋內那些配有手槍的大漢：「他呢？」

「在房裏面。」大漢指指後面。

宗先生並未招呼阿生。

他直入走廊那邊。

阿生想跟過去，但却被人喝止。

這時候阿生才覺得不是味道。

他在客廳坐下來，身後站了一名大漢。阿生只知道他身上有槍，而且專責監視自己。其他的事，他似乎不知道。

不過阿生却不斷地想，宗先生匆匆入來問及的「他」，究竟是誰？

那個「他」爲什麼會令到宗先生如此緊張？

阿生眞恨不得立即入房去看看。可惜他在這裏，根本沒有自由可言。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四處張望。發覺所有出入口的地方，都由帶槍的大漢把守住，如臨大敵似的。

思想間，宗先生又由走廊那邊轉了出來。

阿生發覺他的面色非常難看！心裏也暗自吃了一驚。

宗先生走過來，含怒地瞪住阿生：「你到底是什麼人？」

阿生苦笑聳肩：「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的身份你不是已查得一清二楚麼？」

「你的朋友呢？」宗先生又問。

阿生終於明白了，因在房中的，原來是浪子畢基。

那傢伙可能失手被擒。

阿生極力保持冷靜，道：「我只是對這兒的環境不熟，所以才叫他帶我來，他如何開罪你，我一些也不知道。」

「別裝蒜了！」宗先生嘿嘿地說，「他已招認一切！」

阿生又是一驚。

招認什麼？招認出阿生的特警身份，以及查僞鈔的秘密任務？

那麼，阿生一切都完了。

但是，阿生回心一想：不可能。

畢基雖然是個性格放蕩不羈的浪子型人物，但決不會出賣朋友。

於是阿生苦笑道：「我也早知找江湖中人協助我，隨時有麻煩，不過，自問胆正命平，沒有出賣朋友，我就什麼事情都不怕！」

宗先生道：「你眞的是專爲購買僞鈔而來？」

阿生道：「我決不會爲了賭博而來。我的生意才是穩贏的。」

「宗先生！」門外忽然有人急不及待地，叫了過來。

屋內的人包括宗先生和阿生在內，都被這一聲驚叫嚇得呆了一呆。

那人急急過來對宗先生道：「千刀伍帶了幾車人來，將我們這裏重重包圍！他聲言要我們交出畢基。」

宗先生又驚愕，又生氣。他一邊衝了出去，一邊問：「他們有槍麼？」

「我還不知道。」那人說。

千刀伍滿面怒氣，站立門外。

宗先生走到門外，四處張望，只見三輛空空的貨車，人却只有幾個。

那幾個人站在千刀伍背後。

千刀伍看見他的神情，就猜出他心裏想一些什麼。

於是說道：「你不用找了，我的人有多少，你手下一定清楚不過。」

「他們呢？」

「都躲到附近去了。」

宗先生一邊與千刀伍對話，一邊放眼望過隣近一些樓宇的天台。隱約間，只見人影幢幢，若隱若現的，埋伏各處。

宗先生道：「千刀伍，我們有什麼過節？」

「當日我帮你，你答應過我什麼呢？」千刀伍很生氣地說道：「我的朋友畢基呢？」

「我怎麼知道？」

「你有種！」千刀伍嘿嘿地把那套唐裝衣服的衣襟一扯：「你有許多槍，我沒有，但你瞧！」

宗先生循勢望過去，是一排炸藥。

他苦笑道：「何必這麼怒氣？有事慢慢商量！」

「你不放人，沒有什麼可以商量的，你對付那些我不認識的人，我可不理，但是，你對付我的朋友，我可饒不了你！我沒有你這麼多槍，也不及你有錢，但是，我仍然可以把你這裏夷爲平地！」

宗先生也知道千刀伍是個什麼人，他可以用錢收買他，却無法阻止他生氣。

那些炸藥都是眞的，像宗先生這種人，當然看得出。

同時也不難想像得到，埋伏在四周的人，一定也有炸藥。

最少，現在站在千刀伍背後的人，就有手持土製炸彈的。

宗先生心裏想，像千刀伍這種人，眞的是什麼都有胆做。

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只好說：「好吧，我看你份上，把畢基放出來。但是，是不是我放了他你就撤退？」

「當然，我什麼壞事都做過，就是不想出賣朋友。」

「其實，你已經出賣過他。那晚在巷子裏……」宗先生還未講完。

千刀伍就說：「那晚我們有約在先，你不能傷及我朋友。否則，多多錢我也不要。」

「那麼，現在呢？」宗先生問：「我給你一個滿意的代價，別再理我的事，好嗎？」

「不可能！」千刀伍道，「三分鐘之內，你再不放出畢基，老子就動手！你有種的，大可以向我開槍！試試吧！」

宗先生才不會那麼衝動。

開槍，只有一齊死去。

於是，他叫他的手下入去，將畢基帶出來。

豈料就在這時候，警車自四方八面响了起來，宗先生和千刀伍都呆住了。

宗先生問：「千刀伍，你竟與警方合作對付我？」

千刀伍沒有答他半句，回頭就走。

一聲號令，他帶來的人亦紛紛奔上那些貨車之上。

但是，警車已將附近一帶街道，重重包圍。

× × ×

宗先生和千刀伍都知道無法逃出警方的包圍網，惟有束手就擒。

尤其是千刀伍，他只志在救朋友，現在警方來了，目的亦已達到了，萬一他反抗，只有粉身碎骨而已。

阿生和畢基都被救出，他們與沙加奴局長站在一起。

此外還有一名香港警官薛懷明，他是陪同阿生來澳的。

阿生這時才告知畢基，那個烟盒的妙用，原來那是一個無綫電發報機。

剛才阿生在屋內佯作要抽烟，那些大漢未加制止。

港澳警方一直派人暗中保護阿生，只是沒有阿生發出的求救訊號，他們只有旁觀而已。

但剛才形勢危急，阿生不得不發出求救訊號了。

× × ×

方偉仁和童桐終於也被救出。

岑美芝看見畢基爲救她的未婚夫而被人毆至遍體鱗傷，也忍不住過去安慰他幾句。

畢基被抬上十字車，送往醫院驗傷。臨上車時却嬉皮笑臉地說：「知恩要圖報，可以吻我一下麼？」

方偉仁在旁，忍不住也笑了。

美芝不好意思。

方偉仁故意走開。

救傷人員並未把畢基抬上車。

美芝只好過去俯視吻了一下他：「謝謝你！」

畢基這才苦笑道：「別忘記派張喜束給我！」

十字車這才開走。

阿生和港澳警方人員仍留在現場，因爲這是國際性大案。

那個非籍陳德生到香港來，正是爲了找門路購買僞美鈔，但在香港時，已被國際特警秘密拘捕。

阿生趁勢假扮他，想不到「宗先生」用僞鈔犯罪，却看不出僞護照的秘密，終告上當。

（完）

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勾魂金燕（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天意寺有兩個和尚——可喜可賀在寺門外打掃，先被鐵鳳師在暗處用泥團、牛糞摔得他們滿口滿鼻，及後又被名捕呼延擒折斷了可賀的手臂，原來這兩個和尚都是劇盜，因逃避官府緝捕，在此寺藏身，當他們知道呼延擒追緝到來，曾向呼延擒求饒。在天意寺內，鐵鳳師已把該寺的惡僧打得落花流水，逃的逃，傷的傷，死的死，勢如破竹，一路殺入第四重大殿，已沒有和尚的踪影了，但却發現一個美麗的女人，這個女人與鐵鳳師原來是相識的……

樓頭生死戰　直闖四重殿

（一）

雖然樓中情調幽雅，而且鐵鳳師更面對着一個千嬌百媚的大美人，但他現在的情況，的確不值得令人羡慕。

無論是誰被人點住了穴道，都是很不滋味的。

鐵鳳師的穴道被制，他唯一還能動的，就只有一張嘴巴。

他還沒有張聲，林靜靜就已問他：「你現在是否很舒服？」

鐵鳳師沉默了片刻，道：「妳認為我會很舒服？」

林靜靜居然點點頭，微笑道：「近來你也實在太忙了，能够在這個時候歇一歇，豈非是一件很不錯的事？」

鐵鳳師笑了笑，道：「如此說來，我被妳點了穴道，倒變成是最佳的憩息機會了？」

林靜靜淡淡道：「人若太疲累就會生病，我不希望你病倒。」

鐵鳳師只能苦笑。

突聽得樓中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他不會病，但却會死，死人也是不會生病的。」

× × ×

樓中除了鐵鳳師和林靜靜之外，居然還另有其人。

那是一個頭戴雨笠，背負長劍的中年人。

鐵鳳師道：「現在沒有下雨，閣下戴着這頂雨笠，不嫌太麻煩一點麼？」

中年人冷冷笑道：「你好像還不致於笨到這個田地罷？」

鐵鳳師目光閃動，道：「難道你這頂雨笠也是一種武器？」

中年人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你現在已變成了廢人！否則你一定可以領略到這頂雨笠的强大威力。」

鐵鳳師冷冷的盯着他，道：「你現在若要殺我，實在是易如反掌。」

中年人道：「我若要殺你，你早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這句說話他說的並不過份。

鐵鳳師已不能動彈，就算是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要在這個時候殺他，也是同樣的易如反掌。

中年人打量了鐵鳳師一眼，忽然伸手去取他的鳳凰神劍。

但他的手伸出，又再縮回。

他沉吟半晌，喃喃道：「常言有道，士可殺不可辱，我看你也是一條漢子，無論是殺你或把你折磨，俱於心不忍。」

鐵鳳師道：「想不到你的心腸還算不錯。」

中年人淡淡笑道：「你的兩位朋友還在寺外，你是否希望他們也來陪你？」

鐵鳳師道：「我在這裏艷福無邊，又何必別人來到這裏碍手碍脚？」

中年人大笑。

「說得好！只可惜這座小樓裏除了靜靜之外，還有我這個不速之客，而鐵大俠又已穴道受制……」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他臉上的笑容就突然完全僵住了。

因為他看見鐵鳳師緩緩的向自己走過來，然後又慢慢的把鳳凰神劍拔出——

（二）

鐵鳳師拔劍的姿勢很優美。

他的神態也很平靜，一點也沒有急躁的樣子。

他不必急躁。

就算他現在眞的完全不能動彈，他都會保持着極度的冷靜。

何况他的穴道根本就沒有受制，他隨時隨地都可以活動自如。

頭戴雨笠的中年人臉色變了。

他狠狠的盯着林靜靜，厲聲道：「妳好大的胆子！」

林靜靜「嗄」聲一笑，道：「關護法何必這麼生氣？你在帮主面前，豈不是時常都說可以把鐵鳳師生擒活捉，碎屍萬段的麼？」

鐵鳳師淡淡道：「現在正是最好的機會。」

中年人怒目相視，對林靜靜道：「妳竟敢背叛英雄帮，妳一定會得到永不超生的懲罰。」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你們這些狐羣狗黨，居然也以英雄自居，難道不怕笑歪了天下英雄好漢的嘴巴？」

中年人嘿嘿道：「姓鐵的，你別太早得意，此刻鹿死誰手，仍是未知之數。」

林靜靜冷冷一笑，忽道：「這一戰你已輸定了。」

中年人道：「帮主一向待妳不薄，妳何以竟生背叛之心？」

林靜靜道：「帮主待我的確很好，可惜他已躺在了墳墓裏。」

中年人「哼」一聲：「胡說。」

林靜靜冷笑道：「帮主已在半月之前被殺，你們以為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覺，但你們還是算錯了一件事。」

中年人又是「哼」的一聲，却沒有說話。

林靜靜又接着說道：「三年前雁門關外大血案，不少人以為是風帮主的傑作，但實際上風帮主毫不知情，是你和另一股流匪在暗中主持。」

中年人的面色更陰沉。

林靜靜冷冷的盯着他，目光比他更陰沉冷酷：「一直密謀叛變的人，其實就是你！」

中年人終於笑了。

他的笑容，殘酷得有如食屍鷹。

在森冷殘酷的笑聲中，他背上的長劍突然就刺向林靜靜的咽喉。

這一劍走勢極快，而且劍走偏鋒，招式奇詭已極。

但林靜靜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這個中年人，是英雄帮的護法關怒。

關怒在江湖上並沒有多大的名氣。

但有時候，有名氣的人未必厲害，厲害的人却未必有名氣。

關怒無疑是屬於後者。

英雄帮在江湖上的名譽雖然並不怎樣好，但也不能算是太壞。

唯一比較令人談虎色變的，就是英雄帮的帮主風天子。

風天子是悍匪出身，雖然近年來他們的行事作風已有改變，但由於過往他的表現太令人吃驚，所以直到現在，幾乎有甚麼重大的無頭公案發生，都算在風天子的身上。

這當然是不公平的。

例如葉鐵一案，就不是風天子幹的。

但江湖中人，仍然把最大的嫌疑放在風天子的頭上。

實則這一件血案，是關怒一手策劃出來的，而風天子根本就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

到了現在，風天子更加已被關怒所暗殺，英雄帮又再陷入了紛亂的局面。

× × ×

眨眼之間，關怒已連續向林靜靜攻出了八劍。

他每一劍刺的部位，都是林靜靜的咽喉，看來他已動了必殺林靜靜之心。

林靜靜身形急變。

關怒八劍竟然儘皆落空。

但關怒還有一頂雨笠。

這一頂雨笠當然並非尋常之物，就在關怒攻出第九劍的時候，他的雨笠也同時除下，颼颼連聲，十二支毒針從雨笠邊緣激射而出。

林靜靜忽然對鐵鳳師說道：「他好陰險。」

「他」字剛出口，關怒的十二支毒針已如泥牛入海，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踪。

把這十二支毒針收掉的，並不是林靜靜，而是鐵鳳師。

鐵鳳師冷冷的盯着關怒，他的鳳凰神劍仍然沒有出手。

關怒喝道：「你找死！」

敢對鐵鳳師如此無禮的人並不多。

但當關怒喝聲方止的時候，鳳凰神劍突然就已深深刺入了他的胸膛。

關怒楞住了。

他想不到鐵鳳師的鳳凰七十二劍只發出了一劍，竟然就把自己置於死地。

林靜靜臉上也露出了驚訝之色。

關怒已敗。

但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鐵鳳師的劍拔出來之際，他突然狂吼，雨笠如網般罩向鐵鳳師。

颯！

雨笠沒有再射出毒針，却散出一蓬慘綠色的粉末。

林靜靜大驚，道：「小心，那是化骨

腐屍散。」

不必她說，鐵鳳師也已知道其中的厲害。

他當然急退。

他剛退，關怒已支持不住，「噗」聲的倒下。

但鐵鳳師也突然倒下。

他倒下，是否已中了化骨腐屍散的劇毒？

不！

他倒下，是因爲林靜靜忽然在他的背後，一口氣點住了十二個穴道！

（三）

鐵鳳師倒臥在地上的表情，只有四個字可以加以形容。

這四個字就是「啼笑皆非」。

林靜靜又點住他的穴道了。

剛才那一次是假的，但這一次却是眞的。

他吃驚地盯着林靜靜，就像八十歲老娘給孩子絆倒的神態一樣。

林靜靜吃吃一笑。

「你眞不錯，最少你已替我解決了關怒。」

鐵鳳師只能苦笑。

他甚麼話也不必說。

因爲他知道，現在無論自己說甚麼話，也是絕對多餘的。

既是多餘的說話，又何必在這種女人面前說出來呢？

× × ×

當鐵鳳師在這座小樓裏弄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天意寺內的形勢又再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柯一喜和賀千方雖然號稱「大胆雙雄」，但他們見到了九眼神鷹呼延擒之後，他們的鬥志早已完全消失。

他們當然想溜。

可惜就算他們每人插上三雙翅膀，在九眼神鷹的面前也是很難遠走高飛的。

呼延擒沒有放過他們。

他甚至懶得把這兩人生擒活捉，索性把他們斃了，然後割掉他們的頭顱，放在一個黑布袋之內。

他的手段看來好像很殘酷。

但司馬縱橫沒有這種感覺，因爲這兩個惡賊對付別人的手段，還更殘酷百倍。

呼延擒把這兩顆腦袋放好之後，並沒有急着趕道回揚州。

他對司馬縱橫道：「比起天意寺內的强盜來說，『大胆雙雄』只能算是嘍囉小卒。」

司馬縱橫微微一笑：「呼延大人也有意入內捉拿更兇悍的强盜？」

呼延擒道：「當然，別忘記我也是個江湖中人。」

司馬縱橫道：「如此甚好，英雄帮的兔崽子恐怕永無寧日了。」

兩人談笑自若，根本就沒有把天意寺視作龍潭虎穴。

他們進入了天意寺後，又再遭遇到兇僧們的猛烈撲擊。

但呼延擒與司馬縱橫俱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這些僧侶全非敵手。

不消多久，他們已經連續闖過三重佛殿。

直到第四重佛殿，他們只是見到一個人。

那是一個劍客。

一個冷傲、寂寞的劍客。

（四）

在第四重佛殿裏，一片死寂。

這一個劍客的年紀並不大，但臉上却已有幾條不算太淺的皺紋。

這些皺紋和他的年紀是不相襯的。

他的頭髮也和他年紀不相襯。

假若他有十萬根頭髮，那麼最少有五萬根是灰色的，還有一萬根是白色的。

看見了這個年青，但臉上又有皺紋，頭上已冒出白髮的劍客，司馬縱橫不禁輕輕的嘆了口氣。

「你果然在這裏。」

「你也果然來了。」劍客冷冷道。

「不但我來了，鐵鳳師也來了。」

劍客目光露過一絲奇特的光芒，道：「他本不該來的。」

司馬縱橫道：「我呢？」

劍客道：「你更不該來。」

司馬縱橫說道：「爲甚麼我們都不該來？」

劍客道：「倘若你們想知道這一次將會『有去無回』，你們還願不願意來到這座寺院。」

司馬縱橫道：「我不喜歡幻想。」

劍客道：「這不是幻想，而是你們已絕對不可能離開這裏。」

司馬縱橫微笑道：「這倒很可怕。」

劍客道：「你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司馬縱橫道：「願聞其詳。」

劍客冷冷一笑，道：「你們一定要殺了我。」

司馬縱橫一怔：「爲甚麼一定要殺你呢？」

劍客沉着臉，冷冷道：「你們若不能殺了我，就會死在我的劍下，這一戰是絕對無可避免的。」

司馬縱橫笑了笑：「咱們彼此間絕無仇恨，而且令師還是鐵鳳師的好朋友。」

劍客冷冷道：「這正是咱們不能並存於世的最大理由。」

司馬縱橫忽然長長嘆息一聲：「老吉，你果然變了……」

× × ×

如果葉梧秋也在這裏，他一定會很傷心。

這一個劍客，就是他唯一的最好的朋友——老吉。

老吉並不老。

但他的心境已起了很大的變化。

人心若變壞，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司馬縱橫盯着老吉。

「聽說你的劍法已青出於藍，難怪和尚都不是你的敵手。」

老吉道：「師父一向很少用劍，他在劍法上的成就，遠在他的掌法之下。」

司馬縱橫道：「無論怎樣，你的成就仍然是相當驕人的。」

老吉突然拔劍。

「你們是世間上唯一知道我秘密的人，所以，你們一定要死在這裏。」

呼延擒的臉色變了。

他號稱九眼神鷹，最看不過眼的，就是那種驕狂自大的人。

他知道老吉的劍法不弱。

但他對於老吉的神態顯然也最看不過眼。

老吉的劍剛剛拔出，呼延擒就首先向他衝撲過去。

× × ×

老吉雖然臉上已出現皺紋，頭髮已過半灰白，但他的劍却是絕對完整無瑕的。

他與呼延擒的相距，本來最少也有三丈。

但他的劍一出手，幾乎就已立刻在呼延擒的臉上刺穿一個洞。

幸好呼延擒畢竟是呼延擒，他二十餘年的功夫並沒有白練。

雖然他赤手空拳，但他的反應却比豹子還快。

劍如電閃。

呼延擒的掌勢亦如閃電一樣。

激烈的劍招，兇狠的殺着，劍雖未到，一股駭人的劍氣已迫人眉睫。

沒有金鐵交鳴的聲音，只有兩人衣袂激蕩的獵獵聲響。

呼延擒在十招之內，反攻頗爲猛烈。

他的折骨擒拿手不但能折斷敵人的骨骼，也能捏斷敵人的咽喉，一擊致命。

老吉右腕連翻，突然攻出三十三劍。

劍氣如虹，就連司馬縱橫亦不禁脫口讚好。

呼延擒三番四次欲捏鎖對方咽喉，俱未能如願以償，氣勢已開始減弱。

老吉這三十三劍反擊之下，呼延擒竟然狼狽後退。

司馬縱橫已不能袖手旁觀。

獵刀一揮，一刀就已把他們兩人的戰鬥停止下來。

老吉冷笑：「好刀法！」

司馬縱橫道：「你的劍法也不錯。」

老吉道：「我們若能成爲朋友，固然不錯，但一生中能有你這種對手，亦着實死而無憾。」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你說這種話，豈非長他人志氣，大滅自己威風？」

老吉道：「只要我能够擊敗你，將來威風的日子還多着。」

司馬縱橫道：「你有信心嗎？」

老吉道：「九分。」

司馬縱橫輕輕吐了口氣。

老吉的信心雖然並不十足，但却已有九分。

而他自己呢？

他又有多少戰勝老吉的把握？

呼延擒看着這兩個年輕人，忽然覺得自己有點老了。

在此之前，他從來都沒有過這種感覺的。

司馬縱橫與老吉在互望着。

這是高手的對峙，也是決定勝負存亡前夕的對峙。

雖然他們沒有動，連聲音也已停止，但他們的目光，就像兩團熾熱的烈火。

就在他們正在互相凝望，對峙的時候，遠處突然傳來一陣馬嘶聲響。

接着，是馬車車輪輾動的聲音。

老吉的臉色隨即突然大變。

他握着劍的一隻右手，本來比磐石還更穩定，但就在這一瞬間，他這一隻手竟然輕輕發抖。

司馬縱橫就算不能算是老江湖，但他也可以看出，自己若在這個時候出手，必勝無疑。

老吉的心神已亂。

老吉的銳氣已失。

司馬縱橫是否會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把老吉擊敗呢？

刹那間，連呼延擒的呼吸也有點緊促了。

他當然希望司馬縱橫在這個時候出刀，一舉擊敗强敵。

但司馬縱橫沒有出刀。

他沒有發出足以決定勝負，甚至足以把老吉置諸死地的一刀。

而且，他更把獵刀插入鞘內。

老吉的臉很蒼白。

但他目中流露出來的神色，却充滿了感激。

司馬縱橫非但沒有乘人之危而出刀，而且還給了他一個機會。

老吉突然間對他說出了兩個字：「謝謝！」

當他說第一個「謝」字的時候，他的人仍然站在原處，紋風不動。

但當第二個「謝」字說完之後，他的人最少已有十丈之外。

× × ×

呼延擒皺了皺眉。

「你爲甚麼放過了他？」

司馬縱橫目光遙注在遠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道：「他的師父是怪和尚，這個和尚雖然武功極高，但在劍法上的成就，的確不算很突出。」

呼延擒微微一怔：「難道你認爲老吉的劍法不是怪和尚傳授的？」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在下並非這種意思，而是說老吉本是個痴於劍的人，所以才能在劍法的成就上，遠遠超越過怪和尚。」

呼延擒道：「這又與整件事情有甚麼關係？」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每個人都會變的，老吉以前最好的朋友只有兩個。」

「兩個？」

「其中一個是葉梧秋。」

「鐵鷹鏢局總鏢頭葉鐵的兒子？」

「不錯。」

「還有呢？」

「那就是他的劍。」

呼延擒道：「但剛才他……」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剛才他心神忽亂，原本有九分殺我的把握，但在刹那間却變得銳氣盡失。」

呼延擒微微一怔。

「那是甚麼力量，能對他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力？」

司馬縱橫緩緩道：「能令這年青劍客心神恍惚的，只有一種人。」

「女人？」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不錯，是女人。」

呼延擒道：「能令這種劍客心亂的女人，當然絕不會是尋常的女人。」

司馬縱橫又點頭。

「但她又是誰呢？……」

倒霉的黑公鷄

（一）

晨霧已散，破廟內一片沉寂。

殺人桃、荊天纏、唐不懼和非梅大師，都已不能動彈。

他們不能動彈的理由，各有不同。

殺人桃被葉梧秋封住了穴道，當然不能動彈。

荊天纏不能動彈，是因爲他的雙腿已斷了，就像他的神蟒仙杖一樣。

他受了傷。

而且傷勢相當嚴重。

關於唐不懼、非梅大師，他們更加不能動彈。

死人又怎能動？

他們已死。

唐不懼死在怪和尚的掌下。

而非梅大師給葉梧秋一劍刺穿了小腹，腸破血流而死。

這一劍很慘烈。

至於怪和尚和葉梧秋，他們又怎樣？

× × ×

看見破廟內的斑斑血跡，林靜靜的神色很不好看。

她暗罵了一句：「都是酒囊飯袋。」

其實以荊天纏等人而言，「酒囊飯袋」這四個字，無論如何是沾不到他們身上的。

但常言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

他們存心來對付葉梧秋和怪和尚的，但這兩人已不在破廟裏，而荊天纏却弄得全軍盡墨，這當然令到林靜靜很生氣。

她暗自生氣是另一回事，但在外表上，她還是很關心荊天纏的傷勢。

荊天纏雖然已是個老頭兒，但林靜靜對他的一番「呵護」，居然也令他感到很安慰。

美麗的女人，始終都佔着這麼的一份便宜。

林靜靜從荊天纏的口中，知道怪和尚和葉梧秋雖然苦戰獲勝了，但也俱已受了傷。

尤其是怪和尚，他的傷勢更是嚴重。

林靜靜最後問他的，是怪和尚和葉梧秋往那一個方向逃走。

荊天纏向破廟大門南方一指，道：「東南方。」

林靜靜嘆了口氣，對荊天纏道：「這一次實在辛苦你老人家了。」

荊天纏微笑着，道：「姑娘言重了，只要老朽還有一口氣，就算爲姑娘赴湯蹈火，亦決在所不辭。」

林靜靜嫣然一笑：「你眞好。」

荊天纏是威震江湖的武林大豪，但在林靜靜的面前，却竟似變得像個八歲大的小孩子。

他甚至連腿上的傷疼也已忘記。

但忽然間，他的腿又疼了。

他不但腿疼，頭更疼。

林靜靜突然一掌拍在他的天靈蓋上。

荊天纏神情大變。

他咬緊牙。

他全身冰冷，呼吸短促。

「妳……妳好狠……」

林靜靜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扭動腰肢，向殺人桃走了過去。

（二）

殺人桃不能動。

她一直都在等待林靜靜把她的穴道解開。

但當她目睹荊天纏死在林靜靜手下的時候，她才清楚林靜靜是一個怎樣的人。

林靜靜現在要做的事並不是救人，而是殺人滅口。

她的手突然揚起。

殺人桃閉上了眼睛。

她甚麼也沒有想。

既不願去想，也不敢去想。

她現在除了認命之外，又還有甚麼事可想，又還有甚麼事可幹？

她本是條狐狸。

但現在狐狸已變成羔羊，就算林靜靜要把她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切下，她也無法抗拒。雖然這一刻只不過是很短暫的時間，但對於殺人桃來說，這一刻已變成了永恆。

× × ×

林靜靜的手揚起，然後又向殺人桃的身上拍去。

殺人桃自份必死。

但她最後却發覺，自己不但沒有死，而且被封住了的穴道，也已解開。

林靜靜看着她，臉上發出了柔和的微笑。

殺人桃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林靜靜輕輕撫摸着她的頭髮，忽然道：「這件事妳已盡了全力，我怎麼會怪妳呢？」

殺人桃的眼眶忽然有點潮濕。

「傻丫頭，妳若以爲姐姐會殺妳，那麼妳也未免太小覷我了。」

殺人桃指了指荊天纏，吶吶道：「但……他呢？」

林靜靜淡淡一笑，美麗的臉龐上却顯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他只不過是個臭男人。」

「臭男人？」

「不錯，天下間每一個男人，都是臭的。」

殺人桃忽然抹了一把鼻涕。

她笑了。

她依偎在林靜靜的懷裏，就像個甚麼事情也不懂的小女孩……

× × ×

荊天纏沒有說謊。

他向林靜靜所講的每一句都是眞話，他的確看見怪和尚和葉梧秋兩人，帶着沉重的傷勢，向東南方而去。

在這座破廟東南方二十里外，有一座小鎭。

殺人桃對林靜靜道：「他們都已受了傷，就算他們再神通廣大，也非要找個地方治療傷勢不可。」

林靜靜道：「這是必然的。」

殺人桃道：「但他們是否眞的向東南方走呢？」

林靜靜目中露出了讚賞之色：「妳猜呢？」

殺人桃道：「他們沒有殺荊天纏，可能就是故意要讓妳上當，以爲他們眞的逃到東南方小鎭。」

「不錯。」林靜靜完全同意殺人桃的推測。

殺人桃臉上的表情也有點洋洋自得，她接着說道：「所以他們眞正逃走的路徑，絕不會是東南方，而是西北七里外的市井集！」

（三）

市井集的市井流氓，幾乎比善良的居民還多。

他們不能算是強盜，但却都是潑皮、無賴。

唯一比較寧靜的地方，就只有黑公鷄客棧。

黑公鷄客棧沒有鷄。

公鷄、母鷄，甚至鷄蛋都難得一見。

黑公鷄客棧之所以稱爲黑公鷄客棧，是因爲這間客棧的老闆，他的外號就叫黑公鷄。

黑公鷄喜歡喝武夷茶。

他每天都要喝三壺武夷茶，這是他在客棧中最佳的享受。

但這一天，他第一壺武夷茶還沒有喝進肚子，就已給兩個鮮血淋漓的不速之客氣破了肚子。

這兩個不速之客，其中一個是和尚。

這和尚當然就是怪和尚。

怪和尚對他說：「酒家要租房子。」

黑公鷄眉頭一皺。

他看見這兩人滿身鮮血，心中大是不願接下這趟生意。

但這個怪和尚兇巴巴的，倘不答應，恐怕這一輩子都不能再喝武夷茶了。

黑公鷄雖然只懂三招兩式第八流的武功，但他在市井集却經常硬充好漢。

幸好市井集其他的流氓市井，他們的武功更加連第八流都趕不上，所以黑公鷄客棧居然能够在這品流複雜的市集內，保持着一份難能可貴的平靜。

只不過黑公鷄也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的武功在市井集裏也許還可以「稱雄一時」，但在武林中而言，自己的武功實在是不提也罷。

眼前出現的兩個不速之客，雖然他們都已受了傷，而且傷勢非輕，但他也已看出，他們無論任何一人，都絕非好惹的角色，一旦觸怒對方，說不定他的「鷄公頭」立刻就會被人斬開兩截。

他只好答應把房子租出。

但怪和尚却甚麼房子也不要，偏偏要黑公鷄自己居住的房間。

黑公鷄臉上露出了疑難之色。

「這……這怎麼可以……」

怪和尚混濁的一咳，却又同時掄起了拳頭，怒喝道：「究竟他奶奶的可以不可以？」

黑公鷄臉色發青，急急道：「他奶奶的可以，可以……」

於是，怪和尚和葉梧秋在黑公鷄的「鷄窩」裏躭了下來。

他們當然不希望敵人追踪到此。

但這一次，他們失望了。

林靜靜不愧是女中梟雄，她居然也來到了市井集。

（四）

林靜靜從天意寺趕到破廟，再由破廟追踪到市井集，都是乘坐着一輛漆黑的馬車。

趕車的是個老婦。

這老婦其貌不揚，但策駛馬車的本領却極其了得。

她叫林大媽，是林靜靜的褓姆。

她一手把林靜靜養大。

林靜靜年幼的時候，她是她的褓姆。

林靜靜長大之後，她却成爲了她的僕人，而且更成爲了她的殺手。

林靜靜固非善類，林大媽早年也是江湖上兇名赫赫的女惡魔。

車廂內，除了林靜靜和殺人桃之外，還有辣手大俠鐵鳳師。

雖然林靜靜和殺人桃都是人間罕見的絕色美女，但無奈鐵鳳師的穴道已被封住，他只好像塊木頭般，硬蹦蹦的躺在車廂裏。

這種滋味眞是無趣極了。

× × ×

對於黑公鷄來說，這是一個倒霉的日子。

他的「鷄窩」已給兩個不速之客霸佔了，正在悶悶不樂，忽然又看見一輛馬車直駛進來，差點沒衝進店堂之中。

黑公鷄這下子可光火了。

「他奶奶祖宗個屁……」

但他的「屁」只是放到此處爲止。

林大媽生性殘酷驕傲，怎會讓這個第八流的角色在自己面前胡說八道。

所以她用最快的速度走過去，又用最快的速度一口氣賞了黑公鷄八九個耳光。

說也奇怪，黑公鷄原本是火氣十足，但當他飽吃耳光之後，他的火氣居然就變成了低聲下氣。

總算他有點眼光。

對方一口氣連打自己八九個耳光，而自己却連對方的臉孔都沒有看清楚，由此可見黑公鷄客棧又來了一個厲害的瘟神！

他的火氣再也不敢發作，而且居然還自己再給自己的臉龐再添幾個耳光：「該打！該打！」

這人武功平庸，但見機應變之快速，却連林大媽也爲之一怔。

黑公鷄接連捱了十幾個耳光，險些連脚步也站不穩。

「這位大爺……」他只說了四個字，目光登時一亮，連忙又立刻改口說道：「老婆婆遠道而來，未知有何囑咐。」

林大媽也懶得跟黑公鷄多說甚麼，立刻就問：「怪和尚和那個小子在哪裏？」

黑公鷄差點沒給她活活嚇死。

這下子糟了。

怪和尚曾再三囑咐他，絕對不可以把他們兩人的行藏洩露，否則一定會把他的腦袋摘了下來拿去餵狗。

怪和尚的說話言猶在耳，但現在却又出現了一個兇巴巴，而且武功極高的老太婆，她居然偏偏就是衝着怪和尚二人而來的。

這一來，眞是難爲了黑公鷄。

他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

他不斷的搔胺窩，擦鼻子，額上已開始冒出了汗。

林大媽冷哼一聲：「你媽養出這個飯桶，眞你媽的活該！」

黑公鷄聽得一呆。怎麼這個老太婆的說話居然也如此精采？

林大媽不再問黑公鷄。

她已可以肯定，怪和尙和葉梧秋兩人的確就在這間客棧之中。

× × ×

當林大媽等人闖進黑公鷄客棧的時候，怪和尙正在黑公鷄的房子裏運氣療傷。

這個時候，他絕不能動，更不能與任何人交手。

葉梧秋雖然也已受傷，但傷勢不如怪和尙般嚴重。

他肩起了守護怪和尙的重任。

但這時候，林大媽已和林靜靜、殺人桃三人，展開逐戶搜索。

葉梧秋雖然不認識林大媽和林靜靜，但殺人桃他是見過的。

看來這一次眞是麻煩頂透了。

壯哉怪和尙

（一）

林大媽和林靜靜終於找到了葉梧秋和怪和尙。

怪和尙正在運功療傷，他絕不能被騷擾，當然更不能與任何人交手。

林靜靜打量了葉梧秋半天，才道：「你就是小葉？」

葉梧秋心中有氣，冷冷道：「甚麼大葉小葉的，我叫葉梧秋。」

林靜靜悠然一笑：「你受了傷？」

葉梧秋道：「妳是誰？」

林靜靜道：「我就是派殺人桃去陷害你的人。」

葉梧秋冷冷道：「我與妳有仇？」

林靜靜想了想，道：「好像沒有。」

葉梧秋哼的一聲：「既然無仇無怨，妳爲甚麼要害我？」

林靜靜銀鈴般的笑聲响起，嫣然道：「雖然現在咱們沒有仇怨，但令尊的那宗慘案，却和咱們的帮會有點關係，將來你一定會找到我頭上來的。」

葉梧秋目中似已冒出了火焰。

林靜靜的笑容仍然是那麼甜美。

但她雙手一翻，手中已突然亮出一雙黃金匕首。

嘶！

嘶！

黃金匕首雖然嬌小，但已足够刺穿葉梧秋的咽喉、心臟和腸胃。

她的出手很快，也很歹毒。

葉梧秋就算沒有受傷，能否避開這場厄運，也是未可預知。

此刻他已然受傷，別說招架，就連閃避也無能爲力。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身受重傷的怪和尙竟然像豹子般躍起，雙掌直向林靜靜的一雙黃金匕首擋去！

× × ×

壯哉怪和尙！

勇哉怪和尙！

怪和尙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行動，葉梧秋首先大吃一驚。

但更吃驚的還是林靜靜。

她一直以爲怪和尙已是垂死之人。

她怎樣也想不到，怪和尙竟然猶有餘力，可以發出這一擊。

林靜靜向葉梧秋的襲擊，其快無比。

正因如此，她想閃避怪和尙的一雙鐵掌，也已在所不能。

所有的事，都在電光火石之間發生。

怪和尙以掌擋匕首。

他的「鐵掌」畢竟還是血肉之軀，自然無法敵得過黃金匕首。

但怪和尙本來就是拚着雙手不要，來硬接林靜靜的匕首的。

兩股血柱同時怒射。

但怪和尙的去勢並沒有停頓，相反地衝前之勢更是急猛。

他的雙手已廢，但他的頭顱仍在。

蓬！

一聲異响，怪和尙的腦袋，像塊大石般撞在林靜靜的前額上。

這一撞之勢，其兇猛可怕的程度，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林靜靜登時慘呼一聲，踉蹌向後倒退八尺。

林大媽睹狀，不由魂飛魄散，雙掌翻飛，就向怪和尙的胸膛猛擊。

她雖已年紀老邁，但掌力陰寒歹毒，這一記雙掌齊襲，自是絕對致命的殺手招數。

怪和尙鼓盡最後一分潛力，勇退林靜靜，至此已是油盡燈枯，就算林大媽不再出掌，他的性命也再難保。

葉梧秋當然看得出來。

怪和尙替他擋了一雙黃金匕首，林大媽這兩掌，葉梧秋自然毫不猶疑衝前奮力接住。

林大媽目露兇光，厲聲道：「小子找死！」

她剛說完這四個字，忽覺背上一涼。

她猛然轉身。一把尺許的青鋒劍，已貫穿過她的心臟。

林大媽神色慘然，怒視背後襲擊自己的人。

這人赫然是殺人桃！

（二）

殺人桃一劍突襲林大媽得手，臉上露出了愉快之色。

林大媽怒道：「妳爲甚麼要殺我？」

殺人桃淡淡一笑，道：「不爲甚麼，也許我覺得妳平時太兇巴巴，瞧不順眼，所以就趁這機會給妳背後刺上一劍。」

林大媽怒道：「妳說……謊……」

「謊」字才出口，她已全身僵硬，倒在地上。

林靜靜給怪和尙一頭撞破前額，血流如注。她的臉色很蒼白，但在蒼白的臉龐上，却又滿佈鮮血。

她盯着殺人桃：「妳好狠。」

殺人桃冷笑：「妳又何嚐不狠？妳一天不死，我這一輩子休想有半點自由。」

林靜靜慘笑道：「妳一直都很希望我死掉？」

殺人桃冷冷的看着她：「當然想。」

林靜靜咬了咬牙，突然鼓盡全身氣力，向殺人桃撲去。

但她的身子剛移動，殺人桃已把林大媽身上的青鋒劍拔出，閃電般刺在林靜靜

的咽喉上！

林靜靜的眼珠向外凸出。

她死也不肯相信，自己竟然會在這個時候，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 × ×

黑公鷄客棧已經成爲血腥氣味四溢之地。

黑公鷄暗暗叫苦，却又不敢干涉。

就在他叫苦連天之際，客棧外又出現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劍客。

黑公鷄頭皮發炸，渾身冷汗。

這劍客彷彿幽靈似的，忽然就出現在他的面前。

他指着客棧門前的那輛馬車，問黑公鷄：「他們在哪裏？」

黑公鷄吸了口氣，不敢隱瞞，只好伸手向內裏一指。

劍客忽然就不見了。

他當然就是老吉！

× × ×

老吉變了。

令老吉變的人，是林靜靜。

但當老吉找到林靜靜的時候，林靜靜也和林大媽一樣，全身都已僵硬。

怪和尙氣若遊絲，神情憔悴地盯着老吉。

他忽然道：「你他媽的……混帳！」

老吉神情黯然。

他以爲自己的事師父一概不知。

但他現在才知道，怪和尙其實早已知道其中的一切。

老吉忽然跪下，然後橫劍自刎。

他自刎時劍勢快如閃電，根本就不容許任何人去救他。

他死在自己的劍下。

他自栽，謝罪江湖……

（三）

故事已近尾聲。

這個故事的結局不太圓滿，並非「大團圓結局」。但有一點値得慶幸的，是怪和尙居然沒有死。

雖然他力拚林靜靜黃金匕首的時候，自份必死，但奇怪，他居然沒有死。

把他從死亡邊沿挽救過來的，居然是被林靜靜封住了穴道的鐵鳳師！

× × ×

鐵鳳師雖然給林靜靜封了穴道，但鐵鳳師畢竟是鐵鳳師，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已暗中運氣把封住的穴道衝破。

他衝破穴道之後，立刻就從馬車裏跳出來。

這一來，又把黑公鷄嚇了一跳。

何方神聖，竟然會忽然從馬車裏跳出來？鐵鳳師向他笑了一笑。

「別怕，我可不會罵人。」

他很快就找到怪和尙。

當他看見怪和尙的時候，連自己都嚇了一跳。

他還以爲怪和尙已變成了死和尙。

幸好怪和尙雖已垂死，但却沒有眞的死掉。

鐵鳳師連忙運用內家眞氣，護住怪和尙的心脈，並且給他餵下一顆保命丹。

這一顆保命丹果具靈效。怪和尙在半個時辰之後，又再睁開眼睛。

「哈哈！洒家究竟是在陽間，還是在地獄？」

鐵鳳師「呸」一聲，道：「你傷勢才稍爲好轉一點，就這麼風騷，難怪你叫怪和尙了！」

× × ×

連怪和尙都可以倖保性命，葉梧秋的傷勢當然不成甚麼問題。

但令他最痛心的，却是老吉。

在此之前，他怎樣也想不到，老吉竟然會變得這麼可怕。

× × ×

又是一個夜寒露重的晚上。

葉梧秋身上的衣裳不再那麼單薄了。

在他的肩上，披着一襲灰狐長袍。

這一襲長袍，是他的師妹花了半年時間，爲他縫製的。

長袍溫暖。葉梧秋的心更溫暖。

他的師妹只有一隻手。右手。

正唯如此，這一襲長袍的價値更覺可貴。

他終於回來了。

他立誓以後永遠都不與她分開。

她相信他。他們彼此信任。他們的手更溫暖。

× × ×

雪夜，揚州。

呼延擒立下了大功，獲得府台大人的讚賞。他的官職又再晉升一級。

在揚州碧鴻樓上，呼延擒舉杯與鐵鳳師痛飲。他們喝得很痛快。

司馬縱橫也在碧鴻樓內，但他却沒有喝酒。他不喝酒，並不是不想喝，而是不能喝。

爲甚麼他不能喝？因爲他們在猜拳行令，結果司馬縱橫贏了。

他們猜拳有個怪規矩，無論是誰最先贏了，就不准喝酒。

這是一件「吊癮」之極的事。

所以，他們猜拳沒有人想贏，只是想輸。但司馬縱橫却贏了，所以，他沒酒可喝。

江湖上的勝負贏輸，豈非也是這個樣子？贏了的不一定眞的贏。輸了的也不一定眞的輸。

既然如此，人們又何必把勝負看得那麼重要呢？

就在鐵鳳師和呼延擒喝得最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們手上的杯子突然同時碎裂。

碧鴻軒上，一人大聲笑道：「這麼細小的杯子，怎能喝得够癮？」

這人居然是怪和尙。

怪和尙沒有死，雙掌的傷勢也已痊癒，而他的酒癮也更大了。

「伙計，拿四罎十斤裝的竹葉青來……」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

這一夜，看來還是免不了要喝酒。

× × ×

人在江湖。

酒在罎中。

直到碧鴻軒打烊之後，他們還在喝。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他們盡歡。

他們沒有辜負這一個美麗的雪夜……

（全文完）

劍客列傳傳奇故事

崑崙奴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天下有情人　終能成眷屬

年青的崔玉今年才廿歲，是河西節度使崔眞的四公子，崔眞是個很熱中名利的人，把四個兒子都留在帝都，補了千牛的缺（註：唐代禁衛軍之職稱），爲的是便於接交權宦・以利攀緣。

千牛是武官，崔玉的三個哥哥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偉丈夫，穿起戎裝來，也都有一付威武的氣概，祇有崔玉，生得像玉似的，靦靦覥覥的，溫柔柔的，見了陌生人都會臉紅，根本就不是練武的材料。

他本人也傾好於文事，兄長們在院中練武時，他就躲在書房中啃書本，或者是做他的詩。

崔眞以武事而得膺疆臣的重寄，偏偏生了這個嬌柔若處子的兒子，心裏是一肚子窩囊。

但說也奇怪，崔玉十八歲補千牛之職後，人緣特別的好，不管上那兒，每個人都喜歡他，有許多崔眞自己都辦不通的事，崔玉一去就辦通了。

看見他嬌嫩嫩的模樣，怯生生的聲音，誰都不忍心拒絕他，在長安市的社交圈子裏，崔四哥兒是最受歡迎的人，每逢重要的酬酢，賓主坐定後，一定會問：「小玉郎來了沒有？」

假如酬酢中沒有了崔四郎，盛宴就爲之失色了。

不但王公卿相大人們喜歡他，內宅的誥命貴婦也喜歡他，那些上了年紀的夫人們，見了他，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白裏透紅的臉頰，心裏就起了由衷的憐惜。

崔玉如果有所請求，在外面碰了釘子，只要到內院一說，她們拚了老命，也會逼着老頭子答應下來。

因爲在大唐中宗之後，懼內成爲一時的風尚，中宗自己就是個出了名怕老婆的人。

太宗之後，才人武則天當政，中宗雖貴爲天子，大權却盡握在太后武氏之手，他因爲忤觸了武則天，被貶爲盧陵王，遷房州，生命幾將不保，幸虧其后韋氏與太后的姪子武三思交好才保全了一條性命。

中宗在房州貶居，後來得到了張柬之等一班勳臣之助，乘武則天年高臥病之際，擁兵盡克京師，使天下重歸李氏之手，可是他生性懦弱，少年被懾於嚴母之威，壯歲又爲韋氏所挾制，復位之後，還是個出了名的懼內皇帝。

在一次與羣臣聯歡大宴中，韋后也親自參加了，羣臣做胡上廻波之樂，製廻波詞爲戲，多半是歌功頌德之詞，却有優人臧奉進詞曰：「廻波爾的栲栳，怕婆却也大好，外頭只有裴談，宮中無過李老。」

裴談是當時的御史大夫，以怕老婆而著稱，他的怕老婆經更是妙絕，傳爲一時趣談。

他說怕老婆的理由有三：「當其少好之時，美而艷，視之如生菩薩，豈有人不懼生菩薩者？」

「當其綠枝成蔭，兒女繞膝之時，悍而妒，視之如九子魔母，豈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者。」

「及其年老，顏色漸變，偏又多事作怪，薄施脂粉，半青半白，或紅或黑，狀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者？」

時釋教東來，國人信奉者極衆，裴談就是其中之一，九子魔母與鳩盤茶都是佛典中的魔神，兇惡猙獰，他引爲譬喻，倒也非常中肯，所以流傳開來，大家叫他裴怕婆。

更因爲唐代經武氏之亂，大權操之女主之手，而權宦大臣，多半是由裙帶而貴，怕老婆反而成爲風尚。

臧奉不過是宮中的孌人倡優，却因爲韋后在座，居然敢大胆地把皇帝稱爲李老，與裴談同列懼內之最。

中宗聽了也不過尷尬一笑而已，第二天朝臣中稍有骨氣的人，認爲臧奉對天子不敬，正想議處，却聽見韋后傳旨命人持金帛優賞臧奉，大家祇有嘆息而已。

崔玉生在唐大歷年間，是唐代宗的年號，中宗之後有睿宗，玄宗、肅宗，四傳至代宗；中間歷經諸武諸韋等內廷之亂，與天寶年間的安史外亂，終賴廷臣中忠良之士，一一平定，使長安重歸昇平，但怕老婆的風氣却一直保留下來，怕老婆竟成了時髦的風尚，崔玉之所以吃得開，以他那張小白臉在貴婦叢中受歡迎也是原因。

這一來崔玉可就苦了，他成了父親在交際場中的專使。每天酬酢王公卿相之間，簡直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挨到了三伏天氣，暑熱不堪，長安市上的酬酢停了，大家都避暑靜居，崔玉才得了休息，他那個千牛的官職是屬於世家子弟的閒職，根本不必署事，最多在皇駕出巡時，穿上戎裝應個景而已。

崔玉爲了謝絕應酬，一個人獨居書院，帶了幾個侍僕，準備舒舒服服的，過他幾天屬於自己的日子，讀讀書，寫寫詩，他的詩才不錯，頗爲時下一些老手們所賞識。

但是他偏偏沒有休息的命，一騎急使，載了一個全身烏黑的壯漢，直馳進書院來。

來的是他父親崔眞的家奴摩勒，是一個崑崙奴。

那又是大唐時的一個特殊產物，唐代武功鼎盛，國勢遠及四夷，幾度征伐，交通大開，崑崙奴是由波斯的胡商帶進來的，是一種特異的人種，膚色如墨，行動矯捷而智慧較低，是屬於崑崙的一種未開化的生夷，被胡人擄以爲奴，起初只是自己使喚，可是長安的人好奇，因爲他們的長相怪異，遂買了幾個下來以充奴陳。

漸漸成爲風尚，長安富家，不蓄一兩個崑崙黑奴就不足以表示氣派。

摩勒是崔眞高價買進的一個崑崙奴，他在中華多年，早已習諳唐語，而且還有一身異能，也不像其他崑崙奴那樣愚蠢，很得到崔眞的器重。

崔玉一見到他，眉頭就皺了起來，摩勒一來，必然又有什麼事情，他爲避塵而來此靜居，連家人都不知道，但瞞不過摩勒這鬼精靈，一下子就找到了。

摩勒下了馬，唱喏請安後，崔玉就問道：「什麼事，如果又要我去應酬，你就爲我推了，說找不到我，好容易清靜兩天，也該讓我休息一陣子吧。」

摩勒笑道：「公子！這次的應酬你却非去不可，因爲主人一再吩咐，務必要公子去一趟。」

崔玉道：「這麼大熱天，誰也不會趕熱鬧，而且長安城中，差不多的大熱鬧事全過去了。」

摩勒笑道：「主人聽見了秘信，汾陽王已經有半個月沒臨朝了。前幾天才告了病假，要公子代表去探視一下。」

崔玉知道推託不掉了，汾陽王郭子儀是當世名臣，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是他平定的，前些年又平定了回紇之亂，功勳彪炳，位極人臣，七子八婿，不是封疆大吏，就是皇室姻親，三代重臣，國之柱石。

崔玉平時也很景仰這位老元勳，祇是此老脾氣古怪，平時不參加酬酢，不大見得到，再者心裏也很仰慕，因爲郭老王爺半生戎馬，威及四海，許多番邦外使來朝時，差不多全另備一份禮致贈汾陽王以表敬意，因此汾陽王府內奇珍異物收藏之豐，也是聞名帝都的。

可是他略一躊躇後道：「汾陽王的疾病重不重？」

摩勒笑道：「郭老王爺一代天人，龍馬精神祇是一點不舒服而已，怎會有什麼大病呢。」

崔玉想想又道：「我去探病，見不見得着他呢？」

摩勒道：「各地節度使，朝中的一品大臣都去探過病，遞了手本，在門上被擋了回來，因爲郭老王爺有個怪毛病，最不喜歡官方的酬酢，倒是一般販夫走卒，不必報告，還可以隨意進入他的房門裏坐下喝喝茶，歇歇腿。」

崔玉頗感興趣地道：「這位王爺倒是平易得很。」

摩勒道：「汾陽王出身貧寒，對窮苦人確是比較體恤，他不喜歡官場交往，是爲了他的恩公李太白先生，汾陽王年青時，曾因部屬焚燬了糧秣，因罪解送進京問斬，在路上遇見了李先生，那時李先生以詩才之名，受知玄宗皇帝，極爲恩寵，見汾陽王一表人才，加以援助而脫罪，並得保荐重回軍中効力，李先生後來在京師受權臣之排擠，抑鬱以終，郭王爺自感愧對恩人，所以對京師權臣，一向不假辭色。

崔玉道：「這個我也聽說了，所以我才怕碰這個釘子。」

摩勒笑道：「主人知道郭王的脾氣，才沒有自己趕來，而命公子前去，因爲汾陽王對年青人總是愛惜一點，再者公子只是個千牛小職，還算不得權貴，所以公子前去，獲得接見的機會還多一點，只是有一點，汾陽王不尚浮華，公子最好穿得樸素一點。」

崔玉換了一件顏色素舊的家常衣服，因爲郭王重文人而輕武士，所以他作了斯文打扮，袖了父親的叩安帖子，騎了一頭青驢，跟摩勒一起走了。

郭汾陽府是長安最大的府宅，門樓前富麗堂皇，確有王侯氣象，他們到達時，門外冠蓋雲集，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絡繹不絕地來往着，等候着，顯得十分熱鬧。

另一個特色是販賣的小販也很多，穿

棱其間，賣涼茶，酸梅湯等解暑袪渴的飲料給那些官員的侍從們，這是汾陽王府所特准的，其他王府，連閒雜人等都不准靠近，更別說是在門前做生意了。

崔玉的熟人很多，一一招呼了，問起那些先到的人，大家祇有搖頭嘆氣，因爲朝廷頒旨，着令自丞相以下各級官員，前往汾陽府視疾，他們是奉旨而來。

可是汾陽王又不肯接見，明知道不見，在沒得到回答前，又不敢回去，祇好在門口等候着，等到門上唱名擋駕後才能走，長安帝都四品以上的官兒多如星蟻，一個個輪下來，不知要磨到什麼時候，有人從早上等到現在了，看來郭汾陽是存心找點罪給他們受。

崔玉懷着不安的心，跟摩勒遞上了父親的名帖，後面還附着自己的小帖子，因爲他父親與郭子儀同在一軍中領過兵，他也算得上是個子姪晚輩，在禮數上應該備此一格。

門上的架子很大，收下了崔貞的帖子後隨便一看就擱在一邊道：「等一下遞進去後，侯王爺的鈞示，貴使請在門外稍候片刻。」

這所謂片刻，或許是三四個時辰，崔玉苦笑一聲，準備出去晒太陽了，可是，當門官看見了他自己所附的名帖後，却連忙問道：「請等一下，那一位是崔玉崔四公子。」

崔玉上前一揖道：「再晚就是。」

門官瞇着眼，打量了他一下道：「莫不是京師盛稱的玉郎哥兒崔千牛？」

崔玉紅着臉，不安地說道：「再晚就是。」

門官忙笑道：「請坐一下，老奴立刻爲公子稟報，王爺前些日子讀到公子的詩，非常讚賞，說公子的詩有仙氣，頗有王爺的恩官青蓮居士李白大老爺的遺風，若非因爲精神不爽，早就想請公子前來一見了。」

一面叫門子掀來座椅，讓崔玉坐下了，一面奉上茶水，然後捧着名帖進去了。

衆人見到崔玉所受的禮待，不禁都有羡慕之色，不一會兒，門官出來了，首先宣佈道：「王爺有旨，准宣千牛崔玉都尉入覲視疾。」

人羣中哦了一聲，起了一陣騷動，門官又接着道：「王爺謝謝各位大人，請各位大人回府，等王爺玉體康復後，再向各位面致謝意。」

人羣中雖然有點失意，但也吁了一口氣，汾陽王是見不着了，但至少不必再枯候下去。

門官又道：「各位大人所餽贈的厚儀，王爺說不敢愧領，請各位帶了回去。」

汾陽王是向不受禮的，所以那些官兒們都樂得大方，競相羅致珍奇異物，來這兒充一下闊。

有的人固然希望汾陽王能夠收下以邀青睞，但有的人却是借來充充場面的，郭王如果眞收了下來，他們恐怕要賠進半個身家去，因此聽見這個宣佈後，他們才眞正的吁了一口氣，放下了一塊心上的大石頭。

有一個跟崔玉較爲相熟的小京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道：「玉郎！眞有你的，連當朝太師都被擋了駕，你居然獨蒙青睞入覲，眞叫人羡慕，不過也眞要感謝你，假如不是你來，我們還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旁邊的老門官一翻眼道：「尊駕如果認爲受了委屈，回頭王爺會親自登門致歉去。」

那京官嚇了一跳，連忙道：「那裏！那裏，下官是跟崔兄說笑話，老兄千萬別當眞。」

他怕門官追問他的姓名，一溜烟似的跑了。

門官這才笑道：「王爺最討厭這批趨炎附勢的小人，當年因罪押解入京時，多少同僚知交，都裝作不認識，唯恐沾上霉氣，倒是李大老爺，與王爺陌不相識，竟肯爲王爺大力營救，所以王爺見了他們就生氣。」

崔玉的臉上紅了一紅，因爲自己的父親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這番話聽來頗爲刺耳。

走進內院，忽然斜裏掠來兩條黃影，竟是兩頭小牛大小的獒犬，長舌咻咻，直撲向崔玉而來。

崔玉大驚失色，幸好摩勒在旁邊，欺身而出，雙臂一格，將首先撲來的獒犬摔了出去，跟着一揚手劈在第二條獒犬的後股上，打得牠滾翻出去，連聲慘嗥。

門官連忙叫人來把獒犬牽走了，而且連忙向崔玉道歉道：「眞對不起，這是老奴一時的疏忽，因爲人太多，而王爺是不見客的，所以把狗都放了出來，驚了公子了。」

崔玉驚魂乍定，尷尬地道：「沒關係，沒關係。」

門官又笑向摩勒道：「這位老哥好身手，這獒犬是王爺由西番帶回來的，兩頭狗可以咬死一頭猛虎，老哥居然空手把牠們打退了。」

摩勒一笑道：「奴才護主情切，多有失禮了。」

門官道：「那裏！那裏，要不是老哥出手得快，咬傷了崔公子，王爺非要抽我的筋不可，咱家一定要好好謝你不可，公子見王爺時，咱倆喝一杯去。」

摩勒笑道：「聽見王爺一身技藝蓋世，王府中也個個都是高手，化外夷人，略諳技擊，正想找高人請益一番。」

門官笑道：「咱家邀老哥去喝兩杯就是看中了你老哥的身手，咱家追隨王爺三十年，耳濡目染，倒也學了一點皮毛，一看就知道老哥是得過眞傳的。」

說着已到了一座朱樓之前，門官把崔玉交給一個身着宮衣的女官，自己約了摩勒喝酒敍交去了。

崔玉戰戰兢兢地隨着女官，進入朱樓，但覺眼前一亮，這樓殿中白玉舖地，疊金爲柱，道不盡富貴氣象，尤其是兩旁的陳設，無一不是山珍海藏，價值連城的寶物。

殿南的胡床上，舖着錦褥，斜倚着一個身材高大，相貌威武，鬚眉皆白的老人，正是一代人傑郭子儀汾陽王。

崔玉跨前幾步，恭恭敬敬叩拜道：「卑職千牛崔玉叩見王爺，願王爺千秋。」

郭子儀十分和氣，笑着道：「崔哥兒，別來這一套，我跟你父親是同僚，你以常禮見過罷。」

崔玉對這位老王爺的脾氣，多少也知道一點，曉得他不喜拘謹，忙又恭身道：「是！小姪遵命。」

郭子儀大笑道：「這才好，來，坐過來，靠着我，玉郎的大名，我是聞之久矣，今日才得一見。」

他點手把崔玉叫到跟着，拍拍胡床，指示他坐下，拉着他的手，端詳了片刻才嘆道：「果然其人如玉，不虛玉郎之名，奇怪了，你父親是個猛張飛似的大漢，你三個哥哥在宮廷輪值時，我也見過，跟你沒一點相像的地方。」

崔玉臉紅紅地道：「小姪肖母，長得文弱一點。」

郭子儀大笑道：「你母親我也見過，高頭大馬，不會比你父親俊多少，怎麼會生出你這個玉人兒呢？」

崔玉低頭道：「小姪是庶出，家母是朔方胡女。」

郭子儀道：「這就難怪了，朔方多美女，玉郎！你知道我爲什麼特別要召見你嗎，前幾天我讀到你的詩，覺得才氣縱橫，頗有恩公太白先生的韻味，再聽說你的像貌也有點像太白先生，一直想見見你，所以特別吩咐門上留心，否則任何人都是不見的。」

崔玉不安地道：「青蓮先生乃謫仙臨凡，小姪何敢妄比。」

郭子儀道：「不！你的確有點像他，太白先生的母系也是朔方血裔，所以，他才能識得渤海國文字，你們都有朔方血統，眉宇之間，有幾分相似是很自然的事，祇是太白先生比你雄壯多了，他雖是文人，却有武夫的豪情。」

說完又是一聲長嘆道：「也就是這點豪情害了他，他若不是生具俠骨，何致被小人所陷，終生不得志呢，我的生命是他所賜，但竟無法保其善終。」

崔玉道：「青蓮居士聽說是步水撈月而仙逝的。」

郭子儀道：「是的！他因爲懷才不遇，窮途潦倒才有那些不羈的行徑，千古才人皆薄命，怎不令人感慨萬端。」

崔玉道：「老伯！小姪以爲青蓮先生那種死法，正是死得其所，他是個非常人，一生行事都有非常的表現，金殿醉草討蠻檄，貴妃捧硯，高力士脫靴，楊國忠磨墨，是何等豪情，醉草清平調三章，金殿醉眠，又是何等飄逸！」

郭子儀道：「不錯！他那四句七絕自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寫照，你讀過沒有？」

崔玉笑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來呼不下馬，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是青蓮居士傳神之作，三尺孩童都能琅琅上口，所以小姪以爲他的死才是死得其所，老伯應該爲之慶幸才對。」

郭子儀道：「哦！老夫一生常感念太白先生的深恩，每爲之扼腕嘆息，倒沒有想到有什麼可慶幸的？」

崔玉道：「太白先生一生非常之遭遇，如果死得平平凡凡，寧非是一大遺憾，所以天心獨鍾，連死都給他安排一個人懷思的非常之境，醉步水中撈明月，碧海青天夜夜心，這使他的生平事跡，更加上了傳奇色彩，武人希望死於疆場，文人則必須死於非常，才足名傳不朽。」

郭子儀忍不住哈哈大笑道：「說得好，青蓮如若有知，定必嘆知己於地下了，玉郎！眞想不到你有這種知識。」

於是這一老一少，以李青蓮爲話題，談到了他的詩，他的爲人，他的洒脫與豪情，他的遭遇，他的種種一切，談着！談着！兩個人都十分投機，樂而忘倦了。

最後還是崔玉想了起來道：「老伯玉體違和，正該多休息，小姪不該讓老伯說這麼多話的。」

郭子儀笑道：「我那裏有什麼病，祇是悶得難過而已，玉郎！有你來談談，積鬱爲之一空，我的病早就好了，玉郎！你別急着走，咱們再好好地聊聊。」

這時，旁邊過來一個美姬，稟告道：「王爺！您該吃藥了！」

郭子儀揮了揮手道：「去！去！別掃興，我的病早就好了，還要吃什麼藥，我才不信太醫們那些鬼話。」

那美姬柔和地笑道：「王爺龍馬精神，自然是不會染疾的，太醫也說了，王爺是閒出來的病，祇要有機會再讓王爺騎上戰馬，披上鎧甲，痛快地殺一陣敵人就好了。」

郭子儀掀髯道：「這還像句話，我就是閒不得，前幾天腰酸骨痛，都是閒太久了的緣故。」

那美姬道：「正因爲閒得太久，連鐵人都長了銹，何況是血肉之軀呢，不過王爺的背痛是事實，那是早年戎馬疆場，餐風宿露，感受了一點風寒之故，在勞動中不覺得，一閒下來就發作了，太醫開的這藥是驅寒風的，王爺先把那點風寒逼退了，難得遇到崔公子這麼一位知己，等秋涼後請崔公子作伴，帶着奴婢們出去打獵，也讓奴婢們活動一下，那不是更好嗎？」

郭子儀笑道：「小紅！妳這張嘴可眞會說，連死人都被妳說動了，好吧，叫她們拿上來吧。」

那美姬輕輕一拍手掌，殿後出來了兩個麗人，一黃一綠，一個手托玉盤，托着一口金甌，甌中是一盅藥汁，跪下叩頭後，黃衣麗人端起金甌，侍候郭子儀飲下了藥。

郭子儀道：「小紅！妳們別光招呼我，崔公子來了半天，妳也該爲他找點東西解渴。」

小紅笑道：「奴婢早就準備了，眞臘國進呈的櫻桃，用乳酪冰浸好了，又涼又甜又解渴，而且是王爺藥後的引子，就等王爺服藥後，好一併侍候。」

郭子儀笑道：「那還不快捧上來。」

紅衣美姬嫣然一笑，再度擊掌，兩個蠻裝女奴，頭上頂着兩口赤金的盤子進來，放下金盤，才悄然退去！

盤裏是四個白玉缽，一口中盛着鮮紅的櫻桃，粒粒大如鷄蛋鮮艷欲滴，一口中盛着雪白的乳酪，另外兩口中則是晶瑩透明的冰塊。

在炎暑盛夏，居然能有冰塊，這實在太希罕了。

郭子儀笑道：「玉郎！櫻桃是眞臘國進貢的異種，個兒大，却沒有一顆核子，

還眞不容易，你嚐嚐新。」

崔玉笑道：「這種櫻桃小姪在柳太師府中還吃過一次，但是炎夏盛暑，竟會有冰塊，畢竟是老伯的氣概不凡。」

郭子儀笑道：「這都是小紅想出來的花樣，她在冬天貯了幾十缸的清水，凍結成冰後，藏在地窖裏，外面包着棉絮，然後把門封起來，居然能留到現在，玩意兒不希奇，就是太浪費了一點，爲了這點撈什子，居然用了兩千斤新棉！」

崔玉道：「老伯一生爲國，戎馬辛勞，理應享受一點的。」

郭子儀笑笑道：「想我年青的時候，剛開始投軍，一件破棉襖上還不足半斤棉花，現在居然用兩千斤新絮來護冰，實在是太過份了，我心裏覺得很不過意，這無非是跟老柳賭一口氣，他前年請我吃飯，也在夏天，捧出了一味冰鎮楊梅，吹噓了老半天。

說他家裏一口祖傳的寒井中冰出來的，涼的確是涼，但他的口氣確叫人生氣，就好像欺侮我是個窮措大出身，拿不出像樣的玩意兒，我回來後直生氣，多虧小紅替我出了這個主意，在去年我回請他時，端出了一盆冰塊，你沒看見那老傢伙的嘴臉……」

說着忍不住大笑起來，崔玉心中暗笑，這位老元戎出身寒微，雖然沒什麼架子，却最怕被別人看不起，所以處處地方都要壓倒別人。

郭子儀笑道：「我不否認是個窮人子弟出身，對窮苦的老百姓特別同情，但我也最討厭別人在我面前擺闊，總要跟他們門一門，顯示我這個窮措大絕不輸人，也給窮人出口氣。」

崔玉笑道：「老伯蓋世勳業，挽國脈於垂危，是無人能及的，老伯的氣概更是非常人所能望，汾陽王府前，販夫走卒都視爲樂土，天下都傳爲美談。」

郭子儀十分高興，但又嘆了口氣道：「不過人窮志短，也是很難說，本來我的門庭不禁，任何人都可以進來逛逛，可是前幾年居然夜夜失盜，大大小小的東西，被人順手牽羊，摸走了不少，我倒不心疼這些東西，但他們對我這個汾陽王太不給面子了。」

崔玉道：「民智開而後識禮義，那些愚民少讀詩書，氣質未變，倒是怪不得他們。」

郭子儀道：「說的也是，所以我教兵卒時，一半重文，一半重武，軍營之中，隨時都有教書的先生，講解春秋大義，因此我的士卒，沒有一個貪生怕死的，平定安史之亂時，我以數千之衆，破賊十萬，就是靠着一個義字。」

崔玉道：「老伯說得極是，那些老百姓如果有機會能多讀點書，就不會做出那種事了。」

郭子儀一嘆道：「我倒是頗有此心，但是後來想想又算了，已經有很多人對我眼紅了，如果我再多事，人家還以爲我在收攏民心，想造反呢，所以祇好在院裏養了十幾條猛犬，總算把宵小嚇退了，對了！你進來時看見那些獒犬嗎？牠們可是西域異種，勇猛不下虎豹，長安城裏還沒有人有呢，老柳想問我要兩條，我沒答應他呢。」

崔玉本想說出適才的遭遇的，但見到郭子儀對這些獒犬十分得意，如果知道了一個崑崙奴曾經徒手格退兩頭猛犬，一定會引起他的不快。

遂道：「小姪見到了，果然神駿非凡，這足以表達老伯虎威。」

郭子儀笑道：「牠們還眞不錯，老柳問我要小狗，我不答應，他一氣之下，化重金搜羅了兩頭黑豹，養馴了向我挑戰，我放了兩頭狗出去，不過才三個回合，就把他的那對豹子咬死了，足足贏了他十斤赤金！」

崔玉道：「虎豹之威，應在山野，養馴的豹子，已失其勇猛之氣，怎能與老伯訓練有素的神獒相匹。」

郭子儀大笑道：「對了！我的狗雖勇，但虎豹爲山林之王，倒底是不能比的，如果他是剛捕來的野豹，說什麼我也不跟他打這個賭，但老柳足不出戶，是個書呆子，根本不懂這一套，以爲虎豹之威，必可勝過獒犬，白白的送掉了十斤赤金，還生了一肚悶氣。」

這老少二人越談越開心了，那三名艷姬已經用纖纖玉指，剝去了櫻桃的外皮，泡在乳酪中，浮襯着冰塊，嫣紅雪白、晶瑩，一看上去就令人暑氣全消。

紅衣艷姬捧了一口金甌，放在崔玉面前，嬌聲道：「請公子用點心。」

崔玉自從進入殿中，一直守着子姪之禮，對女子向來不敢逼視，這也是他從社交圈子裏學來的禮儀。

他遍歷長安巨室，經常登堂入室，周旋於貴婦之間，豪富大族，自不乏美姬艷婢，崔玉從不多看一眼，才贏得交口稱贊，說他是少年老成。

尤其是那些貴婦，多半上了年紀，而妬性偏重，對於比自己年輕的女子，總是含有敵意的，崔玉對那些年青艷婢不作一顧，反倒是向年紀大的表示親熱，才贏得那些貴婦們從心眼兒裏憐惜他。

可是今天他輕輕一瞥，看見了那紅衣美姬之後，不禁心神大震，因爲她太美了，美得令人眩目。

唐代女子衣裝本就偏向胡服，不事掩飾，用以展示女性天然的魅力，這紅衣艷姬身着紅綃，肌膚欺霜賽雪，輕紗影中，修長的玉腿隱約可見，尤其是剛才靠近他身邊時，吐氣如蘭，別有一種動人之處。

他不由得看呆了，兩手捧着那甌冰桃，一動都不動，兩眼一直盯着那窈窕的身影與姣好的面容。

郭子儀笑道：「玉郎！你怎麼了？」

被郭子儀一問，崔玉才發現自己失儀，不過他爲人很機靈，連忙道：「請老伯恕小姪失禮，因爲小姪見到這位姐姐形貌極似家母，小姪六歲喪母，慈容宛在，常存孺思，所以一時失態……」

他的人既長得文柔，說話的態度又十分誠懇，目中淚光盈然，竟像眞的一付稚兒之思！

郭子儀十分感動地道：「那是難怪的，她叫紅綃，原是朔方貴族，後來家道中落，被賣身爲奴，老夫征朔方時，在歸俘中隨老夫而來，令堂既是朔方郡的人氏，多少總有點鄉親，所以你看來就顯得親切了。」

崔玉當然知道，他的母親是朔方人，而朔方女子，多半是膚白而鼻樑高隆，明眸似漆，他一看就知道是朔方人，所以情急之下，才編出了那套謊話，而且他的態度又十分逼眞，使郭子儀深爲感動。

於是笑了笑道：「小紅也很寂寞，難得有個懂得鄉音的人，你們多聊聊，小紅！妳就侍候崔公子吧。」

紅綃輕輕答應了一聲，走到崔玉面前跪下，接過他手中的金甌，用銀匙舀起一顆顆的櫻桃，餵在他的嘴裏。

她身上的一陣陣暗香，不時飄送到崔玉的鼻子裏，使他心旌神動，幾乎不克自持，而紅綃對他似乎特別有情，一雙美目不住地飄動，傳送着默默的情意。

崔玉的魂都被勾走了，但他不敢造次，口中用朔方語，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因爲郭子儀曾征朔方，對當地的語言也聽得懂一點，兩人祇好聊點家常……

這一段時間不知怎麼混過去的，郭子儀雖然不服老，但他畢竟是老了，談了半天的話，又號盛暑午後，精神漸有不支，斜倚在榻上，雙目輕垂。

紅綃輕輕觸一下崔玉，示意他應該告辭了，崔玉這才從迷惘中驚覺，連忙站了起來。

郭子儀也睜開眼睛笑道：「你們談！我沒睡。」

崔玉垂手道：「小姪也應該告辭了，等老伯精神恢復時，小姪再來請益。」

郭子儀覺得的確需要休息一下，遂也不再强留道：「好！回去拜上令尊，說我多謝他關懷，以後沒事的時候來我這兒坐坐，我雖是個老頭子，但思想並不老，最喜歡跟你們這些有見識的年青人聚聚。」

崔玉唯唯答應，郭子儀又道：「小紅，替我送崔公子。」

所謂送，也不過送到門口，十幾步路而已，但是，在崔玉來說，已經是喜出望外了。

到了門口，他戀戀不捨地道別了，紅綃的眼睛裏含着火樣的熱情，用身子擋着後面的視綫，對他比了一陣手勢。

她先指指屋子，豎起了三個手指，然後纖掌輕輕地翻動了三次，見崔玉仍在發呆，她忙又指指胸前用銀鍊懸着作爲裝飾的小銅鏡片，崔玉還是不懂。

可是殿中已傳來郭子儀的咳嗽聲，紅綃沒辦法，再指指天空，指指小鏡子，滿懷幽怨地回身進去了。

崔玉失魂落魄地來到前庭，摩勒與老門官已經在那兒等候着，門官笑道：「崔公子，眞難得，王爺會客，從沒有超過一盅茶的，居然陪你談了一個時辰。」

崔玉心中老是縈繞着紅綃的倩影，支吾應付過去，就與摩勒告辭出來了。

在路上，摩勒問道：「公子，郭老令公是否英雄如昔。」

崔玉無精打采地應了一聲，摩勒笑道：「他的門官跟了他三十年，據說已經得到了汾陽王的文武精傳，可是他跟奴才較量了一下，赫赫……」

崔玉道：「怎麼樣？」

摩勒笑道：「奴才爲了不好意思掃他的興，讓他佔了個平手，他對奴才雖然很佩服，却忍不住大吹大擂，自許在長安城中已無敵手，其實奴才只用了一半的勁兒，只恨奴才身份太低，否則奴才眞想跟郭老令公較量一下，看看這位天下無敵的第一號英雄人物，究竟有多大本事。」

崔玉對武士毫不感興趣，只是身份高低那句話，觸動了他的心事，看紅綃在王府中，必是郭子儀的寵姬，就算是身份再高，也無法從郭子儀身邊要過來，這一份感情，恐怕再也沒有宣訴的機會了！

回到書院中，崔玉的心還留在王府，滿腦子都是紅色的影子，他雖然終日周旋於豪門大家，也有不少的少女對他吐露過情意，却始終沒能打動他的心。

只有今天，他開始患上相思了。

這不是單相思，紅綃分明對他也有情的，遺憾的是侯門似海，遠遠地隔開了他們，他開始想起大唐初年，開國名將李靖與紅拂美人張出塵的故事。

紅拂是越公楊素的家妓，慧眼識英雄，在席上一晤李靖後，夜奔私逃，就成了千古佳話。

但是紅綃能像紅拂那樣逃出來嗎？

他有李靖的魄力，帶着紅綃私逃嗎？

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着他，萬般無奈中，他關起門，舖下香箋，寫出他第一首戀詩。

「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明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瑀芝雪艷愁！」

整個晚上，他反覆念着這四句詩，到了第二天，他居然病了，原來嬌弱的身子，怎禁得起相思的折磨呢？

侍候他的家人焦急異常，也不知道他病從何來，問他沒回應，只是連連嘆氣，分明是心病重於身病。

因爲病是從王府回來開始的，大家祇好追着摩勒問究竟，摩勒也不知道他在內殿的事，但是從他那首詩上，約略地猜測到三分光景。

趁着夜深人靜的時候，摩勒悄悄地來到他的臥室中問道：「公子！你究竟有什麼想不開的，只要告訴奴才一聲，奴才一定會替公子排解開來。」

崔玉只是黯然地道：「你辦不到。」

摩勒一拍胸膛道：「天下沒有奴才辦不到的事，那怕是你看中了汾陽王府的寶物，奴才也能替公子盜取出來。」

崔玉精神一震道：「眞的。」

摩勒笑道：「自然是眞，郭老令公把他那幾頭獒犬，誇爲天上有、世間無的了不起兇猛，其實奴才一伸手就可以解決掉，那天因爲是追隨公子前往作客，打狗要看主人面，奴才手下不得不稍留分寸。」

崔玉欲語再三，摩勒笑道：「公子從王府回來後就悶悶不樂，奴才知道必然是有什麼中意的東西到不了手，公子眼界很高，那樣東西一定異常名貴珍奇之物，奴才不敢自甘菲薄，早就想有意思鬥鬥這位天下無敵高手……」

崔玉一嘆，道：「不是東西，是一個人！」

摩勒一怔道：「是個人，那就難辦了，以奴才之能，盜個人出來倒不困難，問題是這個人藏在那兒呢，汾陽王勢挾天下，這個人張聲起來……」

崔玉道：「祇要能把她盜取出來，我

想她不會張聲的。」

摩勒笑道：「那就有點意思了，公子不妨說說究竟看。」

崔玉把他會見紅綃的情形說了，在他心中倒並不十分指望着摩勒能促成他們的團聚永諧，祇希望摩勒能幫助他與紅綃私下見上一面。

摩勒聽了笑道：「敢情公子與那位姑娘連一句知心話都沒說過，祇是空自相思而已。」

崔玉急了道：「不！她對我確實有情，我看得出的，她的一雙眼睛告訴過我，摩勒！這些你不懂的！」

摩勒居然一嘆道：「我懂，瞳若秋水情萬斛，心存靈犀勝千言，朔方的女孩子，最懂用眼睛來表達感情了。」

崔玉不禁一怔，因為他看見摩勒的眼中居然也淚光盈然，好像受極大的情感衝擊。

難道這膚漆如墨的崑崙奴，也有一番刻骨的戀情，而思戀的對像，也是個朔方女子嗎？

假如有的話，那一定是跟父親出使高麗時，那時高麗為太宗親征平服後，內廷不穩，乞援於天朝，崔眞曾經御命率軍助高麗王平亂，摩勒是個很活躍的人，而自己的母親也是那一次被帶回中原的。」

可是摩勒很快就平服了激情，換上笑容道：「這個女孩子很聰明，她對公子確實有情，尤其是臨行的手勢，更是大有深意，指示公子幽會之期。」

崔玉苦着臉道：「我也知道是約我重逢的意思，但是始終想不透她要說的是什麼？」

摩勒笑道：「朔方的女子最喜歡暗示，那些手勢是朔方最通行的，公子的生母是朔方人，她以為你一定懂的！」

崔玉嘆道：「我母親死時，我才六歲，能懂得多少，何況這是男女之間偷期的手勢，母親教我嗎？」

摩勒點頭道：「不錯，奴才忘了。」

崔玉忙道：「你在朔方躭過很久，快告訴我吧，我都急死了！」

摩勒沉思片刻才道：「她指指屋子，又豎起三指，是表示她居處所在，汾陽王府共分十進，她住在第三進，要你別摸錯了地方，驚動了別人，手掌三翻，是示以日期，每掌五指，三五為十五之數，手指天空，又指胸前小鏡，是指月圓之夕，這沒什麼難懂的！」

摩勒道：「這次一定不會錯，公子別忘了，本月十五日是太后壽誕，宮中必有慶典，汾陽王是皇室重臣，又是皇室姻親，那天晚上，一定會入宮覲賀，所以王府中才有空閒，正是幽會的佳期。」

崔玉以手敲額，連連地道：「不錯，不錯，我眞笨，居然把太后的壽誕忘了，不然的話，早就可以想起來了！」

一下子，彷彿病魔都離開了，霍地坐了起來，摩勒笑着道：「公子，今天才初九，離十五之夕，還有六天呢，你還是好好休養一下，靜候佳期吧。」

崔玉這才又躺了下去，可是又急着道：「貪夜而去，汾陽王又不在府中，我總不能公然登門拜訪吧？」

摩勒道：「那自然不行，但公子放心好了，王府宮牆不過才兩丈來高，奴才可以背負公子踰牆而入。」

崔玉問道：「你背得動嗎？」

摩勒笑道：「別說公子祇有百來斤重，就是再重上個三五倍，奴才照樣也負載如同無物。」

崔玉想想又道：「王府中養着十幾頭猛犬呢？」

摩勒道：「就是養了十幾頭猛虎，也當不起奴才的連手飛石，這些都不勞公子費心，奴才既然敢答應護送公子前去，准保能叫你們安然無恙地見面。」

崔玉這下子是眞的安心了，第二天起來，病體爽然，而且居然一改往日厭武的舊習，跟着摩勒在空院中練武。

就這樣過了五天，到了十五月望之夕，崔玉早就準備好了，卻直等月到中天，摩勒才駕了一乘輕車，載着他來到汾陽王府的院牆外面，停下車子，挾着崔玉的腰，輕輕一縱，就像飛鳥一般，越過了高達兩丈的院牆，落地無聲。

崔玉做夢也沒想到摩勒會有這麼精湛的武技。

在院中落定後，摩勒把他放在一座凉亭頂上，然後從腰下取出一個黑布口袋，抖開來卻是一頭小狐，他把小狐丟在地下，狐身上濃重的氣息立刻將巡邏的契犬引來了。

摩勒手持索弩，那是一根牛筋軟索，中間扣着一塊軟牛皮，兩端有套，彎摺扣在手指上，然後在牛皮上包了一顆圓石，掄動起來，每一個獒犬在撲近小狐十餘丈處，他的手一鬆，一顆石彈飛出，又疾又準，噗的一聲，一頭獒犬倒地不動了。

十幾頭獒犬在眨眼之間，悉數次第解決，崔玉看得呆了。

摩勒挾着崔玉，飛蹤而渡過兩重院落，但見銀釭照小樓，一個倩影透過珠簾，隱約可見。

摩勒笑道：「玉人在望，公子快去吧，奴才還得去把那些獒犬的屍體收藏起來，免得被巡夜的人發現，驚破了你們的鴛夢，如有召喚，切記輕輕擊掌四響……」

他又像飛鳥般地消逝了，崔玉這才懷着一顆跳動的心，緩緩向小樓行去，輕輕地掀起了珠簾。

紅綃雖是背門而坐，那熟悉的身影是再也不會認錯的，她已經解了裝，紅色的冰綃，裹着晶瑩如玉的胴體，垂下了滿頭比黛更黑的長髮，散發着一個成熟的少婦無比的魅力。

崔玉的心跳動更厲害了。

只聽得紅綃以幽怨的聲音，吟着：「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

聲如子規夜啼，杜鵑泣血，崔玉再也忍不住激動的心情，撲過去摟着她的細腰道：「紅姐，我來了！」

紅綃轉過來，頰上帶着淚痕，卻伸出玉臂，緊緊地抱着他。

窗外的摩勒悄悄拭一下眼淚，嘴角泛起了一個欣慰的苦笑。

他是為了什麼呢？

×　×　×

崔玉抱起紅綃的身子，走向榻上，慢慢地解去了她身上的冰綃，展露在眼前的

是一個晶瑩如玉的胴體。

從臉上，到脚尖，通體潔白得如一塊無瑕的美玉，除了胸前兩點櫻紅，以及腹下一叢幽黑。

那不像是一個人，而是一尊女神的塑相。

崔玉的心中湧起一股發自由衷的崇敬，他慢慢地跪了下來，從額上吻起，雨點般的蜜吻一直移落下去。

無法相信是個眞切的事實，他居然接近了這個女神。

但事實畢竟不容抹殺的，紅綃不但是在他的面前，而且是這樣地接近，這樣地引人旖思。

紅綃在笑着，兩隻手摟住了他的頸子，把一個鮮紅而熾熱的嘴唇，去迎上了他的吻。

崔玉只覺得一陣甜香衝進鼻孔，一陣電閃擊中了頂門，整個人都似乎要昏了過去。

他聽見紅綃低迷而醉人的甜笑道：「長安城中，無人不知玉哥兒風流絕世，卻原來嫩得很。」

崔玉急急道：「紅姐，那可太冤枉小弟了，我的面皮最薄，見了女人就臉紅，不信妳去問。」

紅綃輕嘆一聲道：「我問誰去，在這兒就像是一個大監獄，除了那個老頭兒，就看不見第二個男人。」

崔玉沉默不言，紅綃道：「你一定以為我是個很淫賤的女人，是不是？」

崔玉連忙道：「沒有的事，小弟如有這個想法，今夜也就不會來了，妳知道我不是那種好色的登徒子。」

紅綃笑道：「這一點我倒是聽過許多夫人們說了，玉哥兒人如好女，腹藏珠璣，而又品行端方，多少人都想把女兒嫁給你而不可得呢。」

崔玉紅着臉道：「沒……沒有事。」

紅綃笑道：「事情是有的，大家曾經向尊大人透示道，但尊大人都拒絕了，你知道尊大人拒絕的原因是什麼？」

崔玉吃吃地道：「這個……小弟不知道。」

紅綃笑着又親了他一口，笑道：「尊大人說你年紀還小。」

崔玉回答道：「是的，小弟年紀是還小。」

「幾歲了？」

「小弟今天才及冠。」

紅綃笑道：「二十歲了還說年紀小，別人早就做爸爸。」

崔玉紅着臉不做聲，紅綃道：「但眞正的原因大家都明白，喜歡你的人太多了，答應一家就要得罪很多家，大家也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也不便向尊大人力求，就把你的婚姻大事給躭下來了。」

崔玉頓了一頓才道：「其實家父就是答應了，小弟也會設法婉拒的，因為小弟立誓要成家必須娶一個理想的對象，否則寧可終身不娶。」

紅綃哦了一聲道：「你要怎麼一個理想的對象？」

崔玉說道：「一個能够令我動心的女子。」

紅綃道：「長安市上女如花，家家都有美姣娘，難道還沒一個人使你動心的嗎，你的眼界未免太高了。」

崔玉壯着胆子道：「女子的使人動心處不在容貌，侯門無醜女，小弟見過的美貌女子也不少，可是眞正令小弟動心的只有一個。」

紅綃連忙道：「是誰家的女郎？」

崔玉笑着說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紅綃的身子不由一震，隨即嘆了口氣：「玉哥兒，你別拿我開玩笑了，我祇是一個王府的侍姬，微賤之身……」

崔玉莊容道：「不是開玩笑，紅姐，小弟不是輕薄好色之徒，更不是一個亡命之徒，可是今夜冒着性命之險，潛入王府，妳應該知道小弟的誠意。」

紅綃的目中淚光盈然，凄然一嘆道：「玉哥兒，我知道你的心，那天我以朔方的手語約你來此，事後我就後悔了，我知道王爺今天不在府中可以有空，可是又想到府中戒備森嚴，你一定來不了的，說不定還會害了你。」

崔玉默默地抱着她，紅綃頓了一頓才道：「我怕你，又想你來，望着你來，又怕你來，從黃昏日落後，我的一顆心七上八下，眞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崔玉道：「紅姐的心，小弟在詩句中已經完全了然，小弟仰慕之心，也全在行動中表示了。」

紅綃輕嘆一聲道：「是的，感君一片盛情，只可惜我身不由主，今宵一會，重逢不知何日，我們也沒有將來，良宵苦短，我們能把握的祇有今天現在，別再虛擲了。」

她主動地為崔玉除去衣服，也主動地挑動他的慾情，但到了最後一關，她竟是十分生澀，崔玉也是一樣地稚嫩，不過他們究竟是已成年的男人與女人，何況這些事是屬於天經地義的本能，不須要別人的指點的。

在幾次嘗試後，他們終於找到了最妥切的方法，使兩顆心靈，兩個身子，密切地結合成了一體。

巫山幾番雲和雨，春夢幾度覺與醒。他們終於體驗到了人生的眞諦與歡愛的眞趣。

崔玉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紅綃却起來收拾了，潔絹拭去雲雨殘跡時，崔玉竟看見了一抹猩紅。

他霍然坐起道：「紅姐，妳還是處子之身？」

紅綃苦笑了一聲道：「是的，否則我也不敢要你來了，我唯有這一點才能證明我不是個淫賤的女子。」

崔玉吶吶地道：「這……這眞是想不到……」

紅綃幽怨地道：「難道你以為我是假的。」

崔玉連忙分辯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紅姐這樣天姿國色，又在郭王身邊，他怎麼會無動於衷的！」

紅綃輕嘆道：「你知道他有多大歲數了？」

崔玉道：「汾陽王雖是八十老翁，但他是蓋世英雄，技擊絕羣，養身有道，身子還壯得很。」

紅綃道：「是的，他的確很壯健，可是從七十歲那年後，他就摒棄了女色，身邊雖然有一大羣女子，却是夜夜獨寢，有時雖然召我們侍寢，却一無沾染。」

崔玉道：「這是爲什麼呢？」

紅綃幽怨地道：「爲了他那身武功，他說他已經進入到練心的階段，必須要戡破色關，有幾天他叫我們幾個姐妹脫光了衣服，在他面前嬉笑遊戲，他坐着一動也不動，爲了培養他的定力。」

崔玉道：「他眞的能不動心嗎？」

紅綃道：「前一兩年還不行，後來確實到了不動心的階段了，尤其是最近這一兩年，他可以跟一大羣美女嬉遊終宵，而且還叫我們演練佛典中的天魔艷舞，他坐在那兒，就像是一尊石像。」

崔玉一嘆道：「郭汾陽名傳天下，英雄無敵，果然是名不虛傳，像這份定力，有幾人能及。」

紅綃道：「他已經不以人爲競爭的對象，而是跟佛爭了，經常一曲舞罷，他掀髯大笑說：『西天佛祖受摩登伽魔舞挑逗不動心而成佛，我郭子儀也不輸給他！』這個老頭子簡直不是個人了。」

崔玉道：「他是有值得驕傲之處。」

紅綃道：「可是他祇顧自己練功，却漠視了別人，府裏養着一大羣女孩子，終日伴隨着他，他忘記了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樣有六情七慾，每次演舞時，我們被那艷曲逗引得血脈賁張，被慾念刺激得如痴如狂，他却看着大笑……」

崔玉一怔道：「那是太過份了，可是他在生活享受上對妳們都很優容，妳住的這棟樓宇，不遜於侯門千金閨閣。」

紅綃哼了一聲道：「錦衣玉食，並不是生活的一切，我們是人，有七情六慾，不是一頭畜生，更不是玩物，何况他還說過，他死了之後，要我們陪他殉葬呢！」

崔玉道：「他眞這樣說過嗎？」

紅綃道：「他不但這樣說，而且還早作了準備，他在汾陽故里，造好了一座生壙，裏面可以容納十幾個人併葬。」

崔玉說道：「這怎麼可以，那是違禁的。」

紅綃凄然道：「玉哥兒，別忘了我們是奴隸，是他征伐時帶回來的戰利品，是天朝可汗賞賜給他的家奴，活着屬於他，死了還是屬於他。」

崔玉不禁默然了，大唐律法雖嚴，王子不能殺庶民，但是這一批奴隸却享受不到法律的平等，因爲他們不是大唐子民，是附屬品，可以買賣，可以贈送，更可以作任何的處置，他記起自己的母親，雖然被父親收爲姬妾，但永遠受着卑鄙，倒是她所生的兒子却能承受世子的福蔭，但母不以子爲貴，她仍然是個下人，她就是這樣鬱鬱而死的。

郭子儀這樣做法雖不近人道，却也不違法，因爲這些奴婢既是御賜，就不能轉贈給人，除非是遣嫁給男奴爲妻。

因此崔玉結巴地道：「郭王也是一片好心，他在世之日，可以錦衣玉食地供養妳們，等他死了，妳們又不能嫁人，除非再配給男奴，過着牛馬的生活，倒不如殉葬了。」

紅綃潸然淚下道：「是的，我不怨他，只能怨命，誰叫我們的國家戰敗了呢，淪身爲奴，還有什麼可說！要怪也怪我的父母，他們把我生得醜一點，或許還不會被徵選爲奴，當作物品一樣地送人了。」

崔玉道：「郭汾陽技藝蓋世，修爲有素，或許會活得很久，照他的身體看來，百歲可期。」

紅綃道：「老實說我倒是盼望他早點死。」

崔玉道：「爲什麼，難道妳不想活下去？」

紅綃道：「在沒有希望中生活，有什麼意思呢？我並不遺憾，至少我比別人幸福，我有了你，把一個完整的身子給了你，我已經很滿足了。」

崔玉一時激動地道：「不，紅姐，我不要妳死，我要跟妳永遠在一起，我向郭老伯請求……」

紅綃道：「我是御賜的家奴，焉能給人的？」

崔玉道：「我可以要求娶妳。」

紅綃苦笑道：「玉哥兒，別說傻話了，這可能嗎？你若是個尋常百姓，或許王爺會答應，但你是節度使的公子，是長安市上的寵兒，是王公卿相們爭逐爲婿的寶貝，郭老兒縱然喜歡你，却不會答應你這個荒唐的要求的。」

崔玉道：「我不管，我一定要他答應的。」

紅綃苦笑道：「他答應你父親也不會答應，他爲你推辭了多少權貴，却讓你娶了個家奴，那要得罪多少權貴，汾陽王也不敢做這種觸犯衆怒的事。起來吧，玉哥兒！天快亮了，爲歡無多，讓我敬你一杯酒。」

她從架子上取了一個金瓶，兩個金杯，滿滿地倒了兩杯酒，却暗暗地在自己那一杯裏丟下了一顆紅色的藥丸。

酒是紫紅色的，是最珍貴的紫葡萄所釀，紅色的藥丸化得很快，沒多久就與紅色的酒液化爲一色了。

把酒遞給了崔玉，她的手開始有點顫抖了，聲音也顫抖了，臉上却帶着苦笑道：「來吧！玉哥兒！盡了這一杯，你就走吧，此生或無把晤之期，但我在九泉下會等着你的。」

崔玉接酒在手，心中充滿了凄清的離情，紅綃目中含淚，臉上帶笑道：「喝罷，再有一個時辰天就亮了，我們就生活在兩個世界裏了。」

崔玉道：「紅姐！別這麼說，我會再來的，祇要一有機會我就來。」

紅綃笑着道：「是的！我永遠都會等着你。」

她把酒杯舉到嘴唇，剛要喝的時候，忽然「叮」的一聲，一顆小石子飛來，擊中她的酒杯，掉落在地上。

接着窗上人影一閃，摩勒像飛鳥一般地進來！

紅綃駭然道：「你……你是誰？」

崔玉忙道：「紅姐！別怕，他是我的從人摩勒，他的本事大得很，今天就是他帶我進來的。」

摩勒笑了一下，露出滿口的白牙，從地上拾起金杯道：「姑娘受驚了，妳的一片眞情，使我很感動，但妳太傻了，死並

不能解脫，反而會害苦了妳所愛的人。」

說着指指崔玉道：「公子從上次來到王府就病了，病得奄奄一息，直等奴才答應送他來跟姑娘相聚，他的病才好，姑娘如果一死，公子還能活下去嗎？」

紅綃怔住了道：「玉哥兒！你對我眞這麼痴情？」

摩勒笑道：「那還用說，四公子對別的女子從未正眼瞧過一次，不怎知的，對姑娘却像是中了魔魘，差點沒有死於相思病上，姑娘忍心害他嗎？」

崔玉道：「摩勒，你說什麼，紅姐怎會害我呢？」

摩勒一笑道：「如非奴才發現得快，紅姑娘一杯酒下肚，一個時辰後就香消玉殞了，至遲不過三天，公子也將追隨到地下，奴才豈非成了罪人了。」

崔玉吃驚道：「紅姐！妳在酒中下了毒？」

摩勒笑道：「是的！只下了她自己的那一杯，紅姑娘是不會害公子的，但也差不多，只在遲早而已。」

崔玉撲過去，抱住了紅綃哭叫道：「紅姐！妳這是爲什麼，難道妳死了我還能活？」

紅綃凄然地道：「今宵一別，再見無期，王府森嚴，可一而不可再，妾知君深情，唯恐君冒險而來，如果有了失閃，豈不累及公子一家，所以妾甘就一死！反正我活着也是行屍走肉，經此一會，妾以崔氏之婦自居，自然不能再以色身事人，但天魔艷舞隊中，妾爲領隊主伎，身不由主，想拒絕都不行，除却一死外，無以再保清白。」

崔玉哭叫着道：「妳不能死！妳不能死。」

但他除了這兩句話外，再也沒有別話了。

紅綃却沉着地道：「好！玉哥兒！我答應你不死，上天垂憐，或許還有重晤之期，我們等着吧，現在你該走了。」

崔玉道：「我會再來的，摩勒的本事很大，隨時隨地，我們都可以來的。」

摩勒却搖頭道：「不！今夜爲了避免驚動他人，奴才擊殺了府中十幾頭獒犬，汾陽王發覺後，一定會加意防範，再來恐怕是不可能了。」

崔玉一怔，道：「你不是很有辦法的嗎？」

摩勒苦笑道：「奴才先前以爲汾陽王雖稱無敵，只是在疆埸逞雄而已，剛才聽見紅姑娘說他以天魔艷舞而修定力，能至不動心的境界，實已登峯造極，非奴才所能及。」

崔玉急急道：「那可怎麼辦，要我不再見紅姐，我情願死了，紅姐！妳那毒藥還有沒有，我們一起吃下去吧。」

紅綃只是慘然垂淚，低頭不語。

摩勒却道：「若謀常聚，並非要同死，公子如果有這個決心，紅姑娘肯捨棄王府榮華，奴才倒有辦法。」

紅綃抬起頭來道：「大哥！我在府中生不如死，還說什麼榮華呢？」

摩勒道：「離開王府，只能找個無人之處隱藏起來，一切井臼粗役，都要姑娘親操。」

紅綃道：「那算什麼，只要跟玉郎在一起，再苦我也不在乎。」

摩勒又道：「可是你們祇能私相廝守，却不能論婚嫁。」

紅綃苦笑道：「紅綃生爲奴隸，何敢妄求。」

摩勒笑笑道：「好！然則公子的意見呢？」

崔玉立刻道：「那還用問嗎？爲了紅姐，我連命都可以不要，還怕什麼呢。」

摩勒笑道：「那就決定了，紅姑娘請從速收拾一下，奴才把你們帶出去。」

紅綃道：「那恐怕不行，府中巡視的人很多，妾身等是不准到外宅的，如果被發現了……」

摩勒笑道：「內院是禁止男子進入的，奴才能把公子送進來，自然也能把你們送出去。」

紅綃欣然道：「那就走吧，何必還要收拾呢？」

摩勒道：「不！一定要帶東西走，隨身衣物，金玉珠寶，帶得越多越好。」

崔玉道：「摩勒！這不必了吧，我們又不窮，把人帶走就行了，何必要貪此非份之財？」

摩勒道：「不是爲了貪財，多帶衣物是紅姑娘今後穿着用，出去後匿居起來，必須無人知覺，就是購買衣物，也容易啓人疑竇，一兩年內，必須完全與世隔絕，至於携帶珠寶，乃是佈疑兵之計，使王府中想不到公子身上，認爲是外來的江洋盜賊所爲，如果一點都不取，汾陽王很容易就判斷是長安城中人所爲，也就想到了公子身上，因爲汾陽王府，只有公子一人進來過！」

崔玉這才恍然道：「到底是你細心，紅姐！妳快快收拾一下吧！」

紅綃連忙收拾起衣服細軟，摩勒先把崔玉帶了出去，第二次把紅綃帶出來，最後肩負紅綃收拾的兩個大包袱，放在車上，輕輕地駕車，把兩個人都送到崔玉的書院中。

那是個很秘密的地方，原本是崔玉爲避靜而置的，用的僕從也都是他的私人心腹，連家裏的人都不知道。

崔玉載得紅綃歸去，用王府中取出的金珠，重重地賞賜給那些人，封住了他們的嘴。

郭子儀第二天由宮中回府，首先發現了十幾頭獒犬都被人擊斃了，接着又發現了紅綃失踪，失去了大批的金銀，果然如摩勒所料，他認爲是外來的飛賊所爲，心裏十分震怒，却沒有對外聲張，而且誡令府中嚴禁外洩此事。

因爲他是個很自負的人，自誇技藝無敵，連他的府中家將也都是絕世好手，現在居然被人夜入王府，盜去了一個姬人，這對他的名聲實在是個很大的打擊。

尤其是那些獒犬，是他最值得驕傲的事，竟被人殺得清光，傳出去實在太沒面子了。

不過他也暗暗心驚，十幾頭獒犬是被人以飛石擊斃，來人夜入王府，盜財刦人，點塵不驚，那必然是個了不起的高手，他決定要鬥一鬥這個人，唯恐聲張出去，打草驚蛇，那個人不敢再來了，所以他除

了密遣心腹，四出查訪外，更做了一件絕事，把內院也解了禁，聽任士民人等，隨意入內參觀玩賞，以便暗中觀察。

正因爲汾陽王府沒有把紅綃失踪的事傳出去，紅綃在書院中才能住得安穩，侍候的人亦以爲崔玉在外面結識了一個女子，金屋藏嬌在這兒，崔玉的賞賜又豐，他們樂得守口如瓶，唯恐丟了這份好差使。

假如他們知道紅綃是汾陽王的逃妾，恐怕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包庇下去了。

這件事的餘波却促成了郭子儀的令名，因爲王府的開禁，將院內的花木亭台供士民共賞，大家對汾陽王的口碑更好了，說他是最體恤黎民，與百姓共樂的貴族，也是有史以來最沒架子的愛民好官。

這些口碑傳到郭子儀耳中，使他有苦難言，而且欲罷不能，也祇好一直開放下去。

而且他也不死心，那個飛賊一直沒有再來光顧，他就一直張着羅網，繼續地等下去。

至於紅綃與崔玉呢，他們算是最幸運的一對了，生活在塗着蜜的日子裏，浸醉在愛的甜酒裏。

紅綃不但美，因爲她在王府做過多年的侍姬，懂得善伺人意，更懂得取悅男人，利用女性的魅力征服男人，那是一種王道的征服，使得崔玉益發迷戀她了。

爲了保持這個小香巢的秘密，崔玉仍然出去應酬，但他應酬的手段更爲圓滑老練了，由於心境的開朗，他的談吐更風趣，他的才華也更形流露，玉郎的名聲更大了。

祇有一個習慣，他不管參加任何重要的酬酢，一定不肯在別人家中留夜，他總是在適當的時候告辭。

好在他所參加的酬酢都是些達官顯要的集會，雖然其中不乏疆場上馳騁的名將，但由於多年逸樂，銳氣全磨，而且也多半上了年紀，精力不够了，崔玉告辭的時候，也正是他們疲倦的時候。

而崔玉的告辭，也正好是賓主盡興之時，客人們累了，却不過主人的盛情，不便言退，主人也疲倦了，爲了面子，强打精神留客，對雙方都是件苦事。

崔玉是個晚輩，說話比較自由一點，到了差不多的時候，巧妙地提出辭意，正是皆大歡喜，以至於長安上的酬酢，無形中造成了一個慣例，任何盛會，可以不由崔玉來開始，却必須由崔玉來結束，當他要回家的時候，也必定是賓主盡興，尚存一二分餘味的時候，這使得每一次宴會都充滿了愉悅的氣氛。

他一走，滿堂冠蓋都紛紛告退，崔玉趁亂的時候，一乘輕騎，回到他愛的香巢，沒有任何糾纏紛擾。

這些都是紅綃教給他的，一個出身歌伎的女子是最懂得人的心理，也必然是最佳的主人與最識趣的賓客，祇可惜她們從沒有做主人的機會與客人的資格。

崔玉承受了紅綃的指點，把這個優點發揮盡緻，也使他在長安上的社交界，奠定了重要的地位，成爲一個不可缺少的要角了。

崔玉的父親自然對這個兒子十分滿意，靠着兒子的關係，在仕途中一帆風順，關說人情，調解糾紛，無往而不利，因此他對這個兒子，也是百依百順。

因爲這個緣故，崔玉的人緣更佳，爭婚的士族更多了，誰都想把這個俊美的年青人祖腹東床。

有時論婚的世家，地位之隆，使崔節度使都爲之怦然心動，可是他與兒子商量的結果，還是懇辭了。

崔玉所持的理由很充足，一個公侯，抵不過百十個士卿，目前是四處逢源，如果就婚於一族，無形中就得罪了許多別的人，他們也都遣媒來論過婚，捨低而就高，豈不是使被拒的人家難堪，也將使自己孤立。何況唐代世家凌替很快，連皇帝都保不住永遠得勢，攀附一家一族，實在是很不智的事。

這個理由很充分，老於世故的崔節度使看得也很清楚，開元之後，大唐經武韋二后之把持，大權爲后族所掌，以裙帶而夤緣成貴者很多，這些暴發戶起來得快，遭忌深，倒得也快，崔公是聰明人，也就不做傻事了。

其實崔玉拒婚的原因是爲了紅綃，她是個眞正懂得愛情的女子，絕不妒嫉，在她的慫恿下，崔玉也曾與一般風流少年，到風月場中去尋芳獵艷。

能够被這些貴族少年看中的，自然都是名噪長安的艷妓，但比較之下，她們較之紅綃差多了，美玉在胸，頑石豈有顏色，崔玉對紅綃的愛更深了，深得不作第二人想。

他們最感激的自然是摩勒，從他帮助紅綃自王府中脫走之後，崔玉就向父親把摩勒要了過來。

在藏嬌的書院裏，摩勒的地位尤重於管家，紅綃叫他老伯，一直非常恭敬，崔玉稱他爲摩叔，也像個長輩似的對待他。

在崔玉出外應酬的時候，紅綃就跟摩勒習武，尤其是輕功縱躍方面，學得很努力，這是摩勒所要求的，也是他與紅綃私下商定的，他們都是衷心熱愛崔玉，却不願意使崔玉受到牽累，他們也都有居安思危的遠慮，知道天下沒有永遠保守得住的秘密，萬一被汾陽王府發覺了，紅綃以這身輕功，可以自承是自己逃出來而私奔崔玉，這樣就減少了崔玉的責任了。

因爲王府沒有將紅綃失踪之事宣揚出去，崔玉是沒有什麼責任的。

平靜而幸福的日子過了兩年，紅綃也深居了兩年，汾陽王府似乎把那件事忘記了。

人究竟是人，兩年深居簡出的日子，過得也未免有點苦悶，爲了使紅綃散散心，他們有時也駕了車，到長安郊外去踏踏青，賞賞風景。

春光明媚，恰逢曲江花季，崔玉又帶了紅綃，一乘輕車，到曲江去賞花，暢遊一天歸來時，快到家門，紅綃忽而臉色微變，吩咐急忙驅車進了書院，就直闖進摩勒的住屋，崔玉不知什麼事，也忽忽地跟了進去。

今天他們本來邀摩勒一起去的，但不知什麼緣故，摩勒再三不肯，他們祇好自己去了。

推開門，但見摩勒靜坐室中，面對着牆前一張竹案發怔，案上燃着一爐清香，

幾味鮮果，牆上懸着一幅肖相，一副女子的肖相，明眉皓齒，風華絕代，穿着一襲輕紗，飄舞雲間，恍若洛水神仙。

兩個人都怔住了，摩勒回過頭時，目中居然還有淚影，紅綃忙問道：「老伯！您怎麼了？」

摩勒用手擦擦淚痕道：「沒什麼，我不過是在紀念着一位故人，你們玩得高興嗎？」

紅綃沒有答話，她臉上的神色却說明了一切，摩勒道：「是不是被王府的人看見了？」

崔玉道：「沒有啊，一路回來，都沒有碰到人。」

紅綃道：「那個人跟在我們車子後面，你自然碰不見。」

崔玉驚道：「眞是汾陽王府的人？」

紅綃道：「我不曉得，是一個年青的漢子，我不認識他，但他從曲江一直跟到我們門口。」

崔玉笑道：「妳太多慮了，或許是什麼輕薄兒郎，垂涎着妳的美色，才一路痴隨不捨，這種無聊的人長安多得很。」

紅綃道：「起先我也這樣想，後來却覺得不對了，郎君在前面駕車，我們乘的是雙轡的輕車，拖車的又是一對大宛的駿馬。」

崔玉道：「不錯！這是一對名駒，曾經得過秋狩獵賽的冠軍，本屬於柳御史的，他因爲事情忤觸了秦駙馬，請我代他緩頰，才把這對名駒送給了我，跑起來很輕快，多少快腿都追不上呢。」

紅綃道：「正因爲如此，妾身才覺得可疑，這個青年是步行的，却能一直追着我們的車子而不落後。」

崔玉哦了一聲道：「這個傢伙的腿倒算快的，但他不見得就是王府中的人，連妳都不認識。」

紅綃道：「妾身在王府中侍奉汾陽王，不輕易能見到男子，認識的沒有幾個，但王府中却可能認識妾身的。」

崔玉還待解辯，摩勒却道：「徒步能躡雙乘，此人輕功已及上乘，因爲在鬧布通衢之間，不能放步奔走，他必然是施展御氣身法，才能舉步從容而瞬息百丈。」

紅綃道：「不錯，妾身也看出他是施展御氣身法，因爲他行如流水，點塵不驚，隨在車後約二十多丈處，穿了一件雪白的袍子，揚起的蹄塵却沒有沾上半點，必然是爲他身上所布的罡氣衝阻了，除了汾陽門下，他處無此高手。」

摩勒輕嘆道：「那是不會錯了，難怪我昨夜夢見了蘭娘，懇求我照顧她的孩子，我還以爲是心神恍惚所生的幻景，所以才沒有陪你們去，借着心香一瓣，靜坐室中，想平安一下心境，也追思一下故人，那知竟是她泉下有知，預先來通警了，我應該跟你們去的，在路上稍有所覺，立刻制住了那個傢伙，就不會有問題了！」

崔玉一怔道：「摩叔，您說的是什麼呀？」

摩勒一指畫中人道：「蘭娘，你認識她嗎？」

崔玉看了半天道：「好像很面熟，不知在那兒見過的。」

紅綃端詳了片刻道：「郎君，這很像你。」

摩勒一嘆道：「當然像，她的孩子怎麼會不像。」

崔玉大驚道：「摩叔！這是我的母親嗎？」

摩勒點點頭道：「是的！這是她年輕時的肖像，畫像時她還沒有進你家，自然神采飛揚，到你家後，於心情不暢，神情憔悴，已大非昔比了，生了公子之後，更爲辛勞，雖神韻不變，豐神不減，無怪公子不認得了。」

崔玉恭恭敬敬地在像前叩了三個頭，紅綃也跟着下拜，崔玉道：「娘，您離開孩兒時，孩兒才六歲，兒時記憶已十分糢糊，請您在天之靈，恕孩兒不孝之罪。」

摩勒把崔玉扶了起來道：「夫人不會怪你的，她仙逝十多年之後，猶託夢前來求我照料你，可見她愛你之心……」

崔玉不禁悲從中來，涕泣不止，摩勒嘆道：「你母親是我這一生中唯一知己，你別誤會，我與你母親只是純潔的友情，你母親是個很貞潔的好女子。」

崔玉連忙說道：「兒年幼無知，對母親在家中的苦況不甚了了，及長之後才知道母氏所受的委屈，常內耿於心，如果摩叔在母親有生之年，曾給了她一點慰藉，姪兒祇有感激，怎麼會對您有不敬的看法呢？」

摩勒怔了一怔道：「公子！你眞是這樣想？」

崔玉道：「是的，我一直有這個想法，人到長大了，思想就有自己的主見了，雖然我的身份是公子，但由於母親的關係，兄長們一直歧視我，父親也是這幾年用到我才對我重視一點，在崔家，我始終像個外人，我把心事深埋在心底，並不是全無感覺的，我對紅姐一見傾心，多半也是感懷身世的緣故，才覺得她特別親切，假如她不是像母親一樣的身份，我不可能對她生出這麼深的感情的。」

摩勒頓了一頓，似乎頗受感動地道：「好！公子，你有這個想法，也不枉奴才爲你辛苦一場了，我是在夫人進府裏後才見到夫人的，主人指定奴才侍候，的確是一番好心，因爲除了奴才之外，漢家婢僕，都不會對夫人尊敬的，夫人由於感念身世，與奴才同爲奴隸之身，對奴才視如家人，從沒有擺出一點主人的架子，背人時她叫我大哥，訴說她的委屈與不幸，完全視我如親人，我這一生中，就是夫人這麼一個知己，我們的關係僅止於此。」

兩個年青人都望着他，想到這奇異的老人一生中這段奇怪的感情，他們都十分感動。

摩勒頓了一頓又道：「夫人入府的第三年，她受到了一個刁奴的欺凌，奴才一氣之下，殺了那個刁奴，而且請求夫人隨奴才逃之天涯，可是夫人拒絕了，她說她雖然是女奴之身，但既入崔門，就當從一而終，最主要的是，她是爲了公子，那時公子才滿周歲，她說隨奴才一走，公子這條小命一定會保不住了，主人已經有了三個兒子，對公子也不會十分愛惜，幼兒失母，誰還會關心公子呢。」

紅綃道：「你們可以帶着郎君一起走呀。」

摩勒苦笑道：「我是個崑崙奴，形相如此，到那兒都無法掩藏身份的，如果帶着公子走，他終生也將無法抬頭了，爲了公子的將來，夫人寧願受盡委屈，也得留下來，可是她心感我的一片赤心，就送了我這付肖像，那是她在朔方爲貴族時召人畫下的，一直帶在身邊，她把這付肖像送給我，也是表示心許之意。」

兩個年青人都不作聲，摩勒又道：「公子六歲時，夫人終於鬱鬱而終，那時主人不在，夫人受盡冷落，死時祇有我一個人在，她去得很平靜，毫無怨言，祇求我妥爲照顧公子。」

崔玉十分激動地道：「摩叔，難怪您對我一直那麼關心。」

摩勒苦笑道：「但是奴才畢竟祇是個下人，能力有限，只能在暗中呵護公子而已。」

崔玉道：「我小的時候，兄長有什麼玩具，老是沒有我的份，可是過了一兩天，您就傳來父親的命令，給了我一份更好的，我想那一定是您給我找來的。」

摩勒笑笑道：「東西是奴才找來的，但如不託主人之命，給了公子反而有麻煩，好在那時主人忙於戎馬，無暇照顧家務，奴才假託主人之命，也無從查究，更因爲公子所得，較之兄長們好得多，府中人以爲主人對公子特別鍾護，也就對公子另眼相看，不敢再漠視公子了！」

崔玉道：「我父親一直沒發現嗎？」

摩勒笑道：「主人後來也知道了，但因爲公子長得很靈秀，不像另外三位公子那樣粗魯不文，而且公子的天分又高，過目成誦，主人也就默認了，公子倒底是他的親生骨肉，而且主人對夫人也是很鍾愛的……」

崔玉默然無語，目中充滿了企慕的神情，紅綃却道：「老伯，王府中如已發現妾身匿藏在此，那該怎麼辦呢？」

摩勒道：「現在消息已經傳到王府了，再逃也不是辦法，只有等着吧，我想汾陽王很快就會來的。」

崔玉急急道：「那怎麼辦呢？」

摩勒道：「汾陽王對公子十分鍾愛，何況他已經摒絕女色，也不會要紅姑娘回去了，等他來的時候，公子據實而言，把一切都推在奴才身上好了。」

崔玉連忙道：「那怎麼可以呢？」

摩勒一笑道：「公子請寬心，汾陽王耿耿於懷的不是紅姑娘之失，而是奴才從他府中把人盜走，他不會難爲你們，只是放不過奴才而已。」

崔玉道：「我不能讓您受牽連。」

摩勒道：「汾陽王自誇技擊天下無敵，奴才也想會會他，公子不必管了，奴才自有萬全之策，你們回房去等着吧，奴才要稍作準備一下，等待與這天下第一高手一搏。」

說着把兩個人都推出門去，崔玉懷着一顆忐忑的心，與紅綃回到屋中，不安地等候着。

沒有多久，果然聽見門上稟報說汾陽王來了。崔玉連忙迎了出來，却見郭子儀單人一騎，祇帶了一個隨從，正是在曲江追車的那個年青人。

一見了面，郭子儀就大叫道：「玉郎！你好大的胆子。」

崔玉吶吶不知所云，摩勒却笑着從屋外進來，拱手道：「老令公不必怪罪少主，殺獒盜姬，俱是奴才一手所爲。」

郭子儀看看這個崑崙奴，但見他雙目如隼，精光畢露，分明是一個內家高手，不禁冷笑道：「好啊！本爵也知道玉郎荏弱斯文，做不出那等事的，原來是你這刁奴。」

摩勒道：「奴才此擧別無他意，一則爲成全少主對紅姑娘的思慕之意，二則久仰老令公技擊無雙，想藉機領教一番。」

郭子儀隨行的那年青人立刻喝道：「大胆！憑你這奴才，也配向王爺交手。」

喝聲中身隨劍出，直刺向摩勒而去，摩勒微微一笑，輕舒猿臂，劈開了他的劍，跟着一掌將那少年震昏倒地，然後道：「老令公看奴才這一手是否還堪承教。」

郭子儀神色微怔，道：「你是崙崑門下？」

摩勒道：「不錯！奴才幼時遇見黃龍老人，見奴才資質尚佳，而且又是崑崙奴，乃得傳崑崙武學。」

郭子儀愕然道：「黃龍老人乃本爵的受業師。」

摩勒笑道：「奴才聽黃龍仙長說過，但老仙長說老令公致身仕途，已非本門中人，奴才也不敢高攀同門之誼。」

郭子儀的臉色變了一變道：「人各有志，本爵以一身所學，致力於國家，有何不當。」

摩勒笑道：「挽國家於既危，是武人天職，自無不當之處，但令公功成不身退，戀棧富貴，就有失本門所旨。」

郭子儀臉色又是一變，沉聲道：「本爵非戀棧富貴，祇是身不由己，這些話你也不會懂的，從你斃獒手法，本爵已知是同門所學，鵠候兩年，始終未見閣下再度光顧。」

摩勒道：「前次所爲，祇是少作懲誡，叫老令公稍知警惕，而老令公居朝以來，尚有正聲，無失義之行，奴才自然也不必再來找老令公了。」

郭子儀又問道：「黃龍師長尚健在人世嗎？」

摩勒道：「老令公已壽登耋耋，黃龍仙長自然也仙逝多年，奴才是他老人家關門弟子。」

郭子儀臉色一寬，道：「師亡則尊長，本爵乃崑崙首徒，你怎敢對本爵如此無禮？」

摩勒道：「老令公，黃龍仙長早已將令公逐諸門外，令公也算不得崑崙門下了。」

郭子儀冷笑道：「本爵早知道崑崙會找我麻煩，本爵所爲雖有違師訓，但問心無愧。」

摩勒道：「師訓門規乃令公立功之本，令公竟因富貴而忘本了嗎？」

郭子儀道：「你是想代師門來懲誡老夫嗎？」

摩勒淡淡一笑道：「不敢，黃龍仙長已有遺訓，着令門下不得侵擾令公，但崑崙弟子總有維護師門規訓之責。」

郭子儀冷笑道：「很好，老夫知道必是同門之人前來滋事，所以才不帶從人前

來。」

摩勒道：「很好，令公做得很聰明，否則同室操戈，傳諸天下，必將招致武林譏嘲而貽羞師門。」

郭子儀冷冷地道：「別儘說廢話了，有寬點的地方嗎？」

摩勒道：「後院很寬廣，足可供放手一搏。」

郭子儀道：「走吧！老夫要你知道，老夫立功致爵，並非全靠着師門所學。」

摩勒笑了一笑道：「黃龍師尊早就知道令公名利之心太切，未曾傾囊相授，今天我也只追回師門武學。」

他率先走了出去，郭子儀追隨身後，兩人來到後院中，崔玉嚇得直抖，倒是紅綃沉着，把家人都遣走了。

等她來到後院，郭子儀與摩勒已經展開身形，纏鬥在一起，郭子儀身穿白袍，摩勒一身漆黑，一黑一白，兩條身影，在夕陽中搏得十分激烈。

兩個人都是徒手，可是他們的掌風如刃，呼呼有聲，勁氣所及，四周的草木都爲之摧折。纏鬥約至千招，夕陽早已西沉，月影東升，郭子儀忽然跳開道：「住手，我們用的招式都出於一源，變化也全了然於胸，打到天亮也分不出勝負的。」

摩勒笑道：「不盡然，令公年事已高，氣血漸衰，奴才却是童貞之體，眞氣充沛，不必等到天亮就必操勝劵。」

郭子儀道：「你不會佔這便宜吧。」

摩勒道：「勝之不武，奴才不屑如此，聽任令公之便吧。」

郭子儀道：「以兵刃對兵刃，再證所學。」

摩勒道：「好吧！令公請賜招吧。」

郭子儀嗆然拔出長劍，摩勒却在腰間取出兩枝短劍，兩人又殺成一團，但見劍光霍霍，金鐵之聲不絕於耳，交手至百招時，驀而一聲清嘯，一條黑影冲天而起，挾着兩道青虹，籠罩而下，嗆然一聲震鳴後，郭子儀的長劍已被震成兩截，摩勒的短劍却比在他的心口上。

郭子儀長嘆一聲道：「馭劍之術，老夫認輸了！」

摩勒道：「令公南征北伐，吸取了不少胡夷劍式，以爲可以超越師門之學了，奴才現在證明崑崙劍式是武學正宗，更是天下無敵的絕學。」

郭子儀閉目道：「老夫認輸了就是，你下手吧。」

摩勒收回雙劍道：「我本來要廢去你的武功的，但念你一生戎馬，功在社稷，已是萬民心中蓋世之英雄，不忍毀却你一世之英名。」

郭子儀嘆息着道：「那有什麼用，老夫輸了就是輸了。」

摩勒道：「不！崑崙門規極嚴，尤誡洩露身分，我今天已經在少主面前渲洩了崑崙門下的身分，自然不能再羈留塵間，今日之後，立將歸隱深山，不再履世，塵世間仍然推令公爲第一高手。」

郭子儀一怔道：「爲什麼這樣做？」

摩勒笑道：「崑崙武學，本來不是用以爭勝的，令公已摒諸於門外，可以不受拘束，我却未能忘本。」

郭子儀臉有慚色，低下了頭不作聲。

摩勒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郭子儀忙道：「什麼條件，老夫可不受威脅。」

摩勒笑道：「崑崙門人，從不以技威脅人，我的條件是一樁善擧，請你成全少主與紅姑娘。」

郭子儀道：「對他們的事，老夫本來就無意追究，老夫今天只是想找出當年斃獒盜姬的人，紅綃雖是老夫的姬人，但老夫並未沾染，與玉郎才貌相當，就是你不說，老夫也不想追究的。」

摩勒道：「不！我求你爲他們主婚，以正名份。」

郭子儀道：「那怎麼行，玉郎出身世家，紅綃只是一名家奴，老夫無權作主，他的令翁也不會答應的。」

摩勒道：「令公帝眷之隆，無人能及，只要眞的肯帮忙，一定會有辦法的，少主與紅姑娘情深如海，矢志靡他，令公爲什麼不稍加助力，玉成其事呢？」

說完又低聲道：「我退隱深山，讓令公稱尊於天下，是門戶私事，令公如果不施恩於此二人，恐怕很難望其守秘，令公一生英雄無敵，使英名毀於晚年，實在是白玉之瑕，願令公三思。」

郭子儀不禁心動了，他活得很愉快，實在不想死，而且他最重視的就是這點無敵盛名，尤其是折於一個崑崙奴之手；那會使他死不瞑目的。

考慮了半天，他才道：「老夫試試看！這恐怕不容易。」

摩勒深深一躬道：「多謝令公，當佳音傳出之日，亦即奴才歸隱之時，奴才鵠候佳音了。」

郭子儀垂着頭，快快地去了。

第二天，他果然把紅綃與崔玉都接到府裏，然後上表奏請收紅綃爲義女，請旨賜婚崔玉。好事的代宗皇帝自然不便拂逆這位三朝元勳的面子，而且這也是太平盛世的一段佳話，不但欣然答應，同時還自動地作雙方的冰人。

這是一件轟動長安的佳話，汾陽王主婚，天子爲柯，而娶的又是一個王府歌伎，崔玉的父親對女奴爲媳雖然不表歡迎，但汾陽王的義女，身價自又不同了，何況又有聖旨賜婚，也沒話說了。

長安市上的達官貴族雖然很失望，但也很安慰，因爲郭子儀的家世他們比不上，一個歌伎則又太低，至少使他們女兒被拒婚這件事扳回了面子。

玉郎擇婦的結果如此是皆大歡喜的一個結局。眞正明白內情的祇有四個人，那就是新夫婦與摩勒暨郭子儀，花燭之夕，雖然沒有新婚的刺激，崔玉與紅綃的感情却更爲堅貞，尤其是今後能名正言順地同偕白首，使他們更感到生命的可愛。

當然，他們最感激的就是那位崑崙摩勒，第二天清早，他們第一個去省視的就是摩勒。可是摩勒已經悄悄地離去了，什麼都沒有帶走，連他那幀視同生命的畫像也留了下來，只在像上添了幾個字：「蘭娘！我已盡到妳託付的責任了。」

這一對新人，把畫像珍重地收藏了起來，在他們心中，那畫中的人與他們最感激的恩人摩勒已融成一體，永遠活在他們的懷念與孺慕之中了。（完）

二閻王傳奇故事

柳殘陽·文
子成·圖

血痕（一）

洗刦迎春樓

初一十五廟門開，
牛頭馬面兩邊排；
城隍不敢當中坐，
猶待閻君老二來。

粉紅緞底上綉着湖水綠的鴛鴦圓，而上頭兩側與肩齊的絲帶子也是那種料子。這是一件小巧緊窄又風光綺麗的肚兜，現在，這件肚兜正從那羊脂玉似的窈窕身段上解下，由一隻纖細白嫩、五指尖尖的玉手拈着丟向一邊。

八角形的這個全以雪白大理石砌造的池子，約有丈許方圓，兩尺深淺，八角每一隅，都鑲座着一個鬃金的、裂開大嘴朝着池內的獅頭。

而池子週沿的石緣上雕鏤着凸突的花紋，池中心，有一具略同微曲人臂狀的乳白木質擱攀物具。

這個池子，當然不是用來泅泳的，它實際是一個沐浴的所在，只是，比一般情况下的澡堂高明華麗不少。

池中的水色是翠綠得泛藍的，清澈透明，一望到底，水由那些座鬃金獅頭的大嘴中汨汨流出，散發淡淡的幽香味，水溫呢，大概也是不冷不熱的吧？

脫下肚兜的女人，便在碧波浮漾裏享受恁般溫馨又恬怡的樂趣，細碎的水花濺潑到她滑若凝脂般的肌膚上，又散珠落玉般滾回池中，這樣的滋味，該有着一種下意識的，由遐思般幻想成的滿足吧？譬喻輕輕的撫摸，柔柔的擁抱一類……

觸怒紅鬍子

他是個相當年輕的女人，大概不會超過二十二三歲，膚色之美，身段之佳，自不在話下，而她的一張面容，更有着出奇的嬌、眩目的艷，眼波盈盈的鳳目流盼裏，便令人想到一股火熱的，窒息般的壓力；她的美不止是俗凡的那等秀麗，她更帶着一種妖氣，一種無形的，勾魂攝魄般的妖氣。

浴池四週的地面上，鋪設着厚而軟的條花錦毯，靠牆，是一張狹長鏤花並襯着銀色暗紋軟墊的臥椅，牆頭頂上有兩扇支起窗框的玉棉紙糊格子窗，浴池的另一端，便是深帘重幕的白色紗幔了。

這年輕女人在戲水浮波之間，眉宇神韻是那等的悠閒安適，風姿嫣然，顯露着一個眞正成熟的少婦的嫵媚與誘惑，却不似閨中少女般的生澀同羞怯，澄碧的水花濺漾，尤見成熟的是她那玲瓏透剔，凹凸分明的曲綫……

盛夏的時令，雖說這已是起更的辰光了，却仍然有股子揮拂不去的燥熱，而顯然，她要盡興的在浴池中浸潤一會……。

牆壁頂端支起來的窗隙中，突然被一陣急風拂得輕响，與風聲一起的，還有一條人影，幾乎在窗框的响動聲才起，那人已落了下來——正巧坐在軟綿綿的那張狹長臥椅上。

浴池中的女人在微微一怔裏，回頭盼視，這一看，却驚得她猛的僵窒在那裏，睁着眼，半張着菱瓣似的豐潤小嘴，陡然

問連呼叫都忘了。

那是個男人，結實壯健的一個男人，三十出頭的樣子，皮膚黝黑，略圓的面龐上生着一雙斜飛的濃眉，灼亮的大眼，挺拔的鼻準，嘴唇顯得有些憨淳意味的稍厚，却有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

他穿着一襲純黑的夜行衣，頭上紮着黑巾，一件黑色罩袍搭在肩上，但模樣却透出幾分狼狽——額頭上浮起一塊瘀腫，夜行衣上破裂了好幾處，破裂的地方全沁着血跡，頭臉上還沾着灰沙，而他正喘着氣。

當這人發覺了所處之地是個什麼風光。當他的視綫與那女子相觸，他也驀地儍住了。

他忘了喘氣，忘了說話，刹時直了一雙眼。

這時，那女子才驚覺到自己赤身露體的祖陳在一個突如其來的陌生男人面前，她「嚶嚀」一聲，急忙把自己一絲不掛的身子儘量朝水下面掩藏。

那人也立時醒悟過來，他擺擺手，露出一口白牙，語聲在低柔中却泛着一股攝人心魄的霸氣：「我說姑娘，或者少奶奶，你可別叫嚷，我對妳並無惡意，這裏是澡堂，我事先不知道，否則我也不會楞着頭朝裏闖了，你帮個忙，容我在此地避避風頭，麻煩一過，我馬上就走！」

蹲隱在水中的女子，只露出頸部以上在水面，她雙手交叉掩在胸前，碧波浮晃裏，却仍可隱約看見水下她那胴體的輪廓，她此刻是又驚又羞又怒，却不敢叫喊，只惶急交加的輕答驚道：「你——你是什麽人？竟私闖到我的沐浴地方來？你簡直胆大包天，不知死活，你還懂不懂得一點禮教，知不知道一點羞恥，你，你眞是可卑！」

那人笑吃吃的道：「別這麼激動，我又不是故意的，所謂不知者不罪，妳何苦生這份閒氣？再說，狗急跳牆，人急上樑，我被逼急了，只要有地方就鑽，那還管得這是閻羅殿抑或是溫柔鄉！」

那女人氣惱的道：「不論你有什麼理由，若叫我們老爺知道了，他不剝你的皮才怪！」

對方聳聳肩，道：「妳們老爺是何許人呀？居然這麼個霸道法？」

那女人咬着牙道：「別以爲你也是武林中人，我們老爺的道行比你要强多了，他就是『七門山君』祁蘭亭！」

吹了聲口哨，那人「嘖」了兩聲：「乖乖，原來這座宅第是這老怪物的？難怪如此豪華都麗，像是一間仙府哩……」

水裏的那一位憂心如焚的女子迫急的道：「喂，你快走吧，我答應你不把這件事向老爺提起，但你必須即刻離開……」

搖搖頭，這人道：「妳好歹包涵則個，我不是不走，實在是走不了，他們正在這附近大肆搜索我的踪跡，若是一旦被那干王八羔子圈上了，就不用妳家老爺剝我的皮，他們便會代勞啦！」

那女人氣得在池中一跺脚，而這個動作使得水波分蕩。

她的身子，便極快的展露出更多的部份！

那人吸了一口氣。

這美艷的小娘子把一張俏臉全漲紅了——宛若桃花般的嬌媚，別有風韻——她憤怒的道：「就算你不走，也不須老把眼睛對着我！」

「啊」了一聲，那人歉意的道：「對不住，對不住……秀色當前，我是情不自禁……」

那女人恨聲道：「見你的大頭鬼！」

勉強挪開目光，那人更舒適的移靠在椅背上，翹起二郞腿，一邊搖晃，一邊閒閒的找話說：「聽你口氣，好像祁蘭亭那老怪物和妳——呸，有一腿？」

小娘子火了，尖銳的道：「汚言穢語，什麼有一腿沒一腿的？你嘴巴放乾淨點，祁蘭亭是我的主子，也是我的丈夫！」

那人的眼角斜睨了一下，又急忙移開：「天爺，祁蘭亭約莫六十出頭了吧？妳才多大？至多二十啷噹歲吧？這老怪物竟是妳的丈夫？」

女人重重的道：「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那人似是十分惋惜的道：「那麼，妳是他的第幾房，總不會是元配夫人吧！」

女人怒道：「我沒告訴你的必要！」

感喟的吁了口氣，那人道：「說得好聽點，是白髮紅顏，一樹梨花壓海棠，說得難聽點呢！就是他娘的一朶鮮牛花插在牛糞上了，眞叫人不平，祁蘭亭仗着有錢有勢，便這般糟蹋人家的青春，唉，他這把年歲，足可當妳的祖父啦……」

小娘子氣苦的提高了聲音：「你再要胡言亂語，我就叫了——。」

那人不慌不忙的道：「少奶奶，若是妳要叫，就不算聰明人了，我可以告訴妳，我的身手相當之快，快到超逾妳想像的程度，因此，我能够在妳呼叫之前便封妳的嘴，或令妳『香消玉殞』，即使退一萬步說，妳這一叫叫來了人，眼下的光景像什麼呢？我難堪倒也罷了，妳這副美麗的臉盤又朝那裏擱呀！」

臉上是一陣青，一陣白，然而，這位少婦似也體悟到對方不僅是虛言恫嚇而已，眞個鬧了開來，姑莫論對方會採取何種劇烈手段，光是自己袒身以陳的這等風光，怕就再也見不得人了……

那人語調溫柔的又道：「少奶奶，其實我對妳毫無侵犯之心，更不想傷害妳，我們無怨無仇，我犯不上拉妳墊背，不過妳也得多少替我想想，我還打算活下去，可不甘被那些灰孫子分剮了……」

那女人的面容有若嚴霜，她冷銳的道：「不要稱呼我『少奶奶』！」

那人笑嘻嘻的道：「人總得有個稱謂不是？譬喻說我叫黎莫野，妳叫我黎大哥也行，老黎也可以，或者直呼我莫野更見熟絡，妳不准我稱妳『少奶奶』至少得告訴我另一個代表妳的符號吧？」

那女的冷冰冰的道：「無此必要！」

黎莫野道：「讓我猜猜妳叫什麼名字：桂枝？鳳嬌？美玉？貞姑？還是……」

女人沒好氣的別過臉去，連回答都不回答，黎莫野正待再說什麼，浴間的門外，已突然傳來一陣低促的脚步聲，緊跟着急切的拍門聲：「思思，思思，妳還沒洗好麼？」

嗯，那是一個蒼勁又剛烈的大嗓門，

叫人一聽，就知道拍門的這一位年歲業已不小了，而且，由聲辨人，必也是一位威猛霸氣的粗綫條人物。

叫思思的小娘子悚慄又驚慌的望向門口，又急急轉頭注視黎莫野——剛好，她可以看見黎莫野從軟靴的靴筒裏拔出來的那柄匕首，寒光熠熠的匕首。

黎莫野冲着她龇牙一笑，壓着聲音道：「該怎麼回答，思思，妳心裏有數，可別把事情弄壞了，妳固然不想死，我也一樣。」

思思怨恨的瞪了黎莫野一眼，無可奈何的撥動着水花，她「入戲」的情緒却極快：「是老爺?人家還想再泡一會嘛，天氣這麼熱，一身汗膩，煩死人了……」

外面的人，不消說，正是武林中煊赫一時的黑道巨擘「七門山君」祁蘭亭。

先是傳進來一陣窩心的呵呵笑聲，祁蘭亭似是被思思這嗲媚的腔調弄酥了：「不急，不急，我的小乖乖，心肝肉，我只是來問問妳還有多久才洗好?另外有件事也令我不放心，順便進來知會妳一聲——」

思思柔柔膩膩，帶着迷人的鼻音道：「見鬼了，人家好端端的泡在水裏，你又有什麼事不放心的呀?怕我被人拐跑啦，是不是?」

祁蘭亭的笑聲令人連想到他那副尊範的肉麻：「小乖乖，我當然知道妳捨不得離開我，妳對我是這樣的情深義重，就算再世的潘安，也拐妳不走哪……」

不由得臉蛋飛霞，思思忙道：「別扯了，老爺，你方才說有件事要知會我，是什麼事呀?」

隔着門，祁蘭亭的語氣轉爲慎重：「剛剛門上李二虎進來傳報，說『眩天刀』嚴百忍、『飛龍』常蜀雲、『月令流星』曹世洵、『三目神通』鄧滄、『龍鬚拂』申清等率同『銅山三義』、『白馬雙英』，以及『全勝鏢局』總鏢頭『火獅子』郝彪以下十二名鏢師求見……」

思思心裏着急，趕緊道：「得了，我的老爺，你又是龍，又是虎的唸了這一大串人名，和我又有什麼相干?」

祁蘭亭回答道：「這就要說到了，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一方之雄，睥睨江湖，皆乃頂尖的狠角色。他們突來見我，原來一面是照江湖規矩向我招呼，一面是請我帮忙他們擒拿一個人——。」

思思忐忑的問：「他們求你捉誰呀?老爺。」

祁蘭亭大聲道：「那厮也是黑道上一個難纏人物，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笑裏藏刀，非但行事兇殘，手段冷酷，更是個不折不扣的活煞星、劊子手，就在今天傍黑時分，他伏在前面『青牛崗』獨自截襲『全勝鏢局』所押的一票紅貨，直搞得『全勝鏢局』人仰馬翻，鷄飛狗走……」

思思恐懼的望了那邊的黎莫野一眼，不安的道：「他——得手了嗎?」

外面的祁蘭亭嘿嘿笑道：「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那小子可正應了這句話啦，在他計劃動手打劫『全勝』的這趟買賣之前，不愼漏了風聲，早叫『全勝』得了消息去，『全勝』的總鏢頭『火獅子』郝彪，也不是盞省油的燈，人家在道上亦乃擺得開的人物，郝彪得訊之後，立時暗裏準備，廣邀帮手，在行鏢之前，業已明暗佈下了人馬，一路隨護，嘿嘿!那小子懵然不察，仍照舊下手，便落在郝彪的圈套裏……」

思思惶然道：「捉住那人了嗎?」

祁蘭亭却又嘆了口氣：「那小子果然好功夫，厲害得很，饒是有嚴百忍、常蜀雲、曹世洵以及鄧滄、申清這樣的能手聚力圍殺，却也放他突圍而去，這還不說，尚有六七個硬把子吃他擺平了!」

不禁打了個冷顫，思思脫口問：「這人是誰?」

重重的一哼，祁蘭亭在門外道：「『二閻王』黎莫野!」

驀地嘆了一口氣，思思僵木的瞪着緊閉的門扉，這大熱天裏，他竟覺得全身泛寒!

祁蘭亭忙問：「思思，思思，妳沒有什麼不妥吧?」

閉閉眼，使自己平靜了一下，思思强笑道：「我很好，老爺，後來呢?」

祁蘭亭在外面又道：「他們說姓黎的一路飛奔向我們這邊來，他們已沿途緊追不捨，誰知到了這附近，姓黎的竟然就不見了，因而他們特爲來見我，提醒我注意，並協助他們捉拿那小子……」

思思急忙道：「老爺，這些人和你有交情嗎?」

祁蘭亭道：「有的只是耳聞，有的也僅只數面之識，談不上有什麼交情……」

思思又道：「那，姓黎的和你有仇，是嗎?」

笑了一聲——是那種自負的笑聲——祁蘭亭道：「姓黎的想和我結仇，他還得多琢磨點!」

思思不敢回頭看，只道：「老爺，那些人和我們既然沒有什麼深交，姓黎的又不曾開罪過老爺，這件事，沾上了總是麻煩，老爺，不管也罷……」

外面沉默了俄傾，祁蘭亭方才一笑道：「妳不用担心，小乖乖，那姓黎的在我眼裏，還算不上什麼成氣候的角色，我只要——」

打斷了他的話，思思搶着道：「不要嘛，老爺，人家不要你管這些閒事嘛!」

又起了呵呵的笑聲，祁蘭亭像在哄孩子：「好，好，心肝，我不管就是，但門戶內外可不能不小心檢點，免得被那小子摸了進來都是有所不便;我已着葉子尊、甄鐵英、陸渭平他們加强巡視整座宅子，其他各人也嚴爲囑咐過了，那厮不來便罷，否則，我包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思思慌張的道：「得了，老爺，我知道你行，別再嚇唬我啦，老爺你請吧!」

祁蘭亭的腔調忽然有些曖昧起來，似已貼在門上說話：「我說寶貝，夜已這麼深了，妳叫我到那裏去呀?」

思思不由臊得狠不能一頭鑽進水裏去；她着急的道：「求求你，好老爺，今晚上別攪我，我……我身子有點不適，你到『那邊』去吧，或者『上樓』……」

嘿嘿的笑得似狠嗥，祁蘭亭帶着那麼三分「心火上升」的味道說：「『那邊』前天晚上和我搞得不大愉快，『上樓』也不太方便，樓上的那位正在鬧病，小乖乖，今夜妳好歹委屈一下，陪陪我，我包管叫妳順坦……」

思思咬咬牙，只得央求着：「老爺，眞的，我身子不適，上下會懶綿綿的，心口處又作嘔，好老爺，我知道你疼我，讓我好好歇上陣子吧……」

祁蘭亭似乎十分失望的道：「小乖乖，這，這……這不是煞我的風景嗎?妳能不能……」

思思柔柔的，但却堅決的道：「老爺，你莫生氣，我的確是須要獨個兒休息一宵……」

外頭傳來一聲煩惱又無奈的吁氣聲，祁蘭亭無精打彩的道：「好吧，我就不搞妳了，思思，妳早些安歇，別睡得太遲，夜裏醒着點，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馬上拉繩子報警……」

思思趕緊道：「我知道，老爺。」

祁蘭亭像是又猶豫了一下，方才道：「妳們女人家也眞麻煩，洗個澡要洗上半天，我還想等着看看妳哩……」

思思忙道：「老爺，你請回吧，我知道你那毛病，你若見到我……我這副樣子，要肯老實才怪，求求你，老爺，別作賤我了……」

於是，祁蘭亭只好在叮嚀了幾句之後，拖着步子走開，聽那蹭蹭挨挨的步履聲，不由令人想見他現在的形態，只怕是那般捨不得，一步一回首吧?

扭過頭來，思思的目光觸及黎莫野那似笑非笑的視綫，不禁令她又羞又惱的道：「你，你這鬼，有什麼好得意的?」

黎莫野手中的匕首早已收回了，其實他亮出這玩意來，目地全在一種恫嚇，他相當明白，某些不懂武功或是婦道之屬，大多不太畏懼於無形的技藝，雖然那些看不見的隱匿功能有更大的殺傷力，但這一類人毋寧相信利器的直覺脅迫，至少，他們知道那種閃閃生寒的東西是可以濺血奪命的;這時，他搓搓手，笑道：「我在想，思思，祁老怪的癮頭不小，六十多歲的『祖』字輩老漢了，居然還有夜夜春宵的雅興及精力，但妳紅顏伴白髮，就未免太苦了點。」

思思怒道：「黎莫野，你這個强盜、土匪，不懂禮教的草莽流寇，你再不走，就是非逼我叫嚷不可了!」

黎莫野安詳的道：「我會走，思思，但尙得再待一會，妳沒聽到妳老爺說的話?他們還在這附近大肆搜索於我?等風頭稍過一過，不用妳攆，我自己就上道。」

思思恨恨的道：「黎莫野，你也得替我想想，如果萬一被人發現你躲在這裏，而我……我又是這個樣子，豈不是叫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黎莫野道：「我很小心，不會叫人看到，思思，妳的名節固然重要，我的老命又何嘗不重要?所以我們現在是同舟共濟，同病相憐，理應互助互益才對，此外，妳也用不着犯疑惑，我定力甚强，不似祁老怪那樣一見到妳這『美人出浴圖』，便清氣下降，火氣上升!」

思思窘迫加上焦急，却毫無辦法，她悻然道：「好，就算你狠，但你總得讓我起來，不能老叫我躲在水裏——」

一伸手，黎莫野道：「請自便，這是妳的權利。」

睜大了那雙足可融人骨血的美麗鳳眼，思思怒冲冲的道：「你不迴避，莫非就叫我在你那兩隻賊眼的瞪視下站出來?」

「哦」了一聲，黎莫野拱拱手，抱歉的道：「我一時忘記了，非禮原該莫視，包涵包涵。」

說着，他站起來轉身面牆，在他轉身的時候，思思可以看見他交叉插在腰後板帶上的兩樣傢伙——一件是一桿粗若兒臂，通體金光燦閃的麥頭三纓短槍，一件是併合起來，比一般尺寸少上半截的純鋼三節棍!暗裏倒吸了一口寒氣，思思在先前還以爲黎莫野全身只有那一柄匕首呢!

水聲細碎的响動着，又傳來輕促的呼吸聲，悉索的穿衣聲，而幽香四溢，綺麗無限，黎莫野舐舐嘴唇，心裏在想：眞個一嗅餘香死也甜!

他正在遐思，這會兒，那美嬌娘該出水了，嗯，在擦拭身上的水珠吧?套上肚兜了麼?舉手投足，玲瓏綽約，那體態，那風韻，那情調，乖乖，幸虧是他!

突然，思思在說話：「喂，把那件擱在椅邊扶手上的紗衣丟給我。」

黎莫野目光掃視，這才發覺臥椅的扶手邊整整齊齊的摺疊着一件紗衣——他一直未曾注意，還以爲也是這張紅木雕花的豪華臥椅上某樣裝飾呢。

將紗衣倒拋回去，片刻後，思思才如釋重負的吁了口氣：「好啦。」

黎莫野緩緩回過身來，頓覺眼前一亮，純白的紗衣罩着那樣一個窈窕却又豐潤的身上，若隱若現的雲紗之間，是那種脂玉般的光潔，凝雲般的晶瑩，而骨肉勻停，凸凹分明，更襯着那有如桃花似的一抹絳紅;她的長髮披肩，烏黑柔亮，有若瀉下一片流瀑，眉目如畫，容光湛然，美豔嬈麗到令人不敢正視!

又舐舐嘴唇，黎莫野喃喃的道：「世上竟有如此美女?」

思思輕盈的伸手梳攏秀髮——只這個小小的動作，却也優美自然到令人心蕩——她皺着眉道：「喂，你直楞楞的老瞪着我看什麼?」

黎莫野有些尷尬的打了個哈哈：「人間世上有許多無價的珍寶，或在其藝，或爲其值，但不可否認的，美麗無瑕的女人更是一件上天的傑作，而造物者賦予她生命、靈氣、品質，再融合了完美的形態，就成爲至善的珍品了……」

思思瞋目道：「什麼鬼話?你竟把我比同一般物品……」

黎莫野喟嘆的道：「所謂『溫泉水滑洗凝脂』，原來竟是這般情調，難怪前朝漢皇要意亂情迷，又是『芙蓉帳暖渡春宵，又是『三千寵愛在一身』了，他盡日猶看不足，換了別個男人，孫子才有看得足的辰光……」

思思頓頓足，羞惱的道：「你別再瘋瘋癲癲的胡扯些閒篇——黎莫野，我算知道你了，你竟是個强盜!」

笑完，黎莫野道：「不要說得這麼難聽，何妨稱爲『强人』?天底下有三百六十行，行裏行外，發財最快的就是這一行，不過散財最快的也是這一行，所以我們常常鬧窮，但窮得却有骨氣，找財路也找

得有道理，所謂『盜亦有道』，這一行中，有其崇高的傳統，嚴肅的規律，以及不朽的美德，而且它也是一門極其深奧複雜的學術，從胆識、體魄的磨練，到武功、智慧的淬勵，再加上長久的經驗，血腥的陶冶，方才堪堪算是入門，待要熬到我這樣的『成就』，有許多白了頭髮也不可及，更有許多人到了半途就轉向另一個人生了……」

哼了哼，思思道：「聽你這樣說，倒不似打家刦舍，落草爲寇，反像舉子會試那般的嚴謹方正，堂而皇之了！」

黎莫野道：「行行都有它形成的原因以及神聖的理想，思思，這無可厚非。」

思思道：「謬論！」

黎莫野一笑道：「我們是『道不同，不相爲謀』，這些話妳自然聽不進去，可是，有一點妳要明白，如果妳認爲妳那老爺比我高尚到什麼程度，却也是椿荒謬的事！」

掙紅了臉，思思憤然道：「至少他現在和你不一樣！」

點點頭，黎莫野道：「待我到他那樣的年紀，或者更早一點，我也和他現在不會一樣了。」

思思悻然的道：「這些話要被他聽了去，他會生啖了你！」

黎莫野皮笑肉不笑的道：「祁老怪說過，我要和他結仇得多琢磨，但他若待同我架樑，恐怕也少不得會斟酌再三！」

思思咬着牙道：「你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二閻王』！」

吃吃笑了，黎莫野道：「你老爺把我渲染得過份了，思思，我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惡形惡狀。」

思思冷凜的道：「『思思，思思』，思思是你叫的？不嫌肉麻！」

黎莫野不以爲忤的道：「不叫思思，莫不成也像祁老怪那樣心肝寶貝、小乖乖的胡喊一通，我說思思，那才是『肉麻』吧？」

氣極了，思思跺着脚：「你——」

黎莫野懶懶的一抱拳，道：「妳今晚有場美夢，思思，或者，小乖乖，後會有期了！」

不待思思再有表示，他已倒弓着身體飛向窗口，就那麼準確，那麼俐落，眨眼間失去踪影。

× × ×

黎莫野有筆帳要找一個人結算結算。

那個人是替他「探路」「踩盤」的老搭檔，他們已「合作」過多次，這一遭在進行「全勝鏢局」的「買賣」時，却走了水。這件事的內容並沒有什麼蹊蹺，白痴也猜得出來紕漏是出在那裏——從頭到尾，只有黎莫野和他這位「朋友」在籌劃，如今半截腰漏了風聲，他自己不曾活膩了去一口爲對方通風報訊，剩下來的，除了另一位還會有誰？那位仁兄，名叫焦奇，道上的人都稱他「小蝙蝠」。

不過眼前黎莫野却暫時不能去找焦奇「敍舊」，他還有椿更重要的事急着辦，「全勝鏢局」的生意砸了，他得趕緊設法另闢「財源」——他有一位半身不遂的老師叔，整日價纏綿床第，吃的喝的不說，光那筆醫藥開銷，也够他張羅的，他雖說幹了這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行，總不能樣樣去搶呀！

他本身是吃的這碗飯，他業已過世的師父也是吃的這碗飯，自然，他這位半身不遂的老師叔在能蹦能跳的辰光中，是同樣的吃這碗飯，「家學淵源」，窮規矩便也訂立得不少，最重要的原則便在那條「盜亦有道」的精神上，因此，黎莫野下手的對象，總是挑了又挑，揀了又揀，必須做到得來於心能安，方可行動。

現在，他來到「頭城埠」這個地方，而且很快的已選定了目標——當地生意最好的一家妓院「迎春樓」；搶個把專門剝削那些操皮肉生涯的神女的老鴇或烏龜頭之流，總該不傷大雅吧？

「迎春樓」眞是「迎春」，春光無限，春意盎然，鶯鶯燕燕，肥瘦俱陳，黎莫野昂然而入，在幾個「大茶壺」的脅肩諂笑裏被讓進了樓下一間充滿低俗脂粉香氣的小房內。

那個臉上生着淡白麻子的「大茶壺」，在斟過茶，捧上幾小碟瓜菓之後，湊上前來，嘻開一張臭嘴賊笑着：「哈，這位爺，可有老相好的麼？」

黎莫野嗑着五香瓜子，一邊隨意朝地下吐着皮屑，一邊閒閒口道：「第一次來到你們這爿鳥院子，那來老相好？」

那一位嘿嘿陪笑道：「原來爺是初來乍到呀？不愁，讓小的替你老挑揀一個怎麼樣？南方佳麗，北地胭脂，胖的賽過楊玉環，瘦的直比趙飛燕，要那閨女狀的有閨女狀的，要那婊子樣的有婊子樣的，端莊嫻淑的有風味，嬌浪淫蕩的够勁頭，或是床功，或是媚術，最好那一種就有那一種，怎麼樣？」

喝了口茶，黎莫野道：「你們這裏，是誰當家呀？」

微微一頓，那位不解的道：「爺問這個，是——？」

笑笑，黎莫野道：「我向來有個愛好，喜歡同老婊子玩，因爲老婊子功夫好，侍候客人够細膩，尤其是當了鴇子的老婊子，由於久不經此道，一旦玩起來越見風情，我說你這狗頭，如今明白了？」

嘿嘿笑了起來，那「大茶壺」道：「這位爺，你可眞叫有趣，放着那麼花不溜丟的大姑娘不起凡心，却端端喜好那些人老珠黃的貨，敢情是與衆不同吶……」

黎莫野道：「你懂個屁？這才够味道呀！」

那「大茶壺」道：「爺你有所不知，十家樂戶例有八家是一干過了氣的『跳盤兒』開設，她們年輕時幹這一行，待到年紀大了，人老珠黃，再也不是那等好光景了，方才拿出以前積蓄下的幾個錢，或是買上二三個雛兒，或是押進若干貧家少女，就此重起灶爐，不同的是，她們從前自個上床，如今做了鴇兒撐人家上床而已，這等鴇兒，大多老得不能看啦，那有現賣的姑娘來得俏……」

黎莫野不耐的道：「少囉嗦，你們這『迎春樓』的主子可也是個鴇兒？」

搖搖頭，那「大茶壺」道：「我們這裏可不是，爺，我們老板乃是本地鼎鼎大名的『紅鬍子』柴三爺，他平時可不大來這裏，由三爺的內弟『小滑溜』孫得寶主

事……」

黎莫野皺着眉道：「原來是個雄貨，娘的，叫他來！」

呆了呆，那「大茶壺」吶吶的道：「爺……莫非你還有那等『陽鮮』之癖？不過我們孫爺可不行哪……」

一瞪眼，黎莫野道：「放屁，我是要叫你們主事的給我找個老鴇兒來！」

「大茶壺」忙道：「爺，院裏形形色色的娘兒多的是，要那一等有那一等，包合你老的脾胃，叫你可酥軟了捨不得出門，又何須去找老鴇子？」

黎莫野冒火道：「咦？你這混帳是皮癢了不是？淨在這裏聒噪個沒完？老子好什麼調，便玩什麼調，用得着你來出些謬主意？去，快把你們老板叫來，娘的，你找不着的你們老板我包能找着！」

那「大茶壺」面有難色的道：

「你請息怒，爺，不是小的不去請，實在是請來了，孫爺他也効不上勞，嫖窰子一樣有規矩，那能進了這家却出去拉別家的姑娘？況且還是找個業已不賣了的鴇兒……」

大吼一聲，黎莫野翻下臉來叱喝：「我啃你個妹子，你他娘是吃了熊心豹胆啦？竟敢頂撞起老子來？老子是買的，你們就是賣的，主顧還有錯了的道理？你再不去把那孫得寶叫了來，看老子不拆散你這爿鳥院子才怪！」

那「大茶壺」畏縮的退向門口，一疊聲的苦着臉道：「得，得，得，小的這就去請……」

待那人匆忙掀開簾子去了，黎莫野暗裏朝自己扮了個鬼臉，然後，悠然自得的啜茶嗑瓜子，靜靜的等待起來。

他要那管事的前來，目地是要挾持對方指出銀櫃所在，好讓他儘快撈一票；他幹這種買賣久了，深知盲目的搜尋乃是最爲愚笨且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只有下三流的毛賊小綹才費這等工夫，他僅須拿住那個關鍵人物，再開始收取金銀財寶便行，這個法子，多麼簡單明瞭？

半晌。

門簾子一掀，一個瘦臉削肩，膚色乾黃的人物閃了進來，那「大茶壺」躲在門邊，朝着黎莫野點了點：「孫爺，就是這位！」

那人一擺手，「大茶壺」趕緊脚底抹了油，他冲着黎莫野龇出一口黃牙：「聽那狗頭說，兄台的嗜好與衆不同，想玩玩老於此道的靱皮貨，而且指定是業已久不聞腥的鴇子？」

黎莫野笑嘻嘻的道：「不錯，我正有這個意思？」

那人枯黃無肉的瘦臉上浮現一抹不大友善的笑意：「委實對不住，我們這裏各式各樣的粉頭都有，什麼新鮮花巧也不缺，所缺的就是兄台要的貨色！」

黎莫野喝了口茶，道：「那，怎麼辦呢？」

白多黑少的一對眼珠子翻了翻，那人皮笑肉不笑的道：「我看兄台還是別家院子試一試吧，我們地方小，侍候不了。」

黎莫野笑道：「你的意思就是說，叫我走路了？」

那人臉色一沉，道：「兩山一疊，朋友，你請出吧！」

翹起二郎腿，黎莫野道：「大概你就是在這間窰子裏管事的那個『小滑溜』孫得寶了？」

那人冷冷的道：「我是孫得寶。」

黎莫野搖搖頭，道：「人家都叫你『小滑溜』，你怎麼一點都不『滑溜』呢？我看，你不但不『滑溜』，而且蹩扭得緊哪！」

嘿嘿一笑，孫得寶道：「滑溜不滑溜，得看人來，朋友，你如果不是來尋樂子，而成心是來找碴的吧？」

黎莫野吐出兩片瓜子屑，笑了起來：「你可眞叫聰明，我的兒！」

孫得寶臉色一變，隨即又惡狠狠的道：「朋友，找碴找上了『迎春樓』，是你招子不亮，八字生卯了時辰，這裏是什麼地方，那一個的靠山，你可曾打聽淸楚，我不妨明着告訴你，你只要敢在這裏惹出一星半點的是非，你豎着進來，就包管橫着出去！」

黎莫野模樣顯得十分有趣的道：「乖乖，你們這塊地場是開窰子的不是？經你這麼一說，倒好似刑部的大堂啦，恁般個威風法兒？我却不知道，開窰子還得有靠山，老孫，你說說看，頂着『迎春樓』滿頭葷腥的那位後台老板是那個老王八？」

怪叫一聲，孫得寶吼了起來：「不開眼的潑皮貨，你他娘是活得不耐煩了哇？在『頭城埠』這一畝三分地裏，居然想攪我們的場合，辱罵頂頂大名的柴三爺？」

伸了個懶腰，黎莫野笑得頗爲輕鬆自在：「不止是『辱罵』就算了，我的兒，總還得搭上點『綴頭』才行。」

往後猛退一步，那孫得寶拉開架勢，厲聲叱喝：「你賣狂吧，我要能叫你走出『迎春樓』的大門，我他娘就跟你姓！」

這時，簾外人影閃動，間或有刄器的寒光映晃，敢情護場子的一干角色都趕到了！

黎莫野忙道：「我說孫兄，我其實並不想豁開來幹，一則影响你們的買賣，二則流血奪命的玩意多少有干天和，只要你能帮個忙，高高手，我決不黏纏，拍拍屁股就走——。」

陋夾又暴烈的大笑一聲——孫得寶人生得瘦小枯乾，這一聲笑却頗具音色——他斜吊起一雙眼，粗聲啞氣的道：「娘的個態，我早就知道你是塊狠心兔子胆的不好貨，硬充殼子裝好漢來的，踹場子踢門頭堪擺的就是個空架勢，憑你這副驢鳥像也配上枱盤要那論斤兩的大爺？我姓孫的眼皮子下看多了狠角色，什麼樣三頭六臂的人物也逃不開我這一梭溜，你呀，禿子頭頂的蚤卵——明擺明顯的九流青皮賴漢，却楞想充人王，娘的，你說你不是活膩味了是什麼？」

黎莫野攤攤手，道：「說眞的，老孫，我只想借幾文盤纏……」

荷荷怪笑着，孫得寶微昂着一張臉道：「我就曉得錯不了，娘的皮，這不來啦？伸手要小錢的三混小角兒！」

雙眼暴睁，他又狠辣的道：「江湖一把傘，遮我也遮你，這話對，爺們在道上混，吃的是碗交情飯，得要南北各路的道上同源維護包涵，朋友們若有什麼急難，

只要我們辦得到，多多少少也不會叫朋友失望，但却不是像你這樣强奪橫討，氣焰凌人！媽的，你在唬弄不成之後再來軟求，業已挽不回你鑄下的大錯啦！」

黎莫野笑道：「老孫，你待整治我不成？」

孫得寶兇神惡煞般道：「不給你一頓生活吃，你不知道『迎春樓』乃是個吸人骨血的『盤絲洞』，還當是賑貧濟難的善堂了！」

黎莫野安閒的道：「那麼，錢也不借啦？」

孫得寶大叫：「我借你媽的個頭！」

黎莫野又啜了口茶，道：「好吧，老子敢情豁上這條命，也得玩玩這座『盤絲洞』，看看是你們吸得了我的骨血，還是老子能抖得你們鳥蛋精光！」

孫得寶的來勢也算相當迅速，他身形倏晃，一個箭步搶上黎莫野右側，雙掌圈合互擊，底下却飛起一脚踹向對方腰眼！

連眼皮子也沒撩一下，黎莫野只右左掌橫掃又回——稍稍超越在孫得寶的拳脚攻勢之前——於是，這位「小滑溜」突然「噢」的一聲，捂着肚皮弓着背，重重撞上後面的盆景架，一片「唏哩嘩啦」聲裏，他業巳灰頭土臉的坐倒在地。

簾外立時响起幾聲叱喝，三條大漢手執刀棒，有如一陣風般捲撲進來，黎莫野穩坐不動，只等對方衝至桌前，他才笑哈哈的張口噴出一蓬黃晶晶的茶水，那三位仁兄却似每人當頭挨上一把鐵沙子，丟刀棄棒，尖呼怪嚎手捂着腦袋跌撞在一堆！

外頭似是停靜了一剎，方始又有四名漢子圍攏過來，他們相當小心，不像他們的同伴那樣粗狂；先由一個人用手中單刀挑起門簾，另一個執着「手叉子」護緊面部，伸出頭來往內窺探——

黎莫野招招手，道：「伙計們，屋裏來坐。」

那兩位大大吃驚之下不覺有些發楞，他們另兩個伙伴已沉不住氣，同時一聲斷喝，像兩條牯牛似的衝向屋內！

雪亮的一柄朴刀與尖銳的一把三角鑽，分左右猛刺黎莫野的頭臉，他以非常優雅從容的動作，足以讓對方看得清楚的過程伸出兩手，就好像他原本便捏住那柄朴刀的鋒面與三角鑽的鑽桿一樣，恰到好處的，分以左右手的食中二指拑了個又牢又穩。

於是，那兩位在驚駭之下奮力抽動的傢伙，但那裏移動得了分毫？在他們瞬息間的感覺裏，就彷彿自家的兵刃是壓在一座石山下了。

當然他們的感覺只有「瞬息」的空間，因爲黎莫野沒有那大的閒心同他們比賽力氣；他冲着這兩位露齒微笑，也只是下面一陣淡淡的風向上拂起，兩條漢子已狂號着滾繡球似的跌摔出簾外！

尚未進屋的那一雙則頓時嚇破了胆，眞正不約而同，兩個人拔腿就跑，而當他們的身體一半越過門，另一半尚未消失之際，門內兩點烏星猝閃，透肉打入他們脚踝裏，硬是將這兩條牛高馬大的漢子撞得齊齊翻轉，滾在一團。

打翻這兩個的，不是什麼犀利暗器，僅是兩片薄薄的瓜子皮而已。

仍然坐在椅上的黎莫野半側過身來，好似沒有聽到或看到門內門外這些人的呻吟蠕轉，他朝剛坐起身來，驚得面色泛青透灰的孫得寶瞇起雙眼：「老孫，你不要緊吧？」

列前挨了黎莫野的一記「插手」在肚皮上，孫得寶人幾乎就閉過氣去，他不知道黎莫野只是用了三成功力，否則，只怕早就被那一記「插手」戳穿他的後脊樑了，孫得寶的肚腹間痲鈍加上翳窒，連喘口氣都艱滯得慌，他用雙手捂着壓着，額頭上汗珠滾滾，不時因爲偶起的血氣翻湧，而牽扯得他連連拉歪了那張瘦臉！

俯身湊近，黎莫野道：「不用這麼狗熊，老孫，拿出點硬氣來給我這『賴漢』看看！」

呻吟了一聲，孫得寶猶在充好漢：「媽的……陰溝裏翻了船……這遭吃你小子暗算，我孫某，沒得說……但你巳休想囫圇着朝外走……」

黎莫野笑道：「得了，我的兒，別眞的在那裏充啦；你這回走了眼，把你家活祖宗認作了三混子，不是自己找難看是什麼？老實說，你斤兩不够，只是個替人跑腿的小把戲，所以我也不過份難爲你，若換了你那位姐夫柴鬍子來，我要不給他撕下半斤人肉，就算他八字生得巧！」

吸了口氣，孫得寶咬牙切齒的道：「你……你不用在那裏賣狠使狂……你要跳得出我姐夫的手掌心，我……和他娘就跪下叫你聲爹！」

黎莫野道：「當眞！」

孫得寶忍不住又痙攣了一下，臉色更見灰黃：「有本事，你儘管使……我看你能……上得了天？」

黎莫野道：「上天入地，是靠後的事了，老孫，眼下我得先借幾文盤纏。」

心腔又一緊，孫得寶硬着頭皮道：「你……休想！」

站起身來，黎莫野嘻嘻笑道：「說是『借』，不過用詞好聽點而巳，實際上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而且這一借就沒得還了，更明白的講，『打刼』這個名詞你聽過沒有？」

孫得寶猛一哆嗦，失聲道：「什麼？你是『老橫』（强盜）？」

以右手大拇指朝胸口一點，黎莫野道：「不錯，而且還是這行中頂尖兒的！」

唇角抽搐着，汗水涔涔，孫得寶痛苦的道：「媽的……這算什麼規矩？你要刼掠那裏不好下手？到處都有錢莊票號，殷商巨富……你却端端冲着窰子來發財，這……還有天日麼？」

黎莫野慢條斯理的道：「抽你們這些吃人肉的烏龜頭一點成頭，乃是最最適當的事，供人糟塌洩慾的是那干妓女，出賣青春靈肉的也是那干妓女，你們只是坐地分肥，層層剝削，到手的全是不勞而獲的昧心錢，而你們吃人，老子便吃你們，這也算是一種合理的相對報償吧，否則，你們活不下去，我又靠誰活？」

孫得寶是又氣又驚又怒，他掙扎着叫：「我他媽硬是不吃這一套……打刼打到柴三爺的生意上來了？我們一天到晚還不知道要去搶誰，居然自家先遭搶？黑吃黑，有這個道理麼？」

笑着，黎莫野的右手揮摑如電——只是晷一閃動，十六記大耳光巳打得孫得寶前俯後仰，右搖左擺，血糊糊的三顆牙齒合着細碎的肉糜往外亂噴！

孫得寶捂着嘴，雙頰紫中透紅，浮腫的指痕一條疊着一條，痛得他滿眼暈黑，頭重如錘，他咿咿唔唔的直着舌頭，話却說不清了。

黎莫野笑道：「我這個人有時候脾氣不大好，尤其在遇事不順我心意的辰光，脾氣就更不易控制了，剛才這幾下子，只是我才開始不愉快的先兆，越往後，我越會忍不住動粗，老孫，你這小身體，三根筋吊着個頸子，兩枚卵蛋掐個鳥，可憐生的，只怕抗不起我三兩下手脚哪……」

搖動着腦袋，孫得寶一邊吐着血水，含含混混的道：「好……好……你他媽的這等心狠手辣法……我恁情叫你打死，也嚥不下這口鳥氣！」

黎莫野裂着嘴道：「叫你拿出點硬氣來，老孫，你眞一點不含糊，馬上就擺給我看了，行，有種，是時候了，我最佩服的就是你這種人物——不過，希望你有始有終才好！」

一股寒氣順着背脊朝上升，孫得寶恐懼的嘶喊：「你，你還想幹什麼？」

黎莫野道：「老子不要錢了，只冲着你這麼一條好漢，這錢也不能要了，但錢可以不要，我却犯了拗性——非得稱量稱量你到底有種到什麼地步才行！」

踉蹌往後倒退，孫得寶驚悸顫慄的叫：「你不能趕盡殺絕呀……我業已撑持不住啦，人巳被你打成了這樣，你還待下毒手？江湖是你這般混的？簡直沒有天理了啊……」

黎莫野笑道：「那麼，銀子便交出來；老孫，如果你猶待咬牙往下撑，我可以告訴你，下一步，我會一根一根敲斷你的肋骨，再來，砸扁你雙手雙脚的全部指頭，接着，嗯，就挑了你那兩隻眼球吧，你若能直熬到底，行，我一分不取，轉身就走，更會到處宣揚你孫得寶是怎樣的一條硬漢！」

若是到了那等光景，硬漢是硬漢了，自己這一輩子也就「磨盤掉進鷄窩裏——砸了蛋」啦，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成空，縱然是硬漢，又管個鳥用？孫得寶不由連連打着寒噤，混身起了疙瘩，好不容易硬提起來的一口氣，刹時洩了個精光。

黎莫野提高了嗓門，道：「大家乾脆點，別磨蹭，我這就開始侍候你啦……呃，這兩排肋骨，却是先敲那一根呢？好吧，就打左邊來，男左女右不是？老孫，你且便鼈上一口氣，咬咬牙就過去了——」

突然，孫得寶雙手亂舞，發出了狂般嚎叫：「住手，住手，住手哇，你要什麼，我都給你，通通都給你……」

黎莫野笑哈哈的抹着嘴道：「眞給還是假給？如果你委實捨不得，我說老孫，免了也罷，我夾磨成你一條好漢，拍拍屁股就走——不過，回頭想想，錢又不是你自己家裏帶出來的，犯得上麼？」

又朝地下吐了一口血水，孫得寶嘴不關風的呻吟着：「你也不用損我……錢……我拿……拿給你……只要你走得出『頭城埠』……」

黎莫野說道：「敢情你劃下的圈子越來越大了，方才說，不要我走出『迎春樓』，如今又扯遠到不讓我走出『頭城埠』，老孫，你多成全，我拿了金銀財寶，包不走出這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地面也就是了。」

押着孫得寶，黎莫野也不管了地下猶在躺着哼唧的幾位仁兄，更不理四處掩躲逃避的鶯鶯燕燕，在一片鷄飛狗走的混亂裏，他們來到樓上走道最靠裏邊的一個小間。

孫得寶哆嗦着一雙手，打開一具沉厚壁櫃底下的抽屜，抽屜裏，是一叠叠的莊票，以及部份散碎金銀，尚有少許制錢，他吶吶的道：「本利都在這裏了……看你怎麼拿吧？」

黎莫野微掀罩袍，從腰板帶上抽下一條早巳備妥的薄靭羊皮口袋來，連莊票加上散碎的金塊銀錠，一股腦拚進羊皮口袋裏。

銅板制錢，他却眞的一文不取：「別他娘哭喪一張臉給我看，老孫，你們開的這爿人肉攤子，早就連本帶利滾了幾十滾不止，如今掰還來的本錮，全是賺頭，而我少少借用幾文，不出幾天，你們便又撈回……」

孫得寶縮在一邊，又是肉痛，又是惱恨的道：「你連口袋都準備好了，這……這完全是存心預謀……」

把裝得鼓鼓的羊皮口袋往腰上一掖，黎莫野滋牙笑道：「預謀倒談不上，當然有關對象的選擇事先得多少琢磨，至於這條羊皮口袋乃是我隨身不離的吃飯傢伙，遍地皆黃金，總得有件趁手的玩意來裝盛，你說可是？」

孫得寶氣憤的道：「强盜土匪，偏是說得光頭澤面，活神活現……人家不知道的，還以爲這些錢財乃是我甘心孝敬你的吶……」

黎莫野道：「我是强盜土匪，你們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豺狼虎豹，我好歹是靠本事，憑力氣吃飯，你們却端賴着女人胯襠下的腥穢沾葷嚼穀，兩相一比，差遠了去啦，老孫，你就往寬處想，這筆錢，權當是你欠我的吧……。」

孫得寶跺着脚叫：「連認識都不認識，我，我什麼時候欠你的？」

笑笑，黎莫野走向窗口：「就當是上輩子欠的吧，我是算討來世債的？」

孫得寶忽然搶前一步，急吼吼的：「慢着！」

半轉身，黎莫野笑道：「怎麼着，又想充好漢啦？」

趕忙往後縮了縮，孫得寶一張瘦臉脹得有如豬肝：「媽的，錢巳給你搶了個精光，人也被你揍成了這般模樣，你，總不能屁也不放一聲，就這麼悶着頭上路的吧？」

黎莫野笑道：「你的意思，叫我怎麼樣呢？莫非侍候上你一段『十八摸』，讓你心頭舒坦舒坦？」

孫得寶直着頸項嚷：「人道立不改姓，坐不改名，你難道就沒有個名姓留下來？我姐夫若問起我這檔子的事，我至少也得把你的『萬兒』說清楚呀，你這麼一走，黑鍋一口豈不就扣在我的頭上啦？」

一個弄不巧，我姐夫疑心我監守自盜都說不定……」

黎莫野點頭道：「有點道理，俗語說，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咱們哥倆交情不錯，我豈忍心叫你揹這個黑鍋。」

氣恨得猛咬牙，孫得寶嘴裏的傷，一扯痛，才想起牙齒業已掉了好幾顆，咬都咬不牢了，他「嗚」「嗚」的悶着聲叫：「我的祖宗，你就別再扯淡了，你他娘到底是誰呀？」

黎莫野笑吟吟的道：「閻王老子是老大，我就是老二！」

呆了呆，孫得寶喃喃的重覆人家的話：「閻王老子是老大……我就是老二……老二……」

猛的，他打了個寒噤，模樣像才吞下一顆火栗子——齜牙裂嘴，凸出了一雙小眼珠：「二……二閻王？你，你是二閻王黎莫野？」

哈哈一笑，黎莫野道：「難得你心裏靈巧，一猜就着，我說老孫，姓黎的這廂告辭啦，他日你發財得寶，咱們哥倆再湊合湊合！」

窗門掀起，黎莫野的身形就似輕烟一抹，即已踪影杳然。

孫得寶儍鳥一樣楞了半天，才突然跳了起來，氣急敗壞的衝出門去，一邊往樓下跑，一面直着喉嚨乾嚎：「搶刦啊，我們被汪洋大盜黎莫野抄了底啦……」

× × ×

「頭城埠」朝南走，里許路外有一座小土地廟，土地廟建在一株大榕樹下，四週還用卵石砌成圈環，榕樹高大拖虬，枝葉茂盛，遮陽留蔭，時有清風吹拂，倒是個歇涼的好所在。

廟邊，有個賣涼茶的攤子，擺攤子的是個老頭兒，黎莫野走到這裏，不覺口渴，坐到攤子前的長板櫈上，買了幾碗涼茶灌下肚去。

抹了唇角的水漬，他出手大方的丟下一角碎錢，向老頭兒調笑着招呼一聲，伸了個懶腰，正待頂着高空的毒日頭朝下溜，來路上，一陣急似一陣的馬蹄聲便擂鼓般往這邊滾動過來。

黎莫野弛張臉，黝黑的面龐上浮起一絲無可奈何的表情，他回轉頭，手搭涼棚望了過去，却忽然笑了起來——那是一行十數騎，正潑風也似往這邊狂奔，帶頭一騎的鞍上，坐的不是別個，赫然是「小滑溜」孫得寶。

不消說，這是「討債」的來了，黎莫野心中都不由讚了一聲：來得眞快。

顯然，在「頭城埠」這一畝三分地裏，「紅鬍子」柴老三還確是有點名堂。

賣涼茶的老頭兒一看大熱天下來了這麼一撥人馬，以爲少不了生意上門，立時嘻開一張乾癟缺牙的嘴巴，趕緊拿塊抹布將攤面上下匆匆拂拭了一遍，又急巴巴的站到路邊，預行堆上一臉「和氣生財」式的笑容，以便招徠。

黎莫野一笑，道：「老丈，生意上門啦！」

老頭兒也笑呵呵的道：「約莫是吧，火毒的大熱天，日頭由頂晒，在路上少不得吃灰流汗，口乾舌焦，蔭涼底下歇口氣，再來碗井水冰鎮過的甜涼茶，誰也會這麼打算思量呢？」

黎莫野搖搖頭，道：「不用這麼打算思量啦，我說老丈，你還是儘早一邊避風頭去吧，這筆生意，不是你的，乃是我的生意上門了……」

怔了怔，老頭兒不解又着惱的道：「你的生意上門了？呃，小哥，你又是做的什麼生意啊？在這榕樹下，只有我老頭子一處攤位，業已擺上十多年啦，可不作興有人來搶……」

黎莫野聳聳肩，道：「別這麼緊張，老丈，我要搶，也是搶的金銀財寶，珠玉翡鑽，盡是些值錢的玩意，你這爿破攤子的買賣有什麼搶頭？熬上一輩子，還不够我一次撈的……。」

老頭兒驚疑的道：「你是說，呃，你是——」

不待他把話講完，那十多乘騎已捲到了面前，黎莫野早看到了人家，人家也一樣在遠處就看清了他，帶頭的「小滑溜」孫得寶人未下馬，業已直着嗓門怪叫：「就是他，姓黎的果然沒有逃遠，大伙注意圈緊了——」

於是，馬上十多人紛紛抛鐙落地，其中有幾個，身手相當俐落矯健，看樣子，不是些混撑架勢，濫竽充數的半吊子貨。

黎莫野冲着老頭兒露齒一笑：「怎麼樣？老丈，我早就說過這乃是我的『生意』吧？」

來人中，一個環眼掀唇的大漢用手一指那賣涼茶的老頭，虎吼一聲：「小滑溜，這老狗頭可也與姓黎的是一路？」

孫得寶瞪着老頭兒，猶疑中加上兇狠：「媽的皮，我倒沒見過這老小子，不曉得是不是與姓黎的爲一黨！」

這時，老頭兒才覺了情形不對，他驚慌的朝後退，一面哆哆嗦嗦的道：「不，不，各位英雄好漢，可別想岔了……我不認得這個人，我，我只是在廟前這裏賣涼茶的……」

黎莫野伸出右手拇指朝涼茶攤子側指，皮笑肉不動的道：「你們要是叫日頭烤暈了腦袋，那邊廂先灌上幾碗涼茶，清清心火，由老子請客付錢給這位賣涼茶的老丈，却犯不上唬大唬二，在這裏朝着人家發威，是好樣的，冲我來！」

孫得寶捋袖握拳，瞋目吼叫：「姓黎的，你不用逞能賣狠，我們正是冲着你而來，你以爲你逃得掉？媽的個熊，你打刦打到我們頭上，算你招子不亮，任憑你上天入地，我們也要追着你擺你成三十六個不同的模樣？」

嘿嘿冷笑，黎莫野道：「小滑溜，別窮吆喝了，老子那一十六記大耳光，你還嫌打得不够重？那付龜孫像一眨眼你就忘啦，這辰光，居然人模人樣起來，我不知道，你嘴裏還剩幾顆狗牙，你再放胆充好漢不遲！」

所謂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黎莫野這一來是又打了孫得寶的臉，又揭了孫得寶的短，孫得寶再是皮厚，也有些面上頂不住，他立時暴跳如雷，紅着一雙鼠眼尖叫：「你這殺千刀的雜種，你他媽把我作賤够了，今天我孫得寶便是拚上這條人命，也得拉上你墊棺材，你他媽的你！」

這時，一個魁梧精壯，滿頷蓄着棕紅

色大鬍子的威武人物，突然沉着的開了口：「得寶，不要魯莽，待我來會會這位黎兄——」

孫得寶怒目瞪視着黎莫野，強蹩着一口怒氣，悻悻往後退了一步。

紅鬍子朝前邁了邁，冷冷的道：「閻下想就是『二閻王』黎莫野了？」

黎莫野微笑道：「我就是，尊駕大概便是柴三爺啦？」

紅鬍子哼道：「柴進乃是不才。」

黎莫野一拱手：「久仰了，三爺。」

柴進兩隻銅鈴眼怒睜，大聲道：「黎莫野，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自來河水不犯井水，你攪你的打家刦舍，幹你的無本生意，我做我的半掩門，開我的窰子買賣，大家是兩條路上混生活，我幾時得罪過你？你居然把臉一抹，吃到我柴某人頭上來，朝廷有法，江湖有道，你這樣不顧江湖道義，不怕爲人齒冷？」

黎莫野陪笑道：「你先別我氣，我說三爺，我呢，並不是特意挑上你的買賣來觸你的霉頭，只因你生意做得大，進帳多，油水足，再加上你得來的葷腥錢也是坐享其成，不乾不淨，兄弟我一時手頭不便，既不能向升斗小民下手，又不能向老實商號搜刮，則除了三爺你這等剝削所得最爲適合之外，一時倒還沒有更恰當的目標，三爺，我的意思呢，橫豎你這份家當也是汚七八糟攪到手的，何妨多少帮幾個給窮的朋友的我？這樣一來，於你無傷大雅，對我受益不淺，你高高手，閉閉眼，過去算了，委實犯不上勞師動衆，何必弄得火氣冲天？」

「紅鬍子」柴進一時氣得幾乎炸了肺，他翻動着眼珠，混湯的喘着粗氣，滿口牙挫得「格」「格」亂响……

「小滑溜」孫得寶又在怪叫：「姐夫，可不是我故意渲染吧？你聽，姓黎的說的這番話，還他媽像是人說的話麼？這傢伙安了心來找碴，用稀泥糊我們的臉，他是不叫我們往後再混下去啦……」

柴進突然咆哮一聲，焦雷般的狂吼：「黎莫野，就算你是金剛羅漢，閻王判官吧，我姓柴的敢情不要命了，也嚥不下這口鳥氣，你簡直囂張放肆，目中無人之至，我今天必要爲你討還個公道！」

孫得寶乘時起哄：「王八好當氣難受，姐夫，姓黎的拆我們的台，踹我們的碗，我們就要他拿命來頂！」

黎莫野一點孫得寶，道：「『小滑溜』，你他媽這小舅子的劣根性最要不得，你莫以爲自己吃了一頓生活怨恨難消，就一心挑引我和你姐夫的肝火來代你出氣，你可要先弄清楚，我借你姐夫的這幾文錢爲數不多，權當是破財消災也就罷了，如果硬要搞得血刄相向，只怕破了財還得陪上人命，這就大大不化算啦，一旦你的姐夫玩兒完了，你這舅子命還朝那裏掛單去？那時，『迎春樓』你待不住，化子羣裏你正好應卯啦……」

孫得寶跳着脚叫罵：「姓黎的，你不用在那裏吹大氣充人王，我吃你的虧，是自怨學藝不精，我姐夫可是有頭有臉，『頭城埠』的坐地虎，大霸天，你他媽的掃盡他面子，却叫他如何下台？沒說的，你留下命來抵償！」

攤攤手，黎莫野道：「老實說吧，我和你們這干貨色玩硬的，實在是欺負你們，論到拚命鬥狠，各位還差了一大截，如若各位一定要見眞章，我說不得只好奉陪，但結果這不會有第二樣……除了你們躺下一地。」

「紅鬍子」柴進惡狠狠的道：「黎莫野，我們知道你是出名的『二閻王』，笑裏藏刀，心狠手辣，我們也知道你本領強，武功高，殺人不眨眼，但你也莫把我們看扁了，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我們既然追了來，就不會含糊你，好歹，大家豁開來玩玩看便知分曉！」

黎莫野一笑道：「刀口下可是要命的事，我說三爺，我又不是慈悲爲懷的人，你可得先想清楚啦。」

柴進大吼：「黎莫野，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你亡！」

瞇着眼，黎莫野道：「好氣魄，看樣子倒也是一條硬漢！」一邊的十來個人物裏，有一位突然閃出幾步，語聲十分沉重的道：「三哥，且慢！」

說話的人，年紀約莫三十五、六歲左右，一襲瀟灑的灰綢長衫，像貌堂皇，氣質優雅，在威武裏流露出一股雍容高華的意韻，和柴進及孫得寶這類的人物一相比較，實在是不能相襯，顯得突出中更有種格格不入的味道。

柴進對於這人似是頗爲敬重，他聞言之下，強按住滿心的怒火，竭力扮出一副不像笑的笑臉：「兄弟，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那人搖了搖頭，神色平靜的道：「對於黎莫野，我要比各位稍稍多知道一點，因此，且容爲弟的搶先一步，權做『試金石』！」

柴進不解的道：「試金石？」

那人緩緩的道：「不錯，我要試試他威名之下，到底是金是鐵，稱不稱得起『二閻王』這個封號！」

黎莫野招招手，道：「這一位，哈，氣宇不凡的仁兄，你又是何方神聖？」

那人深沉的一笑，尚未開口，柴進已搶先吆喝起來：「你不知道他是誰麼？我便叫你早早明白，這一位，乃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霸主，聲威煊赫的雄才『七門山君』祁蘭亭——」

黎莫野心裏一怔，方在惑疑天下居然有如此湊巧的事！却又立即否定了眼前這人乃是祁蘭亭的想法，祁蘭亭他雖未朝過面，却久聞其名，多少也聽過聲音，眼前這位，任是那樣子也不像，他正待拆穿對方的把戲，柴進已跟着得意洋洋的講下去：「呃，他就是祁大當家的總管事『龍形掌』沙翔，沙老弟也是我的拜弟，姓黎的如今你該清楚他是『何方神聖』了吧？」

黎莫野似笑非笑的道：「原來是祁蘭亭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沙翔沙兄，倒是眞個失敬了。」

沙翔道：「跟人聽差跑腿的小角色而已，那比得上閣下獨當一面的威風？」

黎莫野道：「沙兄太過謙了，我這塊料算是那門子的『獨當一面』？生來一條窮命，四海奔波，天涯勞碌，混的一碗人情飯，求的乃是施捨財，說起來委實可憐，怎比得上沙兄那般得意？」（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鬼島

（三）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賓尼駕車前去探訪奧圖，希望對鬼島有所了解，而奧圖的姪女尤嘉却不給司馬洛和奧圖見面，她担心會使他神精上受到刺激，司馬洛只好離開，途中司馬洛所乘車子車掣被人破壞，使他們經歷了一場驚險場面，終於回到酒店……

明爭不成　來個暗鬥

「哦！這個嗎？」司馬洛又微笑了。

「這也是不成問題的！」他說着把車子開動了，車速雖然是蟻行似的，但是聲音却響得令人吃驚，那些土人到底都是對機器不大了解的，不了解就是畏懼，因此一響就紛紛退開。

司馬洛逐漸增加速度，於是問題便很容易解決了。車子又響又動，那些人不敢不避開，於是車子便可以駛了出來。

司馬洛把車子駛出了村子之外，問道：「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她說，「我不過在附近兜兜圈子，看看風景吧了。唔——呃——你是來這裏旅行的嗎？」

「是的。」司馬洛回答。

「我也是的，」她說，「假如你不介意，你陪我一起好嗎？我相信你反正是有空的。」

「我正打算這樣講。」司馬洛微笑。

「那我們都用不着回答了，」她說，「既然大家都有這意思。我叫多明麗。」

司馬洛也自我介紹了，然後問：「你是一個人來的嗎？」

「現在我是一個人。」多明麗說。

「那麼你即是說你並不是一個人來的了。」司馬洛說。

多明麗聳聳肩：「我是跟一些人一起來的，不過他們另有節目，留下我一個人，我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就祇好——你可不可以把車子開得快一點！」

「你喜歡開快車嗎？」司馬洛問。

「是的，」多明麗說，「快是很夠刺激的。在這樣的路上，我總是喜歡把車子開得很快！」

司馬洛說：「不過依我的意見，你最好不要在這裏開快車了，這裏的路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這裏的車子，隨時都會失靈，你在這裏開快車，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就等於叫一個超齡的老人強逼他去跑步，看看他的骨頭什麼時候散開來吧了！」

「噢！」多明麗說着向車窗外面望一眼，也不禁抖了一抖，因爲現在車子已經駛上了高的地方了，從上面望下去，是那麼險峻，車子一翻下去，就很難免粉身碎骨了。人車都是的。

「現在，你還想快嗎？」司馬洛問。

「我看還是不好了，」多明麗說，「這車子——剛才它已經告訴了我們它的年紀是有多大了。」

司馬洛微笑着，以普通的速度開着那車子。這裏的風景是很好的，不過單是看風景，却是一件很單調的事情，看不了幾分鐘就厭了的。

她似乎也是有相同的感覺。她問道：「你呢？你也是一個人來的嗎？」

「我跟一位朋友一起來的，」司馬洛說，「不過這位朋友有點事情要去辦，就把我一個人丟下在酒店裏，我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多明麗一吸咀：「不要學我說話！你在取笑我！」

「不，」司馬洛說，「這是眞的，來這裏玩，總不會一個人來吧？」

「那麼你是跟女朋友一起來的？」多明麗問道。

「不是，」司馬洛說，「我是跟一個男人一起來的。」

「誰會跟男人一起來這裏？」多明麗說道，「男人怎麼會跟男人一起來？我們女孩子，幾個一起來，還有點道理！」

「這是眞的，」司馬洛又連忙爲自己辯護，「我們其實是爲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而來的，我們這生意由他去辦理，留下我在酒店裏沒什麼事情好做，所以——」

多明麗瞟了他一眼：「我還是懷疑你是在跟我耍花樣！你不是把我對你講的話再搬出來一次吧？」

「不，」司馬洛說，「我講的是眞的，爲什麼我要取笑你呢？對着這樣一位小姐我絕對不肯做這樣冒險的事情，而把自已的機會弄糟！你要我怎樣才能證明？」

她說：「爲了證明你的誠意，你可以替我找一個好玩的地方嗎？這裏有什麼地方是好玩的？」

「晚上我知道酒店裏有夜總會，樂隊很好，」司馬洛說，「這裏的人，音樂總是有一定水準的，至於白天，你白天喜歡一些什麼玩意？」

「游泳吧。」她說。

「這裏當然也是游泳的好地方了，」司馬洛說，「四面都是海。」

「那很好，」多明麗說，「讓我們找個游泳的地方吧！」

司馬洛一時之間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因爲他並不是到這裏來玩的，他對這種去處並沒有研究。他祇是沿着那條路開着車子，一面留心着沿路的情形。海邊是多着的，不過有些却是在很險峻，很難下去，有些地方雖然容易下去，却是石頭太多。

她似乎看出了他的缺乏主意。她說：「讓我來看看吧，我剛才就經過一個我認爲相當不錯的地方！」她打開手袋取出來一幅遊客指南地圖，指着說：「我們現在是在這個地方，你要去的是這個地方。」

有了地圖，司馬洛則是會走路了。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到一個地方的時候必然先找一幅地圖研究一下地勢。他沿着多明麗所指的地方開車，開到了多明麗所指的那個地方。那裏却是一片懸崖，高出海面很多的。

「那下面，」多明麗指着說，「那不是一個好地方嗎？」

司馬洛向下望去，可以看到那裏也算是一個風景奇麗的地方了。那下面的水邊既沒有亂石，亦沒有沙灘，海邊的岩石是大致垂直而且平滑地伸下水中的，而看得出那裏的水是相當之深。離岸不遠的地方又有一大塊巨石從水中央突出來，而這塊巨石是充滿了大大小小的洞的。多明麗指着說：「看見那塊大石嗎？我們可以到那裏面去，即使有人走到這上面來，也不會看見我們了。」

司馬洛微笑：「這是一個好主意，問題是我們怎樣下去？」

「我看不困難吧。」多明麗說。

司馬洛也可以看到下去並不算是很困難的，他可以沿着山勢半爬半走着下去。那是說對他而言是並不很困難的，但是她呢？

「別担心我吧，」多明麗說道，「我也是一個運動型的人，我是可以爬得下去的，爬山和露營都不是我第一次做的事情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還等什麼呢？」

他們下車，沿着那斜坡下去。果然多明麗並不是像一般女人那樣毛手毛脚的，而事實上那裏的路也並不是很難走，很多可以落脚的地方，也很多可以攀援的地方。多明麗用不着他的帮忙，跟着他到達了下面。到了下面之後司馬洛就發覺這個地方是比他從上面看的要更好的。那裏還有一個凹進去的部份，是一個天然的山洞，從上面望下去就看不到了。

「這裏不是很好嗎？」多明麗說，「我們從這裏開始游吧！」

「好的。」司馬洛說。

他們游到水中的一塊大石，那裏有一些可以爬上去休息的平坦地方，他們就爬上去了。

多明麗感到很累，她說：「我很想在這裏睡一會。」

「你睡吧，」司馬洛說，「既然這裏是我們的私人地方，我們是可以隨便休息的。」

她閉上了眼睛，司馬洛也在她的旁邊躺下來，閉上了眼睛。他感到有點冷意。他正在奇怪她爲什麼要這樣努力取悅他。她一定有一個目的的——既然她並不是眞的對他這個人感興趣。司馬洛奇怪她是不是跟着就要把她的目的講出來了，抑或她的目的是用不着講出來的呢？

總之這是足够給予司馬洛以那種陰冷的感覺的了。她可能是一個陷阱。

是什麼陷阱呢？美人計，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計劃之一了，在司馬洛而言這也是不難看穿的一個計劃。但是美人計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還有一點時間可以想一想的。他在想，不論策動這個美人計的人到底是一些什麼人，他們顯然是很了解他的爲人的。把一部車子弄壞而等在那裏，這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司馬洛是第一個會去解救他的人。這之後就容易了。

他們躺在那裏休息了一陣之後，多明麗就坐起來說：「我看我們還是走吧。這裏有點冷起來了。」

「下一步，」司馬洛說，「你認爲到什麼地方去玩玩會好些呢？」

「我想睡覺，」多明麗說，「到你房間去怎樣？」

「那很好，」司馬洛微笑，「我們走吧！」

假如是他的房間的話，對他則似乎是比較有利一點的。他倒奇怪多明麗是如何在他的房間裏進行她那個陷阱。

多明麗首先跳進水裏，向岸邊游回去，而司馬洛則跟在她的後面。

他沒有怎樣注意到岸邊的情形，祇是注意到她忽然之間停了下來，轉身找尋他，拉着他的手，與他一起再升上水面。她說：「我們還是不要回去了，再游一圈吧。」她要把司馬洛推回頭。

但是司馬洛已經看到了。他說：「那是誰？」他看見他們脫下衣服的地方的岸邊正坐着一個金髮的巨無霸，兩腿垂在岩石的邊緣之外，而兩臂則交抱在胸前。一個金色頭髮的巨無霸，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和一條褪色的藍色牛仔褲。背心和牛仔褲都是塞得滿滿的，身上的肌肉是那麼豐滿。假如要宣傳什麼營養的食物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一個最佳的模特兒了。他現在並不是在對他們微笑。

「我們——我們還是回到剛才那裏吧。」多明麗說。

司馬洛突然緊執着她的手臂：「我問你他是誰！你回答我。」

「我的男朋友米高。」多明麗難爲情地說道。

「這眞有趣極了，」司馬洛說，「你有一位男朋友，那你要我幹什麼？」

「你——你先回到那邊去吧，」多明

麗推着他說，「讓我去跟他講講！」

「我才不要，」司馬洛說，「我的衣服在那裏，假如你們拿走了我的衣服，我怎麼回去呢？」

「我們怎會這樣做呢？」多明麗說，「你的衣服又不值什麼錢的！」

「難道値錢你就拿了？」司馬洛問。

「請你別跟我找麻煩吧！」多明麗說，「我祇要跟他講幾句就沒事了。」

「要講我們就一起去跟他講好了。」司馬洛說道。他的確是怕他們拿走他的衣服。

假如他把他們的衣服拿走，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玩笑，這會使他很爲難，很可能因此而闖下大禍的——他沒有衣服不能回到酒店去。

多明麗却是顯得眞正地慌張的，她極力要把司馬洛拉回頭，多明麗那個男朋友看在眼裏，則似乎認爲他們是過份親熱的。他跳起身來，暴跳地叫道：「媽的！你們上來，你們沒有地方好逃的了！」

「米高！」多明麗叫道：「你先回去吧，我回來的時候再跟你講好了！」

米高的回答是一連串惡毒的咒罵。

司馬洛說：「看來我們還是上去解決這件事情吧？」

「不，不行！」多明麗又慌張地說，「不能够，他是學拳擊的，他的氣力很大，他會把你打死的。」

「那我們一起走吧，」司馬洛說，「他不會有耐性等的，他等不下去，他也祇好走了！」他說着就拉着多明麗，要帶她走開。多明麗顯得六神無主似的，也祇好跟着他游開了。

這使她那個巨無霸男朋友更加生氣了，他大聲叫起來：「你們不要走，你們走不了的！」他一跳一跳着，忽然一跳就跳進水中。

「天！」多明麗慌張地叫起來：「他是不懂游泳的！」

「你在開玩笑嗎？」司馬洛說。

但是多明麗已經不顧他了，就這樣把他掙開，向她的米高游過去。司馬洛看見米高果然跳下了水中之後就沒有再浮上來了。他不知道這又是什麼把戲，於是他便潛進水中，跟着多明麗游過去。多明麗游得很快，而司馬洛看見那個米高眞的是不會游泳的，他正在水面之下掙扎着，嘴巴吐着氣泡。他不像是假裝的，這種戲並不容易演，而米高看來並不是有本領演這種戲的人。米高一面掙扎就一面沉下去，臉上現出慌張的表情。

多明麗已經相當接近了。司馬洛連忙執住她的手，把她拉上水面，急急地說：「小心一點，他的氣力那麼大，他會把你也拖下水去的！」

「我們總不能讓他淹死的呀！」多明麗瘋狂地叫道。

「聽我說！」司馬洛說：「我們捉他的手，每人捉住他一隻手，把他拉開，然後托上水面，這樣他就不能够把我們纏下去了！」

「很好！」多明麗也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她又潛下水底。

她也果然依照司馬洛所訂的戰略，潛向米高的左邊，而司馬洛則潛到米高的右邊。這時米高的眼睛已經凸出來，嘴吧幾乎已沒有氣泡冒出了；他的肺內，空氣的位置已經給海水所代替。

司馬洛與多明麗每個人執住他一隻手，米高果然一觸到什麼東西就想抱住，幸好兩個人把他向兩邊拉開，他就抱不住什麼了。而且他喝下了這麼多水，他的氣力也大打折扣了，假如他不是在水中的話，他的氣力也可眞能把兩個人都抱作一團的了。

多明麗在水中的本領也是並不差的，她也相當懂得合作，她就這樣與司馬洛一起把米高托上水面，米高忙着吐水，又忙着吸氣，咳嗽得很辛苦。跟着司馬洛與多明麗又面臨另一件艱鉅的工作，就是把米高拉回那石頭上。

米高是一個沉重的人，要在水中把他拖動還容易，但是要把他舉在空中，那却是相當吃力的一件事情，司馬洛也不知道是怎樣把他弄上去的，總之他們是把他弄上去了，而司馬洛跪在他的背上，把他體內的水壓出來了。米高軟軟地躺在那裏。

多明麗担心地蹲在他的身邊。

「現在行了，」司馬洛說：「他不會有什麼的了，他在水泡中的時間並不很久，而他又是那麼强壯。我看我們還是穿上一點衣服好些，這樣是不大好看的。」

多明麗也覺得司馬洛所講的是頗有道理的，於是她與司馬洛一起穿上衣服，他們穿好了衣服的時候，米高也已經可以爬起身來。他還是混身發軟的，用死魚般的眼睛瞪着他們。

「多明麗，」司馬洛說：「我看妳還欠我一個解釋。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對了，」米高也瞪着她，「妳最好解釋得清楚一點。」

「你聽我講，米高。」多明麗說：「我本來不想幹的，但是那個人找到了我，要我再幹一次。假如我不幹，他會告訴這裏的警方我是什麼人，那我們會給趕走的，而且我覺得我們也需要那筆錢。」

「我們不需要那筆錢。」米高說。

「錢的事情你不懂了，」多明麗說，「你以爲我還有很多錢嗎？我們旅行已花掉了不少，當我們回去的時候會變得很窮，那時還不是又要——」

米高瞪着司馬洛：「妳的朋友？你的朋友迫她來陪你？」

「我沒有這樣好的朋友，」司馬洛說：「我也希望知道她講的這個人是誰。」

「媽的！」米高說：「沒有人會出錢叫一個女人陪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去遊玩的！」

「你們聽我講好嗎？」多明麗叫道。

「很好！」司馬洛說道：「那妳先講吧！」

「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是做應召女郎的，」多明麗說：「最近我不幹了，我認識了米高，我用儲起來的一點錢到這裏來旅行。但是，今天早上我碰到了這個在美國召過我的人，他一定要我再做一次。他叫我開一部車子這樣引誘你，我祇好照做了。」

「那是你的朋友。」米高說。

「也許是你的朋友要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奇吧，」多明麗說：「他叫我不要讓你

知道。他要我裝出一看見你就喜歡你。」

「假如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那米高就不會出現了。我猜米高大概是接了一個匿名電話，告訴他我們是在這裏的吧？至於妳，多明麗，你大概也是奉命把我帶到來這裏的吧？這是一個指定的地點嗎？」

「是的。」多明麗說。

「難道你在這裏有什麼仇人嗎？」米高問，他頭腦倒還不是太鈍的。

「對了。」司馬洛說：「這裏的確有些人要跟我過不去。差一點他們就借你的拳頭把我打一頓了。」

「媽的！」米高嘟噥着說：「我不喜歡這樣，我不喜歡有人利用我！」

「我猜妳是已經拿到錢了吧？」司馬洛問多明麗。

「當然了，」多明麗說：「這種事情，怎麼可以在事後才再去收錢呢？」

「那麼妳總算沒有什麼損失了，」司馬洛說：「妳既然是已經收了錢，妳大概也不會知道那裏可以找到這個人了。」

「我不知道。」多明麗說。

「你用不着替他隱瞞的，」米高說：「你告訴我，讓我去找他算帳。」

「我眞的不知道！」多明麗說：「你以爲我很想再見到他嗎？我只是希望做完了這件工作之後永遠不再見到他。」

米高沒奈何地聳聳肩：「那麼妳看見他的時候對我指出來好了。」他似乎很相信多明麗講的說話。也許他是有本領看出多明麗所講的是不是眞話的。

三個人沉默了一陣，司馬洛說：「米高，這種情形是比較尷尬的，我認爲我應該向你道歉一下。」

「爲什麼？」米高說：「你救了我的命，我也還沒有多謝你的！」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是並不記仇了。當然，現在我知道了之後，我就不會再對多明麗有什麼不對的念頭了。」

「這不要緊的。」米高說：「祇要她也喜歡你，就沒有什麼所謂。」

司馬洛張着嘴吧呆呆地看着米高。雖然他也知道美國人在這種事情上是很開通的，不過這樣是似乎太過開通了。

米高又說：「我起先不知道是這樣，那個人在電話上說得很難聽，他說你以前光顧過多明麗，現在在這裏見到了她，就逼她再幹一次，不然的話就向警方指控她了，這樣我才會來找麻煩的。」

司馬洛還是不知所對，因爲這仍然不是一個充份的理由，難道自己的女朋友是自願的，就可以跟別個男人在一起了嗎？既然如此，那還算是什麼女朋友呢？

米高似乎也看出司馬洛在感到奇怪，於是他又補充道：「你看，我們的情形並不是像你講的，我跟多明麗之間的感情是精神上的，她就像是我的妹妹，假如有人欺負她，我當然要出頭了。」

「哦，原來是這樣。」司馬洛說。不過他仍然不明白爲什麼是這樣。

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伸出右手：「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可以成爲朋友。」

米高連忙與他握手。米高的手是又重又有力的，司馬洛相信假如不是多明麗解釋，而要由他與米高打出一個明白來的話，那是會相當麻煩的。

米高以近乎孩子的天眞眼光看着司馬洛說：「你不會看不起我們嗎？」

「我看不出你們有什麼値得看不起的地方。」司馬洛說：「你們都是好人，你能够用這樣愛護之心對多明麗，這是很難得的。你知道，這個世界上，能够愛人的人是愈來愈少了，人們都是愈來愈會恨，而忘記了怎樣去愛！」

米高抬頭，崇拜地望着他。

米高說：「唏，我很喜歡這一句，講得眞好！你一定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司馬洛聳聳肩道：「又談不上這樣，我不過是有這種感覺，就要這樣說出來罷了。」

「聽我說，」米高說：「你要不要我替你做一點事情？」

「你要找一份工作，是嗎？」司馬洛問。

「不，」米高說：「我是說，假如你想把那個人教訓一頓的話，我是可以替你出力的！我這個人，講到打架是最擅長的了，不過別誤會我是不喜歡向人挑釁的，打架祇是一種我所研究的藝術，我是當作一種體育訓練了吧。但在目前情勢之下，我覺得那些人是眞的需要痛打一頓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但是我看不必了。這個地方的警方是不喜歡人惹麻煩的，所以他們也並不直接來找我的麻煩，而祇是利用你。假如我們打起來，無論誰打勝了，麻煩都是屬於我們的。」

多明麗馬上接口說：「我看還是不要提什麼打架了，找工作的事情倒是眞的。你可以替我找一份工作嗎？」

米高顯得有點難爲情：「妳怎麼可以一認識的時候就對人作這樣的要求呢？」

「怕什麼？」多明麗說：「我又不是向他借錢，有機會自己賺一些正正當當的錢，那有什麼不好？」

「她是講得對的，」司馬洛說：「米高，你可有什麼擅長的嗎？」

「他最擅長的就是打架！」多明麗說：「除此之外，他也會開飛機，會攝映，他在電視台做過事情，而此外他修理機器亦是很擅長的。」

「那麼你也算得是一個很本領的人了。」司馬洛說。

多明麗聳聳肩：「他這個人就是有一個毛病，不善於與人相處。受一點氣就不幹了，而且他又不愛求人，這樣的人，怎樣謀生呢？」

「不是這樣的，」米高說，「我希望做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或者是做一件大事。那些零零碎碎的工作，又不會令人發達的，何必這樣緊張呢？」

「所以你看，」多明麗說，「他這個人就是不能安定下來，不可能有安全感的生活！」

米高聳聳肩，感到慚愧。

「我替你想想辦法好了，」司馬洛說，「說不定我有一些大的工作需要你做的。你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吧。」

「你是說在這裏？」米高問。

「當然了，」司馬洛微笑，「假如我答應日後飛到美國來找你，那我就是等於騙你了！」

新篇預告：

罕見的佳作 秦紅的鉅鑄「决鬥三十年」 不日刊出 敬請留意

曾有某些文藝界人士批評武俠小說缺少文學價值，最近我們從秦紅先先的「古堡捉龍記」，「銅牆鐵壁走蛟龍」，「還君明珠血雙流」及「劍客的末路」等幾部作品上發現他正在扭轉這種態度，而且非常成功，他的創作不但保持着武俠小說的趣味性，而且重視故事的完整，深入刻劃人性，提高作品的意境，表現出明確而感人至深的主題，尤其可貴的是他突破了傳統的窠臼，不再局限於「郎才女貌」的格式，因此好評如湧，深受讀者的喜愛，邵氏公司也因此與他一口氣簽了五年的合約，我們相信秦紅先生已將武俠小說帶到另一個新紀元。

「决鬥三十年」又是一篇罕見的佳構，它描述兩個分別雄霸南北武林的武術大家爲爭奪「天下第一名位」而進行無休止的决鬥，可是到了第三十年，其中之一因中風而半身不遂，豈知决鬥並不因此中止，反而是另一場驚天動地的决鬥的開始。……

他們是怎麼進行决鬥的呢？他們决鬥的意義在哪裏？最後是誰打敗了誰？相信讀者諸君讀完了這篇小說後，會露出會心的微笑！

他告訴了司馬洛他們是住在那一家酒店，又說：「我們還會在這裏逗留兩個星期的時間，我很喜歡這個地方！假如這裏有工作可以做的話，我們還打算在這裏長住呢！」

「我替你想想辦法好了。」司馬洛說，「好了，旣然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誤會，那我們還是走吧！」

他們又沿着那斜坡回到上面去，司馬洛對米高微笑說：「你知道嗎，米高，像你這樣一個人，你實在應該學會游泳。」

米高又難爲情起來了：「我也知道，不過我就是不喜歡水。」

「他的老頭子就是死在海裏的，他說，」多明麗說，「因此他就認爲海是不祥的了。」

「人有時是需要相信命運的，」米高說，「而且我的星座也說海對我是不適宜的。我的星座對我說，假如有一大筆財富是在海上的，我去拿，結果也是得一個空而已。海對我就是不適合的！」

司馬洛聳聳肩：「人總有些迷信的地方的。不要緊，有一件事情相信，總比較全無信仰的好呀。」

仰們到達了上面。除了司馬洛的車子之外還有米高開來的車子。米高這部座駕車則乃是一部摩托車。

「多明麗，」米高說，「你向來都不喜歡坐我的車尾，你何不坐司馬洛先生的車子回去呢？那裏舒服一些。」

「我還是跟你在一起好些。」多明麗說。

「等等，」司馬洛說，「坐誰的車子都不要緊，不過却非要檢驗清楚不可。」

米高瞪目看着他：「檢驗什麼？」

「例如車子的煞掣是否有問題之類。」司馬洛說道。

米高惶惑地看着他，說：「難道你以爲——？」

「也許你認爲我是多餘一點吧，」司馬洛說，「但我這却是經驗之談，因爲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了。就在前天，我就撞壞了一部車子。」

「眞的有人這樣心急對付你嗎？」米高問道。

「正是，」司馬洛點點頭說，「正是有人這樣心急要對付我！」

米高聳聳肩：「這個都是騙不了我的，對於機器，我是專家。」

他動手把他那部車子檢驗一下，而司馬洛則上了多明麗那部車子，小心地開動了，慢慢的，倒退，溜了一段才慢慢停下來，看樣子並不是煞停的。

司馬洛打開車門從車上下來說：「看，我說得沒有錯，沒有煞掣！」

「我這裏也是的！」米高憤怒地叫着，轉向多明麗：「你得替我把那個人找出來，媽的，這算是什麼？」

多明麗扭心地皺着眉頭：「我看我們最好還是快點離開這裏。我們不是有勢力的人，我們不能夠跟那種人爭執的！」

「很有趣，」司馬洛說，「我們打架，即使不分勝負，我們走的時候還是要撞車撞個遍體鱗傷，甚至可能死掉。」

米高還是不停地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

多明麗說：「現在怎辦好呢？難道我們步行回去嗎？」

「我相信我可以弄得好的，」米高說，「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懂得車子的人所幹的，假如在事後驗車也可能驗不出是有人有意破壞，不過旣然是這樣弄，那也是很容易修好的！」

他打開車尾的工具箱子，把工具取出來，蹲下來弄了一陣，然後放下工具，跨上車子，開動了，駛離他們，兜了一個圈，又回到他們的面前，煞住，說：「現在行了。」

「那你再看看我那一部吧。」多明麗說。

「當然了。」米高說。

他也鑽到了那部汽車的下面去，弄了一陣，然後再鑽出來，爬上車，開動了，也是兜了一個圈子，再回到他們的面前，煞住了。他說：「看，現在沒問題了。」

「我很害怕，」多明麗發抖着說，「他們是存心殺人的！這種事情我們還是避開爲妙了！」

「不！」米高說，「人是不能夠這樣軟弱的，我們要跟他們鬥下去！」

「我們拿什麼來鬥？」多明麗問。

「這裏不是美國，」米高說，「他們

大概也是外來的人吧了，他們沒有很多人可以用的，我怕他們什麼？我們是可以一鬥的。」

「我認爲多明麗講得對，」司馬洛說，「要鬥他們，就得由我去鬥，這到底是我的事情，你們不過是局外人吧了。」

「他們要殺我，」米高說，「這也就變成是我的事情了。」

「米高，」多明麗說，「我並不認爲你應該亂找痲煩！」

「我並不是——」米高深吸一口氣。

「別吵了，」司馬洛說，「老實講，我對這個人也不會輕易放過的，他已經兩次對付我了，我也得對付他。目前我也想找他，當我找到他的時候，說不定我也會用得着你的，那時候，我再給你一個電話好了！」

多明麗瞪着司馬洛，顯然很不高興司馬洛這樣給米高帶來痲煩。司馬洛對她微笑，說：「有時一個男人覺得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你最好還是讓他去做的好。」

多明麗聳聳肩，沒有做聲。

司馬洛又對多明麗說：「假如你碰到他的話，你也最好給我一個電話，因爲我也是正在要找他的。」

「多明麗當然會這樣做的。」米高說道。

多明麗坐上汽車與司馬洛一起，而米高也跨上了他的摩托車，在前頭領路，回到市區去。沉默了一陣之後，多明麗說：「我有點害怕你，司馬洛先生，我覺得你是一個危險人物。」

司馬洛點頭微笑：「我是一個危險人物。」

「你正在做着一些很危險的事情。」多明麗又說。

「我一向都佩服女人的第六感，」司馬洛說，「她們講的話總是很對的。」

「但是——」多明麗說，「你可以不把米高牽進什麼危險的事情之中嗎？」

「我盡我的能力好了，」司馬洛說，「不過你也不能够完全禁止他幹什麼的。我認爲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就是我不叫他，他也會自己去找痲煩的了。你也不希望他自己去找痲煩的吧？」

多明麗聳聳肩：「我不知道，你們男人，有時就偏要自己去找痲煩的。」

「總之目前，」司馬洛說，「假如你知道這個男人在什麼地方的話，你最好告訴我。我跟他解決了我與他之間的恩怨，你們就沒有痲煩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多明麗說，「但這是一座島，地方又不大，你要找他，大概也不會是很難的事情吧？」

「也許吧，」司馬洛說，「你對他還知道一些什麼呢？」

「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多明麗說，「不過我知道他是與黑手黨有些關係的，那是在美國的時候，所以他要我做這件事，我也不敢不做了。雖然這裏不是黑手黨的勢力範圍，但是我們總有一天要回到美國去的。」

「他是什麼樣子的？」司馬洛問。

多明麗輕蔑地冷笑起來：「看樣子他倒是好看得很了。穿得那麼齊整，有一把鬍子，假如他穿上了神父的裝束，你會毫不懷疑他正是一位神父。但是當然，以貌取人是不準確的。他是最沒有資格做神父的人。」

「假如他自認是一位學者，」司馬洛說，「什麼博士之類，你認爲像嗎？」

多明麗詫異地瞥了他一眼：「爲什麼——？不過你講起來，他倒是很像的。」

司馬洛微笑沒有做聲。

他把多明麗送回了她與米高一起住的酒店，然後再回到他自己所住的酒店。他不打算再出去了。今天他的生活已經相當够刺激。

當他回到去的時候，那個美麗的女職員剛剛下班離開，但是她看了他一眼，就連忙加快脚步離開了。她還是相信媽媽。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反正他也是沒有時間去跟她混的了，所以他也沒有去追她了。

他祇好回到房間裏，開了冷氣，睡個大覺，打發時間，等待賓尼回來。

× × ×

這一天賓尼倒是回來得特別早的。天才剛剛黑的時候，賓尼就出現了。

司馬洛不是一個熟睡如死的人。賓尼一出現，他就醒過來了。

「怎麼樣？」司馬洛問道，「我看你早回來並不是一個壞的現象。你毫無發現，才會遲回來吧了。」

賓尼聳聳肩：「已經找到了這位所謂華登博士住的地方了。」

「唔，你的朋友倒是相當能幹的，」司馬洛諷刺地說，「島上祇有這幾家酒店，而你們祇花費了這一點點時間就找出來了。」

「他不是住在酒店裏，」賓尼說，「他是住在山上。他租了一間房子。」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爲什麼我們就沒有想到呢？」

「住在酒店裏也並不壞呀。」賓尼聳聳肩，「服務交通都方便得多。」

「在那裏的山上？」司馬洛問。

賓尼把旅遊地圖找出來，伸出一隻手指在地圖上一指：「大約就是在這裏。」

「唔。」司馬洛說：「旣然找到了他，這是一個好消息，爲什麼你却像很失望似的呢？」

「我是在想。」賓尼說：「找到他了，那又如何呢？難道去把他殺掉嗎？」

「這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司馬洛說。

「我們不能够沒有一個題目就去找人家痲煩的。」賓尼說：「雖然他是弄過我們，但是我們不能够證明。」

「我看不需要什麼證據了吧？」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我們知道就已經够了，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此則還有一個問題。」賓尼說：「他手下有一個殺手。」

「你怎麼知道是一個殺手？」司馬洛問。

「這人叫哥曹。」賓尼說：「他並不是從美國帶來的，而是在本土找的殺手。當然不是在這島上，但是有人認得他。」

「我和你都不是害怕殺手的人吧？」司馬洛說道。

「這個人相當厲害。」賓尼說：「是

那種不喜歡用力和用槍的人，雖然這並不表示他是不會用的。我們要找華登的麻煩，就要過他這一關了。」

「我看他大概也懂得怎樣弄壞車子吧？」司馬洛問。

「當然了。」賓尼說：「這在他決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想不闖他這一關也不行了！」司馬洛說：「他已經第二次弄我們了，不能夠再讓他有第三次。我們的運氣不一定有那麼好的。」

「什麼第二次。」賓尼問。

「今天下午。」司馬洛說。他把今天白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了賓尼。

賓尼嘆一口氣：「你還是一樣的，沒有我在身邊的時候，你就是專闖女人的禍。也許下一次，你的運氣就沒有那麼好的了。」

「我並不是靠運氣脫身的。」司馬洛說。

「這一男一女。」賓尼說：「他們可靠得住嗎？」

「照我的觀察，他們並沒有對我說謊。」司馬洛說：「假如你還相信我的判斷力的話。」

賓尼沒有說相信，但也沒有說不相信，他祇是低頭沉思，皺着眉頭。

「你在想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我們還是得找一個藉口去對付的。」賓尼說：「你知道，這個華登博士，他看來是一個很工於心計的人，假如他猜到我們要向他找麻煩的話，他就會設下一個陷阱來等我們。他用不着怎樣的，他祇要叫警察等着我們就行了。你知道警察對我們會是多麼麻煩的。」

「但是。」司馬洛說：「這一點你不能查出來嗎？」

「我正是在查。」賓尼說：「我現在就是正在等消息。假如他通知了警方的話，警方一定會在那裏埋伏着，那麼我們就也可以看到了，是不是？」

「所以。」司馬洛說：「我們就要等下去了，是嗎？」

「等一下是不要緊的。」賓尼說：「我們用不着那樣急。我們有很多時間的。我們等一等也許反而更好，說不定我們還會等到他們出什麼錯呢？」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等一等好了。雖然等是悶一點的。」

「那你吃點東西吧。這裏的海鮮是最好的，」賓尼說：「又便宜又新鮮，到別處去你怎可以找得到呢？」

司馬洛聳聳肩：「還要吃海鮮？除了海鮮之外，我來這裏之後，還吃過些什麼呢？」

「那你可以揀些別的東西吃呀。」賓尼說道。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這裏祇有海鮮是好的，其他東西，除了蔬菜之外，差不多全都是從外地運來的，而且來這裏的人都是欣賞這裏的海鮮，那麼其他別種食物藏放了多少時間，是可想而知，你以爲這裏的其他東西是不是值得吃的呢？」

賓尼嘆一口氣：「我忘記了，你是一個揀飲擇食的人！這樣的人，在吃的方面，當然是麻煩一點的。」

「我還是弄一點海鮮吃吃吧。」司馬洛說。

他們一起吃過了晚飯，兩個人都沒有很多話講的。他們要講的話都已經差不多講完了，而且也用不着怎樣討論的，一切他們都是已經心裏有數了。

後來，他們都各自洗了一個澡，而躺在床上休息着，等着消息，亦可以說是等着那個華登博士作一些錯誤。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之後，已經夜晚了，他們又等不到什麼消息，正閉上了眼睛養着神的時候，床頭的電話就響起來。賓尼首先伸手把聽筒抓起來，因爲電話多數是找他的，有什麼情報的話，也祇是找賓尼報告，而不是報告司馬洛的。

賓尼說：「哦！你等一等！」用手搖着聽筒，對司馬洛說：「有一位小姐來找我們。」

「怎麼打電話上來呢？」司馬洛問。

「他們不讓她自己上來。」賓尼說。

「他們不讓她上來？」司馬洛說：「豈有此理，他看見警察來找我們，還是大清早呢，還是不通知我們！」

「因爲這一個女人是本地人。」賓尼說。

「媽的。」司馬洛說：「這簡直是混帳，本地人就不准上來了嗎？」

「他們懷疑這可能是妓女之類。」賓尼說：「你明白的，他們自己有女人供應，他們不認識的，他們當然是留難一下的了。」

「媽的。叫她上來。」司馬洛說：「不論她是誰。我們兩個人，不怕陷阱！」

不過賓尼還是小心一點，他對電話裏問道：「我想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唔……好吧，叫她上來吧，我們等她。」然後他放下電話，對司馬洛說：「她不肯講！」

「不要緊。」司馬洛說：「當她上到來的時候，我們自然就可以知道了。」

於是他們等着，果然很快就有人敲門了。賓尼走過去打開門。進來的人就是尤嘉。尤嘉雖然仍然是那麼美麗的，不過她的臉色却是相當難看，好像懷着恨意，也充滿了恐懼似的。她一進來就是首先四面望望，好像要找尋什麼似的！

「噢，尤嘉。」司馬洛說：「很高興你改變了主意。」

尤嘉凝視了司馬洛一會，然後說：「奧圖不見了。」

「什麼意思？」司馬洛問。他跟賓尼兩個人都頓時緊張起來了。

「他——給人捉走了！」尤嘉以極力鎮靜着的聲綫說。似乎 假如她缺乏了這一點點自制力的話，她就要慌亂地大叫大喊起來了。

「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尤嘉說：「我出去買東西準備晚餐，回來的時候他就不見了。附近的人說看見有一部汽車子駛進過我們的院子，後來又駛出去了。」

「怎樣的車子？」司馬洛問。

「車子就是車子。」尤嘉說：「一部黑色的汽車，我們那裏的人就知道是汽車，不會分別是什麼欵式，也認不出車牌號碼。」

「不會是我們那一部吧？」賓尼問。

「我不知道。」尤嘉說。

「這不是我們幹的事情。」賓尼說：「而且我們昨天那部車子也已經撞壞了！車掣給人破壞了，車子撞下了山崖，假如我們不是能够及時離開車子的話，你現在已經找不到我們了！」

尤嘉看着他，眼睛睜得大了一點。

「你不是眞的以爲我們把奧圖捉去了的吧？」司馬洛問道。

尤嘉遲疑一下，搖搖頭，說：「我——不大相信，不然的話，我也不會來找你們了。」

「你認爲我們可以帮你的忙？」司馬洛問道。

「我——希望你們可以。」尤嘉說。

「你有沒有報警？」司馬洛問。

「沒有。」尤嘉搖搖頭。

「爲什麼你不報警呢？」司馬洛說：「難道你對這裏的警方沒有信心嗎？」

「我——我爲奧圖担心。」尤嘉的眼淚開始流出來了，「假如……假如一鬧起來，也許奧圖就會——」

「會給人家殺掉滅口？」賓尼殘忍地說。

「我希望不會發生這件事情。」尤嘉說。

「假如你不認爲這件事情是我們幹的。」司馬洛說：「那麼還有誰是可疑人物呢？」

「我不知道？」尤嘉說。

「還是不要自己騙自己了。」司馬洛說：「不是我們，那當然就是那個華登博士了。」

「我不知道。」尤嘉流着淚說：「我祇是希望把奧圖找回來。」

「讓我們想一想。」司馬洛說：「賓尼，你先給她倒一杯酒吧。」

賓尼給尤嘉倒了一杯酒來，尤嘉一口就喝下去了。酒總算是可以鎮靜她的神經的。

「你知道華登博士是住在什麼地方嗎，尤嘉？」司馬洛問。

「不。」尤嘉搖搖頭道。

「怎麼了？」司馬洛說：「難道他不是像我們那樣，留給你一個地址，假如你改變主意的話就打電話給他的嗎？」

「沒有。」尤嘉說：「他祇是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

「你沒有打電話給他？」司馬洛問。

「我不敢。」尤嘉說。

「你現在似乎要我們來爲你做主了。」司馬洛說。

「我知道這是……這是……」尤嘉苦惱地低着頭，「不過……不過……除了這樣之外，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奧圖在這裏沒有別的朋友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尤嘉搖搖頭，「當然朋友是有的，不過能够在這個方面出力的朋友則是沒有了。」

司馬洛與賓尼交換了一個迅速的眼色。賓尼說：「你的意思是奧圖出了這件事之後，就沒有了許多朋友了嗎？」

司馬洛與賓尼現在其實是正在很有默契地在進行着一彈一唱的戰略。司馬洛講仁慈的話，而賓尼則是講殘忍的話，使尤嘉的情緒受着衝擊，這樣，尤嘉是很容易把眞相吐露出來的——假如尤嘉是有什麼眞相隱藏着的話。

尤嘉的眉頭皺着，對賓尼顯然不大好感了。她說：「我不明白，朋友就是朋友，假如因爲我們環境不好而不理我們的話，那就不算是朋友了。」

「賓尼的意思是同情你，」司馬洛說，「這個世界的事情是很難講的，有些所謂朋友，當他們不需要你的時候，就不當你是朋友了。」

「我們倒沒有這樣的朋友，」尤嘉說，「我們的朋友仍然是朋友，他們祇是在這件事情上不能出力吧了。不錯，奧圖是有些朋友也許是可以出力救他的，但是這些朋友都在那艘船上……祇有奧圖一個人活着回來。」

「好了，」司馬洛說，「既然你讓我們來做主，那個聰明之擧。不要緊，你不知道華登博士住在那裏，但我們却是知道的。」

「那麼——」尤嘉說，「你們會去把他救出來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

「不。」賓尼說。

尤嘉又憤怒地瞪着他，而司馬洛也是頗感意外，他看着賓尼，問道：「你又有什麼好的主意嗎？」

「我是在想，」賓尼說，「假如是華登博士把奧圖捉去了，他並不是給捉回那間屋子去。你忘記了我告訴你我是有些人正在監視着華登博士那間屋子的嗎？」

「對了，」司馬洛恍然，「對了，你有人監視着那間屋子，假如他把奧圖捉回他那間屋子裏，你就會知道了。他們並沒有向你報告。」

「是的，」賓尼說，「人不在那裏，那我們到那裏去也救不到什麼人了。」

「難道他是另外有一個地方可以藏人的？」司馬洛問。

「這也並不是出奇的事情，」賓尼說，「這個地方，祇要有錢，你可以租到很多間屋子的。」

「爲什麼你們又有人監視着他的屋子呢？」尤嘉問道。

「經過了昨天下午的事情，我們是不能够不小心提防了。」司馬洛說。他較爲詳細地把他們昨天車毀而人不亡的經過告訴了尤嘉。

尤嘉的眼睛惶恐地睜得更大。她說：「怎麼了？究竟奧圖有什麼重要，你們要這樣不惜殺人也要把他搶到手中？」

「我們並不是要不惜殺人，」司馬洛說，「是他們不惜殺人吧了。既然他們要採取這種手段，我們又怎能够不提防呢？但是尤嘉，你眞的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尤嘉把頭低了下去，不敢否認。她吶吶着說：「我是知道這裏面是有點秘密的，我祇是不知道這秘密是什麼吧了。我相信也許奧圖是知道的，所以——我才這樣担心。」

「奧圖沒有跟你提起來嗎？」司馬洛問。

「沒有，」尤嘉搖搖頭，「他也知道我是有點懷疑的，不過他不肯對我講，我

玄機妙算

機智子

明哲保身計

明朝時宸濠作亂，王守仁領兵將他擒獲，關在浙江一個囚牢中。江彬等人想要奪取王守仁這次的功勞，故意製造謠言說：「王守仁本來是與宸濠同黨的，所以在宸濠還沒判亂之前，經常暗中送信到朝廷裏去，推薦守仁爲巡撫，一旦聽說朝廷派了大兵來鎮亂，方才捉拿宸濠，以便表明立場，自求解脫。江彬這麼做，是希望也把王守仁捉起來送到京城去領罪，如此則擒獲宸濠的功勞便落到自己身上了。王守仁聽到這消息，於是與張永商量，說道：「我只是期望能够安定地方，並不希望把這功勞歸於自己，平白地激起小人們的妒嫉。」立刻將宸濠交付給張永，然後呈上奏捷的佳音，把功勞全歸於總督軍門出身的江彬等一班人。本來，朝廷對王守仁已有些疑心，等到張永入奏，極力表示守仁的忠誠，並且說明讓功避禍的苦心，朝廷才醒悟過來。假定王守仁貪圖功勞不肯讓予江彬等一班小人，那麼莫須有的罪名落到身上，寃枉的牢獄之災，也就逃不掉了。

楚才晉用

唐朝唐鄧地方的節度使李愬，上任半年之後，觀察部下對自己十分愛戴，認爲這些部下可以上戰場効力，於是出兵攻馬鞍山，一日工夫便攻下了，乘着威勢繼續前進，拔取了道口柵，攻下鑪冶城，平定了青陵地方，這麼節節順利，乃是由於他對來降的敵將，都能以眞心善待，所以，山川形勢和敵軍的虛實，都因降將的指點而瞭若指掌，既平定了青陵不久，又擒得驍勇善戰的敵將丁士良，李愬親自解去綑綁，以貴賓的禮節對待他，請教如何破敵的計策。丁士良說：「吳秀琳的兵士，總共不過七千人，而屢戰不敗的原因，主要是得力於陳光洽爲他策劃計謀，我受了您不殺我的恩情，我自願去捉陳光洽來，不知您肯不肯相信而放我走？」李愬笑着說：「我既以爲您是個男子漢大丈夫，說話算話，那有不信之理！」於是馬上擺設酒席餞行，席散接着讓丁士良離去。過幾天，果然把陳光洽捉來。吳秀琳失去了謀士，不得已也率着兵卒投降了。秀琳因此被任命爲將領，便打算率領原班人馬去攻吳房，用以求得一個功勞。李愬却主張道：「中原正擾亂不安，您立功的時機還多着呢，攻吳防的事可以慢慢來，留着用以分散敵人的心力，使李祐不能專心一意地抵抗我們。」秀琳點點頭，接着說：「李祐是個健將，駐守在興橋柵，假定能擒獲他，那麼自鄶地以下的防禦能力，便沒什麼可担心的了。」李愬一聽，馬上派遣史用誠帶着五百名男士，埋伏於興橋附近的大路邊，等李祐出現時，蜂擁而上，把人捉住帶回來。由於過去李愬手下的部將，曾被李祐打敗，非常痛恨李祐，請救將他殺死，李愬不答應，反而嘉勉李祐的武勇，對待他益加優厚；部將們見了很不服氣，李祐因而掉下淚說：「恨我的人那麼多，而你竟仁慈爲懷不殺我，我請您把我上了枷鎖送到京城去接受處分吧！」李愬眞的送李祐去京師，可是沒有套上枷械，同時，還託人帶了一封信到朝廷，强調李祐的勇敢善戰，因此，朝廷見了信，不治李祐的罪，又下令李祐回到李愬那兒，立功受職。這麼一來，那些部將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鮑氏子力折羣說

齊國有一姓田的貴族，一日在自家中的大庭院擧行祭祀大典，被邀前來吃拜拜的不下千餘人，氣勢十分浩大，其中一個客人獻給田氏捕獲的魚和獵來的大雁，田氏看了這些豐盛的犧牲品，不免感歎道：「老天爺對我們下界的百姓眞是太好了，太好了，你們看地上會生長稻、麥、果蔬，天中飛鳥，水中游魚，那一個不是爲了我們生活得舒舒服服而有的啊！」在座的客人，一致鼓掌喝采，說講得好

也沒有問他。我想不到會攪出這樣大的事來的！」

「輿圖究竟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他那艘船——實在運的是什麼？」

尤嘉流着淚。「有時他是會運一些私貨之類的，不然我們的生活也維持不下去了。他船上那幾個朋友就是帮他這些事情的，但他實在也不是一個什麼大私梟；你也應該想得到的，否則的話，我們現在不是應該已經很富有了嗎？」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尤嘉問，「好像你們比我知道得更要多。」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你不知道對你並沒有什麼害處，我們還是先想辦法把輿圖找回來吧。」

「是不是跟黃金有關的？」尤嘉問。

司馬洛與賓尼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都看着尤嘉。司馬洛問道：「什麼黃金？」

「我也不知道，」尤嘉說，「我祇是聽見輿圖有一次在夢中的時候提過黃金罷了。」

「他講些什麼？」司馬洛問。

「他祇是說：黃金！黃金！黃金。」尤嘉說道。

司馬洛聳聳肩。

「我認爲你們都是利慾薰心了，」尤嘉說，「黃金是罪惡的泉源　你們都這樣拚了命地去爭取！」

「你閉上咀巴好嗎，小姐？」賓尼不耐煩地說，「我們現在並不是爲了黃金而拚命，我們現在是正在設法爲了替你把輿



。但是這時出來一個姓麥的小孩，他反對地說：「事實上那像你說的這樣子呢！盤古開天闢地，天底下的飛禽走獸，稻呀麥的，和人一樣，都是同時被造的，根本就沒有什麼你貴我賤的分別，我們之所以取食他們，只因那樣才能維持我們生存不滅，他們生長的本意，並不爲了討好人類的，打個比方吧！蚊虫愛吸人血，難道就說成咱們人類是爲了蚊虫而生存的嗎？再比如，老虎野狼喜歡吃肉，難道一切肉長的都是爲了老虎、野狼才存在的嗎？那麼人也是爲了老虎要吃人肉才有的嘍？」這番話使得在座的人，啞口無言。

王融知苦李

年僅七歲的王戎，思考力就已冠絕群倫了。一天他邀約一大羣小朋友到街上玩耍，在走呀玩呀的當兒，忽然有一個小朋友大叫：「你們看！這兒有株李子樹！哇！有好多李子啊！」經這一叫，其他小朋友一窩蜂湧到李子樹下，爬上樹摘李子；只有王融一人孤零零留在路邊，一動也不動看別人摘李子。摘李子的小朋友，把摘到的李子往嘴裏一送，馬上眉頭一皺，大嚷：「苦死啦！」於是紛紛把摘得的李子丟掉，下得樹來，回到王融身邊說：「還好你沒摘，簡直難吃死了，又苦又澀。」王融不慌不忙地說：「我早已猜到李子不能吃，所以才沒去摘的！」小朋友齊口同聲地問：「你怎麼知道，你是神仙啊？」王融說：「我是人，不是神仙，其實這很容易就可知道，你們想想，如果李子好吃，打從這兒來來往往的行人，不早就摘光了嗎？還會結那麼多李子，等我們來摘嗎？所以一定難吃沒人摘，才會保有這麼多李子。」

寇恂招降高峻

東漢初年，流賊高峻據河北上黨，久攻不破，光武帝派遣寇恂携皇上御令前去招降。

寇恂到上黨之後，高峻知道他品德高超，官作很大，便派軍師皇甫文出城來謁見迎接。皇甫文言語之間詞意倔强，態度過份傲慢，寇恂十分生氣，想將他斬首，諸將都上前勸阻，他並未理會，立刻將他殺了，並且告訴隨來的使者說：「你們的軍師太沒禮貌，已經被殺了，要投降就投降，不然死守好了！」那些人狼狽而回。

高峻得到這一回報，第二天就打開城門投降了。諸將在慶賀他時，問道：「你殺了高峻的軍師，他反而很快的投降，爲什麼呢？」寇恂說：「皇甫文是高峻的親信，也是他的幕後決策人，他來此相見時詞意堅決，足可證明並無投降之心，如果保留他，他回去後定然以爲計策已成功，而會堅持相抗到底；殺了他，高峻沒有人可以商量，便沒有胆子抗拒，所以很快的就投降了。」諸將這時才知道寇恂才識確是勝人一籌。

搶救頹城

金兵侵犯棗陽，孟宗政督促衆人拿布袋入糠皮或細沙，覆蓋在樓棚上，還準備不少的缸子注滿了水，用來對付金人猛烈炮火的攻勢，並且製造巨炮，募集炮手對準金兵發射，擊斃了很多人，金兵非常痛恨，攻城更加賣力，同時徵集一批礦石丁人，日夜挖掘地道，要使城牆陷落，又運了茅草蘆葦，投擲堆積在城樓底下，以着火的箭射到堆積的茅草蘆葦中，而孟宗政便先行拆毁城樓，以免着火，又挖掘深坑，以防金人的地道，也就是說萬一金人挖地道到了這道深坑，便無法前進，再前進就掉到坑中了。又架起戰棚以防城牆塌下。當戰棚修築好，金人所挖的地道使得一處城牆傾倒，城樓也陷落了，露出一個缺口，孟宗政親自指揮壯士搶修那個缺口，堆積了很多木材準備放火，又安排了許多勇士於後面，準備著長槍，防止金兵從缺口衝入，更在陷落的城樓附近，快速地修築一個偃月城，以輔助正城。金兵雖然將棗陽城攻陷了一角，也沒辦法衝入。孟宗政保護危城的功勞，可稱得古今第一。

圖救回來而拚命！」

尤嘉掩着臉飲泣起來。

司馬洛和賓尼都暫時不理她了，就讓她哭下去，而互相對看着。他們都是在考慮着一個問題：要不要報警。

「假如報警的話，」賓尼說，「形勢會對我們有利一些，不論我們去幹什麼，都是名正言順的了。不過另一方面，警方當然要問爲什麼了。我們的朋友華登博士很可能是不肯講出來的，那時我們怎辦呢？華登不講，那就要問我們了。而我們講些什麼好？」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我們是不方便回答什麼問題的。」

「那就祇有與他們暗鬥了。」賓尼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認爲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去探訪一下這位華登博士，請他告訴我們，他把輿圖放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就得與他手下那個——那個人碰一碰了。」賓尼說。

「我們都不害怕他的，是不是？」司馬洛說，「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而且此外我們還有我們的强人米高。」

「你眞的要把米高也牽進來？」賓尼問。

司馬洛聳聳肩：「米高不是想找一份工作嗎？而且他不是想做一件大事嗎？我認爲這就是一件對他相當適合的大事。」

「這件事情是人愈少愈好的，」賓尼說，「三個人似乎已經是太多了！」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艷鳳狂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柳兒被獨孤杰所擄，杜子南正設法營救，前往營救楊柳兒的途中，遇上了獨孤杰的女兒獨孤玉嬌，她對杜子南一片情深，但杜子南却不予理會，不久，一位高人將獨孤玉嬌生擒並交給杜子南作為人質，以便營救楊柳兒，獨孤玉嬌也樂得能和杜子南在一起，她把楊柳兒的地方也告訴了杜子南，使他們在以後營救楊柳兒的行動更為順利……救出楊柳兒後，杜子南又以獨孤玉嬌為人質要求交換解藥，此刻，獨孤杰方知他女兒已落入杜子南手中。

通天教解散　一統盟崛興

花弄影截口一笑，道：「幹嗎要自己傷腦筋，為甚麼不問問這位杜公子杜少俠呢？」

其實，杜子南也正在納悶哩！

當然，他知道救走楊柳兒的人是「四全浪客」中大元，這是他們兩人事先協調好的，這一點，他可以坦白告訴對方。

至於所謂「內奸」問題，也就是嬌嬌公主獨孤玉嬌的傑作，這是他不願透露的秘密。

使他感到納悶的，却是那中途對花弄影加以阻撓的三個蒙面人。

按說，那三個蒙面人既然對花弄影加以阻撓，自然是羣俠這邊的朋友。

可是，他怎麼也想不起來，自己這邊會有這樣神秘而功力又高不可測的朋友。

于是，他將中大元的來歷簡略地向對方說明之後，跟着反問道：「花夫人，方才，在半途上阻撓妳的神秘人物，究竟有幾個？」

花弄影苦笑了一下，道：「也許是三個，也可能是四個或五個，他們的裝束一樣，身裁也差不多，此進彼退，交互支援，所以，我沒法確定他們究竟是幾個。」

杜子南接問道：「花夫人是否跟他們正式交過手？」

花弄影道：「沒正式交過手，却分別有過遭遇戰，雖非正式交手，但僅就那一招半式之中，我敢斷定，憑單打獨鬥，他們決不是我的敵手。」

杜子南歉笑道：「他們也許是大覺前輩臨時請來的朋友，我還沒見到過……」

語音略頓又起：「獨孤教主，方才，咱們所談的交易，尊意如何？」

獨孤杰裂咀笑道：「老夫不想佔這種便宜。」

杜子南道：「這是說，你不想要你的女兒了？」

獨孤杰道：「女兒當然要，但老夫深信，你們這批俠義道中人，絕不會虐待人質，更不會殺害人質，何況，玉兒還是非常崇拜你的痴心女子，即使有人要傷害她，你也決不忍心，所以，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說，玉兒在你們那邊，老夫都非常放心

呢。」

老奸巨滑的獨孤杰，看中了羣俠方面的弱點，一席話說得杜子南啞口無言，一臉的尷尬。

沉默少頃，杜子南才劍眉一揚道：「那麼，在下只好硬來了。」

「慢着！」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由大門口的圍牆上，像隕星飛瀉似地射落杜子南身旁，現出一位五短身裁，身着黑色勁裝，頭戴黑色布套，只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的不速之客。

他的脅下，還挾持着一位綺年玉貌的女郎——嬌嬌公主獨孤玉嬌。

這位神秘客挾持獨孤玉嬌突然趕來，固然是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而其所顯示的身手之高，更是令人震驚。

因為，由大門口的圍牆上到廣場中，少說點也有十七八丈。

而此人帶着一個獨孤玉嬌，飛越這一段距離，點塵不驚地瀉落當場，其輕功造詣之高，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

因此，現場中所有的目光都向這位不速之客集中投射，一時之間，顯得鴉雀無聲。

「爹……」獨孤玉嬌首先打破沉寂。

獨孤杰沉聲問道：「妳怎會落入那廝手中？」

獨孤玉嬌顯得無限委屈地道：「打不過人家嘛！」

獨孤杰目注黑衣怪客，平靜地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黑衣怪客道：「你暫時就叫我不速客吧！」

「不速客？」

「是的，對你，對楊三郎那邊，我都是不速之客。」

「你不是楊五郎請來助陣的人？」

「不，我不樂意做的事，沒人請得動，我樂意做的事，也沒人能阻止得了。」

「好大的口氣！」獨孤杰冷笑一聲之後，目注杜子南怒聲道：「杜子南，你怎麼說！」

黑衣怪客搶先說道：「別怪杜老弟，刦持令嬡的事，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在下一個人的傑作。」

獨孤杰道：「但他說過，小女在他們手中。」

黑衣怪客道：「這也是實情，在下在江心刦持令嬡，硬行送與他們作為交換楊盟主的人質，但他們自矜身份，並未領情，由於楊盟主救出之後，需要解藥，也由于令嬡在他們那邊並未受到監視，所以在下又將令嬡送到這兒來換取解藥。」

獨孤杰冷笑道：「你以為老夫會接受你的要脅！」

黑衣怪客笑道：「在下有九成九的把握。」

他，一頓話鋒，又「嘿嘿」陰笑道：「大教主，即使你的心腸硬如鐵石，總不至于忍心親眼看到自己的女兒遭受百脈逆行的痛苦吧！」

獨孤玉嬌嚇得發出連聲尖叫：「爹……爹……」

杜子南也蹙眉說道：「閣下這一份見義勇為的精神，值得欽佩，但對一位姑娘家，施以百脈逆行的手法，在下却不敢苟同。」

黑衣怪客笑道：「杜老弟，沒有你的事。」

接着，又沉聲問道：「獨孤教主，你怎麼說？」

獨孤杰目射寒芒，默然不語。

「爹……」獨孤玉嬌又尖叫一聲，叫聲淒厲，令人毛髮悚然。

獨孤杰怒聲道：「鬼叫甚麼，死不了的……」

黑衣怪客「嘿嘿」陰笑道：「光說不練解決不了問題，看來，我必須即說即做才行……」

語聲未落，揚手作勢，即待向獨孤玉嬌的嬌軀上點將下去。

花弄影忽然沉喝一聲：「住手！」

黑衣怪客聞聲住手，笑問道：「花夫人有何見教？」

花弄影注目問道：「方才，阻撓我追截楊柳兒的，可有你一份？」

黑衣怪客道：「這筆賬可以記在我頭上，因為，那些人都是我的手下。」

「方才，你自己沒出手？」

「是的，非常遺憾。」

「用不着表示遺憾，我馬上就要中量中量你。」

「不……夫人，在下所說的遺憾，不過是一句場面話，怎能當眞。」黑衣怪客邪笑道：「夫人也該看得出來，在下這幾根老骨頭，又怎能消受夫人的恩典……」

花弄影怒叱一聲：「閉咀！」

「好，我不說，先聽妳的。」

「解藥我給你，咱們如何交換？」

「這個嘛！妳先將解藥給我，當我察看解藥不假之後，立即放人。」

「你怎能辨別解藥的眞假？」

「在下也略通醫理，當然能辨別解藥的眞假，老實說，楊盟主所中的化功散，我也能化解，只是身邊缺乏那種藥材而已，所以，才不得不利用這個笨辦法，就地取材。」

花弄影沉思着道：「我交出解藥之後，如果你不放人呢？」

黑衣怪客將獨孤玉嬌的嬌軀向杜子南身前一遞，道：「老弟，這一份人情讓給你。」

杜子南一怔道：「此話怎講？」

黑衣怪客道：「這就是說，我收解藥，你交人，他們不信任我，對你這位『四海游龍』杜少俠，當能信得過。」

接着，又向花弄影笑問道：「這辦法，花夫人該同意吧？」

花弄影點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說。」

于是，獨孤玉嬌到了杜子南手中，不！應該說是到了杜子南的懷抱中。

對獨孤玉嬌來說，這下子算是因禍得福了。

因為，她只是眞力被封閉，形同常人，四肢還是可以照常活動的。

所以，她一到杜子南手中，立即像一條八脚鰟魚似地纏住他，默默地溫存着，根本無視于四週還有那麼多的眼睛在注視着她。

是的，世間還有甚麼事情，能比緊偎

在一個愛慕已久的意中人的懷抱中更令人心醉的呢？

花弄影目注杜子南沉聲說道：「杜少俠，你可不能教人失望。」

杜子南正容道：「放心，只要你交出眞的解藥，我馬上放人。」

獨孤玉嬌貼着他的耳朵悄聲道：「不行！你必須離開這兒之後，才能放我。」

杜子南也悄聲道：「謝謝妳！我也不妨老實告訴妳，我暫時還不打算離開這兒呢。」

獨孤玉嬌的手臂圈得更緊地道：「那就別放我回去。」

獨孤杰沉聲喝道：「妳這吃裏扒外的丫頭，在跟那小子嘀咕些甚麼？」

獨孤玉嬌嬌笑道：「爹！會少離多，自然是情話綿綿呀！」

緊接着，又對杜子南悄聲說道：「杜哥哥，我再告訴你一些秘密……」

這時，花弄影已探懷取出一隻小玉瓶，傾出兩粒鴿卵大小的紅色藥丸，向那黑衣怪客一拋道：「接着！」

黑衣怪客接過藥丸，慢條斯理地移近鼻端，那透過蒙面布套的精目，却向正在「情話綿綿」的獨孤玉嬌斜睨着。

花弄影沉聲問道：「你識不識貨？」

黑衣怪客點點頭道：「謝謝妳！這解藥不假，在下告辭……」

那「辭」字剛出口，人已頓足飛身而起，像經天長虹似地，在夜幕中畫上一道半弧，消逝于圍牆外的沉沉夜色之中。

獨孤杰目注黑衣怪客消逝的方向，輕聲一嘆道：「此人一身功力，決不在妳我之下。」

花弄影哼了一聲道：「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決不相信，一個見不得人的東西，會有甚麼了不起的眞本領。」

獨孤杰却目注杜子南，沉聲問道：「杜子南，你說話算不算數？」

「接着。」杜子南將獨孤玉嬌的嬌軀向對方一拋，含笑說道：「該不須另作解釋了吧？」

獨孤杰將愛女放過一旁，哼了一聲，却沒接腔。

杜子南安詳地卓立當場，也似乎沒有離去的打算。

花弄影美目向那「八卦劍陣」的劍士一掃，向獨孤杰笑問道：「教主，這是幹嗎？」

獨孤杰道：「我要留下這小子。」

花弄影道：「不必這麼小題大作，讓我先行開導他一番，怎麼樣？」

獨孤杰道：「如果妳不怕浪費唇舌，就不妨試試看。」

花弄影向着杜子南未語先笑道：「小伙子，你是願吃敬酒呢，還是吃罰酒？」

杜子南含笑反問道：「哦！敬酒如何吃法？」

「敬酒就是自動投入本教，不但馬上可成爲教主的乘龍快婿，也是未來的教主，可以說是艷福無窮，前途無量。」

「罰酒呢？」

「那就是經過一場血戰，成爲本教的階下囚，也可能是當場濺血橫屍。」

這女人不愧是一代尤物，不但是一張小咀在說，連眼睛眉毛也好像在說話。

尤其是那雙足能勾魂攝魄的媚目，更是極盡挑逗之能事。

眞箇是：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

杜子南不是沒見過場面的土包子，同時，他也聽說過，大覺大師不久之前，曾經和她打成平手，而方才獨孤玉嬌也曾暗中向他提過警告。

所以，目前的杜子南，儘管已練成了一身的無敵武功，却並未存有一絲輕敵之意。

但儘管如此，此刻的杜子南，却仍然感到心旌搖搖，大有把持不住之勢。

須知花弄影目前施展的，正是魔教中獨門邪功之一的「惑心術」。「惑心術」源出于天竺國的「瑜珈術」，經魔教加以改良之後，更能收「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效。

尤其是，「惑心術」施展于談笑之間，令對方疏于戒備，着了人家的道兒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花弄影一見自己的「惑心術」已發生效用，不由又嬌笑道：「杜子南，你說話呀！」

杜子南咀唇動了一下，却沒接腔。

花弄影又媚笑道：「還是吃敬酒好，是嗎？來！慢慢走過來，別怕難爲情！」

那話聲好嗲！好膩！

杜子南以行動代替答覆。但他走得很慢，就像一個夢遊人似地，走得那麼徐緩、那麼輕盈。

花弄影的笑容和語聲更迷人了：「對了，慢慢走過來，對了……不要慌，也不要忙。……」

杜子南雙目半開半闔，目光呆滯地繼續向前走，他（她）們兩人之間的距離在逐漸縮短。

花弄影像一位呼喚愛兒的慈母，那一聲聲充滿磁性的呼喚，就像是一根無形的綫，將杜子南慢慢地拉向她身前。

她的呼喚更像一位慈母了：「來吧！孩子，這兒是世間最美好的地方……」

杜子南已到達她身前八尺之內。

八尺距離，對于普通人，不一定有甚麼危險，但對于一個身懷絕頂武功的人來說，那已經是非常危險的距離了。

花弄影的左手前伸，輕柔地說：「孩子，你走累了，來，我攙你一把。……」

如果杜子南給她攙住了，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但事實上，神智已被迷惑的杜子南，竟然也伸出他的左手。

就當兩隻手掌即將接觸的刹那之間，突然有了意外的變化。

杜子南以快如閃電之勢，一把扣住對方的左手腕脈，冷笑聲中，雙目大睜，兩道冷電似的神光暴射而出。

花弄影一聲驚呼，右臂一揮，一道寒芒，刺向杜子南的眉心，那是一把短劍——袖中劍。

但杜子南似乎早已料到這一招似的，一偏頭，短劍以毫髮之差由他的耳邊刺過，同時，他扣住對方左腕的左手使勁一甩，花弄影在又一聲驚呼中，「砰」地一聲，被摔落三丈之外。

杜子南于一甩之前，已用神功震斷了花弄影的心脈。

所以，事實上，花弄影在被甩出之前，就已經香消玉殞了。

花弄影這一代妖姬，怎會如此輕易地就殲呢？

原因之一是：杜子南的功力精進得太多，目前已够得上稱爲武林中的無敵高手了！

原因之二是：由于花弄影的功力可能尤高于獨孤杰，不久前，並曾與大覺大師打成平手，杜子南不但不敢輕敵，而且還特別提高警覺，且早已籌思以出奇制勝方法速戰速決，以免纏鬥不休，曠時廢事。

原因之三是：方才獨孤玉嬌的「悄悄話」中，透露了花弄影的「惑心術」和「袖中劍」的秘密。

孫子兵法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于是，杜子南趁對方施展「惑心術」時，將計就計，僞裝神智受制，慢慢地接近對方，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予以石破天驚的一擊。

此情此景之下，即使花弄影功力再高，也難逃死亡的命運了。

杜子南于一個照面之下，就解決了一個可能是最難纏的對手，這一份超絕的身手，立即鎭壓得全場鴉雀無聲，連獨孤杰這一代老魔，也禁不住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

獨孤杰是大行家，不用察看，已斷定花弄影是香消玉殞了。

當然他也並不糊塗，心知花弄影之死，他的愛女也是帮兇之一，因此，他悲憤惱怒之下，順手給了獨孤玉嬌一記火辣辣的耳光，並怒叱道：「賤人！妳做得好事了！」

獨孤玉嬌半邊俏臉立即腫了起來，但她却抗聲嚷道：「爹！這與我何干？」

獨孤杰冷哼一聲道：「我問妳，妳花姨的『惑心術』和『袖中劍』，是不是妳透露給那小子的？」

「不錯。」

「妳該死！」

獨孤玉嬌反駁道：「那妖婦更該死！如果不是她，江姨不會離開您，我娘也不會死，您也不會重出江湖，組甚麼通天教，攪得天下大亂……」

「妳吃裏扒外，還敢跟我頂咀！」

獨孤杰順手又甩出一記耳光——

獨孤玉嬌有了一次吃耳光的經驗，這回學乖了，一見乃父的神色不對，已及時機警地閃了開去。

杜子南朗聲插口道：「獨孤教主請聽在下一言。」

獨孤杰冷笑道：「你我之間，沒甚麼好說的。」

微頓話鋒，舉手一揮，沉聲大喝：「殺！」

隨着這一聲「殺」，那批八卦劍陣的劍士們也同聲喊「殺」，一齊向杜子南徐徐逼進。

獨孤玉嬌尖呼一聲：「爹……」

獨孤杰冷笑道：「賤人，妳扯我的腿，等于問接殺了我的寵姬，現在，我也要妳嚐嚐失去愛人的滋味。」

八卦劍陣的劍士，已將包圍圈縮小到短兵相接的距離。繞着杜子南不斷地移動着。

杜子南的劍已出鞘，但他却像是一個局外人似地，卓立劍陣中心，沉穩有如泰山。

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儘管是危機四伏，一場慘烈惡鬥有一觸即發之勢，但在氣勢上，杜子南似乎已穩佔上風。

在四週百多枝松油火把照耀之下，劍光耀目，殺氣騰騰，緊張得好像連空氣都凝結住了。

就在這一片死寂中，通天教的玄武堂主石三姑悄然走近獨孤杰身前，低聲說道：「啓稟教主，方才連接五處分壇的飛鴿傳書……」

獨孤杰截口問道：「甚麼事？」

石三姑顫聲道：「五處分壇都被挑掉了。」

獨孤杰一怔之下，鬚髮怒張地叱道：「他們都是死人！」

石三姑苦笑道：「稟教主，敵人武功太高，本教弟子都已盡了力。」

獨孤杰強忍心中怒火，沉聲問道：「被挑掉的是哪五個分壇？」

石三姑道：「岳陽、九江、南昌、金陵、杭州……」

獨孤杰以手式制止石三姑說下去，一面目注劍陣中的杜子南，問道：「小輩，挑掉本教五處分壇的，也是你們的人？」

杜子南朗聲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你如果將這筆賬記在我身上，我也樂意揹這個黑鍋。」

話鋒一頓又起：「其實，你這總壇都保不住了，挑掉幾個分壇，又何必大驚小怪……」

那批八卦劍陣的劍士也許是認爲杜子南說話分神，有機可乘，立即發動石破天驚的攻勢。

八卦劍陣的劍士，本來是每組十六人，但自發動陣勢之後，却變爲每組八人，八人又分前後四列，每列二人，分八面合圍。

目前這一全面進攻，也就是每一面的最前面二人合共十六人一齊揮劍進擊。

杜子南一人迎戰由八面圍攻的十六枝長劍，還得提防不斷地移位，伺機進攻的第二三四批的劍士，其艱險程度，自不難想見。

因此，攻勢一經發動，杜子南的身形立即被那如林長劍和冲霄劍氣所淹沒了。

一片寒芒交織，不斷地金鐵交鳴聲中，也間或地傳出一二聲凄厲慘號——那是劍陣中劍士臨死時所發出的慘號。

第一波攻勢中，劍陣中倒下三個，第二波攻勢倒下兩個，第三波攻勢却只倒下一個，第四波攻勢也是倒下一個，但接下的攻勢中，劍陣中却不見有人傷亡。

是劍士們凛于杜子南的神威，而畏縮不前嗎？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爲，儘管八卦劍陣的劍士已倒下七個，但攻勢的凌厲與激烈，却是有增無減。

那麼，是杜子南後力不繼，或者是已成了強弩之末？

答案也似乎不對，因爲，杜子南的長劍，仍然夭矯似游龍地，在劍陣中縱橫捭闔着。

所以，這一陣子的惡鬥中爲何沒人倒下的原因，恐怕只有杜子南心中有數了。

惡鬥繼續成膠着狀態。

獨孤杰目注劍陣，口中却向着分列他左右的四大護法、四大堂主，低聲指示機宜。

很顯然，獨孤杰已看出了杜子南不再以霹靂手段殺敵的原因。

由於八卦劍陣暗含五行生尅，變化無窮，威力也是無與倫比，以杜子南目前的功力，要想再放倒十個八個敵人，並非難事，也可以想見，再放倒十個八個敵人之後，八卦劍陣也就會瓦解了。

但由于上述原因，要放倒一個敵人，必須多消耗相當的眞力，放倒十個八個敵人所消耗的眞力，累積起來，是非常可觀的。

假如他眞的這麼做，八卦劍陣是瓦解了，但他自己也眞的成了強弩之末了。

須知瓦解八卦劍陣之後，還有獨孤杰、四大護法、四大堂主等九個一等一的高手在等着他，那時候，他將如何應付。

所以，對一個暫時算是孤軍深入，獨撐大局的人來說，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多多保存自己的本錢——實力。

杜子南能想到的事，獨孤杰這老狐狸自然也能想到。

可是，就當獨孤杰手下的八大高手獲得指示之後，紛紛離去之際，一聲清嘯已遙遙傳來。

好快！那聲清嘯的尾音未落，一道人影已如經天長虹似地疾射而來。

聽到那聲清嘯的杜子南，忽然精神大振，長劍上炁芒吞吐，刹那之間，已放倒三個對手，緊接着慘號之聲不斷地傳出。

「南哥，我來了……」

話到人到，那天馬行空似的人影，已到達廣場上空。

獨孤杰振聲大喝：「截住那厮！」

事實上，不待獨孤杰下令，已經有兩道人影騰身攔截。

可惜的是，攔截那人的人太差勁了，不！應該說是來人的身手太高明了。

那攔截的兩人身形才起，人頭已滾落一旁，而來人那凌空飛射之勢，根本沒受到影响，一下子就射落八卦劍陣之中。

這下子可熱鬧了——

已經被杜子南殺掉將近三分之一劍士的八卦劍陣，變成了屠場。

但見兩道人影縱橫交織，有如虎入羊羣，殺聲震天，慘號陣陣中，不到片刻工夫，八卦劍陣的六十四名劍士，已被全部殲滅。

屍骸遍地，血腥撲鼻中，一對年輕男女互相緊握着對方的左手，四目交投，却是默默無語。

這一對年輕男女，男的自然是「四海游龍」杜子南，女的却是暌別已久的「天玉香風」白傲霜。

白傲霜還是一身紅色勁裝，比以前似乎是清瘦了一點，却增添了幾分英氣。

兩人的劍尖上還在滴着鮮血，但他們的衣衫上，却不曾沾上一絲血漬。

這一對刦後重逢的俠侶，一直緊握着對方的左手，四目交投，誰也沒說過半個字。

是的，無言勝有言，一切盡在不言中，這種心靈的交流，勝過庸俗肉麻的千言萬語。

這片刻之間，獨孤杰居然也沒吭氣。

他雖然沒吭氣，但那副鬚髮怒張，臉色鐵青的樣子，却像是一隻急欲擇人而噬的猛獸，威態至爲慴人。

他那號稱天下無敵的八卦劍陣，一下子冰消瓦解。

雖然他還有八大高手和百多名手下可以一拚。但他心中明白，「江山」已失去一半了。

這，對一個野心勃勃，意圖君臨武林的梟雄來說，還有什麼打擊比這更嚴重的呢？

沉寂了少頃，他忽然斂盡威態，輕輕嘆了一聲，然後向獨孤玉嬌招招手，平靜地說道：「丫頭，妳過來。」

獨孤玉嬌以爲這是向乃父進言的時機到來了，她，怯生生地走近乃父的身邊，嬌聲說道：「爹爹，算了，還是回塞外去吧！」

獨孤杰一把抓過愛女身邊的「赤松」寶劍，嚇得她尖叫一聲：「爹爹！你要幹嗎？」

「嗆」地一陣清越龍吟，赤松寶劍已經出鞘。

獨孤杰屈指輕彈劍葉，目注巳在開始悄聲交談的杜子南和白傲霜二人，口中平靜地道：「我要親手宰這一對狗男女！」

獨孤玉嬌拉着乃父的衣袖，哀求道：

「爹！你偌大年紀了，何必跟他們……」

獨孤杰臉色一沉，沉聲截斷她的話道：「丫頭，妳知不知道，如果妳花姨不死，決不會有目前這局面，所以，目前這局面，完全是妳間接所造成的，妳如再要嚕嗦，我就先宰了妳……」

一聲僘笑，由大門外傳來道：「大教主，你是越來越有出息了，居然將失敗的責任推向自己女兒身上……」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捷如飛鳥地瀉落當場——那是「四全浪客」申大元。

接着，一陣「颼、颼、」聲响中，大覺大師、楊柳兒、廖伯倫、花夢痕、以及花夢痕所豢養的金狒、虎狸等四人二獸，紛紛卸落當場。

這一來，羣俠方面聲勢大增，但嚴格說來，人數上還是跟對方不成比例。

跟白傲霜一起被那位神秘的江姥姥帶走的花夢痕，一點也不顧忌地，一到現場就參加杜子南、白傲霜那一個小組，三人的神情，都顯得非常愉快。

獨孤杰漠然地看了羣俠一眼，像是詢問，也像是自語地道：「該到齊了吧？」

申大元含笑接口道：「報告大教主，差不多了。」

獨孤杰目光在申大元的週身上下一掃，道：「跟杜子南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將楊柳兒救走的，是不是你？」

「是的，僥倖得很！也非常抱歉。」

「你總該有個姓名？」

「在下申大元，一般同道都叫我爲四全浪客。」

「你怎麼還沒死？」

「跟你一樣，閻王殿不肯收容，這可是無可奈何的事。」申大元一直是一副嬉皮笑臉。

獨孤杰目光深注地問道：「你救走楊柳兒時，替你半途阻敵的是那幾個？」

申大元聳了聳肩道：「大教主，這個問題，可把我問倒了。」

「此話怎講？」

「因爲，我也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

「事實如此，信不信由你。」

這可的確是一宗怪事，冒着生命危險，去替別人阻敵，却連當事人的申大元也不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世間會有這樣的怪人嗎？

江湖上可眞是無奇不有！

隨時都會出現一些不可思議的人和不可思議的事。

獨孤杰似乎巳經相信對方的說話了。

他，精目在羣俠身上一掃，最後目光落在大覺大師身上，沉聲問道：「楊延德，這兒是你做主？」

大覺大師高宣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是出家人，不再過問江湖中事了，所以，有關這兒的統籌調配，由前任盟主也就是老衲的俗家侄女楊柳兒負責。」

「好！」獨孤杰目光移注楊柳兒問道：「楊柳兒，咱們不必再發話了，現在我只問一句話，你們是一個一個的上呢？還是一齊上？」

楊柳兒一臉肅容道：「獨孤教主，你認爲這兒死的人還不够多？」

獨孤杰冷然地道：「死的是我的手下，與你何干？」

「是的，與我不相干。」楊柳兒美目環掃那數十具肢體不全，死狀奇慘的屍體，滿臉悲容地長嘆一聲道：「但這些死者也是血肉之軀，也都是父母生養的……」

獨孤杰截口怒聲道：「別在老夫面前假慈悲，這些人可都是你們的人殺的。」

「我知道。」

「知道還囉嗦個屁！」

「可是，如果你一意孤行，再打下去，還會有更多的人死亡。」

「不打怎能解決問題，難道妳準備投降？」

對于對方的疾言厲色，楊柳兒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嬌笑道：「誰也不用向誰投降，我有一個辦法，可以化干戈爲玉帛，變戾氣爲祥和。」

獨孤杰目光深注着，沒接腔。

楊柳兒笑問道：「教主不相信？」

獨孤杰漠然地道：「我正在聽。」

「辦法很簡單。」楊柳兒神色一整道：「令嫒嬌嬌公主對杜少俠一往情深，我可以暫做冰人，成全這一段良緣，也爲武林添一段佳話。」

「然後呢？」

「然後，解散通天敎，由杜少俠出任武林盟主，而你這位通天教的教主却成了武林盟主的泰山大人，這不是兩全其美了嗎！」

獨孤杰冷笑道：「要老夫解散通天敎，楊柳兒，巳經快要天亮了，你還在說夢話！」

楊柳兒正容說道：「獨孤教主，我楊柳兒可是爲了你着想。」

「謝了！」獨孤杰再度屈指輕彈劍葉，沉聲說道：「來吧！誰先上？」

「自然是打旗的先上。」

接腔的是杜子南，隨着話聲，巳和白傲霜二人仗劍而前，取八尺距離，跟獨孤杰成犄角之勢，傲然卓立。

獨孤杰冷笑道：「也好，老夫本來就準備用你們兩個祭劍的……」

當他的目光觸及白傲霜手中的長劍時，不由頓住話鋒，看看自己的劍，又看看白傲霜的劍，「咦」了一聲道：「妳的也是赤松寶劍？」

原來他們兩人的劍，不論形式、光彩、大小、長度、都是一模一樣的。

白傲霜點點頭道：「不錯。」

「是雙劍中的雄劍？」

「不錯。」

「那兒得來的？」

「是一位前輩異人所賜。」

「是不是一位中年美貌婦人？」

「是的。」

「她是否也到這兒來了？」

「不知道，但他老人家有口信帶給教主。」

獨孤杰一臉的奇異表情，注目問道：

「她是怎麼說的？」

白傲霜正容說道：「她老人家說，見劍如見人，希望您記取從前盟約，急流勇退，還有重逢的一天。」

獨孤杰仰首凝注夜空，默然良久，才長嘆一聲道：「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巳惘然……」

羣俠中沒人接口，一個個神色漠然。

沉寂了少頃，獨孤杰忽然沉喝一聲：

「四護法、四堂主何在？」

一聲暴喏，八道人影一齊射落他身前，同時躬身問道：「教主有何指示？」

獨孤杰臉上的肌肉抽搐着，苦笑道：「現在，我巳經不是教主了，從現在起，通天敎宣佈解散。」

對這一意外的變化，反應最快的是獨孤玉嬌。

她，歡呼一聲，像乳燕投懷似地射落乃父身前，仰首嬌笑，道：「爹爹！您眞好……」

獨孤杰一手擁着愛女的香肩，口中却向他的八個得力手下說道：「我相信這些俠義道的人物，不會再難爲你們，本教還有不少財產，也還有不少弟兄，我都交給你們八個，希望你們妥爲處理分配，全部改邪歸正，做個安份守紀的良民。好了，你們立即去辦。」

那八大高手，也不知是該高興，還是該難過，一齊躬身應「是」。

獨孤杰忽然將赤松劍向愛女手中一塞，雙手齊揚，凌空揚指，在那八人身上電疾地點了三下，使得那八人同時身軀一顫，臉色大變地驚呼道：「教主……」

「我給你們各自保留了兩成眞力，兩成眞力巳足以強身和自衞了。」獨孤杰正容問道：「你們懂得我的意思嗎？」

「……」那八大高手都是一臉既惶恐、又困惑的神情，誰也沒接腔。

「好！我告訴你們，我廢除你們的功力，是爲你們好，現在，你們巳跟普通人一樣，失去了利用價値，再也不會有人想利用你們去爲非作歹，你們可以安心地去

做一個安份守己的良民了。」

那八大高手總算是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一個個肅容躬身，同聲說道：「多謝教主成全。」

「走吧！」獨孤杰沉聲道：「別忘了將老夫的話轉達所有的弟兄。」

「是……」那八大高手又同時躬身一禮之後，才悵然離去。

獨孤杰看看自己的愛女，又看看杜子南，和杜子南身邊的白傲霜、花夢痕二人，然後自語似地一笑道：「這小子是幾時修來的艷福……」

申大元裂嘴笑道：「你老兒眞是老糊塗了，這像是一個作老丈人的說話嗎！」

獨孤杰不理會申大元的嘲弄，却向杜子南招招手道：「小子，你過來！」

杜子南含笑走近獨孤杰身前，道：「老人家有何吩咐？」

申大元又搶先笑道：「小子，該叫老丈人啦！」

獨孤杰却向杜子南沉聲說道：「小子，我把女兒交給你，同時也鄭重警告你：今後，你要好好照顧她，不可使她受半點委屈，否則，當心我剝你的皮！」

杜子南諾諾連聲道：「岳父放心，小婿決不會讓您老人家失望。」

「但願你言行如一。」獨孤杰精目環掃，最後凝注楊柳兒，正容說道：「楊盟主，通天教雖已解散，但老夫有一個不祥的預感，江湖上一個新興的邪惡組織，正在形成中，希望妳切莫掉以輕心。」

楊柳兒也正容說道：「多謝前輩提醒，我會特別當心的。」

「好！咱們後會有期。」獨孤杰一手摟着愛女的香肩，另一手的食中二指，托起她的下巴，默默地注視着，却是欲言又止。

獨孤玉嬌美目中淚珠在溜轉，咽聲問道：「爹！您要走了？」

「……」獨孤杰默默點首。

「去找江姨？」

「是的，爹必須以這有限的餘年，去補償她過去所受的委屈。」

「爹……能不能多陪我幾天？」她將整個嬌軀偎向老父懷中。

獨孤杰慈祥地笑道：「痴兒、痴兒，多陪妳幾天又有甚麼用，爹不能陪妳一輩子，能陪妳一輩子的，是杜小子啊……」

話聲未落，人已長身飛射，在夜空中閃得一閃，就消失無蹤。

獨孤玉嬌失聲驚呼：「爹……」

羣俠中也發出一連串驚嘆聲：

「走得好洒脫……」

「拿得起，放得下，說走就走，不愧是一代梟雄……」

「他爲什麼突然覺悟，一下子就放下屠刀了呢？……」

× × ×

是的，獨孤杰爲甚麼突然覺悟，一下子就放下屠刀，變成好人了呢？

箇中原因，可得由赤松寶劍說起。

因爲，羣俠們都明白，獨孤杰的突然覺悟，是由他看到白傲霜手中的赤松寶劍開始的。

赤松寶劍本來是雌雄雙劍，雌劍已由獨孤杰傳給他的愛女，雄劍却于十年以前，被他的元配夫人江秀娟帶走了。

江秀娟就是將白傲霜、花夢痕二人帶走的那位青衣美婦，也就是劍廬的二小姐靳珮，如今已改名換姓爲江更生的口中的江姥姥。

江秀娟秀外慧中，一身武功，比起獨孤杰來，也只强不差。

沾花惹草，喜新厭舊，本來是一般男人的天性，尤其是事業上有了一點成就的男人。

獨孤杰就是這一類型的男人中，典型的代表人物。

十年之前，花弄影跟獨孤杰勾搭上之後，憑她的特殊武功，和狐媚手段，擅寵專房，大權獨攬，不但氣走了獨孤杰的元配夫人江秀娟，也暗中毒殺另一位侍姬──獨孤玉嬌的生母。

如今，經花弄影全力慫慂，重新建立起來的通天教，一夕之間，失去半壁江山，花弄影也遭了報應，而江秀娟于十年之前所帶走的雄劍，又適時出現在獨孤杰眼前。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獨孤杰會有怎樣的感受呢？

見故劍而思及結髮之妻，而大徹大悟，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獨孤杰不但不愧是一代梟雄，也是夙根深厚的幸運者，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故劍情深這句成語，用在此刻的獨孤杰身上，倒是具有一語雙關的效果哩！

× × ×

楊柳兒撫着獨孤玉嬌聳動的香肩，嬌笑道：「玉嬌，令尊算得上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妳該高興才對呀，怎麼反而哭了？」

夜空中忽然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語聲道：「可惜呀！可惜……」

另一個破鑼似的語聲道：「可惜甚麼呀？」

那陰惻惻的語聲道：「可惜咱們晚來片刻，漏掉了一條大魚。」

「你說的是獨孤杰？」

「是啊！」

「那不要緊，獨孤杰已成屍居餘氣，跑了不足惜，而且，他遲早會落網的。」

這語氣有多狂！

現場中的羣俠，都是當代武林中的菁英，也包涵老、中、青三代的絕頂高手。而這二位神秘人物，却將他們當作網中魚、籠中鳥，似乎手到就可擒來。

這情形，如非是親耳聽到，傳出去一定沒人敢相信。

羣俠中沒人接腔，只是互相投過會心的一瞥，意思好像是說：「那話兒來了，獨孤杰的警告，應驗得可眞够快……」

寂靜了少頃，那陰惻惻的語聲又道：「瞧！這些人可眞沉得住氣哩！」

那破鑼似的語聲道：「也許他們還不知道自己已經魂游墟墓，還在暗中笑咱們冒大氣哩！」

申大元首先冷笑道：「你們兩個，如果也算一號人物，就滾出來亮亮相。」

「說得也是道理，」那破鑼似的語聲笑道：「咱們這就下去亮亮相，讓他們瞻仰一下咱們的風采。」

話聲未落，由圍牆外的一株參天古柏

上疾如鷹隼地射落兩道人影，而且是射落在羣俠們的中心點上──這也就是說，他們已自動投入羣俠的包圍圈中。

那是兩個黑色勁裝，頭戴黑布套，只露出一雙精目的怪人，而且，其中一個左袖虛垂，顯然是只有一條右臂的殘廢。

申大元心中一動，獨目凝注那獨臂人冷笑道：「商義，你好大的狗胆！」

那兩個神秘客一面揭下黑布套，一面由那獨臂人笑道：「我們自己明白，雖然服過變音丸，但這條獨臂却沒法保密，所以，索性大方一點，讓你們開開眼界。」

兩個人都現出本來面目了，一個是十三邪中的老九商義，一個是七魔中的老五冉三太。

申大元苦笑道：「我早該想到，是你們這些七魔十三邪的餘孽在暗中攪鬼。」

冉三太接口笑道：「天地良心，這些日子來，咱們可不曾攪什麼鬼。」

商義接着笑道：「不但不曾攪甚麼鬼，而且還帮過你們不少的忙。」

申大元道：「當我營救楊盟主時，暗中替我阻敵的，是你們？」

「不錯。」

「在江心刦持嬌嬌公主，交給杜公子的，也是你們的人？」

「那是咱們盟主。」

「盟主？」

「不錯。」

「甚麼盟主？」

「一統盟盟主。」

「姓甚名誰？」

冉三太接口笑道：「現在別問，到時候你自然會明白。」

「好！我問別的。」申大元沉思着問道：「你們以前的神秘行動，目的就是爲了方便我們瓦解通天教，替你們掃除稱霸武林的障碍？」

冉三太點點頭道：「不錯，看來你還不算太笨。」

商義插口笑道：「申老兒，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你忽略了，要不要我代你問出來？」

「行！」

「你想想看，憑咱們兩個，怎麼胆敢自行投入你們的包圍圈中？」

「不錯，所以，我說你們好大的狗胆呀。」

「其實，說穿了也沒什麼希奇，以往，我們雖然沒有攪甚麼鬼，但現在，咱們却是攪了一點小小的鬼。」

申大元冷笑道：「有甚麼鬼蜮伎倆，儘管使出來。」

冉三太陰陰地一笑道：「申老兒，我再提醒你一聲，咱們這點小意思，已經施展過了。」

「是嗎！」

「你老兒爲何不先行運氣試試看？」

一語提醒夢中人，羣俠們一個個暗中默運眞力之後，才知道自己已于不自覺中中了毒！

那是一種很奇異的毒，中上時以及中上之後，都沒任何感覺，只有在運氣時，才發覺自己眞氣阻滯，已形同一個普通人了。

就當羣俠們齊都臉色一變之間，冉三太又笑道：「現在，我敢斷定，即使是自詡已練了金剛不壞之身的楊五郎，也變成手無縛鷄之力的窩囊廢了。」

申大元注目問道：「咱們中的是五毒門的無影之毒？」

「不錯，你很有點見識，」冉三太拈鬚陰笑道：「既然知道無影之毒的來歷，當也知道它的厲害，如果你不知道，我也不妨跟你說明一下。」

話鋒略爲一頓，又含笑說道：「中上無影之毒後，全身眞氣阻滯，形同常人，這種情形，可以維持三天，如果三天之內不能獲得解藥，就會全身潰爛，一直到死亡爲止。」

申大元冷冷地道：「這些，我都聽說過。」

冉三太道：「現在，你也已經親自體驗到了，我還要提醒你一聲，無影之毒是五毒門的獨門毒藥，也只有五毒門的獨門解藥能解。」

申大元獨自環掃羣俠一匝之後，喟然一嘆道：「諸位，我申大元身爲臨時總提調，諸位目前的遭遇，全是我顧慮欠週，警覺不够所致……」

大覺大師一聲佛號打斷他的話道：「阿彌陀佛！申老弟不必自責了，平心而論，不是你顧慮欠週，是這批鼠輩的鬼蜮伎倆太過陰險，任何人站在你的立場，都難免上當。」

楊柳兒也接口說道：「是的，當我們全心全力對付通天教時，誰會想到這批妖孽死灰復燃，在暗中計算我們哩！」

大覺大師沉聲說道：「事到如今，大家唯有沉着應變，更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心存仁，咱們自有福星解救，否則，在刦難逃，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冉三太接口笑道：「楊五郎，我不能不給你澆上一盆冷水，你們這些人不一定會在刦難逃，但却決不可能有福星前來解救。」

商義也接口笑道：「是的，要說有福星前來解救，那也就是咱們兩個了，咱們可以給解藥，不過，那是有條件的。」

申大元冷笑道：「談條件，最好是免開尊口！」

冉三太道：「那又何必呢！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賴活呀！」

商義接着說道：「申老兒，你可以不聽，但咱們不能不說，你要明白，所謂條件，是互利互惠的，不過不是完全平等，現在，你們聽好：咱們可以給解藥，但必須廢除你們的功力，而且……」

他的目光在楊柳兒、白傲霜、花夢痕、獨孤玉嬌等四位美人兒的週身上下一掃，邪笑着接道：「這四位美人兒，都必須成爲咱們盟主的夫人……」

申大元截口一聲怒叱：「放屁！」

冉三太笑道：「別那麼緊張，申老兒，我這算是先禮後兵，如果我不徵求你們的同意，强制執行，哼！你們有反抗的能力嗎？」

冉三太說的可是實情。

目前在現場中的羣俠，雖然個個都曾有過傲視當代的武功，但此刻，却都成了網中魚，俎上肉，只有任憑宰割的份了。

此情此景之下，儘管羣俠們都是一片

冷漠神色，但他們內心的難過，是不難想見的。

尤其是以楊柳兒爲首的四位美人兒，其內心的沉重，更甚于其餘羣俠。

因爲，其餘羣俠，充其量一死而已！

但她們四位是女人，更是當代武林中大大有名的美人，勢將受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非人煎熬，更何況冉三太還已經將話挑明了。

當然，杜子南內心的感受，也決不會比楊柳兒等四人輕鬆。

憑他堂堂七尺之軀，又是功力大增之後，快意恩仇有如曇花一現。此刻，不但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更得眼看刧後重逢的愛侶和兩位紅粉知音遭受屈辱，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 × ×

對于冉三太的話，反應最顯著的是杜子南。

他，雙拳緊握，上齒緊咬着下唇，臉色一片鐵青，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白傲霜徐徐偎向他胸前，柔聲說道：「南哥，放輕鬆一點，俗語說得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請放心吧，不論情況如何壞，必要時，我們會知道如何自處的。」

花夢痕、獨孤玉嬌也同聲說道：「對！我們也一樣。」

冉三太徐徐走近他們身前，邪笑道：「杜子南，最難消受美人恩，你小子的艷福可眞不淺，只可惜你這『四海游龍』已變成了一條小蚯蚓，沒法保護她們的安全了。」

他，微頓話鋒，目光再度在四位美人兒臉上一掃，含笑問道：「這四位花不溜丟的美人兒，馬上就成爲咱們盟主的專用品了，杜子南，你心中感受如何？」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杜子南忍無可忍之下，似乎已豁出去了。

只見他雙目忽張，兩道冷電似的神光暴射而出，揚手就是兩記火辣辣的耳光，揍着冉三太踉蹌後退，一張老臉立即腫成猪肝色，嘴巴也沁出鮮血，而且很可能牙齒也打掉了幾顆。

一個已經失去眞力的人，雙目中怎會有神光射出？更怎會一出手之下，將一個身懷上乘武功的冉三太揍成那個樣子？

這情形，不但冉三太給楞住，其餘羣俠也莫不向杜子南投以驚詫而又興奮的目光。

更妙的是，杜子南本人也楞住了。

但他發楞的時間很短，一楞之後，立即像旋風似地飛身進擊，雙拳齊出，左右開弓，「砰，砰」兩聲，將冉三太、商義二人擊得連連後退。

就在這當兒，一陣穿雲裂石的狂笑也適時傳來。

笑聲高亢入雲，那發出笑聲的參天古柏上，枝葉紛飛，四週飛鳥也鼓噪紛飛而出。

連花夢痕帶來的金狒和虎狸，也爲之俯首貼耳，躲在花夢痕身邊顫慄不已。

羣俠們先是一驚，繼之，申大元振聲大喝：「是笑煞星劉三俠……」

笑煞星劉三俠是何許人？

他就是七魔、八俠、十三邪中、八俠中的老三劉剛。

劉剛人如其名，是八俠中性情最剛烈的一位。

由于他慣常于談笑之間殺人，而且，笑意愈濃，殺人的手段也愈爲毒辣，故被江湖同道稱爲笑煞星、或笑面虎。

同時，由于他的醫道也是武林一絕，故又有笑華陀之稱。

也由于他一面以醫道救人，一面又以霹靂手段殺人，受過他的恩惠的人，曾經送過他一座銀盾，題爲「活人無算，殺人如痲」。

在八俠中，他不是武功最高的人，但却是鋒頭最健的一位。

十五年前，黃山天都峯一場血戰之後，到目前爲止，八俠中似乎只有一個老七廖伯倫還健在。

如今，證明老三劉剛也還健在，而且，他來得也正是時候。

因此，申大元的語聲一出，羣俠方面一齊化驚爲喜，現出笑容。

但就在這片刻之間，冉三太、商義二人，已在杜子南一陣拳脚交加之下，給揍得不成人形了。

這兩個老魔，雖已被揍得不成人形，人却並未倒下去。

原因是：杜子南的功力，並未全部恢復。

杜子南的功力既未全部恢復，兩個老魔也並非省油的燈，又怎會有目前這情況呢？

這該分兩方面來說明。

杜子南方面：他的功力雖未全部恢復，但已恢復的部份，已不下於兩個老魔。

兩個老魔方面：由於杜子南突然有力量攻擊，事出意外，又是變起眉睫之間，一開始就給兩拳揍得暈頭轉向，再加上笑煞星的狂笑助威，兩個老魔心慌意亂之下，就只有挨揍的份了。

× × ×

那狂笑的餘音未歇，一道人影疾射當場並沉聲喝道：「杜老弟，留下活口。」

杜子南恭應一聲，順手點了兩個老魔的穴道。

冉三太、商義這兩個老魔，眞是流年不利，才風光不過片刻，就由「座上客」變爲「階下囚」了。

笑煞星劉剛，中等身裁，面色紅潤，却是鬚髮如銀。

他向着羣俠們作了一個羅圈揖，笑道：「諸位受驚了，在下救應來遲，罪過，罪過。」

廖伯倫喜極之下，一掌拍向他的肩頭，裂咀笑道：「好傢伙！咱們這所謂八俠之中，總算有兩個還魂了。」

劉剛呵呵笑道：「老弟，我這鷄肋難當虎腕，你這見面禮，我可吃不消哩！」

他，頓住話鋒，精目向羣俠一掃，道：「好了！現在先打發這兩個魔崽子，再行跟諸位敍舊。」

當他轉身面向商義、冉三太二人時，冉三太却搶先冷笑道：「打發咱們，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劉剛拈鬚微笑道：「我沒工夫跟你閑磕牙，你痛痛快快答我一個問題，我也給

你一個痛快的死法，告訴我，你們盟主是誰？」

冉三太道：「別急，咱們盟主馬上就來。」

劉剛道：「你以爲你們盟主來了，就可以救你們脫險。」

冉三太道：「不信，你睜開眼睛瞧着就是。」

劉剛道：「我就是不信，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即使你們七魔十三邪全部復活，也不是咱們的對手，至於那些五毒門的餘孽，在老夫面前，更是微不足道，方才替羣俠解毒，你已見識到，那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

商義插口冷笑道：「別自吹自擂了，你也該懂得鬥力不如鬥智的道理。」

冉三太道：「咱們盟主，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他老人家的袖裏乾坤，憑你們這些井底之蛙，又怎能窺測。」

劉剛冷笑道：「吹得太離譜了，你們不臉紅，我可替你們那位盟主大人難爲情哩！」

申大元插口說道：「劉大俠，別浪費精神了，乾脆宰了拉倒。」

「誰敢！」

短短兩個字，有如暴雨中的一聲霹靂，震得現場羣俠耳鼓爲之「嗡嗡」作响。

循聲投注，只見大門邊的圍牆上，並排站着五個不速之客。

當中是一個頭戴黑布套，中等身裁，身着黑色勁裝的人。

左邊是十三邪中的老二哈烈，老三屠彪。

右邊是老四西門淦，老七向英瓊。

西門淦、向英瓊的懷中，還各自抱着一個紅衣娃兒——楊柳兒的一雙兒女江承先和江明珠。

這情況的突變，太意外，也太令人震驚了。

那黑衣怪客於一聲「誰敢」中所顯示的功力之深，固已令人震驚，而江承先、江明珠兄妹的落入敵方手中，更使羣俠們有如墜入寒水地獄之中。

羣俠們像是中了邪似地，一下子定住了。

現場中一片死寂，落針可聞。

一陣「嘿嘿」陰笑，打破了沉寂。

那是那位黑衣人，他那雙透過黑布套的精目中，冷芒一閃，沉聲說道：「楊柳兒，妳够沉着。」

其實，站在楊柳兒的立場，她何嘗不急。

母子骨肉連心，自己的兒女被敵人刧持，她能不急嗎？

但楊柳兒也算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了，深知此情此景之下，焦急憤怒都不能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鎭定，徐謀對策。

所以，她聽過那黑衣人的話後，只是淡淡地一笑，道：「我相信你不會殺他們的。」

那黑衣人冷笑道：「那可不一定，除非你們乖乖接受老夫的條件。」

申大元插口問道：「閣下就是所謂一統盟的盟主？」

「不錯。」

「請問尊姓大名？」

「我不想告訴你。」

「能够教七魔十三邪中人捧你的臭脚，當非泛泛之輩，怎麼連姓名和面目也不敢示人？」

「那與你不相干。」

「好！我不問，咱們談交易，以冉三太、商義交換兩個娃兒，怎麼樣？」

那黑衣人笑道：「申大元，你想得太天眞了，你以爲兩個娃兒只有那麼一點價值？」

申大元臉色一變道：「難道你不要冉三太和商義兩人了？」

「誰說的？」那黑衣人道：「老實告訴你，冉、商二位，是本盟護法，必須無條件交還，同時，方才他們所提的條件，也絕對不許打折扣。」

話鋒一頓又起：「諸位聽着：老夫限定你們在由一數到二十的時間之內，交還冉、商二位護法，否則，嘿嘿嘿……」

申大元冷笑道：「諒你也不敢殺兩個娃兒！」

那黑衣人道：「不是不敢，是暫時還沒這個必要。」

接着，沉聲喝道：「西門護法，向護法二位聽好，當數到二十，如果冉、商二位護法還沒回來，你們就各自撕下娃兒的一隻胳臂。」

西門淦、向英瓊二人同聲恭應中，申大元鬚髮怒張地厲聲叱道：「你敢！」

「你且拭目以待吧！」那黑衣人冷笑一聲：「哈護法開始計時。」

「是！」哈烈開始不疾不徐地數着數字：「一，……二，……三，……」

那單調而平凡的聲音，聽在羣俠們耳中，却像是一根根的利刺，刺在他們的心房上。

「四，……五，……六，……」

羣俠們一個個冷漠得像一尊塑像，但誰也沒吭氣。

杜子南正緩步走向申大元身前。

那黑衣人又沉喝一聲：「解開兩個娃兒的穴道。」

「七，……八，……九，……」

江承先、江明珠二人的穴道給解開了，但解開的不過是暈穴和啞穴，他們的身子還是沒法動彈。

當他們了解自己的處境，並看到乃母就在他們不遠處時，不由同聲嬌喚：「娘，……快殺了這些壞蛋……」

楊柳兒强忍心中悲慟，平靜地說道：「孩子乖，快快閉上眼睛，娘會殺死他們的……」

江明珠嚷道：「不！娘！我要看看妳殺壞蛋。」

在那黑衣人的手式下，兩個娃兒又被點了暈穴，那黑衣人並陰笑道：「這麼可愛的娃兒，如果撕掉一條胳臂，可實在太煞風景了……」

「十六，……十七，……十八……」

哈烈機械似地報着數字，西門淦、向英瓊二人，已各自提起一個娃兒的一隻胳臂了。這刹那之間，似乎連空氣也凝結住了——

申大元忽然震聲大喝：「閉咀！」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怪傑受譏罵　淑女遭輕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道墨狐子秦狸將有遠行，他的徒弟白如雲設宴爲他餞別。當日，筵設水鏡軒，並邀請伍青萍及琴魔哈古弦、哈小敏父女作陪。席間由南水、北星二小侍候，酒筵開時，佳餚美饌紛陳，說不盡的山珍海錯，其中一味蒸醉蟹，即蒸即食，衆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墨狐子秦狸與琴魔哈古弦這兩位老怪人，邊吃邊談妙語連珠，加以饞相貪婪，怪狀百出，令人忍俊不住。及南水捧來一罎陳酒，即被墨狐子秦狸急不及待的搶過，罎蓋揭開。酒香上冒，琴魔哈古弦連聲高呼好酒……

琴魔哈古弦說着竟也離位湊了上去，白如雲生怕二老又爲搶酒起了爭執，忙下位由墨狐子手中把酒罎接過，吹開滿面沫浮，立刻現出清可見底的酒面來。

他先把酒注入銀器之中，然後，再逐個的上一杯，二老早已仰頸而乾，大呼快意。

白如雲見他們喝得太厲害了，不由阻道：「你們現在如喝醉了，以下的菜還多着呢，看你們怎麼吃？」

此時南水北星，俱把桌子上杯盤殘壳清理一淨，又重新擺上一份乾淨的杯箸。

此時夕陽西下，天光黯然，白如雲一笑道：「等月亮出來時，再正式入席吧，借此餘暇，我們不湊湊趣兒！」

說着回頭看了南水北星一眼道：「我平日傳你二人的輕功，你們練得如何了？借此機會，你二人不妨表演一下，各自在這水面荷莖之上，較量一番，看看誰功夫强？」

南水聞言嘻嘻一笑，北星却脹紅了臉道：「我……我不要！」

白如雲皺了一下眉道：「爲什麼你不要？你不是也學了嗎？」

北星的臉更紅了，他看了四週的衆人一眼，顯得很忸怩的蠕蠕動了一下嘴皮，吶吶道：「我……打……不過他！」

白如雲不由罵了一聲：「沒出息，打不過也要打！」

北星只好紅着臉退下，南水此時已在整理着身上衣服，北星也只好照樣的整理着。

青萍不由不忍的看了白如雲一眼道：「北星打不過南水，你爲什麼還偏要他去打，不是叫他受罪麼？」

白如雲看了她一眼，微笑着眨了眨眼，青萍心知有意，當時也就沒再多問。

此時喝得已有七成醉的墨狐子秦狸不由縱聲大笑道：「北星！不怕他，去給他打去，我包保你摔不着就是了！」

北星正在愁眉苦臉的繫着腰帶，聞言不由一喜，因爲他知道，平常這怪老道，一向是對自己最好，今天他既然對自己這麼說了，一定是錯不了。

當時不由愁眉一展，胆力大增，青萍和哈小敏俱已聽出那墨狐子秦狸頗有暗助北星的意思，不由心中都存着稀罕，暗存一觀那秦狸到底怎麼暗助法。

此時青萍心中才明白，爲什麼白如雲一定要北星上陣的道理。

她偷偷的看了白如雲一眼，後者也正以一雙智慧的明眸看着她，各自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南水遠較北星聰明，人也機靈，所以論武功來說，他確實已得了白如雲的眞傳，北星雖遠比他愚笨，然而他却有一副極好的根骨，若以武功一道論之，固然他學起來遠比南水吃力，可是只要他學會了，永遠就不會忘記，可說是脚踏實地，將來如果再肯下功夫，成就絕不會在南水之下的。

二小都有一副好强的個性，平日是誰也不服誰，論輕功，北星雖較南水略次一籌，可是論掌功，南水又似較北星稍遜一些。

此次在衆人面前，自然都想一分勝負

，好爲自己爭一些光榮。

二小整理完畢之後，一齊走向白如雲面前請示，白如雲含笑探手入懷，摸出了十二粒木球兒，球外都塗着黑色的油漆，看來光亮異常。

這是他平日教二小練功夫時，自製的暗器，用時可按鐵蓮子，五芒珠，亮銀丸等打法，只是全係木製，若非有意貫以眞力，中人却無大碍。

白如雲各人分給了十粒，用手向眼前地面一指，對二小道：「這整個生着滿莖的池面，都是你們比試的範圍，你們可以任意着足，只是不許出這範圍以外，還可以對發暗器，發完十粒爲止！」

二小領命後各自退下，南水看了北星一眼道：「我們上去吧！」

北星吶吶的點了點頭道：「我們上去吧！」

衆人都不由被逗笑了起來，南水氣得紅着臉，當時不敢再多話，只看北星一眼，右手微微一提長衣下襟，身形已如箭也似的。

「颼！」一聲，已縱出三丈四五，單足尖一點，找一根較粗的荷莖，「金鷄獨立」式，已把身形給立了住，北星此時也擰動下身，平分着二臂，似一隻燕子也似的平縱了出去！

他身形往下一落，倏地一個疾轉之勢，待身形落在了兩根荷莖之上，竟和南水立了個臉對臉兒，那足下兩根荷莖，被壓得彎得像弓也似的，並連連搖幌着，北星的臉都嚇白了……

南水見機會難得，口中道了聲：「招打！」

只見他向前一聳雙肩，已飛撲在了北星身前，北星還不及再重覆他的話，這南水倏的一沉雙腕，雙掌上用了十成力，直往北星前肋擊了去！

北星見他雙掌來得沉實有力，那裏敢大意，他那張開着的二臂，霍的一收一按，居然在荷莖之上，施出了「按擠力」！

南水向外一划足尖，虛點了一下荷莖，用「攬雀尾」的招式，直取北星胸腹「心坎穴」。

北星「按擠力」一施出，全身已搖搖欲墜，不得已忙一彈雙足，向後躍過了丈許。

他身子方一站好，南水又已疾撲了過來，北星向下一矮身子，南水已撲至眼前，就見北星一沉右腕，指尖向外如梭也似的遞出。

這一招名叫「海底針」，掌出如飛梭，確實是又疾又快，青萍萬料不到，北星居然還有這麼一手，不由脫口叫了一聲：「好呀！」

南水此時如不上騰，定會被北星這一招逼下荷池，可是他却不那麼作。

北星右掌已快貼上了他的小腹，南水忽然一屈雙膝，「老子坐洞」式向後一坐，北星那知是計，一掌沒有沾上，人却向前衝了一步，差一點跌落池中。

白如雲看到此，不由點了點頭，他口中喃喃道：「北星果然大有進步，這一招用得太好了！」

此時池上二小，一度相接之後，正是一左一右，各自展動開了身形，倏起倏落，如巧燕掠空也似，一刹時，已把這偌大的池面繞了一週。

此時北星在左，南水在右，又往當中湊了過來，北星因恐南水又先下手，故不待南水足下站穩了，身形倏的騰空而起，在空中頭下脚上，好一招「蒼鷹搏兔」，直往南水立身處撲了下來。

南水見北星來勢太猛，不敢硬接他的來勢，忙一按雙臂，施了一招「一鶴冲天」，身形方自拔起，北星已撲了下來，竟撲了個空。

北星連番幾招，竟連對方的邊兒也沒沾着，不由大感不是味兒。

此時身子甫一落下，已探手入懷，摸出了三粒木丸兒，就着他下落之勢，就見這北星往下一伏身，「犀牛望月」式向下一探上身，右腕突的向頸後一翻一揚，口中喊了聲：「南水！」

南水方自一驚，這三塊木球兒，已由北星掌中脫手而出。

一出手，連成一綫，却是齊立着一排，直往南水身上上中下三處要穴上襲來。

那琴魔哈古弦看到此，不由哈哈大笑道：「好小子！眞有一手！」

這三枚木球如電閃星馳也似的，一閃已至南水身前，南水身子尚未落下，身在半空之中，想躲開北星這一掌三丸，確不是容易的事了！

青萍和哈小敏都不由驚得叫了起來。

南水驚慌之中，只見他一捲長袖，將最上一枚木丸揮落，同時盤左手，「海底撈針」，將奔腹中的另一枚撈在了掌心。

同時踢右腿「叭」的一聲，的把最下一丸木球也給踢得飛在數丈以外。

一舉手之間，南水已把這三丸木球給收拾了個乾淨，可是他也不由嚇了個臉色蒼白。

下落的身子也因失去重心，一連跳了好幾根荷莖才算拿樁站穩。

南水見北星身形已聳聳欲動，不由有意向後一轉，果然北星接踵而來。

他目光後掃，見北星已跟上了步位，不由有意裝着身形向前一栽，口中「啊呀！」的叫了一聲，看似足下一個踉蹌，北星方自一喜。

忽見南水右手向後一揮，樣子雖像是一個栽勢，却合了「孔雀剔羽」的一記絕招，他口中叫了那聲「啊呀」之後，却連着道了聲：「打！」

一枚黑木球兒，由他掌心甩手而出，快同電閃星馳也似的，直往北星的前心打去。

北星因無防之下，相隔又近，當時不由嚇了個失魂落魄。

就在這時那座上的墨狐子秦狸，忽然用手一指池中二小道：「北星眞行！」

那枚黑木球兒眼看已快打在了北星前胸，說也眞怪，就在墨狐子秦狸這一句話方一出口，那木球兒竟突然向左一偏，擦着北星衣邊打了過去。

衆人之中，除了哈古弦和白如雲以外，哈小敏和伍青萍，眞不知這木球兒怎麼拐了過去。

北星本人更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南水滿以爲這一招「孔雀剔羽」，定能將北星逼下水去，却不知如何眼看已打上了，

竟會突然拐了彎。

他心中雖萬分驚異，可是尚沒想到其他，只以爲自己手勁弱了一點，只要再加一分力，北星一定被打中而落下水去了。

南水想着不由深爲後悔，當時依然向前竄着，同時已偷偷探手入懷，這一次却是摸了一大把木球兒，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

他手中本拿着一隻螃蟹的大蟹鉗，在口中吸吮着，此時想必肉已食盡，却用右手拇食二指，把那殘殼揑成了極小的一堆碎片，在掌心盤弄着，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却是目不交睫的注視着池中的二小，看到精彩處，竟是仰天大笑不已。

這時北星南水又交手數度，南水依然是起騰捷快，可是北星已有氣勢虎虎之態，不時面紅氣喘。

這時南水往右淌下，北星斜刺裏猛然撲到，猛見他雙掌向前一探，全身下伏，口中又喝了一聲：「打！」

只見他雙掌齊出，竟把下餘的七枚黑木球兒一齊打了出去！

這一掌木球是按滿天花雨的打法出手的，一出手像一窩蜂也似的，朝着南水全身上下一湧而至。

南水不由驀然吃了一驚，他身子是背着，此時口中叫了聲：「來得好！」

只見他反身甩掌，以「倒打滿天星」的暗器絕招，將掌中事先扣好的木球兒，全數揮了出去。

只聽見當空一陣叭！叭！相擊之聲，紛紛擊成了木粉，像下雨也似的落向了池面。

南水這一掌揮出十枚木球，除了七枚和北星打出的七粒在空相擊以外，另外下餘三粒，却是呈品字形，挾着哧哧的勁風，直往北星前額兩肩上直襲了過去！

北星萬萬沒有料到，這麼厲害的「滿天花雨」手法，居然沒有傷着南水！

竟不知道他掌中早已扣好了暗器，看來自己確實是大大的失算了。

這三粒木丸兒，一刹那已飛進至眼前，北星驚訝地「啊呀！」叫了一聲。

青萍眼看着這一次北星是萬萬難以再逃開了，不由急得往起一站。

却見一旁的墨狐子秦狸，忽然伸出鳥爪也似的枯手，往空彈了幾下指甲，發出「梯！梯！」的幾聲細响，他一面張着大嘴道：「好厲害！」

白如雲却見老道彈指時，却有絲絲極細的白光，破空而出，若非自己用心觀察，定是看它不出，當時已知道墨狐子秦狸，竟以武林絕學「彈指神功」，把事先揑碎的蟹殼，彈了出去暗助北星一臂之力。

果然那三枚木球兒，已眼看打上了北星的身上，倏的就空「哧哧！」一陣細聲，竟被斜着錯開了尺許，依然是連北星的衣邊也沒沾着。

這一來非但是南水心中一動，就連北星自己也是暗吃了一驚，深覺得這事情太已離奇，當時忙回身往大廳看了一眼！

南水更是口中咦了一聲，當時在荷莖之上一振雙臂，以「巧燕鑽天」的身法，拔起一丈四五尺，直往這石廳廊邊上縱過來。

這時那沉默良久的琴魔哈古弦，忽然哈哈大笑了一聲，道：「老道太偏心了！哈哈……」

他說着忽然伸出一指，往那七弦古琴琴弦上一挑，但聽「錚！」的一聲脆响，衆人俱都覺得心神爲之一蕩，他這挑一下琴弦可不要緊，就聽得那尚在池面上的北星口中啊呀了一聲。

緊跟着，「噗通！」的一聲，水花四濺。

那北星竟自雙腿齊掉下了水中，青萍不由心中大吃一驚，暗忖：「好厲害的哈古弦，這分明是已把內功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竟能借着琴聲，把內力帶出，令北星足下荷莖折斷，這種神乎其技，眞足以駭人了。」

就在北星落水的刹那，一旁的墨狐子秦狸却一聲長嘯，只見他單手一按那紫玉桌沿，身形也如箭也似的陡然拔空而起。

簡直比電還快，只一騰身已起至半空，尚離那北星足有丈許，就見這秦狸平空向下一探雙臂，平伸着蒲扇大小鳥爪也似的雙手，凌空一抓一抖，北星偌大的身子甫一落水，竟被像皮球也似的抛了起來。

北星已嚇了個忘魂，在空中「鯉魚打挺」一拱背脊，倏分雙臂，已輕飄飄的落在了石台之上，只是他已嚇得面無人色。

墨狐子秦狸此時也在空中一坐枯軀，又像旋風也似的回到了原來的坐位。

這種來去如風的動作，總共只不過是彈指之間，伍青萍和哈小敏都不由看得瞠目咋舌。

就連一旁的琴魔哈古弦，見狀也不由老臉一紅，遂堆下笑臉哈哈一陣大笑道：「老道，可眞有你的！」

墨狐子秦狸此時一看北星，雖然身上尚未被池水所濕，只是雙腳自踵以下，全被水濕透了，當着衆人的面前，這就算是自己輸了一招，不由回眸怒視了琴魔哈古弦一眼，滿頭銀髮一陣聳立。

他冷笑着哼了一聲，對哈古弦道：「老魔頭，算你佔了個便宜，我們往後還是沒完。」

北星和南水，此時在石台上相顧黯然，他們至此才曉得原來兩位老爺子，竟是借着二人鬥開了功力來了，都不由冒了一身冷汗。

白如雲見狀，不由哈哈一笑，手一揮二小退下，他扭過臉來，用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掃了墨狐子秦狸和哈古弦一眼，遂收斂了笑容，冷冷的道：「你們眞是好興緻，好好的一場比試，被你二人弄得烏烟瘴氣，眞是掃興之至！」

墨狐子秦狸立刻堆下笑臉，用着溫和的語調，嘻嘻一笑道：「小鬼頭，你別生氣，我們這是比着玩的，你看現在月亮已經出來了，我們吃飯吧，要知道今夜是歡送我啊！你可別惹我不痛快。」

白如雲本是滿臉不愉之色，此時聞言後，果然重新換上了一層興奮之色，重新走到後面關照厨房上菜。

於是各人就位，南水北星重新又換了一件新衣服，像是沒有事一樣的，擺好杯箸。

這一席飯，直由上月一直吃到了月上中天，墨狐子秦狸和琴魔哈古弦二人，早已經吃得酩酊大醉，俱都爬伏桌上，爛醉如泥。

就連白如雲，也喝得東倒西歪，勉強尚能支持着答話而已。

青萍和哈小敏，因不擅飲酒，各自僅僅喝了少許，俱都玉頰緋紅，只是神智如故。

青萍不由深爲感嘆，這白如雲可眞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因爲她所吃的每一個菜，無不是市街上極難一見的珍品。

舉凡熊掌和燕窩、鹿脯、鯕唇無不俱備，而且烹飪迥異，其味無窮，至於參翅鰻鱔，鷄鴨鵝鶉，更不用說，即使是帝王官府，也不見得就能吃得如此齊全，青萍每吃一樣，都不由暗暗叫一聲絕，偶而問他一句，白如雲却會不厭其煩的一一爲之講解，這又令青萍明白，原來他非但是文武全才，即使是吃食一道，也有超人的見解，和獨到烹飪秘訣，由是芳心更加深了一層對他的好感。

看看已過了午夜時分，霧冷月寒，秦狸和哈古弦早已伏案大醉，玉案上杯盤狼藉，白如雲才命撤去席面，當時叫北星和南水，先把墨狐子秦狸扶進後室安歇，這才醉薰薰的對哈小敏道：「小敏，妳也該扶妳父親回去了……天太晚了！」

哈小敏雖滿心想和他多說一會，只是芳心裏也頗惦念着父親，聽話之後，姍姍由位上走下，她紅着臉對着白如雲慢吞吞的道：「小雲哥，謝謝你今天的邀請，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了。」

說着她把琴魔哈古弦由位子上拖了起來，青萍走過去送了她一程，二女私下裏又說了一番親熱話，這才依依不捨的暫時離開了。

青萍送走了哈小敏之後，一個人又回到了「水鏡軒」，却見白如雲正自扒在玉几之上，見青萍走來，慌忙站起。

但他踉蹌的足步，一連踢倒了兩張椅子，伍青萍不由大吃一驚。

她連忙趕上去，扶着白如雲將倒未倒的身子，急道：「白……白兄，你也喝醉了……這可怎麼好？」

說着話，她回過頭來，想找北星和南水，只是這兩個小東西却忙着清理東西去了。

伍青萍只好勉力的扶着白如雲，向前走了一程，當她雙腕輕輕摟着白如雲結實的胴體時，她的臉竟由不住羞得像紅布一樣的紅了。

忽然他覺得手上一緊，白如雲竟緊緊的抓住了她的手，這突然的舉動，使得青萍大大吃了一驚。

她幾乎嚇得叫出了聲，只見他秀眉一挑，方要甩手把白如雲的手掙開。

可是當她憤怒的目光，一接觸到眼前這個少年人的面上時，他的心竟由不住立刻軟了。

月光之下，這年青人，好一副英俊的神采，他用着火熱的掌心，握住青萍的纖手，嘴中斷斷續續的道：「青萍……送我回去吧！」

青萍怔怔的點了點頭，她驚疑的張大了眼睛，因爲她第一次聽到，白如雲叫自己的名字，這是多麼深切的稱呼，和包含着一份多麼眞摯的聲音啊！

一霎間，青萍感到一種從未感受過的羞澀和驚慌，同時還包含着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同時她也不願意細想這問題。

她並沒有立刻抽回她的手，只是她的心已跳得很厲害，彷彿她作了一件罪惡的事情似的……

白如雲含糊的用手指了一下那叢竹林之後道：「我……還是我……我自己回去……吧……」

青萍見他幾乎是不能舉步，知道確實他是喝醉了，不由微微一笑道：「不，還是我送你回去吧！」

說着她用手一掖白如雲腋下，嬌軀扭處，已快如星丸跳擲般的，倏起倏落的直向竹林居處馳了去。

青萍挾着酒氣薰天的白如雲，展出上乘輕功提縱之術，已撲向了竹林之後。

這一行進始看清了，林後有一座建築極爲精緻的小樓，掩飾在老竹枯梅之間，環樓更有巨松數十株，多是蒼勁參天，夜風一過，發出清心悅耳的一陣松濤之聲，令人心神爲之一爽。

兩盞碧光欲流的琉璃燈，懸在小樓的前廊入口處，散發出清淡淡的光芒，映着這樓台上下景緻如畫，再和當空的皓月一對襯，愈法令青萍心中唔唔叫了一聲：「妙啊……」

只是她此時滿心全在白如雲的身上，那裏還有雅興再去觀賞這一幅秋宵上月的絕妙圖畫……

白如雲仍然緊緊的握住她的手，她覺得他的手不停的在顫抖着，足下更是斜七豎八蹣跚而行，想不到夙日生龍活虎一般的白如雲，醉後一如常人，這足令青萍對「酒」而感到可怕了。

她這麼半摻半抱的行着，遠比抱着他更爲難行，只是，她又如何能去抱他呢？

於是當她扶着他沉實的身子，行至那幾棵樓前的巨松之時，已禁不住嬌喘頻頻，臉上都累出汗來了。

不得已，她只好暫時先把白如雲扶倚在一蹲石椅之上，輕輕抽回了白如雲握着自己的手，而白如雲只翻了個身子，他口中仍斷斷續續的呼喚着：「青萍，……妳不能走，妳……」

一旁的伍青萍不由一陣心醉，差一點連眼淚都流了出來，猛然心中想道：「原來他是如此熱情的一個人啊……」

想着她低着聲音安慰她道：「白兄……我沒有走呀，你喝醉了……」

白如雲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依然喃喃的訴說着，他那富有男性磁力的聲音，斷斷續續的由他口中吐出，而每一句話，都像是一根有力的針，刺扎在青萍的身上，深深的刺入了感情的深處。

她流着淚低視着他，却不由暗忖：「也許他有滿腹的幽鬱，今夜就讓他傾吐一淨吧！」想着方把他身子往裏扶了一下，白如雲已情不自禁的倚入青萍的懷中了。

青萍不由自主感到一陣羞澀，方以右手向外輕輕一推他，却見不遠處「唰！」「唰！」的兩條黑影，略一閃動之間，已撲向了自己身前。

青萍不由嚇得猛往起一站，却見那頭前黑影，猛然將身形一頓，口中叫了聲：「伍姑娘是我！」

接着那人影之後，又閃出了一條人影，用着同樣的語調，把這句話也重覆了一遍：「伍姑……娘……是我！」

青萍才看清了，竟是南水北星二人，此時巳將食具歸置好後，追尋而來，伍青萍不由玉面一紅，含羞的對着二人道：「你們少爺喝醉了，正好，你們兩個扶他進去吧！」

南水北星一齊答應了一聲：「是！」

白如雲此時眞可說是「爛醉如泥」，一任南水北星二人掺着他蹣跚的往那幢小樓行去。

青萍注視着他們背影良久，直到他們消失在那小樓之後，才痴痴的轉身而回。

可是她腦中却深深的種下了白如雲的影子，尤其是白如雲方才所說的那些話，此時在他內心起了極大的波動……

她用手支着自己昏倦的頭，望着竹樓前的那一池蓮梗，在微風之中婆娑晃動：

無數的蝙蝠由樓前飛翔而過，深湛的往事在牠們那些黑色的翅膀之下展開……

她低低的嘆了一口氣，深深的覺得自己簡直是完全變了，多少年以來，青萍只是一個任性任情的少女，就從來沒有靜下來，眞實的去想些什麼，尤其是去想一件關於男女之間的所謂「情」字。

在她初來之日，對白如雲幾可謂是恨之入骨，眞恨不能一刀把他殺了。

可是慢慢的她覺得白如雲不如她所想的那麼壞，慢慢的白如雲在她腦中，已經不壞了。

最後這個少年人的影子，竟深深的刻在了她的心譜兒上了，她非但不去恨他，却深深的同情他了，可是每當她一想到自己如今的立場，再一想到父親和那位未婚的丈夫，她就似把自己抛入了冰穴之內，立刻會變得冷靜異常！

此時天邊的白雲，被天空的皓月自上而下，照射得如同鑲了一圈銀邊似的。

青萍痴痴的凝視着，竟不由自主的淌下了兩行眼淚，她如今眞是深深的陷入了感情的圈內。

忽然她想到，父親和龍勻甫，也許不久就會來了，那時自己到底怎麼辦呢？

他們兩邊見了面，又豈能善罷干休，眞是要打起來，自己到底帮誰好呢？

想到此，伍青萍，竟嚇得連淚也不流了，她深深的蹙着兩彎黛眉，暗想着白如雲不是一個壞人啊，……像這麼一個人，我又如何能忍下心，眞的令他受到龍勻甫的仇殺呢？

「我得想個法子救救他……」

青萍這麼想着，愈發是心事重重，最令她担心的是，這兩天白如雲竟在自己心目中，有了顯著的變化，說一句明顯一點的話，青萍巳發現自己，漸漸的對這個怪異的少年傾心了。

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訴道：

「這是不可能的唷……」

「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

忽然她心中一動，暗忖：「我何不此時走了算了……」

這問題果然使得她心中大大的動了一下，她想到此時老道和白如雲都巳醉了，又有誰再來管我呢？

可是，不知怎麼，她竟猶豫起來了，最後她咬了一下滿口的銀牙，暗忖：「我還是走吧，趕快去告訴父親和龍勻甫，叫他們不要來了，否則怎麼辦呢？……」

想到此，她擦了一下，流在眼邊的淚，忙站起身子，那小舟，竟仍在樓下水面之上，平日水面上是沒有小船的，而以青萍的輕功而論，像這寬有數十丈的水面，是萬萬沒有方法能渡過的！

而今天南水北星，竟只爲主人喝醉了，而一任小舟被青萍自乘而回。

青萍愈發認爲機會難得，當時略微猶豫了一會，遂解下了佩劍，繫好肩後。

她此時眞想失聲痛哭一番，她多麼不想離開白如雲啊……只是，如不離開他，以後的事情，將令他不敢去加以想像。

最後她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自語了一聲道：「白如雲……我走了……我永遠忘不了你……」

說完這句話，她不再猶豫，一聳身巳竄至這座小樓的樓邊，看準了那葉小舟，只一飄身巳如同一片落葉似的，飄到了船身之上。

正要輕手划槳而去，忽然她覺得身後一冷，不由暗裏心中一動，忙揹手向後一摸，禁不住大吃了一驚，原來那口揹好的寶劍，竟會不翼而飛了。

這一來，伍青萍可眞是嚇了個不輕，忙回身一看，四下只是靜蕩蕩的水面，那有任何踪影？

青萍不由差一點驚出了聲音，當然還只以爲自己也許是失神大意，將那口劍忘在了上面，不如再上去看一看好了！

想着一振雙臂，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然拔起，落向那竹欄之內。

目光掃處，果然那口劍好端端的擱在几面之上，青萍不由暗笑道：「慚愧！」

想着忙上前，將那口劍小心的繫好在背，翻身竄上了竹欄，方欲飄身而下，只是向下一看，不禁驚了個瞠目結舌。

原來此時水面平靜無波，只是，竟失去了那葉小舟，這一來，青萍不由嚇了一跳，心中是又急又驚，暗忖：「莫非今夜是鬧鬼不成？」

只是水面上既沒有小舟，却是走不成了，青萍不由環目向四下一望，那有那小船一絲踪影？

她不由心中暗暗折服，這操舟人手法之快可眞驚人，自己反身找劍，總共不過一來一往的極短時間，他能就在這一點空檔之時，把這小船絲毫無聲的搖開，就這一點，自己巳是萬萬莫及了。

想着心中愈發驚疑不置了，正望着那一池清水出神的當兒，却聽得背後一聲冷笑道：「不要再動歪念頭了……」

伍青萍不由打了個箭步，沉臂轉身往這背後發話人一看，不由又羞又氣。

原來不知何時，那墨狐子秦狸，竟好好的坐在了自己這間房中的籐製靠椅之上，他笑嘻嘻的看着伍青萍，手中還拿着一口寶劍。

青萍似覺得那口劍極爲眼熟，不由反手往背後一摸，這一摸禁不住玉面一紅。

敢情方才緊緊繫好的那一口劍，此時竟又到了對面那老道的手上，怎不羞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只是用一雙澄波雙眸，癡癡的凝視着對方。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由位子上站起，把那口劍連着鞘兒，向那牆頭上隨手一抛，無巧不巧，劍帶兒正套在了釘子上。

青萍在一旁，直看得暗裏咋舌，心說：「好傢伙，這老道的本事，簡直至不可思議……一向是不出室門一步，今夜裏突然到我這裏來，又有什麼事找我呢？」

想着不由大着胆子，抬起頭問道：「你老人家深夜來此，是否找後輩有事交待呢？」

墨狐子秦狸，手摸着他那垂在胸前的長鬚，哈哈仰天一笑，先不答她的話，反倒問她道：「女娃娃，我沒問妳，妳反而先問起我來了，我問妳妳這麼神色匆忙，是上那去呢？」

青萍不由臉色一紅，當時吶吶的道：

「我……我……」

她本想照實說出，可是不知怎麼，那句話竟是出不了口，墨狐子秦狸突然一睜雙目道：「妳也不要瞞我，我知道妳想逃走，是不是？」

青萍不由低頭不語，墨狐子秦狸見狀自鼻中哼了一聲，點了點頭道：「按說這是小鬼頭自己本身的事情，我老道是不願多管的，可是娃娃——」

說着墨狐子眼中射出兩道異彩，他那滿頭的銀髮，竟也都突然的立了起來，看樣子和他往常生氣的樣子是一模一樣。

青萍曾眼見過他前幾天和白如雲生氣時的樣子，此時見他如此，不由嚇得往後一連退了好幾步，墨狐子秦狸似强壓着滿腹的盛怒，烱烱有神的雙目注視着青萍，良久才恨聲道：「可是小鬼頭對我太好了，我一輩子，我却給他的太少了……」

青萍不由心中暗忖：「奇怪，他那一身本事，不都是你教的麼，怎麼又會給他太少了。」

想着把一雙又黑又大的眼睛，重新的往墨狐子秦狸臉上注視了去。

墨狐子又點了點頭道：「我曾經自己發過誓言，一定要爲小鬼頭物色一位理想的媳婦兒……可是，我喜歡的，那小鬼頭偏不喜歡，他竟看中了妳，這幾天以來，我私下裏，曾注意到了，這小鬼頭竟是茶飯不思，可見愛妳之深了……」

說着這怪老道，重重的嘆了一大口氣道：「憑良心說，我徒弟那點不好？女娃娃妳說。」

青萍不由眼圈一紅，竟淌下淚來，由不住雙腿一陣發軟，竟跪在了墨狐子秦狸的身前，一面失聲說道：「老前輩……你……救救我吧……」

墨狐子秦狸見狀不由一怔，他往後退了一步，鐵青着臉驚問道：「妳……怎麼了？」

青萍忍不住點點情淚滑腮而過，她抖戰着道：「弟子身世，老前輩巳盡知，儘管白如雲對弟子再好，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家父等不久就要來了，弟子如此時不走，勢必將惹起一場極大的風波，那時豈不一切都晚了……」

說着她對着墨狐子秦狸拜了一拜，往上一站，口中抖泣道：「老前輩……還是讓我走吧！」

說着她用着那雙浸滿了淚水的眸子，注視墨狐子秦狸，這怪老道聽完青萍這番泣訴之後，面色巳轉爲平靜，他冷笑了一聲道：「伍天麒有幾個腦袋？」

說着話他又哼了一聲，看了青萍一眼，頓了頓才又接下去道：「我要不是看在他是你父親的面上，哼……」

說着話，他滿頭的白髮又自聳起，可是當他發現對面的少女，臉上也帶着一層無比的憤怒之時，他又情不自禁的，變得和顏悅色的嘻嘻一笑，重新道：「姑娘！妳放心！這事情我們自有處理的辦法，妳只要好好的住在這裏就是了！」

青萍不由嘆了一口氣，她知道在他面前再多說也是沒有用，還不如聽話的好些，否則定是吃了苦頭還不說，結果還是要留下來。

想着只好點了點頭，心中却由不住暗自奇怪的想道：「這墨狐子秦狸，明明不是喝醉了麼？怎麼又會突然醒了？」

她又那裏知道，這墨狐子秦狸，雖然外表不言不動，其實他的心眼最多，人最機靈，故此才有墨狐子這麼一個外號。

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又豈能喝得如此大醉，因此只喝了六成，就有意裝出一份醉態，故意要南水北星二人扶自己入房，却有意爲白如雲和青萍留一個單獨的機會，他一人回房後，心想那白如雲既然如此愛青萍，而自己明天就要走了。

他一面瞭解自己這個徒弟，他知道就算白如雲心裏再愛青萍，也定不會輕易放在口中的，而青萍到底知不知道，還是一個問題……

因此他決心去親自安置一下，把白如雲思念青萍的心代爲轉達一下，自己明天就走，心裏也可安靜得多了！

因此他毫不考慮的略爲歸置一下，就往青萍所住的這座竹樓，踏波而來。

果然他來得正巧，青萍正自在繫着劍，當時由她那種表情和姿態上判來，墨狐子秦狸一猜就知是她想逃走，如何能依得她，因此略施小技，將伍青萍背後長劍取到了手中，置於室內几上。

伍青萍發現時，他又乘着青萍上來取劍的空檔，用流星飛神的功夫，只一揮一雙大袖，那小舟在水面之上，就像是一枚水箭似的，「嚇！」的一聲輕微响音，巳射出十數丈以外。

所以青萍待繫好了劍之後，又發現小舟也丟了，而墨狐子秦狸竟又在此時，潛身上樓，用「移星換斗」的手法，再度把伍青萍背後長劍取到了手中，這種神技，確實令青萍心中折服。

這時墨狐子秦狸見青萍竟肯聽自己的勸說，不由大喜，他驚喜得張大了眼睛，用着興奮的神情道：「姑娘，武林之中，最重信用，妳既說過不走，却要一定遵行呢！」

青萍流着淚點了點頭，說道：「老前輩你走吧，在你回來之前，我一定不走就是了……」

墨狐子秦狸抬頭想了想，遂哼了一聲道：「好！那麼我走了！」

說着這句話，墨狐子秦狸那細長身子，就像箭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直挺挺的直往江心水面上下墜了去，青萍忙追到欄邊，只見一黑影，像星丸也似的，在那一望數十丈的微波水面上，倏起倏落，一霎

那，竟完全失去了他的蹤影。

青萍懷着一顆憂恐的心，反身入室。一夜，她都在輾轉深思，直到天都快亮了，她才沉沉的睡了過去。

也不知什麼時候，她聽到水面上，嘩嘩的一陣水響，青萍睜開眼，却爲射進的陽光，照耀得刺眼難睜，看起來已到了正午時分了。

青萍忙下了床，開了室門，走向欄邊，却見水面上此時正泛來一葉小舟，舟上站着南水，此時正自翹首上覷，一見青萍，不由露齒一笑道：「姑娘早！」

青萍指了一下太陽道：「這是什麼時候了，還早？」

南水跟着一振雙臂，已拔身數丈，輕飄飄的落在了竹樓之內，朝着青萍鞠了一躬道：「今天早上少爺來過了，姑娘你還沒起來，少爺在門外走了一會就走了！」

青萍不由臉色一紅，笑了笑道：「啊！那你爲什麼不叫我？我睡得太死了！」

南水伸了一下舌頭道：「乖乖，我才不敢呢，我只說話大聲一點，就被少爺瞪了一眼，那還敢再叫妳呢？」

青萍聞言心中不由暗暗嘆了一口氣道：「白如雲可眞值得人愛，以後眞是怎麼了啊？」

想着不由苦笑了笑道：「他找我有什麼事，你可知道麼？」

南水點了點頭道：「早上老道爺要走，少爺本想來約姑娘一起去送他，後來姑娘因沒醒，少爺才決定一個人去送他！」

青萍不由「哦！」了一聲，這時南水似想起一事，笑道：「少爺昨天晚上可眞是喝醉了，我自從隨他以來，還是第一次見他喝醉了呢！」

青萍不由脫口笑道：「不會喝酒，他裝那一門子蒜啊！這一下可好，醉了可不舒服吧？」

說着反身入室，一面打水淸洗一番，南水跟着走到後室，有好幾次作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青萍忍不住皺了一下眉頭道：「你有什麼話要說是不是？怎麼吞吞吐吐的，我最討厭這種樣子！」

南水被罵得臉一紅，吶吶的道：「姑娘名字可是叫青萍？」

青萍不由臉又一紅，因爲一個女孩子的名字，在那時是不容許人家輕易出口的，南水竟一語道了出來，這會青萍突然覺得又羞又氣。

當時翻了一下白眼，方要罵他一句，這南水也自知失口，慌忙的後退了一步，一面搖着雙手道：「不是的……不是我說的……」

青萍哼了一聲道：「誰去聽你的？」

南水才紅着臉低下了頭，一面遲遲道：「是我們少爺……」

青萍不由一驚，忙問道：「什麼？……是你們少爺告訴你的……」

南水忙又辯道：「不是……是……」

青萍一挑雙眉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怎麼不說呀？」

南水這才面上訕訕的道：「是昨天夜裏，我聽見我們少爺說的……」

青萍不由就覺得臉一陣熱，當時低下了頭，本想不問，但初懂情懷的女孩子，都是一樣的，儘管是心中感到羞澀和難以啓齒，却仍有一些好奇之感。

青萍當時就是這種心情，她假裝着一絲也不解的揚起了臉兒，皺眉道：「昨天夜裏？昨天夜裏，他不是喝醉了嗎？怎麼會……」

南水抬頭看了她一眼，走近了一步，放小聲道：「是的，就是少爺喝醉了說的，我聽見他一直在叫着青萍……」

說到此，他見青萍把眼一瞪，嚇得他忙自改口道：「啊……叫着小姐妳的名字，還說，還……說！」

青萍粉面上仍是絲毫不動聲色，只是臉上感到有點熱熱的，可是內心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她幾乎興奮得叫了起來，雖然昨夜她已經親耳聽到這白如雲這麼叫喚過自己。

可是這句話，此時由另外一人的口中道出，却在她心中更生出一些美感和激動，她不知白如雲還說了些甚麼，當時忍不住「哦！」了一聲，口中却緊緊的追問了一句：「你眞的聽見了，還聽見他說些甚麼沒有？」

南水見青萍並沒有怒容，立刻放大了胆子道：「我聽見了，我聽見了。……我聽見少爺一直叫着妳的名字，還說，要妳……要妳永遠也不要離開他……」

青萍忍不住低下了頭，南水仍然接道：「少爺還說，妳是他一生中所見的最美的一個人，他說他願意跟妳一輩子……」

青萍竟不知不覺淌下淚，她心中暗暗的叫着白如雲的名字道：「白大哥，你這是何苦啊……你知道我是喜歡你的啊……只是我又怎麼辦呢……

「我已經訂了婚了喲……我……我怎麼辦呢？」

南水本還在繼續說下去，此時見青萍流了眼淚，不由大吃一驚，突然把口中的話止住了，抖道：「姑娘妳怎麼了？」

青萍不由用手擦了一下流出的淚，抬了一下頭道：「南水，沒有事，你繼續說下去吧。」

南水才啊了一聲，方一開口，忽然殺猪也似的一聲大叫了起來。

遂見他整個身子像氣球也似的被拋出了窗外，在空中一個翻身，已往窗外的水中落了下去，撲通！的一聲，水花四濺。

青萍正自盪神銷魂的傾聽着，此時聞得南水這麼一聲大叫，也不由猝然大吃一驚，慌忙向後退了一步，抬頭一看，不由她的臉刹時齊根兒紅了。

原來此時目光所見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此時所醉心的白如雲。

他穿着一襲湖綢的長衫，腰上垂着一條水綠的絲穗兒，那樣子一派斯文，此時想必已聽淸了南水口中所說的話，竟在盛怒之下，一擧手之間，把南水拋落到湖中而去。

青萍見竟是他，不由一時竟呆住了。

白如雲臉上也現出一種極不自然的神色，但却露出細白的牙齒，對着青萍笑了笑，像是沒有事的道：「姑娘妳起來了，昨夜睡得好不？」

青萍羞澀的點了點頭，忽然她想到，方才自己落淚以及追問南水時的那些情景，一定都被他看見了，不由羞得她臉色一陣緋紅，慌忙得轉過身子，往房中走去。

不想方走了兩步，已聽得南水在水中拍打呼救的聲音，似已聲盡力竭！

青萍不由大吃一驚，忙撲向欄邊，果見南水此時在水中時沉又浮，兩隻手又拍又打着水面，只叫了一聲：「救……」

却由不住又沉了下去，跟着咕嚕嚕還喝了不少的水，似如此幾個起覆，已喝了個大腹便便。

青萍見狀不由大急，慌忙回頭對着白如雲道：「你……快救他一下吧，再不救他可來不及了……」

白如雲却冷笑了一聲道：「這是他多嘴的報應，叫他多淹一會沒關係。」

青萍不由聞言大急，再看水中的南水，根本已快沒勁了，並已漂出老遠以外去了。

這一來青萍竟再也忍不住了，當時低頭一看，樓下正好還停着一艘小舟，那是方才南水所乘來的小船，不由得身形一矮，正想飄下那葉小舟，去救南水，耳中却聽得白如雲冷蠻的口音說道：「我不許妳去！」

青萍不由一怔，再看白如雲，正以一雙閃閃放光的眼睛看着自己，他似乎一向放縱慣了自己的命令，隨着他這冷漠的口吻，只見他向下一揮綢袖，那葉小舟，竟像箭也似的漂出十丈以外。

青萍不由又急又氣，只覺得鼻子一酸，竟流下了淚，她忽然覺得白如雲竟是這麼一個冷酷無情的人，當時一跺小蠻靴道：「白如雲，你……這沒人性的東西，我……恨你。」說着她扭身向房內跑去。

白如雲只是默默的站在那裏，看着青萍急步入房，他面上隱隱的顯出一種痛苦的神色，也許青萍的這句話刺傷了他！

良久，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唉——我怎麼也受起他人的擺佈來了……」

他一語未盡，身形晃處，直似巨鳥凌空，已自竹樓越下，身在空中，再一個盤旋，横着又出去了十餘丈，輕飄飄的落在了先前那隻小船上，就憑他這身輕功，就足够震驚江湖，傲視天下了。

白如雲落在了船尾，也未見他有何動作，那隻小舟也如瀉箭般的，向前滑出了數丈，恰好南水再次由水中冒出了頭。

白如雲略一彎身，輕舒猿臂，便將南水提了上來！

南水早已被寒水灌得半死，躺在船板上，一動也不動了。

諸位也許會奇怪，以南水如此好的水性，落湖之後，怎麼還掙扎呼救，被水灌得半死呢？

原來白如雲在拋他入湖時，便拂了他的穴道之故，以致於他滿身絕技而無法施展了。

白如雲冷峻的臉上，一些表情也無，默默的看了他一陣，右手略微一指，便聽南水啊喲一聲，醒了過來。

南水醒了之後，立時爬到船邊，用內力將腹中之水吐了出來，這一次他受的罪可不小，直泡得他混身發軟，加上全身已濕，又值深秋，晨風吹來，不由得一陣陣的顫抖，萎縮成一團。

白如雲見他已淸醒得差不多了，這才冷冷的說道：「南水，你可怨恨我麼？」

南水聞言一驚，不禁抬起了頭，無力的答道：「少爺……我……我從來沒有怨恨過你……」

白如雲點了點頭，用着很低的聲音說道：「嗯……你不怨恨我，可是青萍姑娘爲甚麼怨恨我呢……」

南水聞言有些意外，不知如何回答，當下茫然的搖了搖頭，默不作聲。

白如雲也是不語，似乎在深深的思索，以求找出這個答案來，可是他的爲人太主觀了，始終找不出自己的錯來，他認爲作得並不過分，然而青萍爲甚麼如此的不滿呢？

白如雲怎麼也想不透，他黯然的搖了搖頭，低聲的對南水道：「南水，在你也許會認爲，我一切作爲，太不近人情，可是我所作的事情，沒有一件是錯的。

「我不願意養成你們多嘴多舌的壞習慣，尤其是一個男人，你剛才在伍姑娘面前如此多口，實在令我生氣，少不得給你點小小的教訓，希望你以後能改過來……

「現在把船划過去，快去換衣服吧……用乾毛巾多擦擦，免得受凉……」

白如雲眞個是恩威並用，這幾句話說得南水不但不氣，反而深覺慚愧，低聲的答應了一聲，立時跑往船尾搖槳去了。

白如雲等他把船搖到竹樓下時，他一振臂，已然拔了上來，身在空中說道：「換了衣服去休息，今天晚上沒事了。」

等他這句話說完，身子已然落在竹樓的走廊上，連一些聲息也未發出。

白如雲在走廊上默默的站了一陣，見青萍的房門緊閉着，忖道：「她眞的在生我的氣了……我……到底要不要進去看看呢？」

白如雲想到這裏，忍不住慢慢的向青萍房門走去，他感覺到，這個可愛的姑娘，已經慢慢的接近他了，所以他要抓住這個機會。

白如雲想着，已然走到了青萍門口，室內連一點聲息也無，他遲疑了半天，這才輕輕的在門上敲了兩下。

青萍被白如雲氣得回房，坐在床上不住的落淚，心中不住的想道：「他是個甚麼人嘛……一點感情也沒有，任何人都不放在心裏，眞是可恨……」

最初青萍以爲，白如雲可能會追入房中，向自己道歉，可是等了一會，見他並未跟入，也未聽見任何聲息，失望之下，眼淚越發的流了下來。

青萍在家中原是嬌縱慣了的，來此之後，凡事皆不稱心，思前想後，淚如泉湧，但她是一個剛强的女孩子，拚命的忍着，不使發出聲音來。

這時青萍聽見有敲門之聲，心中猜想必是白如雲來了，當下連忙把眼淚擦乾，側過了臉，忖道：「哼！他禮貌倒還不少，入座前拉椅子，進房時敲門，哼……」

白如雲敲了幾下門，不見青萍反應，要照他以往脾氣，早就破門而入了。

但是奇怪的很，對於青萍，白如雲就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不但沒有絲毫怨怒，反而生出憐惜之心。

他在門口猶豫了一下，低聲說道：「姑娘，妳還在生氣麼……」

室內仍然沒有回聲，白如雲苦笑了一

長篇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木道長由衆人推選爲主持人，道長說出門派中的計劃常常會無故洩漏出去，懷疑是五龍會中有內奸，但又不知是誰，另外，他們對四大鬼女至今還不知該如何對付，岳湘認爲是鬼女可能被一種特定的暗號，聲音所控制，但又不理解四大鬼女對岳湘不但不動手，還對岳湘的言語有反應，是鬼是人難於肯定……晚上，四大鬼女中的秀秀巳來到徐家大院，衆人嚴陣巳待，任天豪一掌擊出，但秀秀玉手巳指點上任天豪的雙目，在岳湘的喝止下，秀秀才未加力，使任天豪渡過此一危難。

人性未泯滅　幽靈漸復甦

風塵三俠，都是這樣的看法。

但對四大鬼女的表示，岳湘却是不能肯定。

因爲，她們還有多少智力，對事物能分辨多少，岳湘心中實無把握。

鐵大鵬道：「不是你一個人來，難道四個鬼女都來了麼？」

他說話的聲音，一向很大，如金鐵相交一般。

對於厲言聲色，秀秀也有反應。

只見她輕輕一顰柳眉兒，眼瞪着鐵大鵬。

八臂金剛任天豪低聲道：「岳兄，一定要她先出手麼？」

鐵大鵬道：「岳兄弟，讓我們試試看，四大鬼女，難道是眞的無法抵禦麼？」

岳湘說道：「鐵兄，這一個，最好別試。」

鐵大鵬道：「爲什麼？」

岳湘道：「因爲，在下担心，一發就不可收拾了。」

鐵大鵬道：「如若咱們不試試，那不是永遠在她們的陰影籠罩之下了。」

岳湘道：「話雖如此，不過，還是不試的好。」

鐵大鵬道：「岳兄弟，我看，咱們還是試試的好。」

岳湘道：「好吧，三位一定要試，在下也不便再阻擋。」

對四大鬼女這樣的人，岳湘也說不上什麼情感，既無法收服他們，殺了她們也好。

任天豪大步而出，道：「大哥，我先去試試。」

鐵大鵬道：「多多小心，一有不支，立刻招呼我們出手。」

任天豪道：「小弟記下了。」

舉步對秀秀行了過去。

秀秀對任天豪大步逼來，似乎並不重視，兩道目光，都一直盯注岳湘的身上。

岳湘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秀秀想表達什麼，只是無法表達得出來。

下，輕輕的把房門推開，見青萍側着臉，坐在床上生悶氣。

照以往，白如雲只要看見任何人不愉快，或煩悶的時候，他心中就有一種莫大的快慰，可是對於青萍就不同了。

白如雲又輕輕的把房門關上，隨意坐在一張椅子上，由桌上拿了一枚乾菓，丟在嘴裏慢慢的嚼着。

室內很寂靜，他們連一句話也不說，青萍更是連看他也不看，可是白如雲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却一直緊緊的盯着青萍，使青萍漸漸的覺得不安起來。

他們彼此又沉默了一陣，白如雲低聲的說道：「我巳經把南水撈起來了，他現在在換衣服呢。」

青萍聞言，心中雖然略爲安慰，但表面上仍是一副毫不關切的樣子，冷冷說道：「哼！你告訴我幹甚麼？把他淹死不更好……」

白如雲不禁失聲而笑，說道：「妳眞要我把他淹死麼？」

青萍把臉一側，沒好聲答道：「是又怎麼樣？淹死他與我有甚麼關係？何必問我？奇怪……」

白如雲聞言劍眉一豎，霍然站了起來，朗聲道：「好！既然妳漠不關心，我就去辦好了。」

白如雲說着便向門外走去，青萍一驚，猛然站起了身子，大聲問道：「你……你到那裏去？……」

白如雲緩緩的轉過了身子，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道：「我去處置南水，與妳有甚麼關係呢？」

青萍聽他如此說，知道自己剛才的話，巳經觸怒了他，以他怪誕的性格，說不定就會眞的去把南水淹死。

青萍想到這裏，不由大驚，說道：「你……你憑甚麼這麼作？難道他不是人呀？你……你簡直一點人性都沒有……」

青萍罵到這裏，見白如雲一雙眼睛中，射出了一陣奇怪的光芒，嚇得她把下面的話吞了回去。

白如雲靜靜的看了青萍一陣，慢吞吞的說道：「這是妳第二次罵我沒有人性：：不錯，我是沒有人性，因爲我根本就不屬於妳們這一羣……妳們太虛假，太自私，太庸俗……」

青萍聽到這裏，那裏還聽得下去，大叫道：「你不是人……你像野獸一樣，你永遠也不會有人愛。」

這句話像一把利刄一樣，深深的刺痛了白如雲的心，他發出了一聲可怕的怪叫，略一晃身，巳然到了青萍的身旁。

青萍大驚之下，慌忙縱身，便待躲過，可是巳然來不及了，白如雲兩隻鋼爪般的虎掌，巳然緊緊的抓住了青萍的膀子。

青萍只覺一陣澈骨奇痛，人幾乎昏了過去，而白如雲那張白皙、俊秀、冷漠而又恐怖的臉，離着青萍只不過數寸。

青萍心中萬分恐怖，她不知道白如雲要把自己怎麼樣？全身不由主的顫抖起來，連膀子上的奇痛也忘記了。

白如雲似憤怒到了極點，他用着憤恨和微帶顫抖的聲音叫道：「聽着，我不能允許任何人反抗我……妳太驕傲了，妳以爲妳美嗎？妳以爲我會愛妳嗎……告訴妳，我早就發過誓，我絕對不愛世界上任何一個人！

「妳到了我這裏，一切都要聽我的命令，一點不能例外，以後我作任何事，妳都不能多口，不然我會把妳一刀一刀的殺死……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白如雲說到最後，雙手用力不住的搖晃，青萍的膀子又是一陣急痛，頭上的彩花也被白如雲搖晃下來。

她只覺得羞辱，憤恨，恐怖和悲痛，一霎時幾乎昏了過去，緊閉着眼睛，一顆顆眼淚，由頰邊滾下來。

白如雲叫過之後，對着青萍的臉發起怔來，他只覺得一陣猛烈的心跳，當他聞到青萍身上陣陣的溫香時，不禁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把他的臉燒成了火紅。

這一種從來未有的衝動，使得白如雲失去了理智，他自己所築的感情堤防也崩潰了！

在這種神奇的一霎那，白如雲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他猛然的低下了頭，把一雙火燒的嘴唇緊緊的壓在了青萍的櫻唇上。

青萍感到一陣莫大的恐懼，拚命的掙扎，可是她那裏抗拒得了白如雲的神力？

白如雲熱火中燒，瘋狂得像一隻野獸，他擁着青萍，睡到在床上，那沉重健壯的身子，把青萍緊緊的壓着，兩片火燒的嘴唇，在青萍的櫻唇、耳際、粉頸、前胸瘋狂的吻嗅着。

青萍感到窒息，她全身軟麻，像是昏迷過去，可是她心中，却充滿了恐懼、羞辱，可是也滲有一種「恐怖的喜悅」，這個粗獷的男性，給予她一種生命過程中，從未有過的享受。

可是當她想到自己名節時，不禁驚懼欲死，拚命的推開了白如雲，用盡了平生之力，「拍！」的一聲，打了白如雲一個大嘴巴。

這一掌勁力奇大，把白如雲打出了鮮血，也把他打的清醒過來。

白如雲閃電般的離開了床榻，一張俊臉通紅，同樣的，他也感到絕大的羞慚與悔恨。

青萍忍不住掩面的痛哭，芳心如同刀割，她是一個極重貞節的女孩子，被白如雲所輕薄，這時的痛苦，眞比死了還甚！

白如雲痴痴的站了一陣，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出了房門，雙臂一振巳然越下了竹樓，以登萍渡水的絕技，由水面上飛馳而去。

湖面上傳來了他淒涼的歌聲：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我有千里仇
世人皆我敵……」

好像他永遠把自己看成一個孤獨的人，事實上他確實是一個不願接近人羣的孤獨者。

竹樓內只剩下了青萍，她思前想後，滿腹委曲，不禁悲聲大放，哀哀的哭了起來！青萍這一陣，直哭了將近一個時辰，只覺得混身發麻，這才止住了悲聲，默默的想道：「我是一個女孩子，可是我在這裏受的侮辱過大了！……爹爹與龍哥也沒有消息，每天與野獸一樣的人在一起……我前輩子犯了什麼錯？……」

（未完）

正想出口阻止任天豪時，巳經晚了一步。

任天豪巳逼近秀秀身側。

秀秀看也不看他一眼，激起了任天豪心中的怒火，大喝一聲，一掌劈出。

聽到他大喝之聲，秀秀才轉過身子，右手一揚，迎向了任天豪的掌勢。

風塵三俠，桑木道長等，在仙女門中，都有了相當的隱忍，就算和人動手時，也未全力施爲。

此刻，任天豪却是用出了全力一擊。掌勢挾帶着一股强大的潛勁。

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任天豪感到一股奇妙的陰柔之勁，卸去了自己掌上力道，心感不妙，立時，收掌而退。

就在他收掌的同時，突然感覺到一股陰寒之氣，由掌心循臂而上。

任天豪身經百戰，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情，不禁一呆。

就這一怔神，秀秀的纖纖玉指，巳經點上了任天豪雙目。

岳湘正大聲喝道：「秀秀，你不要傷人。」

不知道秀秀是否聽到了岳湘的聲音，但是指在任天豪雙目上的纖指，却未有加力。

她有足够的時間和機會，可以挖出任天豪的眼睛。

但她却適時而止。

李三奇、鐵大鵬，全都衝了過來，但兩人都不敢貿然出手。

岳湘抬起右手，道：「秀秀，過來，過來我們談談。」

秀秀的目光轉注在岳湘的身上。

任天豪應該有機會逃出秀秀的右手威脅，但他却一直站着不動。

原來，秀秀這一擊，不但打敗了任天豪的人，也打散了他的精神。

他身經百戰，會過了不少高人，但却從沒有像今日這樣的遭遇，一兩招，就遇上了失目之危。

如若秀秀一下子挖出了任天豪的眼睛，鐵大鵬和李三奇，都會不顧一切的衝上去，但她遲遲不肯下手，却使得兩人心中有了很大的顧慮，不敢輕易出招。

秀秀在岳湘高聲呼叫之下，終於收回了右手，緩步對岳湘行去。

鐵大鵬、李三奇，一面緩緩移動身軀，選擇了一處最有利的出手角度，一面低聲道：「岳兄弟，要不要我們出手。」

岳湘目光仍然望着秀秀，臉上帶着微笑，口中却答道：「不可，兩位退後一些，制止庭院中的埋伏，不可輕舉妄動。」

秀秀終於走近了岳湘。

兩人相距，只不過三步左右。

秀秀停了下來。

岳湘緩緩說道：「秀秀，鶯鶯沒有來麼?」

秀秀怔怔的站着。

好一會，才搖搖頭。

岳湘心中很驚喜。

秀秀的表情，顯示出巳經聽懂了他的話，而且有了反應。

岳湘盡量的使自己聲調平和，吐字清楚、緩慢，說道：「秀秀，什麼人要妳來的，知道麼?」

秀秀皺起了眉頭。

大約，她對這一次複雜的問話，無法回答，瞪着大眼睛，望着岳湘。

岳湘又道：「秀秀，過來，我們到房裏去好好的談談。」

他伸出了右手。

秀秀忽然笑了，笑的很嬌媚，也緩緩伸出了手。

但她將和岳湘的手指相觸，突然又縮了回來。

其實，岳湘的心中，也有着極度的緊張。

和這樣的人物打交道，完全無法預測出她的反應、變化。

秀秀的笑容消失了，但她清澈的眼神，却釘注在岳湘的身上。

鐵大鵬、李三奇扶着任天豪回到了房中，庭院裏，只餘下秀秀和岳湘。

自然，在這庭院的陰暗之中，還有埋伏。

事實上，鐵大鵬、李三奇也一直注視着庭院中的變化。

秀秀突然冒出一句話：「殺！」

其實只有一個字，但意思却很明顯。

岳湘道：「殺我，是我。」

秀秀搖搖頭。

岳湘道：「秀秀，不是殺我?」

秀秀道：「是……」

岳湘笑一笑，道：「是來殺我了。」

秀秀又搖搖頭。

秀秀的表達能力，雖然很混淆，但岳湘心中却已能完全明白。

秀秀奉命來殺他，但她却不願殺他。

這，也許是她僅有的表達能力，但却巳經證明了一件事。

四大鬼女，却是有感情的。

秀秀的雙目中，突射出了熾熱的光芒，人也似乎有了一種輕微的激動。

只可惜，她無法表達出來。

片刻之後，她突然一閉雙目，盤膝坐了下去。

岳湘雖然化去了極大的心力，但他仍然無法猜測出她的用心。

只能感覺到那一刻時光中，他的內心中，有了很大的變化，也有着某種激動。

但很快的，却被另一種，新的一種情緒代替。

只可惜，第二個變化，使她立刻閉上了眼睛，盤膝坐了下去。

岳湘雖然很用心，但却也無法看出什麼?

秀秀就坐在他的面前，岳湘只要一伸手，就可以一掌拍下去。

拍在秀秀的天靈要穴之上。

只要是人誰也無法承受這等重穴要害上一擊。

但岳湘沒有出手。

站在暗室中的鐵大鵬和李三奇，心中十分焦急。

鐵大鵬道：「現在，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岳兄弟爲什麼不下手。」

李三奇問道：「要不要我去通知他一聲。」

鐵大鵬道：「可惜，三弟受了傷，如若他沒有受傷，可以用暗青子對付他。」

鐵大鵬一向是光明磊落的人，想不到，竟也有了暗算的想法。

自李三奇和鐵大鵬相識以來，第一次，聽到他這樣的話，不禁一呆，回顧了鐵大鵬一眼。

這句話，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鐵大鵬的轉變。

鐵大鵬大概也瞭解了李三奇的心意，輕輕一嘆，道：「你很奇怪是麼?」

李三奇道：「大哥，你的想法有些變了。」

鐵大鵬道：「是有些變了，我想不到世上會有四大鬼女這樣的人，她們有那樣大的成就，使人無法抗拒。」

李三奇道：「好，我過去通知岳湘一聲，也許我自己下手。」

鐵大鵬道：「咱們一起去，一旦有變化，也好彼此接應。」

李三奇點點頭，兩人一齊舉步向前行去。

岳湘似是巳有感覺，低聲道：「兩位不可擅自出手。」

兩人巳逼到了秀秀的身後，聞聲停步，鐵大鵬低聲道：「岳兄弟，要不要我們助拳。」

岳湘道：「不用。」

鐵大鵬道：「岳兄弟，時機稍縱即逝了。」

岳湘道：「我知道，兩位現在，最好是離開這裏。」

鐵大鵬道：「岳兄的意思是……」

岳湘接道：「離開這庭院，把任兄也帶走，他需要療治傷勢。」

李三奇道：「好！岳兄弟小心。」

轉身大步而去。

庭院中只剩下岳湘和秀秀。

秀秀一直靜靜的站着，看三人走。

看到了鐵大鵬帶着任天豪離去之後，忽然揚了揚柳眉兒。

無法猜測出她是喜是怒，岳湘有些不安說道：「秀秀，咱們到房裏去談談，好麼?」

似是明白，又似是不太瞭解，秀秀眨動了一下眼睛。

庭院四週有不少埋伏，也有很多眼睛看着。

他雖然自覺是面對着一件很莊嚴的事情，但在很多眼睛注意之下，總有着不舒適的感覺。

岳湘緩步向房中退去，一面不停的招手。

秀秀有些趦趄不前，相持了一陣，終於舉步向前行去。

行到了房門口處，秀秀又停了下來。

像哄孩子一樣，岳湘低聲說道：「秀秀，進來吧！」

秀秀忽然點點頭，跨步房中。

房中燭火融融，一片寂靜。

一男一女，相處雅室，應該是極爲春意，但岳湘的內心中，却有着很沉重的負担。

表面上的笑容，和他心中的緊張，形成了兩個極端。

但秀秀的出現，却也使岳湘充滿了希望。

秀秀忽然笑一笑道：「我要殺……」

殺什麼?她沒有說下去。

岳湘問道：「秀秀，你要來殺人，對麼?」

秀秀點點頭。

殺人這兩個字的含意，秀秀似乎是巳經能明白了。

岳湘緩緩離開坐位，倒了一杯茶，遞了過去。

他任何一個動作，都盡量的慢，只有很慢的動作，才不會引起誤會。

在他記憶之中，四大鬼女，一向很少喝水。

他希望看到秀秀在出動對敵，是否有些改變。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秀秀竟然接過了茶杯。

而且，把茶杯放到了口邊。

但却沒有把茶喝下去，就放了在案頭上。

她的舉止，巳經接近了正常的人。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秀秀，爲什麼不喝一口茶。」

秀秀搖搖頭，口齒啓動，仍是想表達什麼，但却又無法說出來。

岳湘雖然極力想用方法瞭解這件事，但却一直想不出適當的辦法，能誘導他表示心中的隱密。

忽然想到了九陰鬼母，也許，她能够知道些內情。

他想離開去找九陰鬼母來，但剛想舉步，忽然發覺，秀秀的雙目中流現出一種湛湛的神光。

岳湘仔細觀察，發覺她神情中，有一種很特殊的光輝。

那種光輝，是一種很奇怪的光輝，是孺慕，也是一種渴求。

岳湘雖然無法肯定，他的目光，代表些什麼，但却很明顯的知道，她在表現出一種需要。

問題在，岳湘想不出他需要什麼。

雲深不知處，只知身在此山中。

岳湘心中很焦急。

想決心去請九陰鬼母，希望藉她和四大鬼女長期相處的經驗，然後，看看能不能想辦法，瞭解秀秀的意圖。

她舉步向外行去。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秀秀忽然間攔到了岳湘的面前。

岳湘吃了一驚，暗道：「好快的身法啊。」

秀秀雙目中，有一種奇怪的光輝，望着岳湘。

明明是有事，但岳湘却無法問清楚，秀秀也無法表達。

又一件麻煩的事兒，秀秀不肯讓他離開。

秀秀擋在了岳湘的面前。

岳湘輕輕吁了一口氣，道：「秀秀，你坐一下，我去請個人來。」

秀秀沒有反應。

岳湘道：「我請的是九陰鬼母。」

秀秀似乎是想說什麼，但却沒有說出來。

兩人之間，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這種距離，岳湘無法把它縮短。

最痛苦的是，岳湘能够領悟到了什麼

呢？

但却無法證明是錯，是對！

秀秀也很焦急，可從她的目光和神情中看得出來。

但她却無法把心裏的事情說出來。

這是個僵局。

岳湘只好放棄自己的打算，又緩步行到了室中。

秀秀也跟了進來。

突然間，岳湘心中一動，暗道：難道她奉命要殺的人是我，所以，她才會寸步不離的釘着我。

秀秀在椅子上坐下去，但立刻又站起來。

看得出來，她心中充滿着一種不安的情緒。

這時，任何一個細微的刺激，就可以使她猝然出手。

岳湘心中，幾乎已經肯定了自己的預料，秀秀志在殺他。

但秀秀又不忍對他下手。

相處的時間不太長，但因岳湘的大胆接近她們，已在她們的心目中，留下一個熟識的印象。

岳湘完全放棄了召來九陰鬼母的用心了。

用最溫柔的聲音，道：「秀秀過來坐下！」

秀秀望了岳湘一眼，但神情間不安，更爲明顯。

如若無法使她的情緒，稍爲平靜下來，很可能就有衝突。

岳湘暗中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站起身子，對秀秀行了過去。

秀秀望着他。

岳湘一面運功戒備，準備反擊，一面微笑道：「秀秀……」

伸出左手，向秀秀的玉手上握去。

他出手很緩慢，給人一種輕憐、惜愛的感覺。

表面上，他的動作極盡溫柔能事，但他的內心中，却是緊張無比。

秀秀可能會出手要他的命。

但秀秀竟然沒動。

岳湘終於握住了秀秀的手。

秀秀本來十分激動的情緒，竟似平靜了一些。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她並不討厭男人接近她們，問題在我接近她們的程度如何？

除了我之外，別的男人，是不是一樣可以接近她們。

心中念轉，手上微微加力。

秀秀的輪廓很美，只是臉色蒼白了一些。

現在，秀秀的臉上，突然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紅暈。

她沒有抗拒他用力握住了自己的手，而且，還生出了一股羞喜。

不管如何對付四大鬼女，這是一個機會。

岳湘胆大的伸出了另一隻手，攔住了秀秀的嬌軀。

秀秀竟然隨着岳湘的手臂，偎入了岳湘的懷中。

她輕輕的閉上了雙目。

但岳湘却緊張極了，緊張的手心中沁出了冷汗。

岳湘緊張得身體微微顫抖。

秀秀却是很平靜。

她像是一個在風雪中忍受着寒風的孩子，忽然間，進入了一間溫暖的屋中，原本不安的情緒，却完全平靜下來。

岳湘的右手，輕攬着對方的嬌軀。

但他有着絕對的機會，騰出手來，暗算秀秀。

但他不敢。

一次經驗使他有了很大的戒心，他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使她們就範。

對岳湘而言，就這樣僵持了下來。

其實，岳湘心中千迴百轉，已經想了很多種的辦法。

但仔細的想了一想，覺着沒有一種辦法，有絕對的把握。

四大鬼女，是那一種不可知的人。

忽然間，傳來了輕微的脚步之聲。

一個人緩緩的出現在門前。

是九陰鬼母。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鬼母，來的很好。」

望望了室中的情形，九陰鬼母突然笑一笑，道：「岳湘，她們一直不讓人接近她們，但你却接近了她們。」

岳湘道：「在下接近她們了，却不知應該如何處置這個場面？」

九陰鬼母道：「岳湘，你如能想辦法，把她們收服過來，那是最好不過。」

岳湘道：「可能麼？」

九陰鬼母道：「老身從沒有看到過一個人像你這樣接近她們，但你却證明了，她們並非是完全不可接近的人。」

岳湘回頭看看，只見秀秀微閉雙目，竟似睡熟了過去。

如若要出手殺她，這應該是最好的殺她機會了。

但岳湘却猶豫難決。

既然不知道是否該出手殺她，又無法肯定下一步的行動。

一個處置不好，不但會造成翻目成仇的結果，而且，也可能會引起青蓮子的誤會，和桑木道長等的懷疑，弄出個自相殘殺的局面。

岳湘很爲難。

九陰鬼母輕輕吁一口氣，道：「岳湘，你在担心什麼？」

岳湘道：「我担心四大鬼女中，來的不止秀秀一個。」

九陰鬼母道：「還担心青蓮姑娘對你生出誤會？」

岳湘道：「也無法處置我懷中的秀秀哩。」

九陰鬼母道：「老身可以帮你一個忙，如果青蓮姑娘發覺，我會爲你解釋。」

岳湘道：「多謝鬼母。」

九陰鬼母道：「對於桑木道長等的誤會，我也可以爲你解說。」

岳湘道：「對秀秀姑娘呢？」

九陰鬼母道：「這個也使到我爲難，不知該如何才好……」

沉吟了一陣，接道：「岳湘，先點了她的穴道如何？」

岳湘道：「不知道她會否受制？」

九陰鬼母道：「唉！沒有把握，實在不便輕易出手。岳湘，你敢不敢再對她進一步……」

岳湘接道：「進一步，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親親她。」

岳湘苦笑一下，道：「爲了江湖大局，我岳某個人，受什麼委屈、痛苦都行，但……」

九陰鬼母接道：「試試，老身替你把風。」

岳湘爲難極了。

但也無法就這樣永遠的堅持下去，只好冒險行動。

先把右手移按在秀秀的脈搏之上，只覺跳動正常，她似是睡的很安詳、平靜。

如若岳湘沒有第一次算計的失敗，他早就出手一試了。自那次之後，四大鬼女在他心中，已經留下了一個超異常人的印象，她們是無法殺死的人。

所以，他不敢對秀秀輕易的暗算，他担心暗算不成，會引來秀秀的反應。

可見的仙女門中人手，似乎是只有四大鬼女最爲可怕。

也許，仙女門還隱藏有其他的力量，但岳湘沒有見到。

既然，無法殺死她們，只有想辦法征服她們。

但征服她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之外，似乎是別無他策了。

九陰鬼母眞的轉身守在了門外。

岳湘緩緩低下了頭。

他想不出，親了一下秀秀之後，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但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忽然間，幾聲慘叫傳了過來，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秀秀忽然睜開了雙目，而且，掙出了岳湘的懷抱。

岳湘右手加力，緊扣了秀秀的右腕脈門。

秀秀的身子很輕靈，就像一葉飄絮，忽然間蕩了起來。

但因岳湘緊扣着她的脈穴，硬把她拉了回來。

岳湘摸過秀秀的腕脈，覺着她和常人無異。

但奇怪的是，秀秀並不因脈穴被扣之後，而失去抗拒之力。

秀秀飄起的身子，被岳湘拉回來之後，表情很奇怪。

她沒有對岳湘出手，但却呆呆的望着岳湘。

岳湘心中泛起了殺機，正在突出袖中之劍，作博浪一擊，殺死秀秀。

忽見一條人影，直飛進來。

蓬然一聲，摔在了地上。

是九陰鬼母。

什麼人在一招之間，就把大名鼎鼎的九陰鬼母給打摔在地上。

是倩倩。

倩倩就站在廳門口處。

岳湘心頭一凜，殺機頓消。

這層層埋伏，簡直沒有辦法，阻止四大鬼女。

倩倩望着岳湘和秀秀，神情詭異。

不知是否倩倩手下留情，九陰鬼母雖然被打摔倒在地上，但似乎並沒有受傷，又緩緩站起了身子。

岳湘低聲道：「鬼母，你好吧！」

九陰鬼母道：「還好，岳湘，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天下第一高手，也不是她們的敵手。」

岳湘道：「哦！」

九陰鬼母道：「她是一道屏障，必需要把她們爭取過來。」

岳湘苦笑一下，道：「在下盡力而爲，但我沒有一點把握？」

九陰鬼母道：「岳湘，別寄托我能帮你什麼？事實上，我一點忙也帮不上。」

岳湘道：「知道了，有勞鬼母替我在青蓮門主那裏解釋一下。」

九陰鬼母道：「這一點，老身一定帮忙。」

倩倩一直站在那裏聽兩人說話。

但她却忽然有不耐之感，一舉步，行入了廳中。

岳湘吃了一驚，趕忙運氣戒備，同時一推秀秀。

秀秀身子輕靈，微微一推，忽然向倩倩撞了過去。

倩倩竟然舉手一撥。

忽然之間，兩個人交手了三招。

交手三招，快如閃電，兩個身子一錯，聽不到一點聲息，看上輕巧無比。

但岳湘却感覺到，有一股潛力，在廳中激蕩。

那是說，兩人在輕輕揮手一擊之下，發出了一種十分强大的暗勁。

這種雖然强大，但却和一般的內家掌力，有着很大的不同，帶着一股侵肌入膚的陰寒之氣。

以岳湘的感覺着到，這是一種特殊的內功，屬於那種奇陰的功力。

幸好，秀秀、倩倩，對了一掌之後，未再打下去。

她這幽靈四女，雖然別的反應很慢，但她們在動手搏殺時的反應，却是强烈、靈敏的很。

兩個鬼女交手一招，立時轉過身子，相對而立。

四道目光中，都閃起了一種綠芒，互視對方。

岳湘心中一動，暗道：她們四人，平時相處得很好，今日怎會動手。

她們數年相處，但目下看上去，好像是兩個彼此完全陌生的人一樣。

岳湘心有很多的疑問，但不知如何求證。

他心中也很矛盾，希望她們打下去，也希望她們別再動手。

秀秀突然飛身而起，逕向外面飛躍奔去。

倩倩像閃電一般，緊追在秀秀的身後而去。

暗影中弓弦聲動，一陣弩箭，向兩個人射出。

也不知是否射中了兩人，但兩人很快消失不見。

目睹二人遠去，岳湘才想起九陰鬼母的受傷，急急道：「妳受了傷麼？」

——未完——

拳壇軼事

大山倍達一拳打死人

嚴霜・文

由於中國功夫確有相當大的威力，跟着李小龍以一雙鐵拳，和凌厲的脚法打入世界武術會塲，奪得錦標，更加令到歐美各國喜歡拳術和角力的人另眼相看，功夫究竟是否眞的能够壓倒一切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因爲有一部份功夫需要苦練十年八載，然後有特殊的成就，絕非普通人能够施展出來，鐵砂掌就是這一種，故此，中國功夫一向不是把這一類的搏鬥稱做拳術，而是稱做功夫，表示想打贏對方，就要練功，有一句話這樣說：「學拳不練功，到老一塲空」，確是至理名言。

不管怎樣，中國功夫的招式很多，並非西洋拳那麼僅有直拳勾拳之類的幾招，如果脫下了拳術手套，眞眞正正搏鬥，當然用中國功夫的招式打鬥是比較有利的，一來變招較多，二來有步法配合，一攻一守，特別敏捷，三來中國功夫可以用脚踢人，西洋拳術絕不用脚，故此，中國功夫會得侵入西洋拳的範圍之內，使一部份平時醉心於西洋拳術的青年喜歡學習它，確有道理。

照最近從歐美方面得來的消息，若干練習西洋拳的人，自動走到中國功夫的拳館學習各派拳術，並非把西洋拳放棄，而是把中國功夫一部份散手放入西洋拳之內，變成新的混合拳法，他們最感興趣的就是掛搥，這種拳法好像把衣裳掛在衣架上面，先行把一隻手提高，然後由高處直落，因爲拳頭的力量較薄，改用平掌的掌背，而且緊握拳頭，用掌背向下打擊，這種力量就大得多，掛搥必然是迎頭痛擊，如果打不中前額，可能打中眼鼻或者嘴唇，同樣的使對方受創，另一方面，掛搥如果一擊不中，跟住向上衝，化爲冲搥，打向敵人的下顎，也是很凌厲的，一招兩用，非常快速，西洋拳沒有這種打法，精於拳術的人，都有此種感覺，以爲這兩招放入西洋拳之內，就比較打得更加出色。

另一方面，西洋拳的鈎拳，是向對方以屈曲的姿勢向橫出擊，不管左鈎拳或右鈎拳，總是打完立刻閃開，跟着用另一種拳法出擊，其實鈎拳可以反過來再打一次的，那是「鞭搥」。

舉例言之，你一拳由右邊打到左邊去，打算向對方的臉孔出擊，但却落空，立刻把那一拳由左邊反過來，打向右邊，所打擊的仍是對方臉部，不過換過了攻擊的位置，這種打法就是鞭搥，有如揮鞭痛擊，當然是連發兩搥較爲有利。

何以西洋拳始終沒有鞭搥，只有鈎拳呢？這個問題，該從拳套加以解釋，鈎拳之所以有份量，就因爲這一拳向前撲攻之際，能够把臂力和腰力同時打出來，等於把上半身的體重加在拳頭上面，攻勢凌厲，要是用鞭搥出擊，打不出來，腰勁只是是有一隻手臂的壓力，故此，西洋拳不重視它，至於解開了拳術手套，大不相同，面部的肌肉多麼柔嫩呢。只要給鞭搥打中，立刻受傷，故此，應該在鈎拳打出之後，立刻化爲鞭搥，一物二用，當然勝過僅用鈎拳。

如上所述，可見西洋拳手放下了拳術手套之後，便即改用中國功夫出擊，有些人不止用拳，而且用脚。

現時稱做空手道之父的「大山倍達」，他成名之前，就是用中國功夫的掛搥打死過一個韓國拳師的，此事發生之後，他逃入荒山，索性苦練前臂，後來躍登「日本手刀」第一人，就是拜了中國功夫之所賜。

說到大山倍達一拳打死人，不止是一次了，不過，他第一次用掛搥打死人却是很偶然的，那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擧國騰歡，但亦有些人愁眉不展，因爲日本是戰敗國，故此反應不同，至於韓國人，却是笑口常開的，大山倍達向來愛國，已經看不過眼，後來有一天他到夜總會消遣，跟一名韓國拳師池石清吵起來，對方的脚法凌厲，能够飛躍而起，用連環鴛鴦腿打倒四個壯漢，他看見大山倍達挑戰，哈哈大笑，雙手往前一拉，放在兩人之間的一張圓枱已經飛開，抬上的雜物翻倒，觀衆看了譁然，以爲大山倍達必然死在池石清的脚下，殊不料池石清還沒有機會踢起一條腿，大山倍達已經怒吼如雷，飛撲過去，先行坐低馬步，並非正面出擊，而是側面改爲正面之形，突然用中國式掛搥打落，剛剛打中對方兩腿之間，因爲他的拳頭特別大，拳骨如鐵，握緊拳頭，就像是一個鐵槌，打在眼鼻之間，連鼻樑骨也打折，池石清慘呼一聲，便即倒下，口鼻噴血，一隻眼睛打爆，奄奄一息。

大山倍達看了大吃一驚，連忙轉身飛遁，他不敢回到城裏，落荒而逃，他知道這一拳打在任何人的臉上，對方一定受不起，此後他吩咐門人切勿使用掛搥打在別人的臉上，免得闖禍，那是經驗之談。

後來大山倍達在冲繩島苦練「手刀」，又因小事跟牧場之內的一名武林高手「傻六」發生意見，突然動武，他再度一拳打死人，日本人一向崇拜英雄，這兩拳奠定了他榮登空手道之父的寶座。

說到那一次比武，在冲繩島發生，當時日本人練習空手道的門派甚多，但以掌刀爲主，練習手刀的人較少，單是大山倍達例外。

原來手刀與掌刀是有分別的，把手掌放橫，朝夕拍石，打沙包，使掌根的肌肉隆起，且又變厚，用掌根打在別人的頸上，如果打中頸動脈，受擊之人，血壓暫時閉塞，沒法冲上腦袋，就有可能因此倒地昏迷，甚至喪命，此外，用掌刀斬在對方的肩胛骨，可能使對方手臂脫落，斬在肩井穴亦有可能把對方的鎖骨斬斷，那是很厲害的，大山倍達苦心研究中國功夫之後，認爲手刀比掌刀有勁，故此中國拳師不分南派北派都喜歡用前臂打在木樁上面，原因是前臂稱做橋手，如果橋手够硬，搭手已可取勝，要是有機會用前臂打在對方肩膊向橫伸展的鎖骨，便會打拆對方的鎖骨，假如用掌刀去打，它的威力沒有這樣大。

大山倍達爲了證明他的見解，他躲在冲繩島的荒山野寺之內，單獨過活，苦練手刀，有三年之久，有一天，他下山到一處牧塲閒遊，看見有些人牽了一頭公牛出來，打算屠宰牠，他一時高興，趨前說：「這一頭大水牛橫豎你們準備屠殺的，可否讓我試試手刀的威力呢？我的意思是想用手刀斬斷牛角。」

牧塲的人聽了，以爲他的腦筋錯亂，一問再問，知他神經正常，伸出手來，纏滿了硬繭，雙臂堅如鐵石，知道他沒有說謊，欣然點頭，於是大山倍達有機會試試他的本領。

當時大山倍達天天用手刀斬樹，樹也斬斷，故此他對於斬斷牛角很有信心，可是，這只是他第一次的嘗試，實在沒有把握，因此他得到牧塲中人的允肯，仍是姑且試試而已，料不到他的右手向牛頭的一隻角連劈三次，到了第三次，牛角應聲折斷，他喜出望外，牧塲的人驚呼不已，認爲他不必留在荒山，不妨以「空手殺牛」的絕技到任何一處表演，名利雙收。那時「傻六」這個拳師在牧塲監護，看見多人圍觀，問及此事，突然嗤之以鼻，說：「日本空手道一向只是以掌刀取勝，未聞手刀之名，看來只是那一頭公牛的角太脆，未必所有大水牛，他都能够把牛角劈斷，再者，兩人打鬥，根本上沒有機會劈敵之前，敵人的掌刀已到，還有凌空飛蹴之法，銳不可當，如果你妄想用手刀擋住對方飛蹴的脚，必然前臂折斷，倒地哀鳴。」

這番話說得太過份了，大山倍達如何能够聽得入耳呢？哼了一聲，道：「你是誰？膽敢在我的臉前說得如此放肆，料想你也活够了，我決心用手刀迎戰，希望你用掌刀加上飛蹴的脚法殺我。」

「傻六」當時頗有名氣，如果他寂寂無名，他就不會變成牧塲的監護人了，在許多傭工與牧童的臉前，大山倍達這麼說，形如挑戰，他如何能够吞得下這一口氣呢？大喝一聲，說道：「我是掌刀之王傻六，今天跟你交手，正好証明手刀好抑或掌刀好，不過，我該提醒你，我除了手刀，還用脚凌空飛蹴，你捱不起就要倒地身亡，還有一點，你到底是誰呢？先行報上名來。」

雖然他盛氣凌人，好像必操勝券，大山倍達毫無所懼，兩人說了幾句，便即交手，由牧塲主人江戶大郎做公證，作一個公平的比武。

因爲大山倍達一拳打死韓國拳師，仍有微名，況且那時用手刀斬斷牛角，衆目共睹，「傻六」知道對方身懷絕技，拳風虎虎，不敢過份輕視他了，佈下誘敵進攻的招式，雙手向外伸到盡，中路空虛，希望大山倍達撲攻時，左右兩手迎戰，纏住對方以掌刀出擊，把對方的頸骨打斷，大山倍達明白他有這個企圖，不敢輕擧妄動，雖然疾走過去，可是，他伸手去扯對方的右臂，放棄中路出擊，只是側身取勢，改用柔道的招式打鬥，原來他是兼練空手道與柔道的，能剛能柔，「傻六」吃了一驚，改變主意，先把右手縮回，然後再搶攻。

兩人一攻一守，沒有機會展開最擅長的攻勢，到了十個回合過外，大山倍達仍採守勢，「傻六」以爲他怯戰，退後五步，然後衝向對方，凌空飛躍，以連環雙飛脚出擊，分別以左右脚向對方的額角太陽穴踢去，可是，大山倍達已經知道這一招如何化解，絕無懼色，突然跪地，使對方由他頭上飛過，然後一躍而起，以直拳追打。

這一拳又快又狠，「傻六」的一雙脚還沒有落地已經在左肋中了一拳，慘呼一聲，倒在地上打滾，看熱鬧的人大聲叫喚，牧塲的塲主江戶大郎走近看時，便發覺他的左邊肋骨有幾條折斷，肺也打破，流出一大堆血漿，勉強急救，當然是全無效驗的了，大山倍達第二次一拳打死人，名氣愈响，後來江戶大郎薦他到處表演，他三番四次跟空手道的高手過招，總是打贏的，後來他在美國公開表演手刀斬斷牛角，威震全球，他接着跟任何一派高手公開比武，留美三月，無人挑戰，名利雙收，返國之後，便晉升爲東京空手道的總教練，與山口剛玄齊名。

他經常讚揚中國功夫，認爲中國的師傅主張先練功，後練拳，確有道理，他如果沒有躲在紫山苦練三年橋手，決不會變成一方之霸，他認爲拳技只是次要，更加重要的是練功。

（完）

八仙鬥八魔

衆仙聚首雪峯山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慕岩、韓劍平、白牡丹三人正欲離開絕壑，前往湘西聚會。詎料走出谷口，即遇着百禽祖師率領神梟使者及無數大小飛禽前來爲百禽先生報仇。結果呂慕岩三人被百禽大陣圍困在一起，情勢十分危殆，正在險象環生之際，百禽大陣竟不戰而退。呂慕岩等人才得脫險，原來百禽發現苗人，而苗人才是殺害百禽先生的兇手，所以百禽轉移攻擊目標。呂慕岩三人判斷百禽祖師必定前去苗嶺火龍峒找飛魔峒主尋仇，所以也一道追踪前去。當他們到達時，發現雙方已展開搏鬥……

單看坐在廣場當中那人，他的架勢與長相，以及背上的一雙肉翅，不問而知，必然就是「飛魔峒主」無疑。

呂慕岩等人方自將谷中情勢打量清楚，廣場上，那「神梟使者」及短鬚苗人的拚鬥已分勝負。

只聽「砰砰」兩聲暴响過處，兩條人影霍地一分，都是身形搖晃，脚步踉蹌，各自倒退了幾步，便雙雙倒在地上。

顯然雙方最後一掌互拚，勢均力敵，兩敗俱傷。

華服老者氣得長髮蓬張，大步上前，一脚踢開「神梟使者」，抬手一指「飛魔峒主」，厲聲喝道：「班老苗狗，還不下來與本祖師決一死戰！」

「飛魔峒主」果然被罵得一聲桀桀怪笑，霍地離座，目射兇光，注定華服老者，一步一步的走過去。

呂慕岩等人見他這一站起身來，身軀竟然高達一丈開外，襯着那一雙垂及地面的肉翅與猙獰的長相，愈發顯得兇神惡煞，十足像一個飛魔。

「飛魔峒主」走到華服老者面前伸手可及之處，方始止步，兩道兇光四射的眼神，注定華服老者，獰喝道：「你帶了一羣扁毛畜牲上門無理取鬧，本峒主念在昔日一番交情，再三容忍，你還不知足，莫非也要學這廢料，爬將回去不成？」

華服老者厲聲喝道：「你爲何遞那苗狗殺我師弟，只要你還得出這個道理來，本祖師拍腿就走。」

「飛魔峒主」獰笑道：「你口口聲聲說本峒主的手下，殺了你的師弟，你到底有什麼憑據？」

華服老者舉手一指空中的狗頭怪鳥，厲喝道：「我坐下神禽的目光何等敏銳，嗅覺之靈，更是舉世無雙，牠認準兇手就是你部下這苗狗，這就是最好的憑據。」

「飛魔峒主」嘿嘿一笑，道：「難道本峒主的話，倒抵不過一隻扁毛畜牲的話！」

華服老者厲喝道：「照你這陰險行徑看來，自然抵不上我座下神禽，多言無益，血債血還，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飛魔峒主」獰喝一聲：「好！你一再要死，本峒主就成全於你便了。」

喝聲一落，身形倏地後退兩步，雙掌一錯，獰喝道：「你想在地上決生死？抑或是空中定存亡？本峒主大發慈悲，這兩條路任你選擇，免你死不瞑目。」

「天上地下，除死方休，老苗狗！你且嚐嚐本祖師『梟魂掌』的厲害。」

「飛魔峒主」獰笑道：「你那幾手三脚貓的功夫，還不在本峒主眼內，儘管施展出來便了。」

華服老者「哼」了一聲！隨即身形微撤，雙掌交錯胸前，目射兇光，注定對方的動作。

呂慕岩等人見狀，情知雙方這一拚鬥之下，縱然分出勝負，但勝的一方，也必定大傷元氣，俱不由暗暗歡喜，各自聚精會神，準備坐收漁人之利！

那知：……

就在雙方劍拔弩張，正待展開生死一搏之頃，陡聽一聲「呵呵」大笑，劃空傳來。

笑聲中，一條人影電射而至，落在華服老者與「飛魔峒主」當中，身法神速已極。

影歛人現，呂慕岩等人注目一看，韓劍平和白牡丹俱不由猛吃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暮色蒼茫之下，祇見來人生得十分福泰，華服高冠，團團的圓臉上充滿了笑容，柳髯垂胸，迎風飄拂，一派雍容富貴的風度。

此人赫然竟是笑口常開的鍾離漢。

但「飛魔峒主」及「百禽祖師」二人却似乎對他十分陌生，且凜於他神速的身法，遂不約而同，齊地後撤了一步，四道錯愕的眼神，凝注在他身上，雙掌作勢，嚴陣以待……

當鍾離漢飛落之際，呂慕岩已發現韓劍平和白牡丹的神色有異，不由大爲詫訝，忙低聲問道：「此人是誰？」

韓劍平低聲答道：「他就是前幾天我和四哥提過的鍾離漢，自從『秘魔莊』的『賽寶選美大會』以後，久已沒有他的消息，不知他這時候跑來幹什麼？」

說話之際，祇聽鍾離漢又是一聲「呵呵」大笑，一拂長髯，目光左右一掃，笑嘻嘻地說道：「二位不必如此緊張，快快放鬆一點才好說話。」

他說的雖是這樣輕鬆，但「飛魔峒主」與「百禽祖師」怎會如此聽話，並且幾乎是同時開口喝道：「你是誰？」

鍾離漢又是「呵呵」一笑，方待開口，陡見那面對廣場的一座宏偉石屋之中，飛也似地掠出一條人影，正落在「飛魔峒主」身旁。

呂慕岩等人乍見之下，俱不禁又是一愕，暗詫道：「怎麼他也在此地？」

原來，此人是那「逆天魔醫」施不施。

那鍾離漢對施不施的突然出現，却似早在意料中，一點也不顯得驚訝，並且雙拳一抱，「呵呵」笑道：「施大神醫來得正好，可省了老夫不少的唇舌。」

可是，施不施顯然也不識對方來歷，聞言，怔了一怔，兩道冷傲的目光，將鍾離漢上下一打量，冷然道：「閣下是誰，有何見教？」

鍾離漢「呵呵」一笑，咀皮亂動，竟然把聲音壓低，不知說些什麼……呂慕岩等人雖然傾耳凝聽，無奈相距過遠，一點也聽不出來，俱不由心中嘀咕，疑雲大起。

祇見施不施和「飛魔峒主」靜聽鍾離漢說完之後，二人臉上的冷靜和緊張神情，竟然化爲烏有，且更連連含笑點頭。

但「百禽祖師」却「哼」了一聲，搖頭厲聲道：「那有這樣便宜之事，除非……」

「飛魔峒主」一聲獰笑，斷喝道：「除非怎樣？」

「百禽祖師」怒目圓睜，方待開口，却被鍾離漢一聲「呵呵」大笑截住了。

鍾離漢一面笑嘻嘻地對「百禽祖師」低聲說了幾句，一面伸手入懷中取出一物，攤在掌心，晃了一晃。

「百禽祖師」愕然一看，立刻神色一變，默然不語。

鍾離漢這才將掌中之物收起，轉對「飛魔峒主」笑道：「大家既已無大問題，我們且到貴宮中作一詳細計議便了。」

「飛魔峒主」與施不施應了一聲，雙雙抱拳作禮，作了個肅容的手勢，然後一齊轉身朝那座宏偉的石屋走去。

「百禽祖師」撮唇呼嘯了幾聲，舉手一揮，那一大羣盤旋在空際的飛禽，遂在兩隻狗頭怪鳥率領之下，振翼向那座宏偉石屋飛去……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你這羣鳥兒已餓了一天，還不趕緊讓牠們叨擾班峒主一頓美食，用不着叫牠們留在空中喝西北風！」

「飛魔峒主」在前面聞言，停步掉頭道：「百禽朋友假如放心得下，就請把牠們交給我的手下去照顧如何？」

「百禽祖師」略一遲疑，遂冷「哼」一聲，又復撮唇發出幾聲呼嘯，同時舉手朝兩側列陣的苗人一指。

那兩隻狗頭怪鳥立即回身，率領羣鳥飛了回來……

「飛魔峒主」遂用苗語命一名苗人出來，領着鳥羣飛向右首一排石屋而去。

鍾離漢又是「呵呵」一笑，便與「百禽祖師」雙雙舉步，隨了「飛魔峒主」及施不施往那座宏偉的石屋走去。

在廣場上列陣的苗人，立即走過來，七手八脚的將「神梟使者」與短鬚苗人抬起，朝左首一排石屋奔去，頃刻走得一個不剩。

這時，夜幕已垂，山谷中一片幽暗。所有的石屋裏面，也同時透出了燦爛燈光。

這一連串的事，瞧得呂慕岩等人大爲不解。尤其是呂慕岩更感困惑，他沉吟了一會，低聲說道：「五弟，你不是說過這鍾離漢爲人頗有正義感，並且樂善好施，一諾千金，毫無客色的麼？怎地此刻看來，竟大有和這般魔頭同流合污的模樣呢？」

韓劍平道：「小弟所說，僅是眼見的事實，至於他的眞正爲人，却不十分清楚……」

白牡丹「哼」了一聲道：「此人未言先笑，行動鬼祟，從前更有和『方外三魔』互通聲氣之事，那會是什麼好人。」

韓劍平略一沉吟，道：「爲了明瞭眞相，我們何不摸進去探個究竟？」

呂慕岩點頭道：「我正有這個打算，不過，我覺得這谷中的情形有點奇怪，是以……」

白牡丹笑道：「這谷中此刻甚爲平靜，岩哥認爲有何不妥？」

呂慕岩沉聲道：「就是因爲谷中竟連個守望之人都沒有，更未發現伏樁暗卡，所以才覺得奇怪，難道妳沒有這種感覺麼？」

白牡丹略一思忖，笑道：「我想，這是他們以爲此地僻處蠻荒，從來少有外人涉足，所以才這般放心大胆的了。」

韓劍平道：「也許是那『飛魔峒主』自恃脅生雙翅，飛行迅速，不怕入侵之人會逃上天去，所以才這般托大罷了。」

呂慕岩沉吟了一會，道：「你們說的都有道理，但我們仍然小心一些才好。」

當下，三人齊展身形，儘管利用草木岩石遮掩，悄悄的滑下峻嶺。不多一會，果然毫無阻碍地便到了嶺下的幽谷，三人貫氣一提，施展絕頂輕功，彷如幾道輕烟，貼地飛掠，倏忽越過廣場，來到那座宏偉石屋前面。

這座石屋，牆壁全用巨石砌成，高達三丈，兩扇石板大門，關得緊緊，這一來到近前，反而看不到牆壁那邊的情勢，呂慕岩等人緊靠着牆根，靜候了片刻，見無什麼動靜，遂展開「壁虎輕功」，貼牆而上。轉眼間，三人躍上了牆頭，遂一齊停住身形，凝神傾聽。

這一傾聽之下，竟聽出牆頭上傳來一陣陣的脚步聲，距離他們身旁之處約莫一丈左右。

呂慕岩遂一打手勢，命韓劍平和白牡丹仍穩住身形，然後微一聳身，探頭朝牆裏窺去。

原來這堵高牆，構築與城牆相仿，牆的裏面稍低之處，架空伸出一條棧道，這時祇見兩名手執短叉的苗人，正在往返巡邏。

高牆下面，一間接一間的石屋相連，幾乎沒有一點空隙，每一間石屋中，都透出明亮的燈光，隱聞笑語之聲，空際飄浮着酒肉的氣味，顯然正是一衆苗人用晚飯的時候。

這許多石屋的中央，有三座特別高大，燈光也特別燦耀，估量那「飛魔峒主」等人便在其中。呂慕岩打量清楚，便用手勢叫韓劍平移過來，傳音道：「眼前祇有這兩名苗人，我們一齊將他們制住，千萬不要發出聲音才好。」

韓劍平點頭會意，當下，二人運聚眞力，覷得那兩名巡邏的苗人走近，齊地一長身，雙雙抬手一指。兩縷勁銳指風，電射而出，直襲兩名苗人的痲穴。

那兩名苗人頓時渾身一軟，往後便倒。

呂慕岩再向牆頭上的白牡丹打一手勢，白牡丹隨即飄然而下。三人會合後，便悄悄地齊向中央那三座特別高大的石屋而去。

一路上，他們並未發現有苗人攔阻。不多久，三人很順利的溜近目標之旁。呂慕岩又一打手勢，三人齊展身形，縱上屋頂，各選有利位置，隱住身形，探頭從窗口向內窺視。

果然不出三人所料，鍾離漢、施不施、「飛魔峒主」與「百禽祖師」四人這時正圍坐在一張桌子，似在共同商討什麼似的。突然聽得施不施一聲冷笑，接口道：「我們『宇內八魔』的信條雖然各有不同，但其中有一條却是看法一致，那就是『不爲朋友，便是敵人』，絕不容許中立者存在，百禽兄不妨多加考慮。」

「飛魔峒主」也冷笑一聲道：「其實我們這一聯盟之中，少你一個也沒多大關係，你休要這般不知好歹。」

屋中又靜默了一會，才聽「百禽祖師」咳了一聲，道：「我並非你們所謂『宇內八魔』中人，不知加盟之後，地位如何？若是事成之後，利益又復如何？」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閣下加盟之後，地位自然與八魔相等，至於利益麼……哈哈！儘管放心，祇會比閣下現有的多，絕對不會

少的。」

「百禽祖師」似是琢磨對方的話語，沉吟半晌，道：「鍾離兄大名不列八魔之中，那麼，你在這一同盟中，是處於什麼地位？」

鍾離漢笑道：「這個……」略一遲疑，又復「呵呵」大笑道：「這個問題，我巳和古大莊主他們幾位商量過，準備明年開春之後的清明時節，在暮阜山下敝莊中召開一次同盟大會，同時決定領導人選。」

「百禽祖師」乾咳一聲，接口道：「那麼，剛才你對我的承諾，又是憑什麼而作？」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就憑着我適才給你看的那件東西，難道你還不放心麼？」

此言一出，似乎引起了施不施的興趣，祇聽他咳了一聲，接口問道：「適才鍾離兄來時，祇說是受了古大莊主及呼延魔君他們之託，前來聯絡結盟之事，不知你給百禽兄所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可否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鍾離漢「呵呵」笑道：「這個……」

笑聲忽然一頓，轉口道：「班峒主，你這谷中防守的情形如何？」

「飛魔峒主」似乎一愣，反問道：「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鍾離漢笑道：「假如有外人偷偷進來，你是否能夠馬上發覺？」

「飛魔峒主」獰笑一聲，道：「不是我誇口，本峒雖然沒有派人防守，但祇要一發現外人入侵，不論他脚程多快，也難逃得出我的掌心。」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很好，就煩班峒主把屋面上的幾位朋友請下來便了。」

此言一出，祇聽得呂慕岩等人大吃一驚，也不知是怎地暴露了行藏，但此時巳無暇多想，不約而同，齊地騰身而起，展開絕世輕功，飛掠而出。

他們剛剛掠過高牆，石屋之中巳飛出一條龐大身形，正是那「飛魔峒主」，祇見他背後的肉翅一張，「呼」的一聲！破空而起，一個盤旋，便緊躡着呂慕岩等人追去。

他這一展翅飛行，果然疾逾鷹隼，呂慕岩等人雖然動身在先，並巳展足絕頂輕功，也僅僅越過廣場，還未抵達谷口，便堪堪被追上。

「飛魔峒主」凌空喝道：「三個鼠輩趕緊停步就縛，否則便敎你們嚐嚐本峒主『火龍毒羽』的厲害。」

呂慕岩等人掉頭一看，祇見「飛魔峒主」距他們巳不過七八丈左右，最多將肉翅搧上兩搧，立時就可追及，在這情形之下，根本無法再逃，但如果停下來與之一拚的話，則對方後面尚有三名好手及一大羣難纏的飛禽，一動起手來，也難望有獲勝的把握。

三人心念電轉，均覺得惟有儘量加快速度，使「飛魔峒主」與他後面趕來的施不施等人，距離儘量拉長，然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三人合力將「飛魔峒主」一下制住，這樣或許能有脫身之機。

當下，不約而同，齊地猛提一口眞氣，把輕功身法施展到最巓峯，其快如電，倏忽間便將雙方距離拉長了十數丈之遙。

「飛魔峒主」見對方居然不聽喝止，反而加快了奔逃的速度，不由大怒厲喝道：「無知鼠輩，都與我躺下！」

喝聲中，雙翅一連幾搧，立將距離縮短，左邊肉翅一抖，「嗤嗤嗤」！三聲銳響中，三縷尺許長的暗赤色光華，閃電般分向呂慕岩三人射去。

呂慕岩等人聞聲，情知這「火龍毒羽」霸道絕倫，萬難躲閃，遂一齊霍的擰身，平空直拔而起，同時身形電轉，各將兵刃撤出，準備一拚。

那知……

就在他們的身形剛剛轉過之際，那三根「火龍毒羽」如影隨形，直向當空射到，根本不容他們有絲毫躲閃抗拒的機會。

眼看他們就要毀在這霸道絕倫的暗器之下，不由大驚失色，齊地暗嘆一聲：「完了！」

那知……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頃，祇見那三根「火龍毒羽」，來勢突然一頓，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束住，倏地聚在一起，然後以半寸之差，在他們胸前斜斜劃過，掉頭向左方飛去。

這一來，呂慕岩等人固然是驚出一身冷汗，而那「飛魔峒主」更是又驚又怒，顧不得再對呂慕岩等人施展殺手，大喝一聲：「什麼人？」話剛說完，雙翅一搧，「呼」的一聲，掉頭緊追着三根「火龍毒羽」飛去的方向撲去。

呂慕岩等人驚魂稍定，自也不敢怠慢，齊將眞氣一提，雙臂一掄，身形凌空一轉，隨後急追而去。

暗淡的夜空中，祇見那三根「火龍毒羽」宛似流星掠空，飄忽於山野之間，速度之快，簡直無與倫比，任敎「飛魔峒主」雙翅狂搧，也始終拖着一段距離，無法縮短分毫。

呂慕岩等人更是遠遠地被拋離在後面。

在荒山野嶺之間，追逐了半盞熱茶工夫左右，那三根「火龍毒羽」及「飛魔峒主」巳然愈去愈遠，終於消逝在黑暗的夜空中。

呂慕岩等人祇好黯然停步，相視苦笑。

半晌，呂慕岩方始微喟一聲，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兒眞是一點不假，我們的輕功造詣，巳經算是很不錯的了，誰知仍快不過那魔頭的一雙肉翅，但比那收去三根『火龍毒羽』之人，又不知差了多少，唉！看來，我們還得好好下一番功夫才是哩。」

韓劍平笑道：「四哥且慢感嘆，那『飛魔峒主』雖然被人引走，但我們還須提防施不施他們追來呢。」

呂慕岩霎然掉頭，目光閃動，陡地一打手勢，低喝道：「快躲！那魔頭回來了。」

說話聲中，人巳疾揮而起，朝右側不遠的一叢矮樹飛縱過去。

韓劍平與白牡丹更不怠慢，雙雙縱身，隨後飛進那叢矮樹去。

三人剛剛將身形藏好，便聽空際「呼呼」風響，一條龐大人影，巳自左前方的空中飛來，正是那「飛魔峒主」回轉。

那魔頭剛一現身，祇見從「火龍洞」那邊飛也似地馳來一條人影，雙方才一對面，「飛魔峒主」便束翅下降，後來之人也自停步。

「班峒主！情況如何？」

「飛魔峒主」氣哼哼地答道：「算那鼠輩命大，讓他趁黑溜掉了。」

施不施詫道：「咦！聽那鍾離漢說，摸進峒裏來的不是三個人麼，峒主怎說……」

「飛魔峒主」嘿了一聲，獰笑道：「他們兩個呢？出來了沒有？」

施不施搖頭道：「這個……他們……他們似乎……」

「飛魔峒主」暴聲道：「他們不出來也好，有話回去再說。」

言罷，雙翅一展，騰空而起。

施不施略一猶豫，也展開身形，隨後朝來路飛馳而去。

呂慕岩等人待這兩個魔頭去遠，才縱出樹叢，韓劍平朝「飛魔峒主」回來的那個方向凝目而望。

呂慕岩笑道：「用不着望了，那人如果要同我們見面的話，早就現身出來了。」

白牡丹一笑，道：「岩哥可知道那人是誰麼？」

呂慕岩搖頭道：「我連人家的影子都沒有見到，怎能知道是什麼人。」

韓劍平回過頭來，接口道：「當今武林之中，四哥想不想得出來，是誰有這般奇絕的輕功造詣呢？」

呂慕岩略一思忖，霎然道：「莫非是她……是她？」

韓劍平、白牡丹齊聲問道：「是誰？」

呂慕岩道：「若論此人的輕功造詣之高，相信祇有何八妹的『鸞翔九天，壺公縮地』的身法，差可比擬，因此我想莫非那就是她。」

韓劍平呆了一呆，道：「如果是八妹？她爲何不現身相見？」

呂慕岩沉吟道：「這個我就想不出來，反正將來見面之時，這個悶葫蘆便可揭曉，現時似乎用不着去多費心思。」

白牡丹道：「那麼，我們下一步該怎樣，岩哥是否巳有打算？」

呂慕岩又復沉吟一下，道：「火龍峒那邊，我們巳用不着回去，不如就此尋路入湘，到雪峯山與張大哥他們會合，報告八魔聯盟的消息，也好作準備。」

韓劍平與白牡丹自是點頭贊同，於是，齊展身形，利用天上星光，辨準方向，連夜翻山越嶺，取道往湘西而去。

一路無事，不消多日，三人便巳進入湘境了。

這時候，巳是隆冬臘月，連日大雪紛飛，若不是他們都有一身上乘武功，幾乎寸步也難行。

待得他們趕到了雪峯山的時候，遍山遍野巳成了一片銀色的世界。

三人屈指一算時，距兩月之期祇剩了幾天，同時再一推算，以張太和這一路的路綫較遠，自是不可能在期前抵達，但藍啓明這一路，照理應該先到，於是，就在山中尋了個可以容身的山洞落脚，然後四出搜索，一面尋覓「方外三魔」的巢穴，一面到處留上記號，指引藍啓明他們前來會合。

那知，一連搜索了幾天，不但尋不着「方外三魔」的巢穴，且連藍啓明等人的影子都沒有看到，甚至張太和這一路也不曾趕來。

眼看除夕一過，便是兩月之期屆滿，呂慕岩等人俱不由大爲着急起來。

這一天晚上，三人在山洞中生起一堆火來，把白天在山中搜索時順手捉到的幾隻雪鷄，殺洗乾淨，就生着火烤熟了，聊作辭歲晚宴。

呂慕岩撕下一隻鷄腿，喟然嘆道：「要是李二哥也在的話，就不至有餚無酒，辜負這除夕良宵了。」

韓劍平失笑道：「四哥敢情忘了李二哥的酒葫蘆巳經輸掉了麼？就算他在的話，恐怕也要望鷄腿而興嘆。」

呂慕岩爽然一笑，沉吟道：「奇怪！這時候他們應該來了，爲什麼一個都沒有看見呢？莫非路上也發生事故不成？」

韓劍平沉重地道：「如果八魔當眞締結盟約的話，再加上各地被他們要脅入盟的黑道梟雄，自然到處是魔影幢幢，荆棘叢生的了。」

白牡丹點頭道：「聽了你的話，我好像產生了一點不祥的感覺，似乎他們巳經遭遇到極大的危難了。」

呂慕岩笑道：「丹妹眞是聽到風就是雨，那有這般靈驗的預感？」

白牡丹神情嚴肅地說：「我的確有這種感覺，絕不是信口胡謅。」

韓劍平也一整神色，目注呂慕岩道：「姑不論丹妹的預感是否靈驗，但我認爲像這樣等下去，總不是辦法的，應該有個決定才對。」

呂慕岩低頭沉思一會，抬頭說道：「既然這樣，我們明天便採取行動如何？」

韓劍平點了點頭，道：「四哥打算怎樣行動？」

呂慕岩道：「我打算把我們分作兩路，一路朝北，逆着張大哥他們南下的路綫迎上去，看看他們到底發生甚麼事情，另一路則仍然留在這雪峯山一帶，做搜索聯絡的工作，以防他們來了看不到我們而發生誤會。」

韓劍平點頭道：「四哥這主意頗爲合理，至於工作分配方面——」

呂慕岩截口笑道：「我準備單獨北上，留丹妹和你在這裏——」

韓劍平連連搖頭道：「四哥既然要北上，應該同丹妹一齊去才對——」

白牡丹情知韓劍平這主意是讓她能夠和呂慕岩在一起，不由心中又羞又甜，粉面微紅，故作不解地問道：「平哥爲什麼要派我和岩哥一路？」

韓劍平心中好笑，自是不便說明，遂編了個理由，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妳那七招『天刑劍訣』，尚未十分熟練，故此要妳跟四哥一道，好多些研究的機會，以備將來應用。」

這個理由雖然不大充份，但白牡丹自是不便反對，呂慕岩何嘗不知韓劍平的意思，當然也祇有贊成接受了。

計議巳定，呂慕岩遂吩咐白牡丹，將那「三葉紫芝」取了出來，分了一葉給韓劍平收好，然後說道：

「這紫芝葉能解百毒，含在口中，諸邪不侵，五弟要好好保存，但願備而不用！萬事大吉。」

韓劍平收起芝葉，笑道：「多謝四哥金口玉言：小弟也祝四哥和丹妹此去一路如意吉祥，早日接得張大哥他們南返。」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呂慕岩和白牡丹遂在晨光曦微中，別過了韓劍平，望北方進發。

韓劍平一直追送了兩座山頭，方始停步，但仍自佇立高峯，遙望呂慕岩和白牡丹二人背影消失於朝霞影裏，這才把目光收回。

他仰望雲頭，禁不住心頭思緒如潮，這離愁的滋味，自從衡山衆兄弟分手那一次之後，中間也有過好幾次，但從未有此刻這般難過。

是爲了白牡丹？抑或是爲了別的？

他從而想到「武林八仙」之盟中，四哥與六弟均巳有了美滿的對象，良辰也指日可期，爲武林添一段佳話，而自己？……

根據過去的事實，對他垂青的佳人可能有兩位之多，第一位是八妹何可人，第二位却是處於對立地位的「魔鈴公主」諸葛飛瓊。

她，諸葛飛瓊自從送袍贈簫，屢次在暗中對他將護，使他的心兒無形中對她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情感。

而他却早就把一份眞實的情感，留給了一見鍾情的何八妹，於是乎，他內心中的爭戰，便隨着時間和受到諸葛飛瓊援助的次數愈長愈多而愈形加劇了。

這時，他望着空際的朝霞，由燦爛而漸趨平淡，心頭澎湃如潮的情緒也跟着平靜下來，把諸葛飛瓊暫時壓抑下來，祇存留下何可人八妹的嬌媚倩影。

他佇立山巓，心中想着何可人，頓時陷入一片遐思，暗道：「這樣美的朝霞，這樣美的雪景，要是她在我的身邊，那……」

「嘿嘿嘿嘿！」

他的遐思，突然被一陣笑聲所驅散。

這不是何八妹銀鈴般的笑聲，而是充滿着得意與猙獰的冷笑。

他悚然一驚，立將目光自遠空收回，霍地旋身望去。

祇見丈餘遠處，站着一位相貌兇惡，身材

高大的披髮頭陀，正自面含冷笑，對他注目獰視。

韓劍平一定心神，軒眉朗聲的道：「原來是通化大師，那玉師太與顧道長何在？」

一言甫畢，驀聽左後方一聲嬌笑道：「承蒙垂念，貧尼候駕多時了！」

韓劍平閃目瞧去，赫然發現「神拂魔尼」玉師太已悄然卓立於左後方一丈左右，含笑發話，不由劍眉連軒，冷笑道：「看情形，不問可知那位顧道長必然是在韓某的右後方了。」

祗聽一聲「無量壽佛」！從右後方傳來，有人沉聲道：「韓大俠果然聰敏過人，貧道甚爲佩服。」

韓劍平神功暗聚，星目環掃，朗聲長笑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三位一齊現身，倒省了我許多脚步。」

通化頭陀獰笑一聲，道：「韓施主且慢高興，恐怕你哭的還在後頭呢。」

韓劍平目光四射，喝道：「三位鬼鬼祟祟隱伏在此，意欲何爲？」

通化頭陀冷笑道：「祗怪韓施主自己心神不屬，竟連我們駕到都懵然不覺，還好意思責我們鬼祟麼？況且我們若是暗算你韓施主的話，此刻你還能站着和我們說話麼？」

這番話兒，祗說得韓劍平俊臉通紅，「嘿」然無語。

玉師太嬌笑道：「韓施主不必害臊，適才你一旦與佳人遠別，心中自然難過而魂不守舍，此乃人之常情，他們……」

韓劍平一聲斷喝：「住口！」

目光一掃，厲聲叱道：「照你這般說法，顯已對我們窺伺多日，你們不遲不早，恰在我們分開之時出現，分明打算以多爲勝，想不到『方外三魔』，竟是一羣無恥之輩……」

許久沒有開口的「神劍魔道」顧凌霄，突然口宣佛號，沉聲的接道：「韓施主休恁開口亂罵，須知貧道等乃是看得起你，才這般隆重相待，至於那姓呂的和白牡丹賤婢麼，嘿……嘿……」

韓劍平喝道：「他們怎樣？」

通化頭陀獰笑道：「他們在前途另有人妥爲欵待，韓施主不用担心。」

韓劍平聞言，不由一震，情知己方一切行動，早落在對方窺伺之中，當下，劍眉雙軒，斂聲長笑道：「好好好！三位既然如此有心，韓某敬領了！你們打算如何隆重相待，就請劃下道來。」

通化頭陀拇指雙翹，狂笑道：「韓施主豪情未減，實在令人欣佩得很。」

笑語之聲一頓，目注韓劍平，含笑問道：「韓施主假如不是健忘的話，是否還記得去年秋季，在岳陽樓上之約麼？」

韓劍平傲然道：「我已接你壽束，怎會忘記！大師爲何有此一問？」

通化頭陀陰森一笑，道：「韓施主記得就好，因爲這場『一笛鬥三魔』的別緻壽禮，我們決定仍然要在今年重九佳節，向『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當面呈送。」

韓劍平冷然截口道：「既然如此。那你們埋伏在此，究竟想幹什麼？」

通化頭陀含笑道：「我們眼見施主八方亂闖，到處惹禍，恐怕你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豈不是誤了這場精彩絕倫的好戲，所以嘛……」

韓劍平厲聲喝道：「怎樣？」

通化頭陀獰笑道：「我們打算請施主到敝處暫住些時，等到九九重陽之期，一同到南海普陀，上演這場好戲。」

韓劍平仰面大笑道：「原來如此，韓某就想到三位的魔窟，登門拜望，但不知大師怎樣才能將我請去？」

通化頭陀怪笑說道：「我們絕對不用絲毫武力，祗要施主乖乖跟我們走！」

韓劍平軒眉狂笑道：「就算三位精擅什麼迷魂奪魄的邪門魔功，我韓劍平也不見得會被你們迷住而乖乖跟隨吧。」

通化頭陀怪聲笑道：「我們並不會邪門魔功，而是使用一種極爲簡單的手段，便要你韓施主乖乖聽話是了。」

韓劍平笑容一斂，冷冷道：「什麼手段這般厲害，韓某倒要領敎領敎。」

通化頭陀沉聲道：「請施主向後轉，便知我們的手段厲害了。」

韓劍平聽得滿腹疑雲，不知這三個魔頭攪什麼鬼，當下，運聚神功護體，暗自留神戒備，緩緩轉身，那知……

目光觸處，頓令他心神一陣劇震，幾乎驚魂出竅。

原來，在他立脚的這座山峯對面，本是一列光禿禿蓋滿冰雪的峭壁，但此際却在壁上現出一個高大的洞穴，穴口伸出三根大木樑，樑上各懸着一具鐵籠，籠中均有一個倒縛手脚之人。

這三個被囚之人，赫然竟是李玄，藍啓明和施雯。

韓劍平乍睹之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忙定神一看，凝目再望。

兩下距離雖達二三十丈，但在韓劍平這般內家高手的目力看來，依然與咫尺無異，他這一再度細看之下，證明他的眼睛並未發花，鐵籠之中的的確確是李玄、藍啓明和施雯三人。

韓劍平證實自己並未看錯，心神不禁又是一陣狂震，但隨卽有了警覺，此時此地，怎能這般激動，遂立將心情一斂，馬上恢復平靜。

他心神一定之後，腦際立刻浮起第一個想法：「會不會是假扮的？」

思念及此，一旁的「神拂魔尼」玉師太似乎已瞧出了他的心思，嬌笑一聲，開口說道：「韓大俠如果認爲他們是假的，不妨打個招呼看看。」

韓劍平不待她說完，已自提氣揚聲，叫道：「韓劍平在此，你們怎樣？」

叫聲一落，祗見李玄把頭一抬，怪聲叫道：「老五來得正好，快把那三個魔崽子擊斃了，爲我們出口惡氣。」

韓劍平發話之時，故意不將自己的排行報出，目的就是看看李玄等人的反應，誰知李玄竟能將他的排行說出，並且說話的口吻和聲調，也和平日一模一樣，可見並非他人假扮，不由心頭又是一震，作聲不得。

祗聽通化頭陀怪笑說道：「如果韓施主仍然有所懷疑的話，請轉過身來，貧僧讓你看一樣東西，包你疑雲盡息！」

韓劍平霍地掉頭，但見通化頭陀手中，赫然握着一根黑黝黝的鐵拐，正是李玄從不離身的兵刃！

通化頭陀揚手將鐵拐朝韓劍平擲去，獰笑道：「韓施主若嫌看不眞切，不妨拿去仔細察看。」

韓劍平探手接住鐵拐，反覆看着，果然不假，不由他不相信李玄等人，的確已落在「方外三魔」手中，禁不住急怒交加，但一時又想不出個妥善的辦法……

通化頭陀睹狀，又復發出一陣得意的獰笑，道：「韓施主！你看我們這手段，到底請不請得動你到敝處小住幾日？」

韓劍平雙軒劍眉，沉聲大喝道：「大師說的未免自信太過，我韓劍平焉能接受你們的要脅？」

通化頭陀獰笑一聲，道：「韓施主沒有注意到，老花子他們的下面就是百丈深淵，貧僧

祗要一聲命令，就要他們墜落下去，管敎他們粉身碎骨，魂飛極樂。」

韓劍平厲聲道：「就算他們骨肉成泥，也休想令我屈服。」

通化頭陀厲喝道：「好！你這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就敎你傷心一下再說。」

話聲一頓，又復獰笑說：「我看那賤婢和你的關係比較疏遠一點，就讓她先作犧牲，免得你痛極心昏，喪失了主意。」

話聲一落，揚聲喝道：「來人！先把那個賤婢摔下去。」

喝聲甫住，猛聽一聲尖叫，直落百丈深淵，顯然施雯已慘遭毒手。

韓劍平不由心如刀割，五內如焚，情知對付這般毫無人性的魔頭，祗有硬拚一仗，若能制住一個，或許還有希望換回李玄和藍啓明的性命，當下，一咬鋼牙，大喝一聲：「萬惡兇魔！還我施姑娘的命來。」

喝聲中，身形疾起，右手一抖，翠竹簫驟化萬道碧光，迎面向通化頭陀猛攻過去。

通化頭陀身形電飄，斜掠尋丈，讓過這雷霆一擊。

通化頭陀厲聲喝道：「且慢！」

韓劍平那有住手，一聲清叱，如影隨形，跟踪進招，翠竹簫彷似萬丈碧波，連綿攻出。

通化頭陀一面閃躲，一面桀桀怪笑道：「韓施主！你這樣拚法，難道不要命了麼？」

韓劍平怒喝道：「少廢話！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快快亮出兵刃來見個眞章！」

只聽那「神拂魔尼」玉師太在一旁嬌聲笑道：「韓大俠！我二哥並非說大話來嚇你，你如再妄動無名火的話，恐怕還未見到眞章，便已嗚呼哀哉了。」

韓劍平理也不理，翠竹簫一緊，上下一圈，立將通化頭陀罩在排山倒海的碧光之中。

怪的是通化頭陀一味閃避，並不還手。

晃眼之間，十幾個照面過去，隨聽「神劍魔道」顧凌霄朗宣了聲「無量壽佛」！沉聲發話道：「韓施主請暫息雷霆，聽貧道一言。」

韓劍平霍地撤招旋身，以手中翠竹簫一指顧凌霄，喝道：「你有什麼話說？」

顧凌霄稽首道：「如果施主認爲我二弟三妹之言跡近恫嚇，不妨略運眞氣，暗察一下『九宮雷府』之間，便知所言非謬了。」

韓劍平聞言，不由弄得半信半疑，遂依言暗運眞氣，在「九宮雷府」之間略一搜察……

這一搜之下，頓令他心頭狂震，暗叫不妙了。

這毒素從何而來？他既未吃過敵人的飲食，也未見對方施展暗器，怎會被侵入體內而不曾發覺。

只聽玉師太一聲嬌笑，道：「韓大俠可是奇怪體內的毒素，是怎樣侵入去的，是麼？」

韓劍平「哼」了聲，怒喝道：「韓某極願領敎一下，你們的鬼魅伎倆。」

神拂魔尼玉師太嬌笑道：「韓大俠所中之毒，乃是貴盟兄所賜與，怎地反說是我們的本領呢？」

韓劍平一面暗運玄功，阻遏體內的毒素蔓延，一面厲聲叱道：「無恥之輩，休要含血噴人，胡說八道。」

神拂魔尼玉師太笑道：「韓大俠不要生氣，剛才你接過的那根鐵拐，上面就有一層劇毒，難道你不曉得麼？」

韓劍平聞言，這才明白自己突然中毒的原因，不禁一呆，心中暗自苦笑，一時之間作聲不得。

通化頭陀又復發出一陣得意的桀桀怪笑，道：「韓施主，你是否還有勇氣和貧僧拚命？抑是暫忍一時之氣，乖乖隨我等回去休息？」

韓劍平這時情知生望已絕，遂打了拚得一個夠本，多殺一個有利的主意，當下，一咬鋼牙，星目圓睜，怒視着通化頭陀，大喝道：「無恥之徒休要得意，韓某和你拚了！」

喝聲中，左手一揚，猛地將那鐵拐朝通化頭陀擲去，人却騰身而起，神功凝處，右臂疾揮，翠竹簫驟化漫天碧霞，挾雷霆之勢，向神拂魔尼玉師太擊去。

神拂魔尼玉師太初見韓劍平擲出鐵拐，以爲他要與通化頭陀拚命，沒想到竟會向她下手，並且攻勢之凌厲，快逾閃電，她心中一驚，那漫天碧濤已罩住她胸前七大死穴。

神劍魔道顧凌霄眼見變生倉猝，也是大吃一驚，一聲大喝，長劍一揮，連人帶劍，猛向韓劍平背後攻去。

韓劍平這時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雖然感到後面劍氣森寒，但翠竹簫依然毫不停頓，只將「先天太乙眞氣」凝聚左手，立卽反臂劈出一掌。

一股重逾山岳的掌風，立將神劍魔道顧凌霄前撲之勢一擋。

神拂魔尼玉師太乃成名多年的魔頭，功力與心思自是不同凡俗，就在韓劍平反掌後劈的一瞬之間，以迅若電火石光的速度，身形筆直往後一倒，嬌軀一擰一翻橫滾而出。

饒他應變神速，仍難倖免這一刦數。

只聽「嗤嗤」兩聲裂帛銳響過處，她肩、背之間已被翠竹簫劃破了兩條血槽，痛得她尖叫一聲，幾乎昏了過去。

那通化頭陀怒吼一聲，雙環齊揮，疾撲而至，祗堪堪將韓劍平再度猛然下擊的翠竹簫擋住。

神拂魔尼玉師太死裏逃生，一咬銀牙，挺身躍起，一面運功止痛止血，厲聲喝道：「姓韓的小子！非敎你嚐盡生死兩難的苦頭，方消我心頭之恨！」

喝聲中，拂塵一抖，夾攻而至。

韓劍平兩度運功發勁之下，已無法阻遏得住體內毒素的蔓延，頓覺四肢一陣陣酸痲，心頭發惡，勉強揮動翠竹簫擋住通化頭陀和玉師太的雙環一拂，再度橫簫接過顧凌霄的一支長劍，眼前已是金星亂冒，視綫模糊，眞力已覺不繼。

這時，他耳中充滿了「方外三魔」一陣陣得意的笑聲，眼前但見魔影幢幢，彷彿有千百個通化頭陀、玉師太及顧凌霄，張牙舞爪地朝他圍攻過來。

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由暗嘆一聲：「完了！想不到竟會死在此地！」

此際，他幾乎連手都抬不起來，甚至連自殺的氣力都沒有了，想到被擒受辱的境況，不由心中一急，腦際「轟轟」亂响，登時昏倒地上。

迷惘中，陡然聽見一聲清叱，及一聲蒼老的呼喝聲過處，夾雜着「方外三魔」的一聲怒吼，然後，一切聲音便消失了。

他感到彷彿躺臥在一片虛無寂滅的浮雲之上，忽升忽沉地飄浮着，不知飄到什麼地方，也不知飄到什麼時候……

忽地……

似乎天降甘霖，他驀覺一縷冷氣，從咽喉直下丹田後，迅速流竄到四肢百骸，然後……

他耳邊祗聽有人叫道：「五哥！五哥！你醒醒……」

這聲音是這樣清脆，是這樣熟悉，不由他心頭一陣顫動，拚命用力把眼皮一睜，但見……

一張朝夕想念的臉龐，映入眼簾，幾疑是在夢境。

他心頭再度劇震之下，禁不住吶吶叫道：「八……妹……八妹……是妳……」

一面叫着，一面支撐着打算爬起身來……

他這一動之下，才發現整個身體竟像是躺在她的懷中，不由心頭一熱，渾身感到一陣說不出的舒服。

這時，何可人已乘機將他身子扶正，讓他盤膝坐在地上，附耳嬌聲說道：「五哥！你體中劇毒剛剛袪盡，快定下心來，用你本門心法運功調息，小妹在旁助你一臂。」

韓劍平聞言，愈發强按住狂喜的心情，依言閉目垂簾，默運師門心法，行功調息。

祇覺一股溫暖氣流，從「命門」穴中，緩緩輸入，導引着他的眞氣，徐徐運行於經脈之間……

一週天之後，他的眞氣已運轉自如，完全恢復過來，耳邊又聽何可人嬌聲說道：「五哥不妨再行功一遍，以便將那片『三葉紫芝』的剩餘效力加以化煉，好讓你多得一點補益！」

韓劍平這才明白何可人是將那片芝葉給自己服食了，才把性命從鬼門關救回，遂依言再度行功，調息一遍。

又是一週天過去，果然渾身通泰，眞力大增，不由喜心翻倒地，睜開眼睛，長身起立，一揖到地，道：「多謝八妹！」

何可人一閃讓開，嬌笑道：「自家兄妹，何須言謝，五哥不嫌太多禮麼？」

韓劍平直起身來，但見何可人仍是一襲白衣，數月不見，似乎風華更勝往昔，只覺腹中有千言萬語，一時間却不知從何說起才好……

何可人見韓劍平呆呆地凝視着她，不禁玉頰一紅。

何可人嬌笑道：「五哥爲什麼這樣看我，難道不認識了麼？」

韓劍平赧然一笑，忽然「咦」了一聲，道：「八妹怎的口口聲聲叫我五哥，莫非已知道我的排行更改了麼？」

何可人含笑點了點頭。

韓劍平更是詫異地說道：「這就奇了，妳怎會知道的呢？莫非……莫非……」

何可人嬌笑道：「五哥不用莫非莫非了，自家兄妹的行動，我自然關心注意，隨時打聽的，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韓劍平矍然道：「那麼，自從衡山別後，我和李二哥藍六弟他們屢次逢凶化吉，都是八妹暗中相助的了？」

何可人微微一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韓劍平陡然想起李玄和藍啓明，登時「呀」了一聲，掉頭舉目朝對面的峭壁望去，只見雪蓋冰封，峭壁上光禿禿地，那裏還有半絲痕跡？不由頓足一嘆，道：「八妹來遲一步，竟使那施雯姑娘慘遭毒手！」

話聲微頓，目注何可人，急聲說道：「那三個魔頭呢？」

何可人道：「那通化頭陀被我出其不意，傷了一指，剩下了顧凌霄和已受傷的玉師太，眼看大勢已去，便一齊開溜，我爲了要救你，所以才沒有追趕……」

韓劍平急道：「這下可糟了，他們逃回去後，說不定就會把李二哥和藍六弟……」

何可人搖手笑道：「放心放心！我敢担保李二哥和藍六哥，甚至那位未來的藍六嫂都安然無恙，五哥不用急。」

韓劍平詫道：「什麼？他們不是都落在三個魔頭手中，並且那施姑娘已經……」

何可人連連搖頭笑道：「他們被三個魔頭困住是眞，但你所看到的都是假的。」

韓劍平不由驚喜交集地急聲說道：「那麼，我們趕快設法去救他們。」

何可人笑道：「不要緊，據我所知，李二哥等雖然被困，目前三魔無法奈何得了他們，所以才用計騙你上當，等把你弄到手以後，再拿你騙他們……」

韓劍平聽了何可人這番話，急急截口道：「話雖如此，我們仍該快去爲是，以免夜長夢多，那就更糟了。」

何可人神色一整，道：「他們短時間內的確沒有危險，倒是呂四哥和白姑娘兩人，目前已遇到埋伏，我們須得先去看看才好！」

韓劍平猛然憶起剛才三魔所說的話，不由着急道：「八妹既然知道，爲何不早說，走！」說着，一時情急，竟伸手拖着何可人，騰地便起……

他身形一動，方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呂慕岩和白牡丹是在什麼地方遇伏，不由怔然停步。

何可人一任玉腕被韓劍平握住，嬌笑一聲，道：「五哥不用着急，讓小妹帶路便了。」

笑語聲中，嬌軀微晃，帶着韓劍平飄然而起，彷似行雲流水般，直向峯下飛去……

下了山峯，何可人毫不停頓，身形一折，轉向北方奔去，一路上疾行如飛，頓飯工夫，已奔馳了數十餘里，進入了武陵山區。

這時，日已偏西，四野積雪皚皚，一片白茫茫地，說不出的荒凉淒寂。

何可人與韓劍平自奔入一道山峽，陡聽一聲大喝：「什麼人！」

隨着喝聲，祇見暗影裏已縱出十餘名手執兵刃的玄衣大漢，將出路擋住。

韓劍平這時那還有心神去和對方囉唆，身形一晃，已搶先飛撲上前，左手一揮，「先天太乙眞氣」狂捲而出。

「砰砰砰砰」！勁風到處，立將前面的幾名大漢震得口吐鮮血，紛紛倒地死去。

其餘的玄衣大漢不由又驚又怒，一聲吶喊！兵刃齊揮，一擁而上，猛向韓劍平攻去。

韓劍平那將這些人放在眼內，長嘯一聲，身形展動，右手翠竹簫連施殺着，但見碧光閃處，慘叫之聲響成一片！

頃刻之間，這一羣玄衣大漢已傷亡了十之八九，剩下兩三名見勢不佳，那還敢再拚下去，一聲風緊，霍地抽身，朝山峽裏抱頭鼠竄而逃。

韓劍平大喝一聲：「鼠輩往那裏逃！」身形一起，跟踪追上，左手運指如風，遙空連點，立將幾名逃走的大漢制住。

何可人隨後便笑道：「五哥何必與他們多費氣力，留點精神對付後面的主要脚色，才是正經。」

說話之間，已深入山峽數十丈，忽地一個轉折，陡聽「嘿嘿」連聲！從兩座峭壁上縱落四條人影，將去路擋住。

韓劍平更不打話，左掌一揚，朝當頭一人劈去！

那人大喝一聲：「那來的野小子！竟敢對老夫撒野，躺下。」

喝聲中，迎韓劍平一掌劈去！

「砰」然一聲！雙方掌力互接，那人頓時被震得踉蹌倒退了幾步，悶哼一聲，咀角流出一縷鮮血！

後面三人趕忙一齊伸手將同黨扶住，同聲怒喝道：「小子竟敢出手傷人，快將姓名報上，好教你知道『武陵四虎』的厲害。」

韓劍平見對方被自己八成眞力一擊，竟然不曾斃命！不由暗暗稱奇，聞言收掌望去，只見這四人俱是一色的黃衣，年紀在五十上下，被震傷的一名似乎年齡較小，當下，冷哼一聲，喝道：「少囉唆，要命就快點讓路，否則立殺無赦。」

「武陵四虎」聞言，俱不禁氣得雙目圓睜，齊聲喝道：「好小子竟敢口發狂言，看大爺們把你兩個宰……」

他們喝聲未畢，竟然瞪目結舌，僵立當地，彷似泥塑木雕一般，動彈不得。

何可人一拉韓劍平，笑道：「五哥既不願和他們囉唆，就快走吧。」

韓劍平情知是她暗中出手將對方四人點了穴道，遂不再多說，跟着何可人展開身形，繼續朝山峽裏奔去。

這一段路上，居然沒有人再來阻擋，轉眼間深入了兩三里，眼前陡地開朗，現出一片平地。何可人一打手勢，吩咐韓劍平停步，一同凝目望去。

只見這片平地，廣達數畝，地上到處怪石林立，在當中一塊較爲空闊之處，首先入目的赫然是呂慕岩和白牡丹的背影。

在二人的對面，雁列着八名男女，其中韓劍平認得的計有「毒手西施」施小萍、「喪門劍客」金亮，另外的一名紅袍老者，以及一名虬髯中年人，却是陌生得很，其餘四名乃是一式的玄衣大漢。

最刺眼的竟是這八名男女後面，赫然也擺着三個鐵籠，籠中彷彿也都關着一個人。

這時，祇聽那「喪門劍客」金亮洪聲喝道：「呂朋友，你如果還不相信這鐵籠裏面就是李老花子他們，本座可以再拿一件證物給你看看，你就不會懷疑了。」

說完，反手從身後取出一根鐵拐，晃了一晃，獰笑道：「你看看這鐵拐是否有假？」

祇見呂慕岩的身子起了一陣顫抖，顯然他內心中激動得十分劇烈。

「喪門劍客」金亮獰聲一笑，趁勢的喝道：「呂朋友！這鐵拐就給你拿去仔細瞧瞧，好讓你死心塌地，口服心服。」

話聲一落，揚手將鐵拐擲出。

韓劍平見對方竟然故技重施，又用這法來騙呂慕岩，不由又急又怒，那敢怠慢，忙揚聲大喝：「四哥不要沾那鐵拐！」

喝聲中，人已疾掠而出，直向呂慕岩身邊落去。呂慕岩方自探手欲將擲來的鐵拐接住，乍聞韓劍平喝阻之聲，不由心頭一震，自然而然地縮手閃身，避讓開去。

「噹」的一聲！那根上染劇毒的冒牌鐵枴，已斜斜插入雪地之中，枴上劇毒，立將白雪染黑了好大一片。

呂慕岩一定心神，掉頭道：「五弟來得正好，快動手去搶救李二哥他們……」

韓劍平搖頭笑道：「我才沒有這份閒心，隨便他們怎樣處理就是了。」

呂慕岩一怔道：「什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的？」

韓劍平笑了笑，轉臉以目光一掃施小萍及金亮，冷冷道：「施夫人，金道長久違了。」

施小萍和金亮見韓劍平趕來，情知「方外三魔」那邊的詭計必已失敗，俱不由又驚又怒，氣忿忿地哼了一聲。

韓劍平微微一笑，又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二位何必這般氣忿，假如當眞想不通的話，不妨各憑眞才實學，手底下見高低便了。」

喪門劍客金亮獰笑一聲，厲喝道：「姓韓的不要稍爲得意，便在道爺面前賣乖，本座今日就不靠什麼計謀手段，也要把你們三個擱在此地！」

呂慕岩這時已然明白就裏，不由勃然大怒，手中松紋劍一指喪門劍客金亮，大喝道：「好賊道！竟敢用無恥手段蒙騙於我，還不快過來納命。」

喪門劍客金亮獰喝道：「好！本座就先拿你這假雜毛開刀。」

喝聲中，反手「嗆」地撤下肩後的「喪門劍」。

施小萍突然伸手一攔，附耳低聲說了兩句話。

「無妨，這般鼠輩道行有限，本座自信僅三招兩式，便可將他們生擒活捉，決不會誤了大事。」

原來，他去年在黃河「龍門帮」的大船上，幾招便把藍啓明劈落水中，就以爲韓劍平等人也不過如此，這才目空一切，口發狂言。

施小萍的意思是以韓劍平既能安然脫出「方外三魔」的圍攻，可見事情若非有了變化，就是韓劍平身後必然尚有能手相助，故而提議設法收兵，回去看個究竟再想辦法。

這時，見金亮這般自恃，狂態畢露，遂暗自冷笑一聲，不再說話。

韓劍平見雙方一搏之局已成，暗地衡量了一下敵我情勢，遂掉頭回顧，打算請何可人出來湊上一脚，誰知目光掃處，適才藏身之地，空空如也，何可人已不知去向。

這一來，不由他心頭一震。

就在此時，呂慕岩與金亮已互相上前了兩步，距離約有六尺光景，各自揑起本門劍訣，蓄勢相待。

韓劍平猛憶起那一次在「龍門帮」的大船上，藍啓明幾乎被金亮這柄喪門劍中暗藏的機關所傷的情形，惟恐呂慕岩又上當，忙用「蟻語傳音」警告道：「四哥留神對方的喪門劍，其中藏有一段伸縮劍頭，能夠隨時突出傷人，千萬不得大意。」

呂慕岩點頭會意，抱劍目注金亮朗聲道：「金朋友請！」

金亮眼見韓劍平咀唇微動，呂慕岩點頭會意之狀，已猜出其中究竟，當下獰笑一聲，喝道：「假雜毛放心，本座不用劍中套劍也照樣取你性命，接招！」

喝聲甫落，殺着驟施，喪門長劍猛若出蛟，翻翻滾滾，狂掃而出。

呂慕岩輕聲一笑，道：「金朋友何必一上來便動眞火！」

笑語聲中，抱劍迴旋，飄然讓開，並未還手。

金亮霍地收了劍，瞪目厲聲道：「假雜毛不要躲，你敢不敢接我一劍？」

呂慕岩笑道：「慢說一劍，就算十劍八劍，又有何妨，祇怕你沒有這份氣力罷了。」

金亮厲喝一聲：「好！」雙手一舉喪門長劍，跨前一步，一招「五丁開山」，朝呂慕岩當頭劈下！

這一柄喪門劍，本身就達四尺有餘，再加上金亮身材高大，這一猛力下劈之勢，當眞有如五丁神將，手執巨靈之斧，開山決岳之威。

呂慕岩眼見這一劍的威勢不凡，自也不敢過份輕視，當下，凝足「純陽眞氣」，貫注松紋古劍之上，一招「橫架金樑」往上一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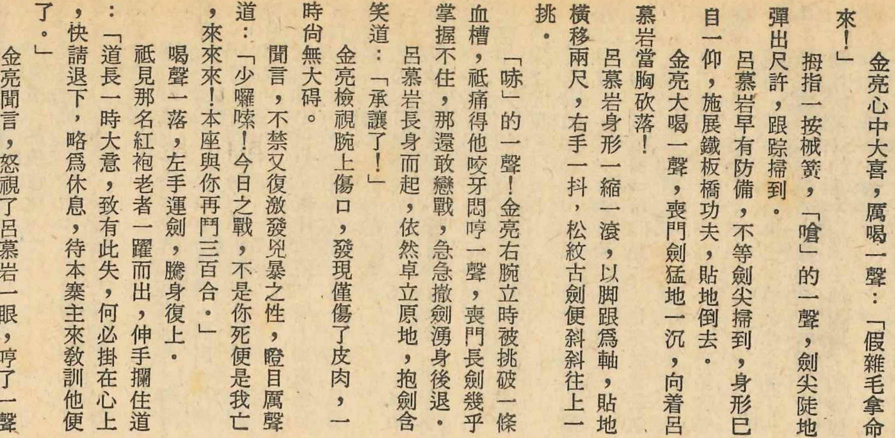
「錚」然一响，雙劍一接。

就在雙方劍鋒乍接之頃，呂慕岩眞力一轉，陡然施展「引」字秘訣，松紋古劍微微一沉，立時抖腕斜向旁側一引。

喪門劍客金亮頓時覺得自己這柄喪門長劍上的千斤力，好似泥牛入海一般，突然消逝無踪，同時雙方的劍身上竟產生一股奇强吸力，黏着他的長劍，向一旁滑去，不由心頭一凜，趕忙功聚雙臂，力沉下盤，猛地一掙。

須知，呂慕岩此時的功力，已大非昔比，「純陽眞氣」已練到收發由心，運用自如之境，這時候眼見金亮拚力掙扎，心念一動，松紋古劍上的引力立即化爲彈力，抖腕一送，笑道：「金朋友請退兩步！」

喪門劍客金亮正自運勁回掙，料不到對方的力道竟然變得這般神速，祇覺長劍上引力一輕，更有一股巨大的彈力反湧過來，果然禁不住被震得踉蹌倒退兩步。



金亮一招受挫，不由兇性大發，厲吼一聲，欺身疾撲，喪門長劍一指，一招「風捲殘雲」，風雷迸起，朝呂慕岩攔腰掃去。

呂慕岩明知這一劍中必然要施展殺手，內心想着對方劍中套劍究竟怎樣厲害，遂橫劍當胸，身形微微一撤。

金亮心中大喜，厲喝一聲：「假雜毛拿命來！」

拇指一按械簧，「嗆」的一聲，劍尖陡地彈出尺許，跟踪掃到。

呂慕岩早有防備，不等劍尖掃到，身形巳自一仰，施展鐵板橋功夫，貼地倒去。

金亮大喝一聲，喪門劍猛地一沉，向着呂慕岩當胸砍落！

呂慕岩身形一縮一滾，以脚跟爲軸，貼地橫移兩尺，右手一抖，松紋古劍便斜斜往上一挑。

「哧」的一聲！金亮右腕立時被挑破一條血槽，祇痛得他咬牙悶哼一聲，喪門長劍幾乎掌握不住，那還敢戀戰，急急撤劍湧身後退。

呂慕岩長身而起，依然卓立原地，抱劍含笑道：「承讓了！」

金亮檢視腕上傷口，發現僅傷了皮肉，一時尚無大碍。

聞言，不禁又復激發兇暴之性，瞪目厲聲道：「少囉嗦！今日之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來來來！本座與你再鬥三百合。」

喝聲一落，左手運劍，騰身復上。

祇見那名紅袍老者一躍而出，伸手攔住道：「道長一時大意，致有此失，何必掛在心上，快請退下，略爲休息，待本寨主來教訓他便了。」

金亮聞言，怒視了呂慕岩一眼，哼了一聲方恨恨退下，從身上取出金創藥來包紮傷口。

那紅袍老者目光一轉，凝視呂慕岩，抱拳道：「朋友劍術的確精湛，老夫頗爲佩服，但你們今日巳陷身絕地，縱有賁獲之勇，恐怕也難脫身，不知願否聽老夫良言，束手受羇？」

呂慕岩方欲答話，韓劍平巳走過來含笑道：「四哥且退下休息，這位紅袍朋友讓小弟來打發便了。」

呂慕岩笑道：「就有勞五弟了！」

言罷，退到白牡丹身邊，凝神戒備。

韓劍平目射精光，將紅袍老者上下一打量，抱拳笑道：「尊駕怎樣稱呼？在何處安窰立寨？」

紅袍老者傲然答道：「老夫趙公寧，人稱『聖火神君』，統領巫山十二座『火雲寨』，朋友想必就是什麼『玉笛韓湘』了？」

韓劍平心頭一震，不知此人怎會和八魔攪在一起？當下含笑道：「豈敢豈敢，久仰尊駕所擅火器，乃武林一絕，但我們素昧平生，井河不犯，尊駕何以甘與邪魔爲伍淌這混水？」

聖火神君趙公寧冷哼一聲，道：「老夫乃不忿你們這班自命俠義之徒，目中無人，肆意與吾道中人爲敵，故而應邀共襄義擧，對你們大張撻伐，你若知老夫厲害，趕快受縛，尚不爲晚，否則身敗名裂，悔之晚矣。」

韓劍平笑道：「多承良言相勸，但我們從小就是被人嚇大的了，尊駕如果要我們輸得服貼，便須拿點眞東西出來瞧瞧才行。」

趙公寧獰笑一聲！目光四下一掃，道：「老夫早巳在這片如林的怪石之中，伏下了三十六名『神火鴉兵』，祇要老夫一聲命下，你們便立時陷入火海之中，化骨揚灰而亡。」

白牡丹哼了一聲！嬌喝道：「好太的口氣！我們來了這半天，那裏看到半個什麼鴉兵鳥將的影子，你這話騙得了誰？」

韓劍平也含笑搖頭道：「如果確有其事，尊駕何妨把貴部下請出來讓我們瞻仰一番。」

趙公寧獰笑一聲，喝道：「老夫這『神火鴉兵』，不出則巳，出必傷人，你們可不要後悔。」

韓劍平笑道：「尊駕儘管放心，我們是從不知後悔爲何物的。」

趙公寧大喝一聲：「好！你們小心了。」

喝聲一落，右手一揚，「嘶」的一聲，擲出一道紅色火焰，直上半空，又復「波」然微響，散作滿天星雨。

就在他發出信火之際，金亮及施小萍等人巳自撤身後退，遠遠避開。

韓劍平等人見狀，情知對方以火器成名多年，這一施展之下，必有相當殺着，遂不約而同，各自運功戒備。

那知……

漫天信火散逝之後，四週的嶢峨怪石後面，竟然久久沒有絲毫反應，那有半個「神火鴉兵」的影子。

趙公寧神色微變，長嘯一聲，揚手又復發出兩道紅色信火。

這兩道信火剛一發出，那林立的怪石之中，果然立生反應。

祇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充滿着嘲笑的意味說道：「小老兒不必多耗本錢了，你這三十六塊廢料，我早就請他們回老家去了，你還是另換別的花樣吧。」

韓劍平聽出乃是何可人的聲音，這才明白她沒有現身出來的原因，不由心中大喜，忙用「蟻語傳音」，告知呂慕岩和白牡丹。

那聖火神君趙公寧却是又驚又怒。

趙公寧目射兇光，凝注着語聲來處，厲聲喝道：「是何方鼠輩，竟敢暗算老夫的『神火鴉兵』？快點滾將出來受死。」

距料，一任他喊破喉嚨，這回却是連半點反應也沒有了。

韓劍平笑道：「尊駕不必多費氣力了，如果你另有別的厲害花樣，就不妨儘量施展，也許我那位同伴認爲值得欣賞時，自然會出來見識一番，如果沒有什麼貨色的話，也請趁早打好主意，以免後悔莫及了。」

趙公寧厲聲喝道：「好！老夫就叫你們嚐嚐『神火焚身』的滋味。」

喝聲一落，擧手一揮，後面那四名玄衣大漢立即動手，將那三個鐵籠推了過來，把柵門抽開，放出了囚禁之人，趙公寧身形晃動，出手如電，分別在這三人背後拍了一掌，然後招手朝向呂慕岩等人一指。

那三個被囚禁之人受了這個暗示，便一齊擧步，向呂慕岩等人慢慢走了過去……

韓劍平這時才看清這三個人赫然打扮得和李玄、藍啓明與施雯一模一樣，雖然明知是假，也不禁心頭一凜。

祇見這三個人行動一致，一步一停，臉上神情呆木，瞪着一雙死魚般的眼睛，分別凝注在呂慕岩等人身上，那神態如同行屍走肉，令人自然地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感覺。

韓劍平退回到呂慕岩身邊，低聲道：「四哥！你看這三個人有什麼鬼花樣。」

呂慕岩低聲答道：「我現在還看不出來，祇好嚴加戒備，靜候他們下一步變化再說。」

說話之間，這三個假扮李玄、藍啓明、施雯之人，巳走到距呂慕岩等人伸手可及之處。

呂慕岩等人見這三個假扮李玄、藍啓明與施雯的人，除了臉上神情死板，雙目呆鈍，行動僵木，形似走屍之外，根本瞧不出絲毫可異之處，爲何那「聖火神君」趙公寧會拿來當作厲害殺着？

忖度之際，這三具形似走屍之人業巳行近身前，呂慕岩等人一時莫測高深，遂互相一使眼色，齊地彈指點出，

（未完）